
武俠世界
第36年
43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逼婚」巨型小說乃雲劍飛先生所著。石壩村私塾先生朱孝光之女被金塘鄉首富李德全選中作兒媳婦，派人下聘，但李孝光夫妻却堅決拒絕，絕不想攀龍附鳳，不惜離鄉背井以避「暴秦」，豈料仍逃不過財雄勢大的李德全魔掌，引起連番械鬥，幸得名追捕手蕭原仗義相救……雲劍飛先生撰著的民初年代故事向爲讀友所熟悉，名追捕手蕭原的本領亦素爲愛好者所推崇，欲知李德全逼婚的目的何在，蕭原如何幫助朱孝光一家脫離虎口，請細閱本文。

*　　*　　*

今選刊麥穗先生精心撰著的一期完短篇故事「偷車賊」，主人翁憑車寄意，目的在懲惡除奸，寓意深長，請欣賞。

霍去病先生撰著的中篇故事「虎嘯來如風」本期續刊完，千祈莫錯過精采的大結局。

*　　*　　*

下期將刊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國際盜寶奇情巨型小說「血濺寶盒」。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84.3.10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43期
(總號185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技擊追捕故事/雲劍飛・文　可飛・圖

逼婚

以酒作餌　李家下聘

一隊抬着猪羊鷄鴨與衣箱飾盒的隊伍，在一男一女的帶領下，往石壩村走去。

看到那些衣箱飾盒上都貼上了表示喜慶的大紅紙及花球，當地的人都知道，那隊人抬着的是聘禮。

從其擔抬聘禮的人少說也有三十八來看，下聘禮的人應該是頗爲富有的人家。

只不知這隊抬送聘禮的隊伍到石壩村那一戶人家下聘。

石壩村是一條大村，少說也有二百多戶人家，送聘禮的隊伍來到村口，領頭的那個中年人回身向身後的四個喜樂手揮一下手，四個喜樂手立刻擧起手上的樂器——嗩吶鼓鑼吹奏起來。

喜樂聲奏起，立刻吸引了在附近玩耍的村童跑來瞧熱鬧，當然亦驚動了村裏的老人及婦女，紛紛走出門外，瞧着送聘禮的隊伍往村裏那一戶人家走去。

聽到那一陣獨特的喜樂聲，村裏的人便知道那是下聘禮的人家吹奏的喜樂，因那是當地特有的風俗之一。

——村裏那一戶人家要辦喜事——嫁女兒？

那些鄰居——媳婦大嬸婆婆都好奇地議論起來。

對於村裏那一戶人家有喜慶喪事，村裏的人絕不會毫不知情。可是，這一次村裏的人都不知道抬送聘禮來的隊伍往那一家去下聘。因此，他們心裏都充滿了好奇。

那些村童更加好奇，嬉鬧着跟隨那隊下聘隊伍往村裏走。

帶路的是領頭那個中年人。瞧他的打扮——一身竹青長衫——像是一個管家或是賬房先生。



跟那長衫中年人走在前頭的女子，是一個三十出頭，臉上薄施胭脂，頭上梳了個整整齊齊的髮髻，身穿花布大衿衫，薄唇彎眉，手拿一條粉紅綢巾，擰着腰肢，扭着屁股的喜娘。就連那些村童也從其打扮看出她的身份。

當地俗例，送聘禮的人家都要有喜娘隨行，向納聘的女家說些吉利的話，不論貧富皆不能免。

那個長衫中年人似乎是個識途老馬，毋需問路，穿巷繞屋，一直往村裏走去。

沿途皆有村人站在家門前瞧着，指點議論。

有一個年紀稍大的村童忍不住心裏納悶，跑到那個長衫中年人的身旁，大聲問：「大叔，到那個人家去送聘禮？」

長衫中年人扭頭回顧那村童一眼，含笑道：「崽仔，急甚麼，跟着走，到了不就知道！」

那村童聳聳鼻子，鍥而不捨：「大叔，我很心急想知道啊！你就說出來好嗎？」

長衫中年人伸手往前一指。「瞧，前面就是了。」不再理會那村童，繼續往前走。

那村童雖然失望，但却精神一振，追着那中年人往前走。

那些村人好奇之餘，對於抬送那麼多聘禮的隊伍嘖嘖讚美，議論猜測不知村裏那戶人家的女兒有福氣，嫁給那麼富有的人家作媳婦。

近四十人的下聘隊伍，一般的富有人家亦沒有如此排場，換言之，下聘的人家自然是大富大貴之家了。

能夠嫁到富人家作媳婦，那是幾生修到的福氣，難怪那些村婦羨慕。

長衫中年人說：「前面就是」，其實並不是，繼續往前走了好一會，幾乎從村口走到村尾，總算走到那戶人家門前。

那些村童都認出，那戶人家是村裏教私塾的先生朱孝光的家。

朱家與附近的人家亦早已有人走出家門外看熱鬧。

朱家走出門外看熱鬧的是朱孝光的妻子及獨子朱耀庭。

母子抱着看熱鬧的心情在門外瞧着，做夢也料不到送聘禮的隊伍在家門前停下來，母子兩人不由愕然呆住。

喜樂手吹奏得更加起勁。

朱家母子感到不對勁，朱妻正欲上前詢問，那個喜娘已扭着腰肢上前，捏着聲道：「哎，大嬸，請問朱先生在家麼？」臉上堆着假笑。

朱妻滿臉疑惑。「我先生不在家，你們……那裏來的？找我先生幹嗎？」

那喜娘聽說朱妻是朱家的女主人，頓時假笑變了眞笑。「唷，原來是朱太太，失敬了，恭喜啊太太，金塘鄉李德全李老爺特命何管家和我送聘禮來下聘……」

朱妻聽得吃一驚，急急道：「慢着，朱家根本不認識金塘鄉李家，我女兒亦沒有許配給李家，你們弄錯了吧？請到別處去……」

話聲未落，那個長衫中年人上前對朱妻道：「朱太太，敝東家沒有弄錯，敝東家確是吩咐我將聘禮送來你家下聘，敝家少爺聘娶的正是你的女兒朱鳳秀小姐。」

「胡說！」朱妻急得幾乎跳脚。「那有這回事，我先生根本沒有將女兒許配給李家甚麼少爺！我從來沒有聽聞有這回事。我連李家是甚麼人家也不知道。再說，女兒的終身大事我怎會毫不知情，荒謬，太荒謬了。」朱妻雖是婦道人家，由於丈夫是村中私塾先生，耳濡目染之下，說話頗有文理。

「朱太太，這件事朱先生最清楚。三日之前，朱先生與敝東家於長安墟上，那家順興飯店把酒歡談時，親口許諾將女兒配與敝少東的，當時除了我在座之外，還有敝鄉的私塾李先生在座，絕對不會有假。」

「我不相信！」朱妻高聲道：「如此大事，又是喜事，我先生怎會不告訴我和我的女兒」。

「朱太太，不管朱先生有沒有對你和家裏的人說，總之，那是事實！絕對抵賴不了，這可不是兒戲，若朱先生當日不是親口應允敝東家的提親，敝東家怎會着我送聘禮到來下聘！」

那個喜娘急急接口道：「哎，我說朱太太啊，你女家能夠許配給李家少爺，攀上這門親家，那是你女兒和你家的福氣，你知道嗎，李家是金塘鄉是大富之家，農田數百畝，不要說長安墟上了，連省城也有不少生意，李家大少爺的三叔還是一個帶兵的大官，駐防在……甚麼地方，一時間我想不起來。如此好人家，難得李家大少爺看上妳女兒，哎，你家眞是幾生修到啊……」一口氣說了一大堆話，不愧是靠一張嘴掙飯吃的人。

朱妻却不爲所動，「無論眞假，你們先請回去，待我先生回來，問個清楚明白，再作定奪。」

何總管苦着臉道：「這……豈不是爲難我？日子是敝東請人擇的，今日乃是黃道吉日，最宜婚嫁喜慶納聘，敝東才在今日着我送彩禮來下聘，若將聘禮抬回去，教我如何向敝東覆命？」

「這我可管不着！」朱妻是個有主見的婦人。「事關我女兒的終身大事，怎可糊裏糊塗，非要弄清楚不可，豈能兒戲！」

那個喜娘馬上接上口，說話如機鎗掃射，「朱太太此言差矣，既然關係到你女兒的終身大事，怎能推三阻四，誤了黃道吉日。需知今日是下聘納彩的大好日子，錯過了，那就不吉利啊！再說，婚姻大事，怎會弄虛作假。李家是何等人家，怎會亂點鴛鴦，誘騙你女兒作媳婦，不怕對妳朱太太說，若李家在大門外說一聲：誰家的女兒願作李家媳婦，恐怕四鄉八村但凡有閨女的人家都會爭先恐後湧去李家，願送女兒到李家作媳婦！犯得着來騙婚麼？朱太太，別再猶豫了，快收下聘禮吧！」

朱妻不爲所動，斷然道：「不論怎樣，未弄清楚眞假之前，我家絕不收下李家的聘禮！」

這時候，朱家附近少說也聚集了數十人在看熱鬧，聽着朱妻與李家派來下聘的管家及喜娘，你一言我一語，忍不住指指點點，紛紛議論起來。

不少無知的村婦羨慕朱家女兒給李家看中。能夠與有錢人家攀上親家，自然有好處，難怪那些無知村婦貪慕與有錢人家做親家。

何管家臉色一沉，翻臉道：「納聘如此大事，豈容你三言兩語反悔！敝東送出的聘禮，無論如何不會收回去，你不要也得要！」

朱妻怒道：「豈有此理，天下間那有強要別人納聘的道理！豈不是逼婚強娶！」陡地提高聲音向瞧熱鬧的村民道：「鄉親們，評評理，天下間怎會有如此荒謬强横的事情！」

不少上了年紀的村民(包括婦女)都看不過眼，紛紛出言指責送聘禮來的何管家與喜娘的不是，更有人出言怒罵。

朱家十四歲的兒子朱耀庭怒叫道：「我姐姐不會嫁給李家作媳婦的！快抬着那些聘禮滾回去！」

何管家與那個喜娘在村民的責罵起哄聲中，臉色變得很難看，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

朱妻不想與何管家和喜娘糾纏下去，一手拉着兒子，轉身便往屋裏走。「別再理會他們！」返身，「砰」一聲將門關上。

何管家與那個喜娘愕然呆在那裏，村民看到兩人不知所措的樣子，禁不住爆發出一陣哄笑聲。

喜娘用手碰碰何管家，着急地道：「如今怎辦？呆站着不是辦法啊！」

何管家呼口大氣，抓抓頭，道：「這……一時間我也不知……」

喜娘發急地道：「快拿個主意啊，若原封不動返回去，李老爺一定會責罵我和你辦事不力。」

何管家突地咬咬牙，狠聲道：「管他媽的收不收，咱們將帶來的聘禮放在他家門前，回去對老爺說，朱家已收下了聘禮！」

話落，馬上扭頭對身後送聘禮的隊伍道：「將聘禮抬到朱家門前放下！」

送聘禮的隊伍答應一聲，馬上魚貫走到朱家門前，將肩抬手捧的聘禮堆放在朱家門前，好一大堆！

瞧熱鬧的鄉民中有人鼓噪起來：「喂！强將聘禮放在人家門前，算甚麼呀！」

「你們這樣做，豈不是强來！豈有此理！」

「朱大嫂，快出來啊，他們將聘禮放在你家門前，强迫你收下。」

何管家沒有理會村民的鼓噪，待送聘禮的人放下東西後，招呼那些人急急離去。

朱妻在屋裏聽到村民的鼓噪聲，又急又怒，急忙開門瞧着，一

眼看到門前堆放了一大堆聘禮，急怒攻心，扯着嗓子怒叫：「喂，別走呀！算甚麼啊！强行下聘？我朱家不吃這一套！這裏的鄉親都看到，是你們强行放下聘禮，我家絕不接受，快抬回去，要不我將之扔掉！」

何管家與喜娘裝作沒有聽到，帶着送聘禮來的人頭也不回，急急循原路向村外走去。

朱耀庭跟着母親走到門前，看到門口那大堆聘禮堵着，氣怒得他脚踢手推，將堆放着的聘禮推跌踼飛。

朱妻亦怒罵着，動手去扔那些聘禮。

兩個老者急急走到朱家門前，搖手阻止，「朱大嫂，使不得啊！妳這樣只能暫解心頭怒氣，却於事無補，李家的人一口咬定妳家已收下聘禮，那時候，跳到黃河也洗不清……」

「祥叔、安叔，那該怎麼辦？」朱妻覺得兩個老者所言有理，急忙停手並將兒子喝阻住。

七十多歲的村長祥叔道：「唯今之計，快找孝光回來，然後請人幫忙，將這些聘禮原封不動，送回金塘鄉李家，並與李家說個清楚明白，這才是道理。」

七十多歲的安叔連忙點頭：「祥三哥所言甚是，朱大嫂，快去私塾叫孝光回來。」

朱妻立刻對兒子道：「耀庭，快到私塾去叫你爹回來！」

朱耀庭拔脚便往私塾那裏跑去。

不過，他很快便折回來，身後跟着一個斯文老實的中年人，再後面，是兩個村童。

「娘，爹回來了！」朱耀庭邊跑邊張口叫。

朱妻一眼便看到跟在兒子身後的中年人正是丈夫朱孝光。

朱孝光大概在私塾裏聽到風聲，急急趕回家，在路上與兒子遇上，一起走回家。

「耀庭娘……」朱孝光人未到，聲已到，可見他心裏何等焦急。

朱妻立刻截斷丈夫的話：「耀庭爹，快說清楚啊，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你是否答允將鳳秀許配給金塘鄉李家作媳婦？」

朱孝光急奔到門前，看到那一大堆聘禮，不由跳脚埋怨道：「好……妳呀，怎麼收下人家的聘禮？唉！」

朱妻沒好氣地道：「你說什麼？我那有收下李家的聘禮？他們硬是將帶來的聘禮留下，掉頭便走，我呼叫他們拿回去，他們毫不理會，一逕走了，教我怎辦？在場的鄉親都看到的呀！」

圍觀的男女鄉民紛紛呼應朱妻最後那句話，指証朱妻所言屬實。

朱孝光頓脚道：「他們分明是强行逼婚，如何是好？」

「他們說你在三日前，在長安墟那家順興飯店內，親口答允將鳳秀許配給李家大少爺，有沒有這回事？」朱妻好不着急。

朱孝光先是怔一下，繼之搖頭道：「沒有啊！不過……我不知道……是否提及鳳秀的婚事，唉，當時我喝醉了，說過什麼話……我記不起了。」

朱妻氣得直跳脚。「你……就是貪酒！我說過你多少次了，勸你少喝點。上次喝醉了，打翻油燈，差點燒了這個家，這次若你眞的在醉後答允李家的提親，你便害了女兒的一生呀！」

朱孝光心裏着慌，不知所措地道：「這……這該……如何是好？是我不好，我不該喝醉酒。」

祥叔開口道：「孝光，不要自責了。你兩夫妻亦不要吵架，眼下最緊要先將李家的聘禮送回去，然後跟李家說個清楚。否則，李家便以爲你兩夫妻收下聘禮，應允了這項婚事，那便無法反悔。」

安叔接口道：「孝光，你那天在長安墟順與飯店喝酒說的是怎麼回事？」

朱孝光吁口氣，將那天的情形說出來：「那天是墟日，我到長安墟走走，看看有什麼好買，在街上遇上金塘鄉教私塾的李雨田，給他拉到順與飯店去喝兩杯，一瓶酒還未喝完，李雨田遇到同鄉李德全，招呼他過來一同喝酒。喝酒之間，李雨田一個勁說李德全是鄉中首富，有多少田地，三弟是個帶兵的……大官……好像是師長，他的兒子知書識禮，長得一表人材，我對那個李德全根本沒有興趣，一直唯唯敷衍，後來扯到別的話題上去，並且頻頻勸飲，結果，我飲醉了，說了什麼話，全都忘了。」

「孝光，想清楚，眞的在飲酒前沒有說過將鳳秀許配給李家長子的話？」祥叔雖然年紀老邁，腦筋依然靈活。

朱妻氣怒地罵道：「你呀！就是好酒貪杯！見了酒，祖宗十八代都忘了，若你眞的在醉得糊裏糊塗的時候答允將鳳秀許配給人家，天呀，你害了女兒一生啊！」

祥叔以長者的口脗對朱妻道：「大嫂，這時候妳說什麼也沒用，靜一點，讓孝光仔細想想吧！」

安叔接口道：「酒醉的話從來便不作得準，若孝光眞是在酒醉後說了醉話，絕對不能作準。朱大嫂，不用着急擔心。」

朱孝光皺着眉頭，搓着雙手想了一會，斷然道：「我記得清清楚

楚，在未飲醉之前，絕對沒有說過半句有關鳳秀終身大事的話。」

「那就好了。」祥叔微吁了口氣。「快找人來幫忙，將李家放下的聘禮全都送回去，跟他們說個清楚明白，這種事絕不能拖泥帶水。」

「還要找幾個人跟着去幫忙理論。」祥叔道：「金塘李家既然有心詐婚，必定早有準備，强詞奪理，多些人去，可以壯聲勢。」

朱孝光點頭表示同意，吩咐兒子立刻到田裏去找兩個堂侄回來。

由於朱孝光是村裏的私塾先生，村裏的人都很尊敬他，加上不少青年人都是他的學生，更重要的是不少年輕人都對他的女兒鳳秀心存愛慕，聽說金塘李家强行下聘朱家，大都憤忿不平，爭着要跟朱孝光到金塘鄉李家退還聘禮，以壯聲勢。

只要朱鳳秀一天未許配給人家，誰都有希望娶到朱鳳秀爲妻。

* * *

朱家將聘禮退還金塘鄉李家的隊伍，聲勢頗壯，與李家送聘禮來的隊伍毫不遜色，算一下有二十多人。

朱家用兩輛牛車載着李家强行留下的聘禮，浩浩蕩蕩往金塘鄉走去。

石壩村距金塘鄉約七八里遠，步行約需半個時辰左右。

朱孝光與一衆幫忙送還聘禮的等不及吃過午飯才起程，將就着吃了些糕餅乾糧，便起程趕去金塘鄉。

一衆來到村口前，便給十數個手握步鎗的鄉丁阻擋，其中一個身形粗壯，滿臉鬍楂子的漢子毫不友善地喝問：「嗨！那裏來的？快停下來！」

朱孝光一行怯於對方有鎗在手，加上又在別人的地頭上，不敢不聽從，停下車來，朱孝光上前道：「這位大哥，我是石壩村的朱孝光，特來貴鄉李德全府上，送還强行留下的聘禮，並跟他說清楚小女沒與李家長子婚配一事，請讓開給我們進村。」

那漢子瞪起牛眼，沒好氣地道：「不管你是誰，也不管你們來找誰，我們奉鄉長之命，不准任何外村人進入本鄉，你們請回吧，改日再來！」

「爲什麼？」朱孝光一個堂侄朱永貴不滿地大聲問。

那鬍楂漢子翻翻眼。「因本鄉正在舉行一場祈福禳災法事，主持法事的大法師說，在法事進行期間，任何一個外鄉人不得進入本鄉一步，就連本鄉外嫁女亦不得返鄉，否則所做的法事不靈，因此，鄉長命本鄉鄉丁把守本鄉所有進出的村口，不准任何外村人進入本鄉。」

朱孝光一衆聽那滿臉鬍楂子那樣說，不由面面相覷，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太巧合了，李家早上派人送聘禮到本村朱先生家，下午便在鄉中舉行法事，分明是胡謅之言，存心阻止我們進村送還李家强行留下的聘禮！」一個名叫朱明亮的青年腦筋一轉，馬上想到是怎麼回事，脫口叫出來：「弄假成眞。」

另一個青年接口道：「一定是那樣，他們阻止我們進村交還李家聘禮，分明存心要弄假成眞，令到朱先生無法反悔！」

「不是反悔！」第三個青年接口道：「是找李家理論，說個清楚明白。」

滿臉鬍楂子漢子兇聲兇氣道：「隨便你們怎麼說，不准進村便是不准進村！快走，再在這裏喧嘈，騷擾法事，對你們不客氣！」

「威嚇我們？赫！我們才不怕。」朱孝光另一個堂姪朱長福舉起手上的鋤頭，「今日見不到李德全，交還聘禮，我們絕不會離去！」

「我們不上李家的當。」一個青年舉拳呼叫。

「先是强行放下聘禮，如今又不讓我們進村到李家交還聘禮，分明存心逼婚，與强盜何異？」

「咱們衝進村去！」

激憤的呼叫聲此起彼落。

由於朱孝光一衆比等在村口的鬍楂子漢子人數多一倍，故此在人多勢衆之下，他們並不怎樣害怕手上有步鎗的金塘鄉鄉丁。何況，他們幾乎全是血氣方剛，年輕力壯的伙子。

衆人一湧而上，欲衝破金塘鄉鄉丁的攔阻，强行進村。

金塘鄉鄉丁立刻後退了兩步，抬鎗欲射。

朱孝光不想雙方衝突之下弄出人命，忙舉起雙手高聲道：「永貴、長福，你們稍安毋躁，待我跟他們再作理論。」

永貴與一衆年輕小伙子暫停鼓噪，靜觀朱孝光上前與那鬍楂子漢子理論。

「這位大哥，事關小女終身，我今日定要與貴鄉李德全理論退還聘禮！否則，絕不離去。」朱孝光肅然面對那「嚴陣以待」的鬍楂漢子。「若我們眞的不方便進村，退而求其次，可否到李家去請李德全到這裏與我說個清楚明白？」

鬍楂漢子强硬地道：「不成！德全公正與鄉中一衆鄉紳參與法事，不可半途退出。你們還是先回去吧，改日再來！」

「分明是推搪之詞！」長福馬上

鼓噪起來。「以達其强行下聘之奸謀！」

「滿口胡言！若村中正在舉行法事，爲何聽不到誦唱經文及擊鼓鈸鈴之聲？」一個壯年人高聲說。

其他馬上發出一片附和聲。

「一是讓我們進村到李家去，或是叫李德全那烏龜出來見我們，否則，咱們衝入村內！」永貴大叫。

一呼百應。

鬍楂漢子跟其他鄉丁雖則有鎗在手，仍被石壩村的人那種氣勢嚇得臉上變色，不自禁退縮了一步。

永貴長福帶頭，向守在村口的鬍楂漢子及那些鄉丁逼前去。

鬍楂漢子及那些鄉丁臉色連變，急忙拉動鎗栓道：「快停步！否則開鎗。」鬍楂漢子吼叫一聲，以爲可以阻嚇石壩村的人。

那知道石壩村的人義憤塡膺之下，毫不理會鬍楂漢子的恐嚇，反之，在一個年輕人的振臂一呼下，一湧往前衝去。

鬍楂漢子眼中兇光一閃，暴喝一聲：「開鎗！」

「砰砰啪啪」一連幾鎗聲響起，往前衝的石壩村人有人跌倒，有人轉身便跑，場面好不混亂，兩輛載滿聘禮的牛車亦給推倒。

看到石壩村的人驚惶走避，鬍楂漢子與那些鄉丁頓時鬆了一口氣。

石壩村的人驚惶稍定，跌倒的爬起身，回身走避的停下來，重新聚集在一起，發覺沒有人中鎗，膽氣一壯，慢慢又往前進逼。

鬍楂漢子瞪大一雙牛眼，兇惡地喝道：「快滾，再走前來，這一次不是向天開鎗，會向你們開鎗！」

原來剛才那一陣鎗火是向天開的，怪不得石壩村的人沒有人中鎗。

石壩村的人猶豫了一下，一個不怕死的年輕人慨然高呼：「不要給他們嚇倒，跟他們拚命，他們雖然有鎗，我們人多，一定拚得過他們！」

其他的人給鼓動起來，發一聲喊，加快脚步往前逼去。

鬍楂漢子兩眼暴縮，吼喝一聲：「對準他們！準備開鎗！」

那些鄉丁呼應一聲，將鎗頭對準石壩村的人。

石壩村的人脚步微窒，後又往前進逼。

情勢有如拉緊緊的弓弦，一觸即發。

一直想阻止村人往前進逼的朱孝光眼見情勢緊急，不敢再猶豫，急忙跑到村人前面，將他們阻停下來，顫聲道：「永貴、長福，鎗彈無眼，我們雖然人多，手上只有木棍鋤頭，鬥不過他們的。鳳秀的終身大事雖然要緊，但我不想鬧出人命，更不想你們爲了我家鳳秀的事有人死傷，我們暫且回去，再想辦法找李德全說個清楚明白。」

永貴一付豁出去的樣子，拍着胸口道：「光叔，怕什麼？他們膽敢向我們開鎗，我們跟他們拚命！憑他們幾條鎗，殺不死我們，我們用鋤頭木棍砸死他們！」

不少人起哄附和。

鬍楂漢子與那些鄉丁聞永貴那樣說，都現出怯色。

朱孝光哀求道：「求求你們，聽我的話，不要硬闖進村裏。萬一有死傷，我怎樣向他們的家人交代？我承擔不起啊。」

衆人聽他那樣說，不少人都心動起來。驀地有一伙人從村裏衝出來，領頭一人呼叫道：「吉山哥，什麼人在村口喧嘈？剛才爲何放鎗？」

那個鬍楂漢子應道：「大元，是石壩村的人在吵鬧，不聽我們勸告，硬要闖進村裏去找德全公，我們被逼開鎗阻嚇，但他們仍往村裏衝。」

那伙人約有十多人，奔到村口與鬍楂漢子等鄉丁會合，頓時聲勢大壯。

金塘鄉那伙人全都有鎗。

石壩村的人看到金塘鄉來了增援人手，心裏有點怯了，一個比較老成的村民說：「孝光哥說得有理，若鬧出人命，他確實承擔不起，我們還是先回村裏去，明天再來。」

朱孝光立刻接口道：「漢坤說得對，正所謂猛虎不及地頭蟲。聽我說，我們先回去，明天再來。」

衆人不再吭聲，忽然有人開口道：「那些聘禮怎辦？帶回去？」

兩輛受驚竄奔推倒的牛車已給幾個年輕人拉回來。

「既然送回來，當然不帶回去。」一個青年道。

「進不了村，又不帶回去，如何是好？」另一人道。

「將聘禮扔在村口，管他媽的收不收回去！」第三個年輕人吭聲道。

「對！他們不准我們進村將聘禮退還李家，我們扔在村口，他們一定會去告訴李德全的，那也算退還聘禮。」長福道。

衆人附和長福的話，不管朱孝光有話要說，亦不理會金塘鄉那些鄉丁的喝阻，七手八脚將兩輛牛車上的聘禮扔到村口丈外的一棵樹下。臨走前，永貴大聲向守在村口的人叫道：「狗腿子，快回村裏去告訴李德全那龜公，叫他帶人來拿回聘禮，我堂叔不接受他的聘禮，更不會將女兒許配給他的兒子。不

管他拿不拿回那些聘禮，我堂叔已退還所有的聘禮！」說完，趕着牛車，一哄返回石壩村。

那個吉山與大元互相看了一眼，大元匆匆道：「吉山哥，我去告訴德全公。」拔脚往村裏跑去。

* * *

一連兩天，金塘鄉李德全那裏全無動靜，本來提心吊膽的朱孝光及其家人漸漸心安下來，猜想李德全知道他在金塘鄉村口放下那些聘禮後，「知難而退」，不敢再來强行下聘。

這兩日，堂侄長福與永貴，還有村裏一些熱心的年輕人(其實都是對朱鳳秀有意)，守在朱家內外，以防李德全不肯罷休，再派人送來聘禮，强行下聘。

村裏大部份的村民對金塘鄉李德全强行下聘一事都憤忿不平，咸認李德全仗勢欺人，欺壓朱家等如欺壓全村人，若李德全膽敢再來向朱家下聘，爲了全村的顏面，誓必羣起替朱家抗爭。

但也有一些膽小怕事的人怯於李德全在地方上的勢力，認爲不宜與李家對抗，免得殃及村民。何況女大當嫁，朱鳳秀已到出嫁的年紀，既然始終要嫁人，而金塘李家又財雄勢大，難得李家看上，嫁到李家作媳婦有何不好？不知幾生修到的福份，那些人都勸朱孝光不要固執堅拒。

那些人都是村裏富有的人家，其中有些人跟金塘李家有交情。

朱孝光一家只有四人，妻子與一子一女，父母早已亡故。他雖以教書爲業，但祖上遺下三十多畝田地，全租與村裏的兩戶佃農耕作，說起來，亦算富裕之家。

朱孝光一秉書生本色，正直有禮，熱心助人，甚得村裏人敬重。要不，他家出了事，怎會有那麼多人熱心相助。

說起來，村裏的男丁——無論老少，與他朱家都有關係。因他父子兩代皆是村裏私塾先生，凡在書塾裏讀過書的，都說得上是朱家的門生。

天、地、君、親、師。師乃五倫之一。

一子一女，雖說人丁單薄，但合起來是一個「好」字，雖然不足，亦堪聊慰。

由於朱鳳秀日前到了舅舅家，所以，朱鳳秀並不在家，當然亦不知道金塘李家强行下聘之事。

朱孝光與妻子亦慶幸女兒不在家，免得她受驚不安。萬一李家强行迎娶，亦不怕女兒出事——給强娶去。

最失望的就是那些欲借機親近鳳秀的年輕小伙子。他們一心以爲自告奮勇守護朱家，可以親近鳳秀，那知道鳳秀不在家，失去討她歡心的機會，怎不教他們意興大減。

第三日亦平安無事，吃晚飯時，朱孝光帶笑對妻子道：「耀庭娘，三日了，相信平安無事了。李德全一定知難而退，可以睡個安樂覺了。」

朱妻却不像丈夫那樣樂觀。「我仍然有點擔心金塘李家不會甘休，仍然不大心安。」

做兒子的插口道：「娘，怕什麼啊！這裏是石壩村，不是金塘鄉，李家雖然財雄勢大，也不敢到石壩村來胡作妄爲，娘妳不用擔心啊。」

「但願從此平安無事。」朱妻透口氣道：「耀庭爹，經過金塘李家强行下聘這事，我看還是盡快替鳳秀找戶好人家嫁了。她今年已十八歲，是嫁出去的時候了。古語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嫁了她，免得又生事端，擔驚受怕。」

朱孝光「嗯」了一聲，咽下一口飯菜，點頭道：「鳳秀長大了，該替她找戶好人家，聽說村裏不少年輕伙子都很喜歡鳳秀。」

朱耀庭插口道：「是呀！阿爹，我聽人說，村裏喜歡姐姐的便有大江哥、石龍哥、阿照哥、阿池哥……總之不下十個人，一時間我也說不全。」

「村裏那麼多年輕人喜歡鳳秀，眞想不到。」朱孝光嘆中帶讚，心裏大是喜悅。

朱妻微微揚起臉，帶點驕傲地道：「還用說，我早已聽聞了，鳳秀長得那麼端秀。村裏的人誰不讚她，只有瞎了眼的人才會不喜歡她。」

朱孝光笑道：「俗語云：有其母必有其女。妳那樣說，豈不是自讚一番？」

朱妻白了丈夫一眼，帶笑道：「當初你不是……喜歡我長得好看，才娶我的麼？」

朱孝光仔細看看妻子一眼，促狹地道：「左看右看，也看不出妳那裏特別好看，當初我可能瞎了眼。」

朱妻裝出生氣的樣子，瞪瞪眼，頓脚道：「沒良心，嫁給你二十年了，變了黃臉婆，才來嫌棄我麼？是不是在外面看上那一個大姑娘。」

朱孝光以爲妻子生氣，慌忙道：「妳怎麼當眞了，我剛才不過跟你說笑，在我眼裏，妳跟當年一樣，仍然那樣好看。」

看着父母「耍花槍」，朱耀庭忍不住嘻一聲笑起來，夫妻倆頓時好不難爲情，低下頭，朱孝光假裝生氣地道：「小鬼頭，快吃飯吧，看你一碗飯吃多久！」

朱耀庭吐吐舌頭，忍着笑，捧起飯碗，一個勁往口裏扒飯。

朱妻一向疼惜一雙兒女，看到兒子大口大口扒飯，忙道：「耀庭，小心梗着啊！別只扒飯不挾菜。」跟着白了丈夫一眼：「爲老不尊，爲人師表……還說……那種話，忘了已一大把年紀啊？」

朱孝光拿起飯碗往口裏扒飯，沒有理會妻子的話，實則以碗遮臉，不讓兒子和妻子看到他的窘態。

朱妻忍着笑，挾了一條菜放入口中，邊嚼邊道：「村裏那麼多年輕人喜歡鳳秀，不知她看上了那一個。待她回來，倒要好好問她。」

朱孝光慢慢放下飯碗：「妳呀，怎麼做人娘親？對女兒的事，一無所知？」

朱妻嘆口氣道：「女兒已長大了，不像小時候整天繞在脚邊轉，什麼事也看到。兒女大了，可不能事事管着，做兒女的亦不會事事都對父母說。尤其終身大事，女孩子都羞於啓齒，我做母親的亦不好冒昧開口問，我怎會知道她的心事。」

「要不要過兩天叫她回來，問問她？」朱孝光看着妻子。

朱妻遲疑了一下，才道：「若過幾天金塘李家不來，便叫她回來吧，她到繼宗兒那裏也有四五天了。」

繼宗是朱妻的大哥。

「我去。」朱耀庭放下筷子站起來。「我很想到舅舅裏住兩天。」

「嗯。」朱孝光點點頭。

朱耀庭高興得跳起來。

第四天，朱妻正在灶房弄午飯的時候，金塘李家的人突然來到朱家。

李德全居然親自前來，隨行的除了那天送聘禮來的何管家及喜娘外，還有一個頷下留了一綹鬍子的中年人，此人便是李雨田，外加四個背負着駁殼鎗的隨從。

朱妻在灶房聽到門外有人呼叫，忙放下菜籃子，匆匆走到門前，一眼看到何管家及那個喜娘，登時心頭劇跳一下，愕了愕，正欲張開口詢問，何管家已開口道：「朱大嫂，我家老爺今日特來你家談婚事。」

朱妻驚急得漲紅了一張臉：「我家根本沒有……」

一個年約四十上下，身穿紡綢衣衫，唇上留了短髭，頭髮梳得整整齊齊，胸前掛了一根小孩尾指粗的金鍊，左手無名指戴了一隻翠玉戒指的中年人咳了一聲，截斷朱妻的話，含笑道：「親家母，親家上門，怎麼不請我進去坐下才說話啊？」說着話，移步往門裏走。

兩個背負着鎗的漢子搶先一步逼開站在門前的朱妻，讓那中年人走進屋裏。

瞧那人的衣着打扮，不用說，乃是金塘李德全了。

朱妻並不是個膽小怕事的人，邊用力推開逼開她的一個漢子，邊大聲道：「那個跟你做親家？我家已退還聘禮，亦沒有答允將女兒許配你兒子！快給我走！我不喜歡你到我家裏來！跟你沒什麼可說的！」

朱妻已然認出那個身穿紡綢衣衫的中年人就是李德全。

李德全邊走入屋內，邊道：「親家母此言差矣。那天你分明收下了我的聘禮。妳口口聲聲說退還聘禮啊！親家母，兒女的婚姻大事怎可兒戲？既收下我家聘禮，如今却反口否認，太過份了，我們可是書香世家，讀書人明理守諾，怎能幹出有虧義理禮數之事……」

朱妻跳脚道：「你强詞奪理，仗勢强行下聘迫婚！那天你派人來下聘，我根本沒有答應收下，是你家的人——就是這雙男女强行放下聘禮在我家門，我家男人當天將聘禮送回你家，你却派人在村口阻攔我男人進村，陪同我男人退聘禮的鄉親氣不過，將聘禮放在村口樹下，要貴村守在村口的鄉丁告訴你，我朱家已退聘禮。這件事跟隨我家男人去的鄉親都可以作証……」

「不管妳怎麼說，當日妳已收下我李家聘禮。你說將聘禮退還我李家，爲何不送還我家。一句話，我從來沒有收回聘禮，換言之，你家沒有退還我家之聘禮，也就是說，你家已答允這項婚事。因此，我今日特來向親家母說一聲，下月初九日，乃是下半年最好的吉日，所以，我選了初九那日作爲迎娶新媳婦之大喜日子。親家母，日子緊迫，妳可要趕緊打點籌辦，若來不及辦嫁粧，我絕不介意，只要能夠將新媳婦迎娶過門，其他的不在乎。」

那喜娘馬上堆起一臉假笑道：「朱太太，恭喜啊！恭喜妳女兒嫁入李老爺家作少奶奶，恭喜賀喜，與李家老爺喜結姻親。」

「閉上妳的臭嘴……」朱妻氣怒得臉色青紫，幾乎忍不住要賞那喜娘一個大巴掌。「都給我滾！無論你們怎麼說，我也不會將女兒嫁到李家！死了這條心吧，再不滾，我拿掃帚趕你們走！」

「你敢！」一個背鎗的漢子「刷」地拔出匣子鎗，瞪着朱妻。

朱妻登時嚇得雙腿發軟，動不得。

門外忽然響起一陣呼叫聲：「朱大嫂，跟什麼人在屋內吵鬧？」

「是不是金塘李家的人？」

「他們來逼婚？」

跟着是守在門外兩個護院的喝聲：「誰也不准進屋！快退開去，要不開鎗！」

朱妻聽出附近的鄰居來聲援，馬上張口大叫：「鄉親們！金塘李家惡霸帶人來逼婚，訂下初九那日來强娶鳳秀，比皇帝老子還要無法無天啊！鄉親們，請幫我評評理啊！」

聚在門外的男女老少約二三十人，聽聞朱妻的呼叫，頓時鼓噪起來。

「金塘李家太可惡了，他家在金塘稱王稱霸我們管不了，欺負到本村人的頭上，說什麼也不成，一定要管，絕不容他們在本村橫行作惡！」

「姓李的快滾出本村，石壩村的人不是好欺的，你有鎗，咱們一樣有！」

何管家在屋內厲聲叫道：「別以爲我們只有幾個人，只要鎗聲一响，我們在村外的鄉丁便會衝入來接應！」

李德全本來在一張櫈子上坐着的，這時霍然站起來，走到朱妻面前，惡狠狠地道：「親家母，聽着！初九那日我家會來迎娶你女兒過門！若那日你家不將女兒送上花轎，嘿嘿，你會後悔莫及！」話聲一落，向何管家等人一擺手，「走！」一衆人大步往門外走。

朱妻呆了呆，隨即追出去，口裏大叫道：「李德全，我不會將女兒嫁你家！拚了一條命也不會，別人怕你李家，我家不怕！」

李德全沒有理會朱妻的叫罵，走出門外，但却無法再往前走一步，因爲朱家的屋門前給石壩村人圍堵得死死的。

看到李德全走出朱家門外，人羣頓時發出一陣叫罵怒叱聲。

「李德全，今日不將事情說個清楚明白，別想走得了！」

「欺到本村人的頭上，欺人太甚，石壩村的人不好欺的！」

「他媽的！以爲在金塘鄉作威作福，在本村也能夠橫行作惡！咱們才不怕你！」有人以粗言叫罵。

石壩村的人可謂羣情洶湧，捋袖振臂，叫罵着往前逼進。

四個護院眼見勢色不對，雖則早已拔鎗在手，不免心虛暗驚，李德全亦變了臉色，那個喜娘更是嚇得雙腿發軟，臉色發白，若不是緊緊抓住何管家的手，她早已站不住。

「讓開，再不讓開，我開鎗！」一個護院拿鎗指着人羣，厲聲吼叫——實則色厲內荏。

人羣都被那護院的兇相嚇得往後微微退縮。

陡地人羣中响起一聲暴喝：「你有鎗，咱們也有鎗，有膽的只管開鎗，看你們能否離石壩村！」暴喝的人是長福，平舉手臂——手上握着一支步鎗。

在長福的左右身後，站着十多個青年，手上都拿着鎗，全都怒目圓睜。

人羣看到長福等人趕來增援，登時膽氣大壯，發出一陣呼應聲。

李德全及其帶來的人莫不臉色驚變，倒抽一口涼氣，退縮靠攏在一起。

「你們若敢動敝東李老爺一根毛髮，金塘鄉誓不罷休！要石壩村的人十倍償還！」何管家扯開喉嚨厲叫，以爲能夠唬倒石壩村的人。

那知道更激起石壩村人的怒火，特別是那些血氣方剛，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輕伙子。「瞎咋唬！石壩村的人不是膽小怕死之輩，嚇不倒咱們的！咱們就先將你們綁起來，看你們奈何得了咱們！」長福怒叫。

在他身旁的年輕人吶喊助威。

「你們敢！」四個護院膽怯地擺出兇惡的樣子。

「咱們有甚麼不敢！」長福排衆大步走前去。「若你們膽敢開鎗，咱們亦將你們射成馬蜂窩！」

李德全看到長福等人人多勢衆，心知强龍難壓地頭蛇，一個弄不好，勢必死在這裏，這非他所願，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思忖之下，急急叫道：「別胡來，若我李德全今日不能先離貴村，勢必與貴村火併，釀成械鬥。我不想弄成那樣的局面，這可不是鬧着玩的。若你們讓開讓我們離開，小兒與朱家女兒的婚事可以暫且擱下。」

石壩村的人聽聞李德全那樣說，不少人竊竊低議起來。

若是弄出禍端來，那是石壩村大部份人不願見到的。

朱長福已欲開口說話，人羣中有人呼叫道：「朱先生來了，還有村長天祥叔、天安叔等人。」

朱長福等一衆人急忙回身扭頭張望，果見朱孝光與村長石天祥、石天安、鄉紳石紹坤、朱孝祖、石卓基等十數人匆匆走來。

「長福，天大的事也有商量，千萬別弄到不可收拾！有甚麼話可以說清楚，千萬不要動刀動鎗！」說話的是村長石天祥。

朱孝光亦叫道：「長福，聽村長的話，別亂來。」

看來，朱孝光與村長石天祥等一衆父老鄉紳已經知道是怎麼回事。

本來圍攏的人羣很自然讓開一條路，讓朱孝光、石天祥等人走到朱家門前。

看到村長石天祥等人趕到來，

李德全頓時鬆口大氣，一顆心定下來。

「石村長，你來了最好不過，我要你主持公道，評評理，誰對誰錯！」李德全迎向走前來的石天祥。

他與石天祥見過面，當然認識。

朱孝光道：「德全兄，終於見到你了，正好面對面說個清楚！」

朱妻接口道：「耀庭爹，他帶着人突然闖來，硬說我家收下了他的聘禮，還一口咬定沒有收回那日你親自送回去的聘禮。要我家在初九日將鳳秀嫁到他家，他已選定了初九日來迎娶鳳秀！這與硬搶强娶何異？」

長福等一衆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應聲發出一陣叫罵聲。

石天祥舉起雙手，高聲道：「靜一靜，別再吵鬧！德全兄來了，正好與孝光三口六面，將事情說個清楚明白，作個公斷。」

衆人漸漸靜下來。

石天祥看了李德全和朱孝光一眼，說道：「孝光，德全兄是客，讓他先說，好嗎？」

朱孝光點頭。「好。」

李德全咽口口水，乾笑一聲，說道：「朱先生，那日在長安墟順興飯店內喝酒，當時在場的還有本鄉教私塾的先生雨田兄，他也來了，可以作証，當日你喝得酒酣耳熱的時候，我與你說及兒女終身大事，我說大兒已屆成家立室之年，想找一戶好人家的兒女作媳婦，你說女兒年已十八，亦到出嫁的年齡，亦想替她找個好婆家，我於是提議將你家女兒許配給犬兒，你一口答應了，在座的雨田兄聽得清清楚楚，後來你喝醉了，我有事先走，朱先生，你是讀書人，該知禮義廉恥，說過的話怎能矢口否認……」

朱孝光急得漲紅了臉，氣急的打斷李德全的話，「德全兄，我敢對天發誓，未喝醉之前，根本沒有說過願意將女兒許配給令郎的話，你可不能無中生有啊！至於我喝醉後說過甚麼話，我記不起了，就算我說過，一個飲醉了的人說的醉話，怎能當眞？那無異乘人之危！」

李德全待朱孝光說完，對站在身旁的李雨田道：「雨田兄，你來指證。」

李雨田咳了咳，上前一步道：「孝光兄，當日在長興飯店內，你確曾親口答允將女兒許配給德全公的長子，我曾聽在耳裏，這事千眞萬確，你怎能反口覆舌，一口咬定沒有說過？我與你都是讀書人，而且爲人師表，該守信承諾，否則，枉讀聖賢書！」

朱孝光氣怒得喘了幾口氣，才能說出話來，「雨田兄，你既說是讀書人，而且爲人師表，怎可昧着良心說話！作假証？你可知道，你這樣說會害了我女兒，失了你的人格，別忘了你讀的也是聖賢書啊！」

李雨田登時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石天祥看着李雨田，認眞地問道：「李先生，剛才所答，句句屬實？可有違心之言？」

石天祥亦是讀過書的人，說話自然不像一般村民那樣粗俗。

李雨田乾咽了一下，欲言又止，求助地看着李德全。

李德全橫了李雨田一眼：「雨田兄，放心作答吧！」

朱孝光忿然道：「雨兄，若作違心之言，豈不愧對大賢至聖孔夫子這位聖賢？」

李雨田張開的口頓時合上，李德全不由得哼了一聲。

「石先生，鄙人剛才所言……句句……屬實，絕無……揑造之詞。」李雨田這番話說得結結巴巴，說完後連續急喘了幾口氣，雙眼下垂，避開石天祥、朱孝光等人的目光。

朱孝光氣惱得用力頓一下脚，厲聲道：「雨田兄，想不到……你是這種……不知廉恥，埋沒天良的人！你讀甚麼聖賢書？我有眼無珠，認識你這個斯文敗類！你……」氣憤得說不下去。

李雨田臉上陣青陣白，一直不敢抬起頭面對朱孝光。

石天祥看在眼內，心知李雨田心虛有愧，他剛才所言恐怕不盡不實，當下說道：「李先生所作之証詞，哼哼，觀其言語神態，似乎有點不大自然，未免教人起疑，德全兄，恐怕作不得準吧？」

李德全呆了一呆，隨即瞪起雙眼道：「天祥兄，雨田兄據實而言，你却說作不得準，分明偏幫朱孝光！這豈是公道之言！」

一頓，復又忿然道：「朱孝光是貴村中人，俗語說親不親鄉里親，天祥兄你當然偏幫同村人了。換了是我，遇上同樣的事，也會偏幫同鄉中人，縱使我怎麼說，你們也聽不進去，更不會相信。既如此，何必在此白費唇舌，務本，我們走！」

李德全口裏的務本，乃是何管家的名字。

石天祥忙道：「德全兄此言差矣，天祥雖然沒讀過多少書，亦不等於不明事理，愚昧無知之輩。聖賢有云：幫理不幫親。若是理虧，縱使親如妻兒，天祥絕不偏幫包庇！還望德全兄莫負氣走了，留下來說個清楚明白。」

圍攏的人羣中响起七言八語：「他分明心虛理虧，自知辯不下去，借題發揮，找個藉口溜走。」

「不說個清楚明白，絕不讓他走！」

「老狐狸，想走？那有這麼容易！」

一個鄉紳對石天祥和朱孝光道：「他既然要走，讓他走吧，別將事情鬧大，萬一釀成械鬥，犯不着啊！」

另一個鄉紳接口道：「是啊，別咬得那樣緊，令他下不了台，金塘鄉人多勢大，若釀成械鬥，本村必定鬥敗，那時候，本村勢必遭殃。」

朱孝祖是朱孝光的族兄，忽然接口道：「天祥兄，話不是這樣說，事情擺明了，分明是金塘李家詐婚強聘，若不弄個清楚便讓他離開，豈不是示人以弱，長他人志氣，這一次若不跟他抗辯到底，本村的人以後在金塘鄉人面前直不起腰來！」

幾個鄉親接口道：「別人欺到本村人的頭上，咱們若不齊心合力抗爭，別人會怎樣說？再說，此事雖是孝光兄的事，亦是本村的事啊！要是示人以弱，不但惹人笑話，恐怕以後誰也不將本村放在眼內，那時候，恐怕甚麼人也會欺負本村人啊！」

石天祥看着朱孝光，「孝光，你是當事人，你怎麼說？」

朱孝光看了石天祥等人一眼，一會，才說道：「孝光……只要他說一句我家鳳秀跟他令郎的婚事乃是無中生有，我不爲已甚，就此作罷！」

石紹坤悄聲對朱孝光道：「孝光，你要他這樣說，他怎下台？一定不肯，你分明爲難他。」

朱孝光道：「紹坤兄，你也有女兒的啊。我若不是要他當衆說明，只要他含糊其詞，拖着一條尾巴，恐怕又有痳煩上門。」

石天祥對李德全道：「德全兄，只要你說一聲與孝光女兒的婚事作罷，從此不再提，我馬上送你們出村。」

石天祥那樣說，已將朱孝光的話打了個折扣。

李德全權衡情勢，知道不說不行，當下點了頭：「好！我說！犬兒與朱家女兒的婚事，且作罷不提！天祥兄，我可以走了吧？」

朱孝光搶着道：「不成！你那樣說，分明留下一條尾巴，日後還可以再提，與我和天祥兄要你說的意思大不相同！」

李德全强硬地道：「我只會那樣說！」一頓，接對石天祥道：「天祥兄，我已說了，還不讓我走了？我李德全可不是好欺的啊！」

人羣發出一陣鼓噪叫駡。

石天安低聲對乃兄道：「天祥兄，好歹他也說了，別那麼執著，爲了本村鄉民着想，讓他走吧。」

石天祥臉上露出爲難之色。

李德全看在眼內，在心裏冷笑一聲，更加强硬地道：「天祥兄，再不讓我走，正午一到，在村外守候的敝鄉鄉丁便會闖進來接我走，你不想釀成衝突吧？」

「天祥叔，別給他嚇倒。石壩村的人不是好欺的，本村的人不是吃素的！」永貴高聲喊叫。

那些年輕人紛紛呼應。

陡地，一個青年氣急敗壞地奔來，口裡喊叫道：「天祥叔，村口外有二三十個帶着鎗械的人自稱是金塘鄉的人，來接李德全回去，若一刻鐘後不見李德全出村，他們便衝進來。」

圍攏的村民聽聞之下，不少人驚慌起來，引起一陣騷動。

長福永貴一伙年輕人顯得大爲激動。「可惡！金塘鄉的人居然踩到本村來了，是可忍，孰不可忍！跟他們拚啊！」

李德全聽聞接應他的鄉丁來了，寬心大放，臉上頓現喜色。

石天祥、朱孝光兩人臉色都變了變。

石天安着慌地道：「天祥兄，快放他們走吧，萬一火併起來，不是鬧着玩的！」

石紹坤亦道：「天祥兄，凡事往大局着想，不要猶豫了。」

石天祥咬咬牙，轉對圍攏的村民大聲道：「鄉親們，快讓開，讓德全兄跟他的人走！」

那些膽小的村民立刻退讓開去，那些心裏不忿的村民猶豫一下，受了那些膽小村民的影響，勉强退開去，只有永貴長福一衆年輕伙子强硬地站在那裏，半步不移。

李德全馬上招呼管家何務本與喜娘、李雨田、四個護院急急離開朱家門前。

朱孝光本想阻止，猶豫一下，站着不動。

他不想因自家的事，引發本村人與金塘鄉的人衝突械鬥，他承擔不起。

永貴長福衆人怒視着李德全一行人，阻擋着他們的去路。李德全脚步一窒，扭頭對石天祥道：「天祥兄，貴村的人居然不聽你這個一村之長的話，你這個村長怎麼幹的？」

石天祥臉色一沉，怒叫道：「長福、永貴、錦鵬，我的話也不聽？」

石紹坤接着幫腔道：「你們好大膽啊！天祥兄的話也不聽了，快讓開去！」

永貴、長福以及錦鵬一衆年輕

人氣忿難平。「天祥叔，咱們石壩村人頂天立地，誓不向金塘鄉的惡霸低頭……」長福激動地道。

「我知道你們都是頂天立地的好青年。可是，我的說話聽不聽？」石天祥放緩口氣。

朱長貴等人正要開口，石天祥又道：「若你們眼裏還有我這個一村之長的話，快讓開去！」

朱長福一衆年輕人看到石天祥聲色俱厲，不敢再反抗，怒視着李德全一行人，不情願地慢慢讓開去。

李德全打個哈欠，帶着他的人急急往村外走去，走過永貴一衆年輕伙子的身後，扭頭拋下一句話：「朱孝光，過兩日，我會找一個地方，再與你理論！」

永貴長福一衆年輕人憎恨地往李德全一行的身後吐口沫洩憤。

待李德全一行人轉入一條街巷後，永貴衝到石天祥面前，忿然道：「天祥叔，就這樣放他們走，分明對他們說怕了他們！他們更加瞧不起我們，更加欺凌我們！恐怕再會來找孝光叔的痳煩，不肯放手！」

那個叫石錦鵬的青年亦不忿地道：「天祥叔，爲何怕了他們啊？金塘鄉的人與咱們一樣，還不是人一個！他們有鎗，咱們也有啊，未必拚輸給他們，這樣放他們走，這口氣怎咽得下？」

石紹坤嘆了一聲，以責備的口吻道：「永貴、錦鵬，凡事要從大局着想，絕不能意氣用事，只求一時之快！妄逞血氣之勇，萬一造成本村與金塘鄉械鬥仇殺，人命死傷，如何是好？枉你們長了一個腦袋！」

石天安接口道：「凡事皆要衡量輕重利害。不怕死何用，你們怎不用腦袋想想啊，憑本村的人手鎗械，鬥得過金塘鄉嗎？你們忍心看着村裏的人在與金塘鄉的械鬥中死傷麼？」

石天祥嘆口氣，道：「我不是怕了金塘李德全，我是一村之長，要爲全村人着想，不想弄到不可收拾，所以，我才放他們走。」一頓，轉對朱孝光道：「孝光你不會怪我吧？」

朱孝光吸口氣，道：「怎會呢？孝光不是不明事理的人，我明白天祥兄的用心。再說，我也不想因我家之事，使到鄉親們捲入漩渦。我更不想本村因此而與金塘鄉結仇，引發衝突械鬥。」

長福、永貴以及錦鵬一衆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心裏雖然不忿，但都不再作聲。

「快近午了，都回家去吃飯吧。」石天祥高聲對仍未散去的村民揮揮手。

朱孝光雖然心裏那個疙瘩未消，但對村民的聲援好不感激，拱手向村民道：「孝光一家感謝鄉親的一再幫忙，孝光銘記於心，鄉親們，請回吧。」

村民聽說快近午了，有些頓覺肚餓，有些省起還未做飯，當即散去，各自返家去。

長福與永貴留下來，在堂叔家裏吃飯。

返回屋內，朱妻擔心地道：「孝光，聽金塘李德全那樣說，並沒有罷手之意，若他再來生事，如何是好？」

朱孝光嘆口氣，道：「我也很擔心，唉，一時間那有主意啊？」

長福忿然道：「孝光叔，剛才不堅持要李德全說個明白才放他走，如今却後悔嘆氣，有什麼用？」

長貴捏着拳頭道：「孝光叔，你太怕事了。紹坤叔與天安叔太自私了，眼睜睜讓那惡霸走了，眞氣人！」

朱孝光又嘆口氣。「長福、永貴，我那樣說，出於無奈，我實在不想放李德全走。可是，總不能爲了我家的事將全村人牽累啊，萬一造成衝突械鬥，有所死傷，我怎擔當啊，怎對得鄉親們？」

朱妻駡道：「都是李德全那沒天良的惡霸無緣無故掀風搞浪，不知怎的看上我家鳳秀，他必有惡報。」

長福忽然道：「孝光叔，爲今之計，只有讓李德全那惡霸死心，將鳳秀妹盡快許配給人家，當然要找戶好人家。」

長貴連連點頭。「長福哥說得對，這是唯一的辦法。」

朱妻道：「這件事我與你孝光叔早已說過了。可是，一時間去那找一戶好人家啊。總不能胡亂找個人將鳳秀許配了，萬一才脫虎口，却送她入火坑，一樣害了她啊。再說，也要鳳秀喜歡才行呀，絕不能馬馬虎虎。」

「長福、永貴，你倆經常跟村裏的年輕伙子走在一起，該知道村裏有那幾個年輕人品性好，家裏也不錯的，說出來聽聽。」

永貴與長福對看了一眼，長福開口道：「孝光叔，俗語說各花入各眼，我說好，你和嬸娘未必說好。」

朱妻着急地道：「這個你不用擔心，你只管說出來，我與你叔自有主見。」

長福對永貴道：「永貴，你先說吧！」

永貴想想，說道：「村西喜伯的三子啓明，還有錦鵬，村尾的俊仁，村口梁家的樹榮，都是好青年，品性好，孝順老實，家境都不

錯。孝光叔、嬸娘，看看可有合心意的？」

長福接口道：「塘邊石大嬸的長兒子山青也不錯，還有天鴻叔的長子石凌峯在村裏那麼多年輕人中，最有出息，品貌出衆，村裏不少姑娘都喜歡他，不知鳳秀是否喜歡他。」

朱孝光道：「凌峯這孩子長得高大端正，書也讀得不錯，聽說會幾種手藝，不少人讚他有出息，十多日前我才見過他，對我恭敬有禮，確是人選之一。」

朱妻馬上道：「何不去探探天鴻的口氣？」

「耀庭娘，找誰去？」朱孝光問。

「請富有嫂去吧！」朱妻道：「她能說會道，時常替人做媒。待吃過飯，我去找她，請她午後便去找天鴻夫婦說說。」

「這麼急？」朱孝光問。

「事不宜遲，若一說即合，最好不過，縱使金塘李家再來糾纏，亦有藉口教他死心。」

「那也要看鳳秀願不願意啊！」朱孝光道：「事關女兒的終身大事。」

吃過午飯，洗罷碗筷，朱妻便去找鄰居富有嫂。

富有嫂一口答應，要朱妻回家等她的消息。

日頭下山前，富有嫂來到朱家，朱妻正自等得心急，一眼看到富有嫂來到，立刻起身趨前問：「富有嫂，怎樣？」

富有嫂臉上一點笑容也沒有，嘆口氣，搖搖頭道：「朱嫂，眞氣人，天鴻一口便拒絕。」

朱妻呆了一呆，急急道：「可是凌峯已訂了親？」

富有嫂搖搖頭。「若是那樣，怎會氣人！朱嫂，妳猜天鴻叔怎麼說？」

「他嫌棄我家鳳秀？我家鳳秀配不上他的凌峯？」

富有嫂又搖搖頭。「他倒不敢那樣說。他說能夠娶到妳家鳳秀作兒媳，不知幾生修到，但却害怕金塘李家的財勢，恐怕李家找他麻煩，所以，他不敢跟你們做親家。朱嫂，妳說氣不氣人？」

朱妻聽着，禁不住心裏有氣，生氣道：「想不到天鴻叔那樣膽小怕事，我看錯人了，早知他那樣害怕金塘李家，我家鳳秀就算做老姑婆，也不嫁給他兒子。」一頓，勉强笑笑道：「富有嫂，辛苦妳了，請坐下來歇歇，喝口茶。」

富有嫂忙一把拉住朱妻。「不坐了，時候不早，我回去張羅晚飯，改日有空再來。」

朱妻聽富有嫂那樣說，看看也是做晚飯的時候，便不挽留她，放開手，道：「那不阻你回家做晚飯了，改日再到妳家去致謝。」

富有嫂邊往外走，邊道：「朱嫂，鄉里鄉親的，客氣什麼，我以前也經常麻煩妳幫忙啊！」

朱妻將富有嫂送出門外，才返回屋內，一屁股坐在一張櫈子上發呆。

此刻，她已不再生石天鴻的氣，她在擔心若村裏的人全都懼怕金塘李家的勢力，沒有人敢與她家做親家，女兒鳳秀豈不是很難找到婆家？

也不知發了多久呆，突然給一把聲音嚇一跳。「娘，日頭已下了山，幹嗎坐着發呆啊？爹呢？還未回？」

朱妻回過神來，看到兒子一脚走入門內，忙站起身，吁口氣，對兒子道：「耀庭，你不是跟你爹一起回來？」

耀庭抬手抹去額上的汗水，走到母親跟前。「爹留在書塾跟天安叔、紹坤叔好幾人在談話，着我走回來。娘，可是發生了什麼事——擔心姐姐？」

朱妻搖搖頭。「小孩子不要理會大人的事，瞧你一身汗，快去洗個澡，我去做晚飯。」

天黑下來了，朱妻亦已做好晚飯，朱孝光仍未回家，朱妻不免心急擔心。因朱孝光從未這麼晚還不回家的，通常總在下山時分便回到家中。

等了一會，朱妻忍耐不住，對兒子道：「耀庭，到私塾去看看，你爹是否仍在跟那些人在聊天。」

耀庭早就想跑去看看爹是否回來，聽母親那樣說立刻拔脚往外跑。

那知道一脚跑出門外，耳朵便聽到父親的聲音：「耀庭，天黑了，還往外跑？」

耀庭忙抬眼望去，父親就站在面前，忙叫一聲：「爹，回來了！」接又說道：「娘叫我到私塾去看看你走了沒有。」

「進去吧！」朱孝光將兒子拉轉身，輕輕推着往屋裡走去。

朱妻在屋內聽到丈夫與兒子的說話，馬上站起來，口裏道：「耀庭爹，怎麼這個時候才回來？叫我等得心焦。」

朱孝光懊惱地「嘿」了一聲，氣忿地道：「要不是天安、紹坤，還有卓基等幾個人到私塾去找我，我早已回來了！」

朱妻聽丈夫語中帶氣，心知必有因由，問道：「他們跟你說些什麼？」

朱孝光氣惱地道：「還不是關於金塘李家强聘逼婚那回事！他們簡直混賬，居然勸我不要那樣固

執，爲了全村人着想，屈從李家，答應李家將鳳秀許配給李家長子作媳婦。還說李家財雄勢大，連鎭長也讓他三分，難得李家看上我家鳳秀，求之不得，多少有閨女的人家都想將女兒嫁入李家，但我却一再拒絕，可謂不知好歹。若我固執己見，萬一金塘李家惱羞成恨，挑起事端，令到本村與金塘鄉械鬥仇殺，禍及全村，我實難辭其咎，於心何安？說來說去，都是要我答允金塘李家的親事。」

朱孝光說到這裏，重重地頓了頓，捏起拳頭氣忿地道：「自私自利，想不到他們都是那種小人！」

「耀庭爹，你沒有屈服吧？」朱妻緊張萬分地問。

朱孝光呼口氣，挺挺腰板。「我朱孝光不是那種沒骨頭的人，若連這一點骨氣也沒有，枉讀聖賢書！我一口回絕了他們。我不會將女兒嫁給那種仗勢欺人的人家，我對他們說，他們都有女兒，怎不將女兒送給李家作媳婦，攀上一個在地方上財雄勢大的親家！之後，我不再理會他們，離開私塾趕返來。」

朱妻聽得大爲生氣，「他們太過份了，不幫忙算了，居然是非不分，明是勸，實是逼你就範，眞叫人生氣！他們家裏也有女兒的啊，怎麼做出昧着良心的事來！我很失望。」

朱孝光道：「這叫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一頓，說道：「不要再說叫人生氣的事了，吃飯吧，我倆不餓，耀庭也餓了。」

吃飯的時候，朱妻忍不住道：「耀庭爹，天安、紹坤那些人在村裏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我怕他們會逼天祥叔站在他們那面，推他出面逼你就範。天祥叔是一村之長，他的說話，不能不聽。」

朱孝光用力放下筷子，忿然道：「不管是誰，要我就範，寧死不從，我不會親手將女兒送入火坑！我會抗爭到底，要不，枉是讀書人！」

朱妻擔心地道：「萬一他們以全村鄉親的生死安危來壓逼我們，頂不住的呀。」

朱孝光呆了一呆，「若是村裏的鄉親們亦是那種但求苟安，懾於金塘李家的財勢，不辨是非，昧着良心，我無話可說，唯有全家遷居，耻與爲鄰。」

朱妻擔憂地道：「耀庭爹，這裏是世代祖居之地，怎捨得連根拔起，遷居他鄉，你捨得放棄親戚及祖上遺下的一切？」

朱孝光痛苦地咬咬嘴唇，用力捏着拳頭道：「良禽擇木而棲。古有名言，天大地大，總有容身之處，古有晉人爲避暴秦，遷入桃花源。難道我不能效之？正是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田地財產，皆是身外之物，富貴榮華，盡是過眼雲烟，生不帶來，死帶不走，有什麼捨不了的？只要一家人活得心安理得，開心安樂，到那裏去也不怕！」

朱妻溫柔地看了丈夫一眼，「耀庭爹，我是嫁鷄隨鷄，嫁狗隨狗。只要你捨棄得了，無論天涯海角，我也甘原跟隨。」

耀庭也道：「爹，我跟娘一樣。」

朱孝光好不感動，兩眼發熱，泛起淚光，「我們是一家人，最親的人，只有至親之人不能捨棄。」

不允婚事　屢起衝突

這兩天，石壩村的村民爲了金塘李家逼婚，朱孝光不肯屈服一事，議論紛紛。

是屈服還是抗爭到底，在這個是非上，村裏的人分成兩派。一派與天安、紹坤、卓基等站在一起，贊成朱孝光屈服於金塘李德全的威逼，答應李德全的逼婚，人數佔全村的大半。

站在朱孝光一家那面的，亦有朱家的族親，也有無懼金塘李家財勢，不作昧心之事的人。

村長石天祥本來站在朱孝光那一面的，聽了堂弟石天安、族兄石紹坤及石炳堂、石桂寧衆人的一番說詞後，加上石壩村裏大部份的人抱持與石天安衆人的看法，他動搖了。

朱孝光夫妻不是瞎子，耳朵也沒有聾，對於這種情形漸有所聞，朱妻禁不住擔心起來。

朱孝光對於那些村民的不辨是非黑白，只顧自己，昧着良心的愚昧做法很生氣，但也無可奈何，聊堪安慰的是，並不是所有人都昧着良心，站在他那一面。

朱孝光已作了最後的打算，若眞的撐不下去，他寧願全家離開世代居住的地方，遷地爲良，亦絕不屈服，委屈自己和女兒。

他是那種寧折不彎的人。

這日，朱孝光一家剛吃罷午飯，一個村童匆匆跑到了朱家門外，喘着氣對屋內的朱孝光夫婦道：「朱先生，錦鵬哥要我來告訴你，鎭上來了幾個人，聲言要找你，錦鵬哥正帶着那些人走來你家。」

耀庭一眼認出那村童是誰，叫一聲：「小牛，謝謝你。」

小牛向耀庭笑笑，一溜烟跑了。

朱妻擔心地對丈夫道：「鎭上派人來我家……莫非爲了……那回事？」

朱孝光咬着牙，忿然道：「一定是李德全到鎮上去找鎮長，要他出面施壓！」

「耀庭爹，如何是好？」朱妻大爲着慌。

朱孝光忿憤道：「據理力爭，絕不屈服！」

耀庭有點害怕，「爹，鎮上來的人若要你到鎮公所，千萬不要去！」

鎮上來的人一共五人，在石錦鵬的帶領下，來到朱家，後面跟着一大羣村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其中不少是站在朱家那一面的年輕伙子。

來人中，除了一個身穿長衫，年約三十多歲的壯年人外，其餘四人都背着步鎗。

長衫人一脚走入朱家門內，開口道：「朱孝光在嗎？」

早已站起身的朱孝光往前迎上一步。「我是。」

長衫人不等朱孝光說下去，馬上道：「朱先生，我姓馮，是鎮公所的書記，鎮長接到金塘鄉紳李德全的告狀，命鄙人到此，帶朱先生到鎮鄉所去辯訴，判斷誰是誰非。」

朱妻怒道：「分明是姓李的理虧，如今却惡人先告狀！耀庭爹，我家沒有犯法，不要去！」

圍攏在朱家門外的人羣頓時發出一陣雜七亂八的聲音：「朱先生，別去！他們不會聽你說的！」

「鎮長一定會聽姓李的惡霸所言，不會聽你的！」

「孝光，這是個抗辯的好機會，爲了你女兒，爲了鄉親，一定要去！」

「對呀，你不走，鎮公所的人便認爲你理虧！」

「孝光，你不去，便是抗命違法，犯不着啊！」

贊成朱孝光到鎮公所的人比反對的要多。

朱孝光心知不去不成，鎮公所的人有權押他走，咬咬牙，毅然道：「好！我去！我不信鎮長不秉公判斷是非曲直。」

「爹！」耀庭哭叫一聲。

朱妻着急地道：「耀庭爹，你眞的去？」

朱孝光用力點點頭。「鎮公所派了人來，不去不成。」

石錦鵬熱血上衝。「朱先生，我陪你去！」

「孝光叔，我也陪你去。」是朱長福。

幾個血氣方剛，嫉惡如仇的年輕人迭聲響應。

看到堂姪與不下十個年輕人自告奮勇陪丈夫到鎮公所去，朱妻才沒有那樣擔心。「耀庭爹，凡事小心！」

朱孝光點點頭。對那個馮書記道：「馮先生，請！」

馮書記也是個讀書人，亦客氣地道：「朱先生，請。」

「爹爹，我也去！」朱耀庭突然跑到父親跟前，拉住朱孝光的手。

朱孝光忙甩開兒子的手，沉聲道：「耀庭，聽話，留在家裏陪你娘。」

朱妻急忙上前拉住兒子。「耀庭乖，那是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糾纏。」

朱耀庭搖搖頭又點點頭。「爹，我等你回來。」

朱孝光點點頭，移步往外走。

朱妻與兒子一直送丈夫出村外，看着丈夫與馮書記五個鎮公所來的人，還有朱長福等九個年輕人走出老遠，才返回家裏。

鎮公所就在九門寨上。

九門寨鎮轄下四鄉八村，包括金塘鄉和石壩村在內。

石壩村距九門寨的鎮上約十三里遠，步行約需半個多時辰。

那時候代步的只有馬匹或是馬拉車和牛車。馮書記和四個鎮公所的士兵坐馬車到石壩村，當然坐馬車回去，朱長福九人到鄉公所借了一輛馬車，兩輛馬車足夠載他們到九門寨鎮上。

坐馬車當然比步行快，不到半個時辰，朱孝光一行人便到鎮上，直趨鎮公所。

由於朱長福等人不是當事人，所以他們只能待在鎮公所門外，不得進內，只有朱孝光一個人隨馮書記進去。

石長福在堂叔進入鎮公所前，對堂叔道：「孝光叔，記着姪兒與錦鵬他們在這裏等着！一定要抗爭到底！」

朱孝光緊抿着嘴，用力點一下頭，跟隨馮書記走入鎮公所內。

雖說「勇者無懼」，朱孝光仍然不由自主緊張起來，走入鎮公所後，嘴唇一直抿得緊緊的，雙手亦不自覺揑起拳頭。

馮書記帶着朱孝光走入一個頗寬大的房間內，對坐在一張書案後的中年人欠身道：「莫鎮長，石壩村的朱孝光先生帶來了。」

一直在後面跟隨的四個士兵留在房門外，守在那裏。

那個中年人看上去四十多五十不到年紀，兩道眉毛淡淡的，嘴上一根髯鬚也沒有，兩眼微突，獅子鼻、厚唇，膚色蒼白，看上去有點陰陽怪氣。

「你就是石壩村的教書先生朱孝光？」莫鎮長翻起眼皮，打量着朱孝光。

朱孝光垂手站着，答道：「是。」看到書案左面一張椅子上坐着一個人——李德全。

李德全似笑非笑地看着朱孝光。

「嗯！」莫鎮長看着朱孝光。「金塘鄉的鄉紳李德全告你悔婚，可有這回事？」

朱孝光氣憤地橫了李德全一眼。「莫鎮長，孝光根本沒有跟李德全談及兩家兒女的親事，更加沒有答允李家的親事。全是李德全一廂情願，強聘逼婚。此事敝村鄉親全皆知情，故此，孝光何來悔婚之擧。」

李德全冷笑一聲，開口道：「朱孝光，我李家願意娶你女兒作媳婦，是你一家的福氣！你親口許諾將女兒許配與小兒爲妻，此事有當日在座的敝鄉之李雨田作証，之後你收下我家送去的聘禮，兩日前我還親到你家商議嫁娶之事。豈料你反悔抗婚，枉你是個讀書人，無信義廉恥！教我既失望又氣憤！是不是嫌我家送去的聘禮不夠名貴？想要多些，盡管開口！我李家能力所及，絕對照辦。」

朱孝光氣憤得幾乎說不出話來：「李德全……你在貴鄉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自該以身作則，忠信禮誠！你却睜着眼說瞎話，顚倒事實，何異小人所爲，可恥可鄙！」

莫鎮長的大名原來叫昌盛，待朱孝光說完後，板起臉，瞪着雙眼對朱孝光道：「朱孝光，讀書人該誠信謙厚，你却口出惡言，不思己過，反誣人不是，枉你爲人師表，須知德全在金塘鄉中德高望重，極得鄉人敬重，從不打誑語。之前德全已將事情之始末一五一十詳說一遍，其中允婚收聘兩事，俱有人証，絕無虛假，你却一概否認，反指德全強聘逼婚，事屬無稽，何異無賴……」

朱孝光氣急得漲紅了臉，頭上青筋怒突。「莫鎮長，怎可偏信一面之詞，對我之陳訴一概不聽，便斷定是非！分明偏幫李德全……」

「住口……」莫昌盛用力拍一下書案，本來微突的雙眼像要從眼眶中突出來，嘴唇發白，鼻翼噏動，喝聲尖厲。「好一個刁民！瞎說亂道，誣指我偏幫德全公，可惡！我要好好懲誡你一番！」

李德全開口道：「昌盛兄，如今你知道他是個怎樣的人了吧？暫且別懲誡他，先判定誰是誰非。」

莫昌盛板起的臉立時放鬆下來，陪笑對李德全道：「德全兄此言正是，惱怒之下，差點忘了輕重緩急，多虧德全公提醒。」

一頓，收起笑容，又板起了臉，道：「朱孝光，從德全公與你之申述，分明是你反口覆舌，存心悔婚，另有所圖！如今我判德全公得理，你要履行婚約，待德全公再擇吉日良辰，迎娶你女兒過門，若不遵從，治你無賴詐婚騙財之罪！」

朱孝光氣急忿怒得全身發顫，「你……分明與李德全狼狽爲奸，我朱孝光……」

莫昌盛陡地一拍書案，霍地站起身，朝房外吼喝一聲：「人來，將他帶出鎮公所，若他撒賴胡鬧，將他綁起來，封上嘴巴，拖出鎮外。」

守在外面的四個士兵呼應一聲，衝入房內，兩個士兵一左一右將朱孝光挾住，朱孝光怒目掙扎，那裏掙得脫，張口欲叫，一個士兵立刻將一團布塞入他口裏，頓時叫不出聲來，另一個士兵一把抓住朱孝光的頭髮，拉他往外走，封住他嘴巴的士兵在後推，在四個士兵左右挾持，前拉後推之下，朱孝光身不由己往外走。

在鎮公所門外等着的長福錦鵬等人看到朱孝光給四個士兵前拉後推拖出來，吃一驚，長福立刻衝上去(錦鵬等人亦一湧而上)，怒道：「唏！我堂叔犯了什麼事？這樣對待他。」

「滾開！」那個抓着朱孝光頭髮的士兵放開手，兇惡地朝朱長福喝叫，同時解下背上的鎗指着長福。

長福倒抽一口氣，急忙退避開去。

在鎮公所前，赤手空拳之下，長福不敢造次，免得吃虧。自古以來，百姓那裡鬥得過官府。俗語有云：官家兩個口啊！

「帶他馬上離鎮返回石壩村！」挾着朱孝光左手臂的士兵厲喝一聲，與另外兩個士兵將朱孝光推向跟着朱長福湧上來的錦鵬等人。

石錦鵬與兩個青年慌忙搶前去，全力扶住朱孝光。

「快滾！」那個用鎗指着朱長福的士兵喝叫：「不得在鎮上逗留，否則將你們統統拘禁起來！」

朱孝光痛得眼裏流出淚來(頭皮痛得像給扯脫般)，忍痛怒忿地道：「這……算什麼……不公平啊！我不服，我要申訴……」早已將口裏那團布連拉帶吐的拉出來。

「住口！」一個士兵喝道：「你他媽的再敢大叫瞎嚷，將你綁起來！」

石錦鵬低聲道：「孝光叔，怎麼回事？」

朱孝光一副豁了出去的樣子，不理會那個士兵的喝阻，嘶聲叫道：「豈有此理，莫鎮長只聽李德全一面之詞，判我貪婪悔婚……」

「朱孝光，你好大膽，竟敢凌辱鎮長，目無王法！將他趕出鎮外！若還胡言亂語，將他綁起來，堵住嘴巴！」一個腰掛短鎗的「長官」出現在鎮公所門前，瞪眼厲喝。

四個士兵呼應一聲，衝到朱孝光面前，其中一個士兵手起鎗落，拿鎗托砸了朱孝光的左肩一下，「滾！你他媽的不知好歹，再瞎呼亂叫，有你受的！」

另一個士兵向扶着朱孝光的石錦鵬三人喝道：「還不扶他走，可是想打？」

石錦鵬與朱長福等人雖然心中不忿，但在鎗嘴指嚇下，不敢抗爭，免得吃虧挨揍，忍着怒氣，將朱孝光拉轉，扶到停在附近的馬車上，拉馬車往鎮口那頭走去。

「孝光叔，忍着吧，吵也沒用，自討苦吃，返回村裏再說吧。」朱長福心知拗不過四個手上有鎗的士兵，因此低聲勸阻堂叔，「自古以來，百姓都鬥不過官府啊！」

本來還在手脚揮動的朱孝光馬上安靜下來。

他不是害怕挨揍，是怕連累了無辜——石錦鵬等人，雖則氣炸了肺，不得不强忍着那口難以嚥下去的寃忿之氣。

石錦鵬等人敢怒不敢言。

四個士兵看着那輛馬車，還有跟在馬車後的朱長福等人往鎮口走去。

四個士兵看着馬車走出鎮口外二三十丈遠，才停下來，向朱孝光與朱長福等人喝道：「回石壩村去，不要折返鎮上，否則自討苦吃！」

朱孝光與朱長福、石錦鵬等人沒有作聲理會那個士兵的說話，趕着馬車繼續往前走。

四個士兵站在那裏不動，直到朱孝光那輛馬車走出老遠——幾乎看不到，才轉身往鎮內走去。

由於只有一匹馬拉車，加上板車並不大，由於不能負載太重，馬車上只可坐六個人（連駕車的），因此，有四人要步行——當然是輪流步行。

馬車走出里許外，朱長福與石錦鵬才鬆開按着的朱孝光（朱孝光一直想跳下來，跳回鎮公所跟莫昌盛和李德全理論）。

朱長福道：「孝光叔，姪兒知道你寧折不彎，可是，也要看情勢啊。你也說李德全與那個莫鎮長狼狽爲奸，縱使你豁了出去跟他們理論，無異對牛彈琴，白費唇舌，還會給關押起來折磨你。明知有害無利，還送羊入虎口？何不咽下那口氣，返回村裏再計議應付之法。」

朱孝光似已冷靜下來，長長吐口氣，說道：「長福，我何嘗不知道跑回去跟他們抗辯只會自討苦吃，可是，我吞不下那口寃氣啊！古語有云：士可殺，不可辱！那個莫鎮長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判定我反口覆舌，不忠不信，貪財悔婚，這是多大的侮辱啊！是可忍，孰不可忍！」

「孝光叔，那個莫鎮長還說些什麼？」石錦鵬問。

朱孝光馬上又激動起來。「那個莫鎮長還判我要履行婚約，不得悔婚，等待金塘李家另擇日子迎娶鳳秀！天下間居然有那樣混賬的貪官！氣得我幾乎昏倒！我絕不會依從判決，將鳳秀嫁到姓李的惡霸家，寧死不從！」

其他的年輕人聽完朱孝光的說話，都忿憤不平，你一言我一語怒罵莫鎮長豈有此理。

朱長福道：「孝光叔，硬抗不是辦法，李德全出動官府來壓你，絕對鬥不過官府的啊！一個弄不好，不但家破人亡，鳳秀一樣要被逼嫁到李家去。」

朱孝光捏着拳頭，咬牙道：「我絕不會讓朱孝光得逞！拚了我這條命，絕不讓他們碰一下你嬸娘和鳳秀耀庭兩人！」

朱長福道：「孝光叔，有甚麼打算？」

朱孝光欲言又止，搖搖頭，驀地趕馬車的朱瑞年驚叫一聲，馬車驟停，震得車上的朱孝光、朱長福、石錦鵬等人幾乎坐不穩，跌下馬車。

跟在車後面的四個青年差點撞上疾停下來的馬車。

「他媽的，要命別動！」喝聲自馬車前面響起，只見車前約七八尺遠的地方，站着四個持鎗漢子，鎗嘴對準馬車上的人，而道路的兩邊——馬車兩旁，亦跳出近十個漢子，手上的步鎗對準馬車上的朱孝光等人——跟在馬車後的四個青年當然亦在鎗嘴指嚇之中。

駕車的瑞年看得很清楚，攔在前路的四個持鎗漢子，從道路的兩邊樹後標出來，嚇得他不禁張口驚叫，同時不由自主驟扯韁繩，勒停馬車。

車上的朱孝光六人跟車後的四個年輕人莫不臉上變色，心頭驚跳，張嘴倒抽一口氣。

「下來！」攔在前路，站在路當中的一個漢子厲喝一聲。「快！都走到左邊路外！」

駕車的瑞年與石錦鵬，朱長福等人在鎗嘴指嚇下，不敢不聽從，先後跳下馬車，獨有朱孝光坐在車上不動。「你們是甚麼人？光天化日攔路打劫？太猖狂了，太不像話啊！」

「你他媽的不知死活？膽敢不下來！」站在路當中那個漢子怒不可遏：「柴頭，給他點苦頭嚐嚐！」

站在馬車右面的一個漢子答應一聲，兩三步搶到車旁，手起鎗落——以鎗托猛砸向朱孝光的身上。

「托」一聲，鎗托重重砸在朱孝光的身上，砸得他歪斜地倒下，口裏發出痛苦的叫聲，那漢子並不罷手，繼續兇狠地以鎗托砸落朱孝光的身上。

「住手！」朱長福不顧一切，像一頭怒豹般，回身撲近馬車，拉堂叔下來。

「好大膽哇！」站在左邊一個持鎗漢子獰笑一聲，惡狠狠地衝向朱長福，揮起手上的步鎗，猛砸在朱長福的後腦上。

正自不顧一切將朱孝光拉下馬車的朱長福後腦給砸中，悶叫一聲，跌倒下去，沒有再動一下。

由於朱長福一下子給砸倒，力道驟失之下，給他拉下馬車的朱孝光亦從馬車上摔跌落地上，剛好落在堂姪身旁，看到朱長福一動不動，顧不了身上的劇痛，驚慌地伸手抓住堂姪一條手臂，嘶聲叫道：「長福，你怎麼了？醒醒啊！」

朱長福毫無反應。

「別再鬼叫！」那個將朱長福砸倒的漢子上前一把抓住朱孝光的頭髮，將他拉起來。「走，到那邊去！」拉着朱孝光的頭髮往道路外邊的幾棵樹下走去。

朱孝光給拉扯得身不由主，跌跌爬爬跟着那漢子走。

石錦鵬與包瑞年幾個年輕人在鎗嘴的指嚇下，都不敢莽動，强自按捺着，乖乖地走到道路外面的樹下。

縱使他們豁出去，不怕死，出手反抗，無異自尋死路，絕對抵擋不了那些漢子手上鎗，他們還年輕，當然不想死，所以，不敢反抗。

那些持鎗漢子喝叫石錦鵬等人解下褲帶，用他們的褲帶將他們的雙手反綁在樹後。

褲帶給解開抽掉，褲子便脫落下去，幸好石錦鵬等人都穿着內褲，但也感到難爲情。

朱孝光也不例外，亦給反綁在一棵樹上，眼見褲子脫落在足踝背上，一時有一種赤裸裸的感覺，難爲情死了，若給人看到，那有臉面見人，恨不得一頭鑽到地下。「你們想怎樣？」他氣憤驚怒張口嘶叫。

「別驚慌！」一個鼻頭長了疙瘩的漢子（也就是站在路當中的那一個）臉上泛起惡毒的笑容，走到朱孝光跟前。「你們又不是小媳婦大姑娘，不會姦你們！亦不會殺你們……」

「要錢麼？快拿去，放我們走。」一個叫阿南的年輕人急急道。

「錢我們當然要！」那鼻頭疙瘩漢子冷笑一聲。「可是，我們也不會這樣放過你們！多少要討個彩。」

一頓，喝道：「弟兄們，將他們身上的錢搜出來！」

這時，一個漢子將毫無動靜的朱長福拖來，朱孝光與石錦鵬等人都看到，朱長福的後腦流着血。

那些持鎗的漢子上前去，搜朱孝光等人的身，一共搜出不到五個大洋的錢財。

「他媽的，都是無皮柴！十個人，身上只有那點錢，不夠我們吃一頓飯！眞倒霉！」一個漢子將手上的幾個銅板用力擲落地上。

「既然他們身上只有那點錢，弟兄們，動手在他們身上討多些彩頭！」鼻頭疙瘩漢子獰笑着呼喝一聲。

那些漢子答應一聲，分別撲向綁在幾棵樹上的朱孝光等人，拳脚交加，加上鎗戳托砸，一時間慘叫呼痛聲響成一片。

叫人奇怪的是，那條路雖說不上人來人往，亦總該有人來往的啊。可是，那些漢子似乎毫無顧忌，而在那段時間內，也沒有出現一個行人，眞叫人奇怪。

待到那些漢子停手，綁在樹上的朱孝光、石錦鵬等人全都遍體鱗傷，慘叫痛呼變成了呻吟，其中有三四個昏暈過去。

「便宜了你們，」疙瘩鼻頭漢子走到朱孝光面前，往他臉上吐了口唾沫。「還以爲你骨頭有多硬，原來一樣挨不了打！」

朱孝光居然沒有昏暈過去，但卻臉瘀鼻腫，一副死去活來的樣子，對疙瘩鼻漢子的唾罵全無反應。

他痛得連說話的氣力也沒有。

「走！」疙瘩鼻漢子向那些漢子招手，當先往路外的野地走去。

其他的漢子紛紛跟隨而去。留下給揍得「面目全非」的朱孝光等人在那裏。

此時，唯一能替他們鬆綁的只有倒在地上的朱長福，可惜不知他是死去是昏暈過去，而朱孝光等人給打得死去活來，那有氣力掙脫綑綁。

幸好約一刻鐘後，有兩個人路經那裏，發現朱孝光等人，急忙替他們鬆綁，扶他們坐下來。

兩個路人詢問他們遭遇到什麼事情，朱孝光等人都不知那些帶鎗的漢子是否土匪，爲免多費唇舌，只好一口說是遇上土匪，由於身上錢財不多，揍了他們一頓。

兩個路人很同情朱孝光等人的遭遇，熱心地替朱孝光等人料理身上的傷處，還救醒朱長福（幸好朱長福只是被砸暈過去），折騰了近半個時辰，在朱孝光等人一再致謝下繼續趕路。

朱長福醒來後，看到堂叔和石

錦鵬等人遍體鱗傷，大爲吃驚，忍着後腦勺上的傷痛，問道：「孝光叔，那……些人……毒打你們？」

石錦鵬左眼角腫起，嘴角破損，有氣無力地道：「你昏倒後，那伙人……先搜去我們身上的錢財，然後將我們拳脚交加，還用鎗托砸我們，沒有給活活揍死……僥倖啊！」

瑞年倒在地上，一個勁呻吟。「我身上很痛啊……痛……死我了。」

「瑞年，那裏痛啊？」朱長福爬起身，用手捂着後腦勺，搖搖晃晃地向瑞年走去。

朱孝光雖則全身劇痛，像要散開來一樣，但仍然掙扎着站起來，啞着嗓子道：「你們忍着點……返回村裏再好好料理傷勢……長福，看看馬車還在不在？」

朱長福站停下來，四下張望，看到馬車停在道路對面的野地上，那匹馬兒安靜地在啃着草，便扭頭對撐着樹身站着的堂叔道：「孝光叔，馬車在道路那面。」不料說話稍大聲，後腦勺一陣劇痛，禁不住呻吟出聲。

石錦鵬掙扎着道：「忍着傷痛……返回村裏……躺在這裏……只會痛死。」

「待我去將馬車拉來。」朱長福忍着劇痛暈眩，安慰瑞年兩句，脚步不穩地往道路那面走去。

他的後腦勺雖然給砸破了，在十人之中，他的傷勢算最輕。

將馬車拉過來，朱長福逐一將堂叔和石錦鵬等人擠上馬車，然後駕車返回石壩村。

* * *

朱孝光叔侄等人在路上遭人截劫毒打一事，哄動了石壩村。

朱孝光叔侄及石錦鵬八個年輕人都給安置在鄉公所裏面，讓村裏兩個擅醫跌打刀傷的醫師治理傷勢。

受傷者的家屬都趕到鄉公所去探視傷者的傷勢。

村長石天祥及村裏的頭面人物亦趕到鄉公所去，詢問受傷的朱孝光人發生了什麼事。

不少村民亦去探聽究竟。

一時間鄉所內外都擠滿了人。

經過兩個跌打郎中的治理敷紮後，受傷的十人傷痛大減，精神稍振。

石天祥等人與傷者的家屬聽罷十個傷者的敘述後，知道十人遭到一伙人攔劫及毒打，莫不感到驚詫，因地方上從未出現土匪搶劫，不明白朱孝光十人怎會遭人攔劫毒打。

看到親人臉瘀鼻青，傷者的家人都很心痛，各自慰問受傷的家人。

朱妻與兒子看到朱孝光傷得那麼厲害，都哭起來。「阿爹，還痛嗎？」耀庭看着身上不少地方敷紮着的父親，淚流滿面。

朱妻亦哭問：「耀庭爹，那些匪徒不是人，將你毒打得不成人樣，可有傷了筋骨內臟？」

朱孝光伸手輕撫着兒子的頭，忍痛迸出一抹笑，有氣無力的道：「耀庭，阿爹沒事，別哭啊！阿爹不是常對你說：男兒流血不流淚麼？快抹去眼淚，別像個女孩兒家那樣。」跟着對妻子道：「耀庭娘，別擔心，都是皮肉傷……」那知道牽動了身上處傷，痛得他不由自主吸口氣。

「可憐啊！劫了錢便算了，還將瑞年毒打成這樣，不知會不會殘廢？」瑞年的母親撕心裂肺般哭叫起來。

「阿南，我叫你不要多管閒事啊，偏不聽，終於弄成這樣，這一次給人毒打一頓，下一次不知會……怎樣，看你怕不怕！」石阿南的父親罵兒子。

「錦鵬，中叔（其中一個跌打郎中）說你斷了兩條肋骨，眞叫我擔心。幸好手脚骨沒有斷，中叔說你起碼要在床上躺十天半月。」

聽着瑞年、阿南等人的家人哭喊，朱孝光心裏很難受，忍着傷痛大聲道：「錦哥（阿南的父親）九嫂（瑞年的母親）……很對不起，阿南、錦鵬、瑞年……他們若不是陪我到鎮上去，便不會出事，我向你們賠禮，你們別怪責阿南、錦鵬……他們，要罵就罵我吧，我絕不怪你們。」說罷那番話，他痛得直吸氣，臉色更難看。

「孝光叔，是我們自願陪你去鎮公所的，你別自責。」石錦鵬大聲道：「我絕不會怪你，誰也不想發生……的啊！」

朱長福亦站起來，大聲道：「發生這種事，誰也料不到。孝光叔一樣給那伙賊人毒打啊！我思疑那伙賊人不是土匪。若是土匪，怎會向沒有帶着財物的人攔路搶劫，連那輛馬車也不搶走。」

石天安不以爲然地道：「不是土匪，是什麼人？」

「我思疑是金塘李家的狗腿子！」一個受傷的年輕人嘶聲道：「地方上一向太平，沒出過土匪搶劫的事，忽然冒出那伙人攔路截劫，不叫人奇怪嗎？」

那番話有如在衆人頭上打了個焦雷，引起一陣議論。

「越想越覺得那伙人不像土匪。」石錦鵬不敢大聲說話，免得牽動肋上的傷口。「那伙人衣衫整齊，脚上的鞋子頗乾淨，鬚髮亦不蓬亂……絕不像到處亂竄，露宿山野，東匿西藏的土匪那種髒樣子，

朱永貴等三人用槍指嚇着對方四人……

跟聽聞的絕不一樣！」

「毒打我的兩個賊人嘴上的鬍鬚刮得光光的，頭髮也是剛剪的。」另一個受傷的青年亦開口說話。

「越說越加肯定那伙人是李德全主使的！」朱長福在十人中可說受傷最輕。「明是打劫，實則恐嚇我們，教我們不敢再出頭管孝光叔……與李家那回事。並且殺鷄儆猴，要其他人畏懼退縮，不敢仗義執言……」

「好了，不要信口開河，妄加猜測了……」石天安打斷朱長福的話，「凡事都要講憑據，無憑無據之下，怎可一口咬定是李德全所爲，未免太過偏激了。」

石紹坤急急接口道：「天安哥所言，與紹坤所見一樣。東西可以亂吃，話不可亂說，須知禍從口出，萬一傳到金塘李德全耳裏，他到鎮公所去告你們造謠誣蔑，你們都會惹上官非的啊！」

「天安叔、紹坤叔，怎麼盡幫着金塘姓李的惡人說好話，我差點以爲你兩是金塘鄉的人，不是本村人！」朱妻氣忿地出言譏諷。

石天安與石紹坤看到屋內大部份人都看着他兩人，不由侷促不安，低下頭，不敢再說話。

石天祥打圓場道：「好了，沒有憑據的事還是暫且擱下。孝光，你能走麼？孝光嫂，快扶孝光回家養息，錦哥、九嫂，你們都扶兒子回家去養傷，關於你們遭人攔途截劫一事，我會派人上報鎮公所，由鎮公所去查辦！」

朱孝光的妻兒扶起孝光，其他傷者的家人紛紛扶起受傷的親人，慢慢往外走。

待到所有人離開村公所，聚集在外面的村民亦散去後，留在村公所內的石天安、石紹坤等人七嘴八舌，向石天祥「進言」。

「天祥哥，金塘鄉李家絕對惹不得，誰不知李德全財雄勢大，是地方上一霸，金塘鄉亦是地方上第一大鄉，仗着村大人多，加上李家又有人在外面帶兵，一向不將其他鄉村看在眼內，若因孝光與李家的兒女婚事鬧翻結下仇怨，本村鬥不過金塘鄉的呀！」石紹坤第一個說話。

「爲了本村着想，天祥哥，無論如何，你也要勸服孝光那書呆子，將鳳秀許配給李德全兒子。」說話的是石天安。

「孝光叔姪與錦鵬等人遭人截劫毒打，就算是李德全所爲，也奈何他不得。因無憑無証。」說話的是一個叫石文和的中年人。「看到孝光叔姪等人給毒打成那個子，叫人不寒而慄，若眞是李德全所爲，那下一次……的所爲，我不敢想

像，恐怕會出人命。」

「天祥，你是一村之長，說甚麼也要替全村人着想。」說話的人是石卓基。

石天祥經不起堂弟石天安等人的你言我語，猶豫了一會，終於道：「嗯，你們說的也是。爲了全村人着想，我去勸勸他。」

躺在床上的朱孝光對妻子道：「耀庭娘，攔劫毒打我和長福、錦鵬他們的人若眞是李德全主使，姓李的太惡毒了，對長福錦鵬他們給毒打成那個樣子，我心裏很不安，是我連累他們，幸好沒有鬧出人命，否則，我這一輩也不會心安。」

朱妻安慰丈夫道：「別想那麼多了，靜心養傷吧，錦鵬他們都說不怪你……」

「可是，石錦兄與九嫂幾家人都怪我們。」朱孝光皺眉苦臉，一副內疚樣子。

「九嫂他們看到兒子傷成那樣，心痛之下才會口出怨言。」朱妻極力安慰丈夫。「待他們心情平復下來，想清楚之後，不會再怨怪你。」

一頓，馬上又道：「不要再說這件事了。說說你到鎭公所後，鎭長對你說些甚麼話？」

朱孝光登時激動起來，忘記了身上的傷痛，挺身欲坐起來，牽動身上的傷處，痛得他「呃」地叫了一聲，挺起的上身驟倒下去，額上標出豆大的汗珠，直吸氣。

朱妻嚇了一跳，忙伸手輕輕扶着丈夫。「瞧你痛得滿額是汗。唉，以後記着啊，別亂動，知道嗎？」邊用衣袖替丈夫抹去頭上的汗水。

好一會，朱孝光的臉色才回復正常。「莫鎭長……與李德全狼狽爲奸，根本不聽我的申辯，偏信李德全所言，判我敗訴，要我履行與李家所定的親事，否則，將我拘禁治罪……」說到這裏，朱孝光的胸膛起伏漸促。

朱妻看到，忙輕撫丈夫的胸膛。「耀庭爹，別動氣，我早已料到不會有好結果，果然如此。」

她要丈夫不要說，她自己却忍不住說起來：「李德全一定給了那個鎭長不少好處，這是個甚麼世界？有財有勢的橫行無忌，做官的貪財無良，互相勾結，欺壓良民……」

「不要說了。」朱孝光有氣無力地道：「古語有云，天下烏鴉一般黑。可是……唉，我家要覓地遷居了。」

朱妻道：「你不是說天下烏鴉一般黑嗎？那裏還有我家安居之地？」

朱孝光搖頭道：「雖說天下烏鴉一般黑……也有不太黑的地方，只要不再惹上像李德全那種惡人，該可安居。」

朱妻流露不捨的神色。「一下子離開世代居住的地方，心裏總有點捨不得。」

朱孝光嘆口氣。「我何嘗捨得離開這裏，可是，我寧願到別的地方從新……開始，也不甘願將鳳秀嫁到李家，屈服於李德全的淫威之下！」

「不要再說了。」朱妻輕輕吁口氣。「我去看看熬的粥好了沒有。」說完，走出房外。

吃過晚飯，朱妻正在灶間洗碗，石天祥來到朱家。

朱耀庭正在前廳坐着，看到石天祥到來，忙起身迎出去，招呼石天祥進屋裏坐。「祥伯，來找我爹？」

石天祥點點頭。「有緊要話跟你爹說，你爹睡了？你娘呢？」

朱耀庭道：「爹在房裏躺着，不知睡了沒有，娘在灶間洗碗筷……」

「帶我到房裏看看你爹睡了沒有。」剛坐下的石天祥馬上站起來。

朱耀庭點點頭，往裏面的房間走去，石天祥在後跟隨。

來到朱孝光夫婦的房間內，朱耀庭正要開口叫喚，躺在床上的朱孝光突然說道：「耀庭，誰來了？」

朱耀庭答道：「阿爹，祥伯來看你。」

石天祥加快脚步搶到朱耀庭前面，說道：「孝光，好點麼？」走到床前站住。

朱孝光看着石天祥。「天祥兄，有心了。有事找我？」

一頓，對兒子道：「拿櫈子給祥伯坐，再去替祥伯倒杯茶來。」

朱耀庭應一聲，先在房中端來一張櫈子讓石天祥坐下，然後出房倒茶。

朱孝光欲坐起來，石天祥忙伸手阻止。「孝光，別拘禮，躺着吧。」

朱孝光吁口氣，禮貌地笑。「天祥兄，什麼事摸黑來找我？」

石天祥正要說話，朱耀庭端了杯茶進來，遞給石天祥。「祥伯，請喝茶。」

看着石天祥接過茶杯，朱孝光對兒子道：「耀庭，到外面去，用心讀熟我要你背的白香山詩集。」

朱耀庭應一聲，走出房外。

石天祥喝口茶，猶豫了一會，才硬着頭皮道：「孝光，我不知……怎樣說，但……不說又不行……」

朱孝光平靜地道：「天祥兄，有什麼話只管說。」

石天祥嘆了一聲。「孝光，我本來……無奈天安、紹坤、卓基兄等人衆口一詞，加上聽到村裏不少人的話，不得不來跟你說。孝光，俗語有云，貧不與富鬥，富不與官爭，爲了全村鄉親，你忍下那口委屈氣，答應李家的親事吧。我知道李家恃着財勢强聘逼婚是眞。可是，合我們全村之力，也鬥不過李家和金塘鄉，何況李德全勾結了鎭長，有官府給他撐腰，更加有恃無恐，本村更鬥不過他們。孝光，爲了全村鄉親，還望你委曲求全。」

朱孝光聽了石天祥那番話，居然毫不動氣，還微微一笑。「天祥兄，我不會令你爲難的，更不會因我家與李家之事，連累全村鄉親遭受無妄之災……」

石天祥色然喜道：「孝光，你答應金塘李家的親事？」

朱孝光刹時收斂起那抹笑容。「天祥兄，爲人父母，怎能生之養之，復又親手將女兒毀掉！比禽獸還不如。要我親手毀掉女兒一生幸福，寧死不爲！」

石天祥大爲着急。「這……這……孝光，你剛才不是說……」

朱孝光截斷石天祥的話。「天祥兄，我剛才說不會要你爲難，不會令本村鄉親遭受連累，那是實話，但却沒有答應你允諾女兒跟李家的親事。」

「孝光，我越聽越糊塗……」

「天祥兄，請聽我說下去，自會明白。」朱孝光道：「我想得很清楚。既不讓你爲難，又不連累本村鄉親遭殃，而又不毀了鳳秀一生，只有一條路可走——我舉家離開本村，遷移別地居住，是唯一兩全之法。」

石天祥聽得呆了呆。「孝光，你捨得遷離世代祖居之地？想清楚了？犯得着嗎？」

朱孝光蕭脫一笑。「生不帶來，死不帶走，有什麼捨不得！天下之大，總會找到一家安身立命的地方。要我送女兒落火坑，我寧可舉家『避秦』！」

一頓，又接道：「天祥兄，待我身上的傷稍癒，能夠下床行走，我一家馬上遷離本村，成嗎？」

石天祥看着朱孝光，好一會，才道：「這裏是你世居之地，你什麼時候遷離，我無權干涉。」跟着伸手輕執着朱孝光的手，歉疚地道：「孝光，那不是我的本意……請你包涵體諒。」

朱孝光誠懇地道：「天祥兄，你爲人如何，有目共睹，我明白的，怎會怪你呢。」一頓，嘆口氣道：「這是命吧。大概我一家時乖命蹇，才會無端惹上無妄之災。命中註定，只好認了。」

石天祥吁口氣，感動地道：「孝光，難得你如此通情達理，看得透。若人人都像你，那就天下太平，風波不起，那多好。」跟着又道：「若需我幫忙，只管對我說。力能所及，絕不推辭。」

「天祥兄，謝謝你的好意。」朱孝光伸手握住石天祥執着他的手。「有一件事，請你千萬幫忙。」

「請說。」

「請你別將我即將舉家遷移外地一事說出去，免得傳了開去，傳到李德全耳中，暗中派人堵截，所以，一定要替我保守這個秘密。」朱孝光神色嚴肅。

石天祥暗中鬆口氣。「放心吧，我一定替你嚴守秘密，絕不洩漏一個字。」

「天祥兄，謝謝你。」朱孝光握握石天祥的手。

石天祥道：「孝光，還有什麼要我幫忙的嗎？」

朱孝光搖搖頭。

「那我不打擾你休養歇息了。」石天祥站起來。「安心養傷，不要胡思亂想，不要理會別人的話。」拍拍朱孝光的手背，抽回手，往外走。

朱孝光道：「天祥兄，恕我不能相送。」跟着大聲道：「耀庭，送祥伯出去。」

耀庭在外面答應一聲，放下手上的詩集，待石天祥從裏面走出來，送他出門外。

朱妻早已知道石天祥來找丈夫，她是個深明婦道的人，男人的事，女人不可多管，所以，她一直呆在灶間，待石天祥離去後，才走出灶間，到房裏去。「耀庭爹，祥伯來幹嗎？」

朱孝光平靜地道：「他來說，天安、紹坤、卓基等幾個有頭有面的人物要他來對我說，爲了全村鄉親着想，爲免因我拒絕李家的親事惹怒了李家，令到金塘鄉與本村結下仇怨，引起兩村械鬥，以至鄉親遭殃，勸我答應李家的婚事。還有，除了石錦兄及九嫂等人埋怨因爲我家的事而令到阿南、瑞年他們遭人毒打外，村裏不少人都擔心會因我家拒婚而遭受無妄之災……」

「耀庭爹，你怎麼說？」朱妻大爲緊張。

朱孝光喘了兩口氣，才道：「我怎會將一手養大的女兒一生的幸福毀了！我對天祥兄說，我絕對不會委曲求全，斷送女兒的一生，亦不會因此而連累無辜的鄉親遭殃……」將他對石天祥所說的那番話說給妻子聽。

她聽完丈夫那番說話，朱妻放下心來。「耀庭爹，既然決定了全家遷居他處。我看，也該籌謀了。」

朱孝光點點頭。「明天，去將

長福與永貴找來。」

朱妻點點頭。「要不要將鳳秀接回來？」

「不要。」朱孝光忙道：「待籌劃妥當後，着人到妳兄長家，知會鳳秀到指定的地方會合，比較安全。」

朱妻連連點頭。「耀庭爹，還是你想得週到。」頓一下，接道：「你心裏可有想到遷居到什麼地方？」

朱孝光搖頭道：「還未想到。」馬上又道：「我有一個舅公在梧州居住，若想不到更好的地方，何不到梧州去找我舅公，看看那裏是否適合我們一家居住，好嗎？」

朱妻道：「我一個女人家曉得什麼，你是一家之主，又有見識，你說到那裏去，便到那裏去吧。」

朱孝光心裏好不感動，柔聲對妻子道：「耀庭娘，妳是個難得的好妻子。娶到妳，是我的福氣。我很慚愧……未能讓妳安居享福，要妳……跟着我離鄉別井……」

「耀庭爹，我既嫁入你家，無論富貴榮辱，絕不計較，甘之如飴。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我已滿足，即使淪為乞丐，我亦無怨言。」朱妻眼中滿是深情。

朱孝光眼泛淚光。「妳……這樣說……我心裏越加愧疚，對不起妳。」

朱妻柔聲道：「我不想再聽你那樣說。別再胡思亂想責怪自己了，睡吧，快快養好身體。在金塘李家再來逼婚之前，全家遷離此地。」

朱孝光深情地看着妻子，點點頭。「妳也早點睡吧。」

朱妻答應一聲。「待我執拾好屋子，便來睡。」說完，走出房外。

朱孝光看着妻子的身影消失在房外，才含着一抹欣慰的笑容，闔上雙眼。

* * *

長福與永貴於午飯後來了朱家，在堂叔夫婦的房中坐下來。是朱孝光要兩人在床前坐下來的。

「孝光叔，好點了嗎？」永貴開口問。

昨天他與兩個幫工到鄰村去運物料，到今天午前才返來，聽妻子說堂叔與堂兄遭人截劫毒打，匆匆吃過午飯，馬上趕來探望堂叔，剛巧在朱家門前遇上堂兄長福，自不免向長福慰問一番。

朱長福則是朱妻着兒子到他家裏喚他來的。

朱孝光淺淺一笑。「好多了，今早喜叔來換藥，對我說，躺在床上靜養三五天，便可下床行走。」頓一下，看着長福道：「你頭上的傷口還痛嗎？有到喜叔那裏換藥？」

朱長福不由抬手摸摸後腦勺敷了藥的地方。「還有點痛，喜叔說，至少十天才會結痂，要我三日後到他那裏換藥。」

「孝光叔，聽說，你和長福思疑攔劫毒打你們的那伙人可能是金塘李德全指使的。我想，不用思疑了，一定是李德全那惡霸所為！」朱永貴憤怒地說。「地方上一向太平，怎會忽然冒出一伙土匪，而且肆無忌憚，光天化日在道路上攔劫，還在路旁毒打你們，跟土匪的行事手法絕不相同，那怎會是土匪所為！」

朱長福接口道：「昨晚我躺在床上，越想越覺那伙人不是土匪。若是土匪，還不急急劫走我們身上的錢財溜之乎也，居然不怕有別的人路過那裏，將我們綁在樹上毒打，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只有金塘李家的狗腿子，才敢那樣做。」

朱孝光嘆口氣，說道：「無憑無據，就算斷定是金塘李家所為，又能怎樣？難道去告他？或是跟他拚命？」

朱長福又不自禁摸摸後腦傷口，咬牙憤然道：「這口氣我怎也吞不下，我一定會找姓李的算帳。」

朱孝光忙道：「長福，千萬別亂來，逞血氣之勇。你鬥不過姓李的惡人……別忘了家裏有妻兒，你若有什麼……剩下他們，以後的日子如何過？」

朱長福咬咬嘴唇。「孝光叔，放心吧，我不會笨到跟姓李的惡霸明刀明槍拚命，我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

永貴道：「長福，千萬要小心啊。若想到對付姓李的主意，跟我說一聲。」

長福點點頭，忽然略帶氣憤地道：「孝光叔，我本來忍着不想說，無法忍下去！不說不快！」

朱孝光忙道：「什麼事，快說出來。」

長福猶疑道：「還是不說了。怕你會動氣……」

「說吧，別吞吞吐吐！」朱孝光着急地道：「可是聽到些風言風語？」

長福氣憤地點點頭。「今早我到喜叔公那裏換藥時聽到一些說話，擔心惹怒了金塘李家，懷恨在心，遷怒全村人，因而令到全村人遭受無妄之災。還說我們昨天的遭遇是金塘李家向孝光叔和全村人的警誡威嚇，若孝光叔還固執不從，李家下一步便會對付全村人……不少人埋怨孝光叔只為鳳秀着想，却不為全村人的禍福着想……聽說，心懷不滿的人越來越多。天安、紹

坤，還有石卓基那些自私自利的傢伙，亦到處煽風點火，危言聳聽，弄到不少人人心惶惶……他娘的，他們不仗義執言也算了，居然還落井下石，簡直不是人！」

永貴聽着，亦怒氣勃發。「金塘李家不單欺到孝光叔頭上，亦可說欺到本村所有人的頭上，全村人該齊心協力對抗才對！天安、紹坤那伙人太糊塗了。怎不想想，那會讓金塘鄉的人，還有別村的人以為石壩村的人好欺，恐怕以後會變着法子欺壓我們，那時候，會後悔不及！」

朱孝光居然毫不動氣。「永貴、長福，別生氣，怪不得他們的。這叫不被針刺，不知痛。誰不為自家人設想的啊。我已想通想透了，若要不連累全村鄉親遭殃，又不屈從金塘李家的威逼，只有一條路可走……」說到這裏，他長長嘆口氣。「長福、永貴，我與你嬸娘商議好，待我傷勢稍癒，我會舉家離村，遷居別地，這是唯一可行之法。」

長福和永貴聽堂叔那樣說，都吃一驚。「孝光叔，這……難道沒有別的辦法？」

朱孝光搖搖手，阻止永貴長福說話：「那是唯一兩全之法。天下之大，總有可居之地，不用擔心。」頓一下，略帶傷感地道：「世代祖居之地，有誰捨得離開啊。長福、永貴，我有話跟你倆說。我家的房子田地，帶不走的，倉促間亦變賣不及。我也不想賣掉祖先遺下的田地房子。縱使我可能在有生之年不能回來，說不定耀庭或他的兒子有能夠回來的一日，所以，我要保留田地房子，絕不棄宗忘祖，我打算將田地房子交托你倆看管料理，你倆願意嗎？」

長福馬上道：「孝光叔，你的吩咐，我怎不照辦！」

永貴也道：「孝光叔你放心吧，我和長福會照料你家的田地房子。」

「孝光叔，眞的要遷離這裏？」長福一副依依不捨的神色。

「離鄉別井那一個願意？」朱孝光道。「若有別的法子可行，我也不會出此下策。」

頓一下，跟着又道：「我這個打算，只有天祥知道，還有你兩個。記着在我家離開之前，千萬別對人說，若傳到金塘李德全耳裏，恐怕走不掉。我已叮囑天祥替我守秘密。留下的田地房子，我會寫下一紙文書，作為交托你倆照管的憑證。我會請天祥在那紙文書上簽押作證，以堵悠悠之口。」

跟着，他又向長福、永貴交代了好些事情。

* * *

兩日之後，石壩村發生了幾起事故。

先是一個叫石海波的村民在離村不遠地方與人發生爭吵，結果給人痛毆一頓，幾乎要爬着返回村中。據石海波說，在路上走着時，給一輛從後而來的馬車碰撞了一下，幾乎跌倒，憤而跟趕車的理論，豈料忽然間來了兩個人，偏幫趕車的，與他對罵，還動手推他，當時心知不妙，不敢跟那三個人爭吵，拔腳便走，不料那三個人不肯罷休，一湧而上，將他推倒在地，繼之拳腳交加，將他揍個半死，才趕車揚長而去。他躺在地上看到，那三個人趕車往通向金塘那條路走去。

第二起是村裏一戶人家養的三頭牛給人偷去一隻。當時在村外一個山坡上放牛的是那戶人家的兩個兒子——一個十一歲另一個九歲，忽然間有兩個人衝上山坡，拿石頭砸向正在吃草的三頭牛。牛隻受驚竄奔，小兄弟倆顧不了喝罵那兩個漢子，急忙分頭去追趕驚竄的牛，結果小兄弟倆分別追回一頭牛，第三頭牛却給那兩個偷牛賊趕走，小兄弟倆發現的時候，兩個偷牛的趕着那頭牛跑上另一個山坡，小兄弟倆急忙一個留下看牛，另一個拚命追下去，結果，追上另一個山崗上，已不見了那兩個偷牛賊和那頭牛的踪影，小兄弟倆驚怕得哭着將追回的兩頭牛趕回家，向父母哭訴。

第三件：石天鴻那口漁塘給人半夜挖開一個缺口，塘裏的魚走掉大半。

最後一宗：村外西面一條木橋給人拆毀，令到有田地在河對面的人家無法過河耕作，最後撑來一條小船，總算可以渡河。

四宗事件，令到村裏人議論紛紛，最後得出一個結論：四宗事件，都是金塘鄉的人幹的，極可能是李德全主使。

這一來，村裏大部份人都心慌了，恐怕繼續有什麼事發生。

也有不少人激憤填胸，誓言要向金塘鄉報復。那些人大都是初生之犢，血氣方剛的年輕伙子。亦有無畏無懼、不耻金塘鄉人所為，主張以牙還牙的壯年人，亦有一些剛直的老人。

給人毒打一頓的石海波，還有失去一頭牛的梁老根，一口漁塘走掉了大半塘魚的石天鴻，都把他們的遭遇及損失歸咎在朱孝光身上。要不是朱孝光固執不從，堅拒李家親事，惹怒了李德全，他們不會遭到李家的報復，因此，對朱孝光大放怨詞。

天安、紹坤，卓基等人乘機放出流言，若朱孝光仍固執不從，恐

怕還有更厲害的事情發生，金塘李家絕不罷手，到時，受害的人家更多。

流言散佈開來，令到那些心慌不安的村民更加人心惶惶，對朱孝光的不滿更深。

不少人到朱孝光家說三道四，目的不外一個：要朱孝光改變主意，答應金塘李家的親事。

朱妻聽着那些風言風語，幾乎忍受不住，動搖起來，幸好亦有不少人到朱家聲援，要朱家不可屈服，他們都替朱家撐腰，對金塘李家的威逼恐嚇絕不退縮，朱妻的信心才回復過來。

對於那些村民的仗義支持，朱孝光夫婦好不感激。可是，更加多人是對他一家的埋怨，以及流言蜚語，教他夫婦很難受，很失望，很氣惱。更堅定了夫婦兩人離開石壩村，移居別處的決心。

這日，永貴、石力行趕着三頭豬離開石壩村，往長安墟走去。

這日是墟日。

兩人趕着豬走出里許左右，突然從路邊樹後跳出四個人，將永貴、力行截住。「扔掉手上的棍子，快！」一個漢子手上赫然拿着一支步槍，指着永貴力行兩人喝叫。

永貴、石力行在槍嘴指嚇下，不得不扔掉手上的木棍。三頭肥豬不但沒有被那四個突然衝出來的傢伙驚嚇得亂竄，反而「跟着」永貴、力行兩人停下來。

「你們……想怎樣？」永貴裝出驚慌的樣子。

「留下三頭豬，往回跑！」那個持槍的傢伙兇惡地喝叫。

「這……豈不是……搶劫？」力行裝得更像，連聲音也發顫。

「你們是什麼人？」永貴驚慌地溜了那四個傢伙一眼。「求你們……高抬貴手，行行好，放過我們，三頭豬……養了一年……到墟上賣了錢……給我娘看病……」

「住口！」那個持槍的傢伙喝斷永貴的話。「管你娘是病是死，若不留下三頭豬，留下你倆的命吧！」卡察一聲，拉動鎗膛，鎗嘴移動，對準永貴。

永貴驚恐萬分，居然站不住，雙脚發軟，跌坐落地上。「我走，阿力，走啊……你們別……開槍……我我們馬上走……」掙扎着欲站起來，都不成功，那模樣好不狼狽。

四個傢伙看着，忍俊不禁，笑起來。

力行雖則沒有嚇得雙腿發軟站不住，但也嚇得呆站着雙腿顫抖不停，不曉得去扶起永貴。

四個傢伙笑得更厲害，其中一人脫口道：「他娘的，石壩村怎麼盡出沒膽鬼！瞧他倆可笑的模樣，那像個男子漢，倒像軟脚蟹！」

四個傢伙笑聲未停，驀地路兩旁外響起兩聲叱喝：「將手上的鎗和鋤頭禾叉扔到地上！好大膽，光天化日之下，膽敢攔路搶劫！」

四個傢伙聞喝驚得笑聲陡止，驚震之餘，慌忙扭頭循聲張望。

就在路兩旁距離四個傢伙丈許遠的地方，也就是往回走向石壩村那面，有六個拿槍的年輕伙子像從地下冒上來似的，手上的槍對準那四個傢伙。其中有兩條槍的槍嘴對着那個持槍的傢伙。

四個傢伙頓時驚得呆住，因而沒有馬上扔掉手上的步槍，軟癱在地上的永貴立刻跳起身，冷笑一聲，喝道：「你他娘的傻了嗎？剛才的神氣去了那裏？還不將手上的槍械扔掉，不想活了？」

呆站着的力行幾乎同時間擰身扭轉頭對在路兩旁「冒」出來的六人道：「凌峯，阿池，阿青……若是來遲一步，我和永貴不吃苦頭才怪，幸好你們及時趕到。」

突然「冒出來」的六個人原來是石凌峯，石池、石青等六個石壩村的年輕小伙子。

聽力行那樣說，再蠢笨的人也聽出，永貴和他乃是餌，魚兒上釣後，漁人便動手捉魚。他們這一次成功捉到上了釣的魚兒，不枉一番心機與冒險。

四個傢伙聽了力行的話，知道上了對方的大當，心裏好不驚慌——恐怕免不了有苦吃，急忙將手上的「武器」扔掉。

站在道路兩旁的石凌峯、石池、石青六人這時才一湧而上，跑上前去，將那四個傢伙趕到左邊路旁外一棵樹下，拿槍指嚇着四個傢伙。

「說！你們是什麼人？」永貴瞪着那個曾經拿着步槍的傢伙。

那傢伙看上去三十不到年紀，形貌黝黑壯實，眼露兇光，不似善類。「哼，你說咱們是什麼人便是什麼人！」

力行突然高聲道：「你們是金塘鄉人！」

四個傢伙頓時臉色陡變，不自覺互相靠攏。那黝黑壯實的傢伙哼了一聲，强自鎮定，惡聲惡氣道：「是又怎樣？你們若敢動咱們一根頭髮，金塘鄉人絕不會罷休！」

「你他娘的還說什麼狠話！」石凌峯衝上去，一槍托砸在那傢伙的肚子上。「石壩村的人不好欺的！我們才不怕金塘鄉的人！」喝罵聲中，又往那傢伙的身上狠狠地撞了兩槍托。

那傢伙痛得捂住着肚子彎起腰，口中發出痛苦的叫聲，斜跌開一步，幾乎跌倒。

其他三人看到黝黑漢子挨揍，嚇得臉色發白，不由自主縮攏在一起。

「赫！這麼說，日前本村接連發出的事情，都是金塘鄉人幹的了！」永貴有如一頭發怒的獅子，衝到那個黝黑漢子跟前，揮拳擊在黝黑漢子的臉頰上。

那個黝黑漢子「呃」地慘叫一聲，身子一窒，跌倒下去，挨了一拳的臉頰上又紅又瘀又腫。

朱永貴那一拳很重。

三個緊緊縮攏在一起的傢伙嚇得抖索了一下，好不驚恐——恐怕給狠狠揍一頓。

「說，數日前本村朱先生與幾人自鎮上坐馬車回村，在路上遇上一伙人攔途截劫，並揍了一頓毒打，是不是金塘鄉人所爲？」石凌峯用槍嘴抵在那黝黑傢伙的胸膛上，用力戳了一下。

那黝黑傢伙痛得全身顫縮，這一次居然沒有發出痛叫聲，兇悍地瞪着石凌峯，啞着聲道：「你他娘的，有種的一槍斃了我！」

石凌峯咬着牙，極力壓抑着胸中那股怒火與衝動，猛地用槍嘴戳在黝黑傢伙的下陰上。「一槍斃了你，太便宜了，金塘鄉毒打本村的人，我們當然要以牙還牙！揍你們個半死！」

黝黑傢伙要害被猛戳了一下，痛得他額上青根暴突，臉色青白，五官扭曲，弓着身，縮起雙腿，發出慘厲的痛叫聲，在地上打滾。

「阿池，阿青，你們還不動手？」朱永貴咬牙切齒，想起堂叔和堂兄弟給人毒打成那個樣子不由怒火中燒，無法按捺下去，撲到那三個縮成一團的傢伙跟前，拳打脚踢。

阿池等人亦不甘後人，撲上去痛毆那三個傢伙。只有石青站在路的另一面沒有動手——看着那三頭大肥豬及兼顧附近的情形——提防金塘鄉的人突然出現。

四個傢伙給揍得慘叫連聲，在地上打滾。

永貴、力行、石凌峯等人將一腔憤恨發洩在那四個傢伙的身上，下手很重。

驀地，「砰砰砰」一連數下槍聲驟起，同時間響起石青的急促呼喊聲：「有十數人持槍跑過來呀，可能是金塘鄉的人，過來啊！」呼喊聲中，他向奔跑前來的那伙人還擊了一槍。

朱永貴與石凌峯等人雖然還未解恨，耳聽槍聲「砰啪」亂響，加上聽聞衝來的那伙人有十數人之多，自己這面不到十人，敵衆我寡之下，當然走爲上策。急忙停手往槍聲響起的方向張望，果然有十數人邊放槍邊往這面衝來，手上有槍的

石凌峯等人立刻開槍還擊，隨即掉頭往石青那面跑去。手上沒有槍的永貴和力行早已急跑向石青那面，急忙將三頭被槍驚動，慌惶欲竄的肥豬趕向野地深處。

石青匿在一棵樹下不斷向「衝殺」前來的那伙人射擊。待到石凌峯等人急跑到他那面，六人一口氣向那伙人放了十多槍，總算將「衝殺」前來的那伙人阻停下來。他們立刻掉頭往朱永貴和石力行跑去的方向急奔。

那伙人果然是金塘鄉的人，衝到那四個給揍得躺在地上起不了身的傢伙跟前，幾個人急忙扶起他們，其他人繼續向朱永貴等人跑去的方向追下去，追了一段路，眼看追不上，才折返回去。

＊　＊　＊

朱永貴、石凌峯、石池、石力行等人在鄉公所內七嘴八舌向石天祥、石天安，石紹坤等人訴說他們使計捉到四個金塘鄉人的經過。

石凌峯忿憤地道：「天祥叔，那四個傢伙雖然沒有承認偷牛，放走我家塘魚及毒打海波叔的事是他們所爲，但從他們這一次攔途搶劫永貴和力行這回事，足証都是他們所爲！」

「天祥叔，單是今早那回事，便可以到金塘鄉去跟他們理論！」石池道：「一而再，再而三，是可忍，孰不可忍！」

朱永貴亦道：「此事決不能就此罷休，必須向金塘鄉討個公道，要他們賠償道歉，並懲罰犯事之人。否則，恐怕他們以爲本村怕了他們，使金塘鄉的人有恃無恐，變本加厲對付本村鄉親。」

「告到鎭公所去！」石青憤然道。

石天祥氣憤地拍一下書案。「金塘鄉的人太可惡，一再欺負本村的人，待吃過午飯後，我趕去金塘鄉責問！」

石凌峯、朱永貴等人齊聲道：「天祥叔，我們跟你一起去！」

石天安瞧了朱永貴、石凌峯等人一眼，才慢條斯理地道：「永貴、凌峯，凡事別太激動。你們有沒有想到，在無人証之下，他們大可說你們誣蔑他們金塘鄉人，而且反咬一口本村無事生非，那時候，可是有理說不清啊！縱使我們告到鎭公所，在口說無憑之下，你們說，鎭公所會受理嗎？縱使受理，只要金塘鄉人矢口否認，鎭公所亦不能入之以罪。」

「天安叔，聽你這樣說，莫非就此罷休？」石凌峯忿憤道。

石天安看了石凌峯一眼。「不罷休又怎樣？難道派人去金塘鄉捉人不成？你們經已將那四個金塘鄉的人狠狠揍了一頓，總算出了一口氣，報了仇……」

石紹坤開口道：「俗語有云：退一步海闊天空。若不罷休，難道非要挑起本村與金塘鄉衝突械鬥不成？憑本村之實力，能夠鬥贏金塘鄉嗎？」

朱永貴一副豁出去的樣子。「鬥不過也要鬥！給人欺負到頭上，說什麼也吞不下那口氣！」

石天安冷冷道：「永貴，氣話人人會說！你可有想到，萬一本村與金塘鄉發生械鬥，後果如何？」

石紹坤立刻接口道：「恐怕本村有不少人遭殃！憑本村那二三十條槍，根本無法抵抗金塘鄉近百支槍的攻擊。何況他們還有兩挺機關槍！我們若不自量力，只會自招損失！」

石天祥聽了石天安及石紹坤的話後，隨即改變主意。「凌峯、永貴，天安與紹坤說得對，憑本村的人力槍械，根本鬥不過金塘鄉。既討還了個彩頭，那就算了吧。年輕人血氣方剛，好勇鬥狠，逞一時之氣，忘了顧全大局，使不得。」

朱永貴和石凌峯等人好不服氣。「天祥叔，怎能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我們不服氣！」

石天安冷冷道：「凌峯，阿叔的話你也不聽。」

石凌峯憤然道：「我怎敢不聽！總有一日金塘鄉的人欺負到你頭上，你別大呼小叫！」

石紹坤生氣地道：「凌峯，太不像話了，這樣跟長輩說話！」

石凌峯不說話，憤然轉身往外走。

朱永貴負氣地道：「你們養虎爲患，恐怕金塘鄉人日後變本加厲欺壓本村，那時候，別後悔！」說完，亦大步往外走。

石青、石池、石力行三人無言看了石天祥，天安、紹坤一眼，走出鄉公所。「天祥叔，你們令我很失望。」石池在走出鄉公所之前，忍不住扭頭大聲說。

石天祥、石天安、石紹坤聽到那句話，互相覷看了一眼，各自垂下頭。

＊　＊　＊

接連數日，平安無事，本來提心吊膽的村人不由稍稍放下心來。

本來，大部份的村民都對金塘鄉人的所爲憤怒不平，但當聽到石天安和石紹坤的言論及石天祥的決定後，他們大都有所顧慮——害怕殃及自家，不敢再說什麼。

只有朱永貴、石凌峯、石錦鵬那些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及一小部份剛直的村民仍然心有不甘，但亦不敢妄動。

朱孝光對憤怒不平的堂姪朱永貴勸道：「永貴，天祥等人顧慮的未嘗沒有道理。有時候確實要忍一

時之氣的，你就忍着點吧。若金塘鄉的人再使花樣生事，再作打算吧。」

永貴忽然衝動地道：「孝光叔，這樣子如何安居下去，我跟你一道離開，免得再受窩囊氣。」

朱孝光嘆口氣，勸道：「永貴，離鄉別井，很難的啊，逼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別爲了一時之氣，衝口亂說。到別的地方去從新開始，絕不容易啊，你可要想清楚。」

朱永貴頓時閉上嘴巴，不敢再說那種話。

事實上，若非走頭無路，逼不得已，相信沒有多少人願意離鄉別井移居他處。

「永貴，我何嘗願意離鄉別井？」朱孝光又嘆口氣，留戀地瞧了房間各處一眼。「每當想到何處是吾家的時候，心裏便着慌發虛，徹夜難眠。就如俗語有云：龍床不及狗窩。別處再好，怎及家鄉好啊！」

「孝光叔，打算什麼時候走？」永貴問。

朱孝光打量一眼房內大包小包給已執拾好的衣物。「喜叔說我已痊癒了七八分，再過兩天便可下床，我打算能夠下床後便走。我已將委托你和長福照管田地房屋的文書寫好，並請天祥作証簽押，我這就交一份給你，另一份待會叫耀庭拿給長福。」邊說邊從枕下拿出一份文書，遞給永貴。

永貴接過，也不看，放入貼身的衣袋內。

「永貴，麻煩你和長福了。」朱孝光看着堂姪。「我已在文書上寫上，每年撥出一半田租作爲你和長福的酬勞，剩下的一半儲起來作爲修葺房屋及祭祖宗先人之用……」

「孝光叔，自家人，我和長福又是你的姪輩，該替你做事的啊，怎能拿你的酬勞，那與外人何異？」朱永貴異常認眞。「你終有回來的一日……」

朱孝光亦認眞地道：「朝廷不差餓兵。無論是誰，也該給酬勞的。永貴，不要推了，我已拿定主意，絕不會更改。若你不要酬勞，便是不願意代我照顧遺下的房屋田地！」

朱永貴急忙道：「怎會不願意。就算孝光叔你沒有吩咐便走了，我也會替你照管留下的田地房屋。」

「好了，不要再說這件事了，就那樣決定。」朱孝光道：「記着我的說話，凡事能忍則忍，記着家裏有妻兒要養。」

朱永貴雖然不認同堂叔的說話，仍然點頭道：「記着了。」跟着又與堂叔說了會閒話，才返家。

過了兩日，朱孝光果然能夠下床行走。可是，麻煩事又上門來了。

朱妻做好午飯，剛要將飯菜從灶間端出來，忽然來了不速之客——金塘李家的管家何務本和兩個腰間掛槍的漢子。

朱孝光正坐在廳屋那張飯桌前，看到何務本與兩個漢子來到門前，雖則早有打算，仍然禁不住心頭驚跳一下。

何務本一脚踏入朱家門內，馬上向朱孝光拱手道：「恭喜朱先生，敝東家李老爺派我來轉告，李老爺已另行擇定了大喜之日，下月初三日，是黃道吉日，請朱先生妥爲籌辦令嫒出嫁事宜，屆時我家大少爺親來迎娶新媳婦。」

朱孝光哼了一聲，生氣地道：「婚嫁大事，怎能由男家自作主張，事前也不跟我商議，太過份了！」

何務本乾笑一聲。「朱先生，我只是來轉達敝東的說話。你若有不滿，請到金塘敝東那裏去說吧。」

朱妻從灶間走出來，氣憤地道：「李家不將我家送還的聘禮送回來，便要娶我女兒過門，天下間那有如此便宜的事，我家豈不白養了女兒？」

何務本假笑道：「這個大可放心，屆時大少爺來迎親時，自會將聘禮一併送來，敝東是何等人家，豈會白娶媳婦，惹人閒話。」

朱妻哼了一聲：「李家仗勢逼婚，又拿官府出頭壓我家，什麼事不敢幹？」

何務本是個善觀勢色的人，知道再不走，只會自討沒趣，馬上說道：「朱先生，話我已帶到。不再打擾了，告辭。」不等朱孝光夫婦有何說話，立刻轉身走出朱家門外，與兩個同來的漢子急急往外走去。

朱妻追出門外，大聲道：「別像喪家狗那樣走得那麼急啊！小心踼着石頭。」

何務本與兩個漢子詐作聽不到，頭也不回，走得更快。

朱妻用力吐了一口唾沫，才走回屋內，悻悻然道：「走得眞快！走慢一點，罵他個狗血淋頭。」

朱孝光道：「他們不過是李家的狗腿，拿他們出氣有什麼用？省口氣拿飯菜出來吃吧。」

朱妻吁口氣。「我知道犯不着跟他們嘔氣，可是，怎也按捺不住。」說完，往灶間拿飯菜。

吃飯時，朱孝光道：「耀庭娘，要帶走的都執拾好了？」

朱妻咽下一口飯。「全都執拾好了。」

朱孝光轉對兒子道：「耀庭，

吃過飯，馬上去找你永貴哥，要他吃過晚飯後，來一趟。」

朱耀庭點頭應一聲。

吃過飯後，有不少村民紛紛到朱家詢問李家派人來所為何事，令到朱孝光夫婦花費一番唇舌解答那些村民的好奇。直到太陽快下山，朱家才清靜下來。

吃過晚飯後，朱永貴來到堂叔家裏，劈頭便道：「孝光叔，李家派人來跟你和嬸娘說，已定了下月初三日來迎娶鳳秀？」

朱孝光點頭。「我就是為了這事，要你來一趟。」

朱妻接口道：「永貴，我和你阿叔說好了，決定在兩日後的夜裏，悄悄離開。」

永貴道：「這麼匆促？距下月還有十多日啊，孝光叔剛能下床，還未完全痊癒啊！」

「永貴，別替我擔心，你忘了我早已吩咐長福安排一輛馬車嗎？坐在馬車上，就是下不了床也不怕啊。」朱孝光說着站起來，走了兩步。

朱妻不放心地道：「耀庭爹，快坐下來，幾十歲了，還像個小孩！」

耀庭不等母親吩咐，已站起來上前扶父親走回桌前坐下來。

吁口大氣，朱孝光對堂姪道：「永貴，我想你禽夜到路東鄉你嬸娘兄長家裏，要鳳秀於我家離開本村的翌日趕去南柵墟上會合我們。要她舅舅陪她去南柵墟。」

永貴一口答應。「我馬上趕去，可是，我不知道嬸娘兄長住在路東鄉那一處。」

耀庭道：「阿爹，我帶永貴哥去。」

朱孝光點頭道：「也好。耀庭，到了你舅舅家，不用回來，到了那日，跟你姐姐一起趕去南柵墟。」

朱妻道：「永貴、耀庭，黑夜走路，小心點啊！」

永貴與耀庭答應一聲，隨即站起來。「孝光叔、嬸娘，我回家去穿鞋。耀庭穿好鞋後到我家去，然後趕去路東鄉。」

「永貴，辛苦你了。」朱孝光站起來。

朱永貴忙道：「孝光叔，怎麼跟我說客氣話啊？我應該做的啊。」

耀庭這時已跑去穿鞋。「永貴哥，等等我，快穿好鞋了。」

永貴答應一聲，待耀庭穿好鞋子，才帶他返回自己家裏，穿好鞋，向妻子交代了幾句，便與耀庭急急往村外走去。為免被村裏的人遇上，問長問短，兩人不走村路繞到村屋的後面走出村外，往路東鄉走去。

翌日吃午飯時，永貴來到堂叔家裏，朱孝光夫婦看到堂姪回來了，一顆吊起的心才放下來，為免被外面的人聽到說話，夫婦兩人按捺着焦急的心情，待永貴走入廳堂，坐下來，朱妻才急不及待壓低聲道：「耀庭在他舅舅那裏？」

永貴點點頭。「我天未亮便趕回來，為免驚動你家附近的鄉隣，回家去睡了一覺，那知道一覺睡到午前才醒來，顧不了吃午飯，立刻趕來，免你倆擔心不安。」

朱妻吁口氣，急急道：「就在這裏吃吧，我已煮好飯菜，剛要拿出來。」

永貴也不客氣，點點頭，在桌旁張椅子上坐下來。

朱孝光拿起桌上的茶壺，倒了一杯茶給永貴。「今早你嬸娘很想到你家去看看你回來了沒有，焦急得坐立不安，我阻止她到你家裏去，免得惹人思疑。我對她說，不用焦急擔心，你回來一定會來跟我說一聲的，你嬸娘才耐着性子，伸長脖子等你到來。」

永貴道：「孝光叔，要你和嬸娘擔心焦急，都是我不好，我不該那樣貪睡……」

朱孝光忙打斷堂姪的話，「永貴，怎麼怪起自己來了，你來囘走了三十多里路，又累又睏，才睡了那點時候，怎算貪睡。你為了我的事奔波，我心裏很過意不去……」

「永貴，吃多碗飯啊，昨晚摸黑走了那麼遠路趕去趕回，一定很餓了，我煮了一鍋飯，不用擔心不夠吃。」朱妻雙手捧着一個上面放了飯菜的托盤走出來。

「孝光叔，帶走的衣物等東西多不多？」永貴在喝茶時問。

「不太多。」朱孝光道：「有一個箱子，五六個包袱。其他的都不帶走，待安頓下來，事情過去後，或許會托人回來運走一些笨重的衣箱傢具。」

永貴想想，道：「孝光叔，帶走的東西雖然不算多，可也不可能在那一晚一次便搬走。我看，今晚上我叫長福來拿走一部份，在村邊找個地方藏起來，待到悄悄離開的那天晚上便不用冒險拿兩三趟。孝光叔、嬸娘，認為如何？」

朱孝光一拍大腿，脫口道：「永貴，幸好你想到。我整天呆在家裏，居然想不到，我這個腦袋不中用了，就依你的話去做。」

朱妻接口道：「先將那個箱子搬走，雖然不大，很重，恐怕一個人扛不起。」

「一人扛不起，我和長福搬。」

永貴道：「孝光叔、嬸娘，我這就去找長福，跟他說。」

待永貴走後，朱孝光對妻子道：「這一次若不是得永貴和長福熱

心幫忙，想走也走不了。」

朱妻由衷讚道：「他倆眞是沒話說，你有兩個好姪兒，眞難得啊！」

朱孝光吁口大氣，忽然道：「不知怎的，我有點擔心……」

朱妻詫道：「擔心什麼？」

「擔心……擔心走不了。」朱孝光說得很艱難。

朱妻笑道：「唉，你眞是瞎擔心。又不是光天化日大吹大擂從村口走出去。你忘了是在晚上夜深人靜時摸黑悄悄離開村子，金塘李家就算派人在進出村子的幾個地方守着，也料不到我們會那樣溜走。神不知，鬼不覺之下，怎會走不了。你別胡思亂想了。」

朱孝光聽妻子那樣說，一顆忐忑不安的心才安定下來。「我確實想得太多了。閒着沒事，不由自主便愛胡思亂想。」用力拍打一下腦袋。

朱妻忽然苦起臉道：「眞有點捨不得，想到人地陌生，從頭來過，心裏便不由自主發虛。」

抗婚到底　妻離家散

朱孝光嘆口氣。「我何嘗不是，不要說了，免得越說越心裏越不安樂。」

夜深人靜。

石壩村外一處較隱蔽的地方停着一輛馬車，四條人影七手八脚搬東西上馬車，然後兩人坐上馬車，一人往車前走去，剩下站在車旁的一人對車上兩人道：「孝光叔、嬸娘，一路平安，我不相送了。安頓好後，有空托人捎個信回來，免得我和永貴掛念。」那人原來是長福。

坐在車上的當然是朱孝光夫婦了。

黑暗中，朱孝光兩眼閃光——是淚光，語帶悲切地道：「長福，今日一別，不知何日再見……」

朱妻強笑道：「相見有何難，待我們安頓好後，托人捎信回來，要長福和永貴抽空來一趟，不就成了。」

長福受了堂叔的感染，心裏泛起一絲離別的不捨之意。「嬸娘說得對，你們不能回來，我和永貴可以去看你們，孝光叔、嬸娘，保重啊。」

朱妻終於忍不住低聲哭起來。

「長福，回去吧。」朱孝光強忍着不讓眼淚流出來。「再見。」向長福揮揮手。

長福昂起頭，向坐在車前，執着韁繩的人道：「永貴，小心趕車啊。」

趕車的原來是永貴。

永貴揮揮手。「知道了。」跟着一抖韁繩，低低吆喝一聲，拉車的馬四蹄翻動，馬車往前馳去。

長福一直站在那裏，直到馬車沒入黑暗中，才抬手用衣袖抹去兩眼淚水，轉身悄然返回村內。

他終於忍不住流下惜別的淚水。

由於夜色黑暗，永貴不敢將車趕得太快，免得翻了車。

雖給丈夫一番撫慰，朱妻仍然無法抑止惜別淒傷的心情，雖然停止了哭泣，仍在流淚。

朱孝光何嘗不因離鄉別井而悽苦悲傷，只不過他大部份的眼淚往肚裏流，表面上看上去比妻子堅强。

由於恐怕在路上遇上夜行人——主要是金塘鄉李家的人，永貴不敢將馬車趕上大路行走，盡往黯地走。黯地當然比不上大路平坦，因此，馬車頗為顛簸，令到身上傷勢仍未完全痊癒的朱孝光感到傷患處隱隱作痛。

馬車在黯地走了頗長的一段路，才轉上大路。因永貴認為，馬車已走出頗遠，就算金塘李家派人日夜守着每一條道路，却不可能守在距石壩村那麼遠的路上。

他估計最少已走出十里遠。

轉上大路，馬車比在黯地走得輕快平穩，永貴抖動韁繩，馬車走得更快。

車上的朱孝光夫妻亦鬆一口氣，心裏安穩多了。

「永貴，大約還要多久才到南柵墟？」朱妻輕聲問。

永貴想想，說道：「大約十多二十里。嬸娘，放心吧，路上不會出什麼事的。」

「菩薩保佑，朱家歷代祖先保佑，一路平安抵達南柵墟。」朱妻雙手合什，口裏喃喃有聲。

朱孝光忍不住低聲道：「永貴，這條路一向平安？」

永貴道：「村裏趕車的經常趕車走夜路，從未出過事。這條路他也摸黑走過幾次，都平安無事。」

「到了南柵墟，跟鳳秀耀庭會合，馬上起程趕路，我們一家便逃出生天了！」朱孝光話聲有點興奮。

永貴沒有再說話，專心一意趕着馬車往前馳去。

驀地，他低低地驚叫一聲，急忙將馬車拉慢下來，瞪大雙眼望着前方。

驟覺馬車慢下來，朱孝光夫婦登時心頭驚跳，不安起來。「永貴……什麼事？」朱孝光忙低聲問。

永貴以不大肯定的語氣道：「前面路上似乎……一團黑影，看不清楚是……什麼。像一塊大石，又像一頭牲口……」

「多遠？」朱孝光挺起身往前望。

「那裏。」永貴伸手往前指。「十多丈遠的地方。」

朱孝光定眼往前望，也望不到什麼。原來他雙眼近視。「我看不到。」

「那裏果然有一大團黑影在路上。」朱妻却望到了。「好像是頭牲口。」

「怎會有牲口倒在路上？」朱孝光心裏起疑。「要是給車撞死，趕車的豈會不載走。」

朱妻聽丈夫那樣說，頓時心慌起來。「既然有古怪，不要往前走，趕車往回走，然後抄路繞過去。」

永貴立刻將馬車勒停下來，却沒有馬上掉頭，口裏說道：「孝光叔，或許是從路旁的山崗上滾下來的山石。就算是死了的牲口……」

朱孝光急急道：「永貴，小心爲上，掉頭往回走，然後繞路走。」

永貴想想，小心爲上，於是低低地吆喝一聲，掉轉馬車，往回馳去。

那知道往回馳出不到十丈，前面突地跳出三條人影，攔在路當中，其中一人向天鳴了一槍，馬匹受驚驟然跳起來，嘶鳴一聲，永貴急忙將馬車勒停。車上的朱孝光夫婦幾乎坐不穩跌下車，駭得一顆心怦跳不已。

「別跑！要不開槍！」攔在前的三人發出厲喝聲。

永貴心知不妙，急忙吆喝一聲，撥馬往路外急馳。

攔在前路的三人立刻向急馳出路外的馬車開槍射擊，子彈在馬車附近嘯嘯掠過，嚇得朱孝光夫婦緊緊抱在一起，趴在車上。

「你他娘的再不停車，找死麼！」那三個攔路的人吆喝着向馬車追擊。

驀地，前路那頭亦響起槍聲，子彈在急馳的馬車上掠過，永貴縮着腦袋，一個勁吆喝揮鞭催馬車狂馳。

他希望逃脫前後(這時已變成左右)兩撥人的追擊。

陡地永貴驚叫一聲，從馬車上跌下去，由於來不及鬆掉手上的韁繩，隨着跌勢往外拉扯韁繩，令到拉車的馬不由自主往橫驟奔，馬車拐彎不及，往外翻倒，車上的朱孝光夫婦連同箱子包袱滾跌出車外。

拉車的馬被翻跌的板車拉扯得摔倒下去發出一陣痛嘶聲。

永貴之所以從車上跌下去，因他給一顆貼着他左肩側激射過的槍彈驚嚇，不自禁往外偏低身子，那知道太急及用勁之下，失去重心，因而從車上摔跌下去。幸好他摔跌出車外，否則便給翻倒的馬車撞上。

雖然跌得很痛，永貴仍然忍痛跳起來，撲向從車上滾跌下去的朱孝光夫婦。「孝光叔、嬸娘，快起來跑啊！」此刻他一心只要堂叔夫婦能夠跑掉，沒有顧慮到自己的安危。

朱孝光夫婦亦知道情形危急，顧不了跌得七葷八素，掙扎着爬起來，但却不知道往那裏逃——一時間弄不清東南西北。

永貴連撲帶跌來到朱孝光夫婦跟前，急促地道：「快！快往那面跑！」伸手指向馬車原先馳去的方向。

朱孝光夫婦互相扶着爬起來，跌跌撞撞地拚命往永貴所指的方向跑去。

永貴則急忙跑到正自掙扎着站起來的馬匹前，抓着馬韁繩拉扯，幫那匹馬站起來。

就這一刻間，自兩邊如「八」字形般追擊前來的兩撥人追近了很多——距永貴不到五丈遠，邊追邊開槍射擊，但却是斜向天射擊。

永貴似乎並不打算走，拉起馬匹後，立刻去將翻倒起來的板車推回，跟着他跳上車，撥轉馬車，向快要會合在一起的兩撥人狂馳過去。

原來他想利用馬車衝擊——阻止——那兩撥人繼續追擊朱孝光夫婦。

那一刻，他心裏只想着如何才能阻截下那兩撥人追擊朱孝光夫婦，對於自己的安危生死，置諸腦後。

在危急關頭，不少人會一改常態，變得奮不顧身。

眼看馬車就要衝到那兩撥人之前，將他們撞倒衝散，兩下清脆的槍聲連響，那匹馬哀鳴一聲，陡地前蹄一曲，重重的摔下去，後面的板車撞在摔下去的馬身上，往前翻起來，車上的永貴驟然之下，那裏來得及應變，給往前翻起的板車拋飛出去。

黑夜中，那匹馬在地上痛苦地掙扎哀鳴，頭胸處湧流出大股血來，原來中了兩槍。

永貴往前直飛出丈遠，才重重地跌趴在地上，幾乎磕掉兩顆門牙，全身像散開來那樣，眼前一陣發黑。但他仍掙扎着想爬起來，驀地背上給重重地踏了一腳，臉頰上一涼一痛——給一支槍嘴用力抵着，耳聽有人厲喝道：「好傢伙！居然不怕死啊！你他娘的嫌命長了！」腰眼上給重重地踢了一腳，痛得永貴一縮，張口發出一聲慘厲的嚎叫，夜空爲之震動。

跌跌撞撞拚命往前奔跑的朱孝光夫婦聽到永貴那一聲嘶心裂肺的

慘叫，心裏大是不忍——怎能丟下永貴不顧，還是人麼？夫婦倆不由自主停下來，扭頭回望，只見三四人向他倆疾追上來，翻倒的馬車前面地上，有兩條人影拿槍斜指着地上一條人影(夫婦倆隱約看到)，慘嚎聲正是趴在地上那條人影發出。

朱孝光略一猶豫，一把將妻子往前推，口裏疾道：「快跑！拚命跑！不要理會我！找到鳳秀耀庭後，走得遠遠的，不要回來！我死也不會讓李家得逞！」

朱妻給丈夫推得衝跌出去，但她沒有跑，回身道：「耀庭爹，要走一起走！我不會一個跑……」

「我要你跑呀！」朱孝光頓脚暴吼(之前他從未厲色疾言罵妻子一句)。「蠢婆娘，妳想害了女兒一生嗎？」

朱妻給吼得渾身一震，但仍然不跑：「我……丟下你……做不到啊！」

「氣死我了！」朱孝光狂吼！「快跑呀！求求妳！」下面那句話變了哀求。

朱妻略一猶豫，用力咬咬牙，拚盡氣力往前奔跑。

朱孝光鬆口氣，雙手緊緊揑着拳頭，張口怒吼一聲，有如一頭拚命的野獸，向已快追近的三條人影狂衝前去。

追逐朱孝光夫婦的三條人影做夢也料不到，朱孝光不逃反回身狂衝向他們，一副拚命的架勢，都被他的架勢弄得一時間不知所措，不由刹停下來，看他意欲何爲，因而忘了拚命奔逃的朱妻。

「我跟你們拚命！」朱孝光衝到那三條人影跟前，突然停下來，豁出去地瞪視着那三條人影。

三條人影很快便回過神來，左面一人疾喝道：「阿春，你倆捉住他，我去追那沒命逃跑的人！」喝聲中，放開脚步，往前疾追。

朱孝光身形一晃，向左橫撲，阻截那人，同時雙手狠狠地抓向那人的頭臉。

那人眼見朱孝光瘋了般橫撲截住他的去路，嚇得急忙收步暴退，閃避朱孝光的狂抓，同時用手上的槍斜砸向朱孝光頭上。

朱孝光居然能夠避過那人的一砸——原來他撲落那人的脚下，死抱着那人的雙脚，不讓那人去追他妻子。

那兩個「奉命」捉住朱孝光的人來不及捉住朱孝光，只好搶撲過去，伸手捉住朱孝光。

被朱孝光抱住雙脚那人無法掙脫，急得大叫道：「蠢材，你兩個快去追啊！這瘋狗由我對付！」

那兩個人馬上鬆開手，拔脚追向拚命逃走的朱妻。

豈料死抱着那人雙脚的朱孝光立刻鬆開手，轉撲向那兩個拔脚欲追的人，居然抄抱着那兩人的一條腿，令到那兩人跌了個狗吃屎，痛叫出聲。

那個得以脫身的人怒喝一聲，搶撲前去，手起搶落，狠狠砸落朱孝光的頭上。

豈料朱孝光扯倒那兩人後，立刻回身向那人反撲，那麼巧又避過那人的狠砸，將那人撲倒。

此刻的朱孝光心裏只有一個念頭：無論如何也要阻止那三人追上妻子。他已豁了出去，情急奮發之下，令到他恍似變了另一個人——有如一個狂人。

給扯倒的兩個傢伙剛爬起來，又給從第三人身上跳起來的朱孝光飛身將他倆撞倒。

第三個口裏惡毒地咒罵一聲，跳起身，飛身撲落朱孝光身上，手上的短槍重重砸在他的頭上，朱孝光連哼也沒哼一聲，給砸暈過去。

「他娘的還不快起來追下去！」砸暈朱孝光的人向那兩個爬起身的伙伴喝叱。

那兩人應聲急跳起來，發足往朱妻跑去的方向追下去。

就這一糾纏之間，朱妻經已跑得沒了影踪。

在馬車前給兩個人捉住的朱永貴已被拉起來，雙手給反綁起來。

「你們是什麼人？」朱永貴忍痛憤然問。黑沉沉的夜色中，他看不清楚那兩個人的面目。但他猜想對方九成九是金塘李家的人。

若是土匪搶劫，絕不會毫不理會從馬車上翻倒下去的箱子包袱，只顧捉人。

「急什麼，將你押回去，自會知道咱們是什麼人。」踢了他一脚的那人冷冷道。

這時，那個砸暈朱孝光的人拉着朱孝光雙手，像拖死狗那樣將他拖回馬車那裏。

朱永貴一眼便認出給拖回來的人是堂叔朱孝光，眼見堂叔毫無動靜，不知生死，急忙啞着聲怒叫：「你們將我阿叔怎樣了？」

將朱孝光拖回來的那人一副輕鬆的樣子。「你放心，他沒有死，給我砸暈吧了！」

朱永貴聽聞之下，才放下心來。

「來，將他抬到馬車上。」拖回朱孝光那人向一個人招呼，合力將朱孝光抬上馬車。

踢了朱永貴一脚的那人亦吆喝着將朱永貴押上馬車。

那匹拉車的馬經已死了，將馬車翻轉過來的兩人正在將套在馬身上的套索割斷。

未幾，那兩個去追朱妻的人空手而回，一人氣喘吁吁地道：「追不到！我和阿炳追出老遠，都找尋

不到踪影，無法確定往那裏逃跑，只好在附近搜尋一遍，搜不到那人，只好跑回來。」

將朱孝光砸暈的人似乎是這伙人的頭兒。「算了，只要捉到他(指指暈死過去的朱孝光)，還怕他不乖乖將女兒嫁給大少爺。」

朱永貴突然開口怒叫：「你們原來是金塘李德全的……狗腿！」

「啪」一聲，一個傢伙揮手賞了朱永貴一巴掌。「你他娘的膽敢罵我們……」

那個砸暈朱孝光的漢子將槍插在腰間褲頭上，揮手道：「氣什麼？將他倆拉回去。嘿嘿，他若敢口不擇言，有他受的。」

兩個拉車，兩個推車，剩下那爲首的與另兩個人前後護着，將朱孝光叔姪押走。

至於掉落地上的包袱箱子，那幾個傢伙亦撿到車上帶走。

* * *

朱永貴沒有猜錯，在途中將馬車前後堵截住，捉了叔姪倆回去的人，果然是金塘李家的人。

七人都是金塘李家的護院打手。

李德全起床後，聽聞捉到朱孝光，早點也不吃，立刻與那個昨晚砸暈朱孝光的漢子往柴房走去。

那個砸暈朱孝光的漢子原來是李家的護院頭兒，姓毛，名一孟，據說拳脚功夫頗厲害。

毛一孟將昨晚的事簡要的對李德全說了一遍。

李德全連聲讚好。「阿孟，昨晚辛苦你們了，待會每人打賞五個大洋，你加倍。」

毛一孟連聲多謝李德全的打賞。「老爺，當時馬車上只有三個人。逃了的一個似乎是朱孝光的妻子。至於朱家一雙兒女，並不在車上。」

李德全道：「捉到朱孝光，還怕他女兒不就範嫁到我李家來！」

李家的柴房是一間低矮的磚屋，屋前有一個護院在守着，看到李德全走來，忙躬躬身道：「老爺。」

李德全揮手道：「開門。」

那個護院答應一聲，將門上的鎖打開，推開門。

李德全走入柴房內，只見朱孝光叔姪躺在地上，手脚皆綑綁起來，那模樣好不狼狽，禁不住笑了。「不識抬擧，自作自受！活該！」

朱孝光已甦醒過來，身上的衣服扯破了幾處，沾了不少泥汚，頭髮凌亂，臉上破損了兩三處，加上被綑綁着，確實頗狼狽，看清楚進來的是李德全後，立時怒瞪雙眼，咬牙切齒罵道：「李德全，你不得好死！你將我和永貴捉到這裏，私自囚禁，犯了私設牢房，擅自囚禁之罪，我要告你！到縣裏去告！」

朱永貴亦憤怒地道：「半夜攔路截劫，放槍射擊我們，又毆打我，與土匪何異？」

「住口！」毛一孟暴喝一聲，上前狠狠踢了朱永貴一脚，踢得他在地上打個滾。

朱孝光怒罵道：「畜牲！打一個無還手之力的人，你算什麼？免崽子也不如！」

李德全嘿嘿直笑。「朱先生，如非你不識抬擧，怎會落得如此下場？活該！」

一頓，又道：「你以爲你走得了？嘿嘿，我早已想到你可能有此一着。不怕對你說，你插翅也飛不了。這些日子以來，我早已派人日夜守着石壩村外通往各地的道路！也幸虧我早作防備，否則，昨晚便給你跑了！」

「你捉到我又怎樣？」朱孝光一副豁出去的無懼神態。

「朱先生，你是讀書人，當知道悔婚是一條罪！」李德全陰笑道：「我可以將你押到鎮公所治罪……」

「隨便你！」朱孝光確實豁了出去。

「嘿嘿，我怎會將親家送到鎮公所治罪？」李德全笑得好陰險。「這門親事我一定要結！你大可放心，我絕不會將你這個親家送到鎮公所去法辦的。」

「李德全，到底想怎樣，痛痛快快說出來！」朱永貴緩過一口氣，張口怒叫。

「你稍安毋躁。」李德全看一眼朱永貴。「待會我會放你走。」

稍爲頓一下，復對朱孝光道：「親家，你既然來了，我會好好招待你，直至你女兒嫁到我家，我會用轎抬你回石壩村。」

「你好卑鄙！」朱孝光怒極，禁不住渾身顫抖。「你拿我來要脅我女兒嫁入你家！休想。」

李德全「嘖嘖」兩聲，得意地笑道：「親家，別說得那樣難聽，我這樣做，乃是出於一片苦心，亦顯出我眞心誠意與你做親家，你該高興才是啊！」

一頓，又道：「親家，你我走着瞧吧，下月初三那日，我敢擔保你女兒一定會嫁到我家來！」

朱孝光氣怒得說不出話來。

李德全不再理會朱孝光，轉對朱永貴道：「我這就放你回去。若想你阿叔能夠活着回石壩村，你一定要對你嬸娘說，在家裏等着，好好籌辦女兒的婚事，下月初三，將女兒送上我家來迎親的花轎。否則，哼嘿！別想你阿叔有命回去！」

朱永貴哼了一聲，沒有說話。

眼下，無論他說什麼，或是破口大罵，都於事無補，徒費唇舌氣力，所以，他懶得再說話。

「將他押出村外，放他走。」李德全向毛一孟昂昂頭。

毛一孟答應一聲，上前扯起朱永貴，推他走出柴房。

朱永貴在走出柴房門外時，扭頭對堂叔道：「孝光叔，你等着，我一定會來救你出去。」

朱孝光大聲道：「永貴，別做傻事，也叫你嬸娘別做傻事……」

下面的說話突然打住。

原來李德全一脚踏落朱孝光的嘴巴上，封堵住他的嘴巴，朱永貴給毛一孟推出門外，看不到。

* * *

朱長福聽完朱永貴的叙述後，焦急驚怒地道：「唉，如今如何是好？今早起床後我心裏一直不安寧，想不到孝光叔出了事，不知嬸娘怎樣了。」

朱永貴道：「我猜嬸娘一定趕去南栅墟，又或是跑到路東鄉她兄長家裏，這倒不用擔心她。」

「孝光叔給李德全扣押起來，怎辦？」朱長福坐立不安。

朱永貴道：「爲今之計，只好去找天祥叔，要他以本村名義，要李德全放回孝光叔。」

「事到如今，唯有如此。」朱長福馬上與朱永貴趕去鄉公所。

石天祥聽罷朱永貴的述說及要求後，露出爲難的神色。「這個……這個……恐怕……很難辦。李德全肯放你回來，一定有恃無恐。我縱使去要人，未必說得動李德全放人……」

「天祥叔，你是一村之長，如今孝光叔出了事，說什麼你也該出頭啊！」朱長福不滿地道。

「孝光叔是石壩村人，天祥叔，無論如何，也要勉爲其難。」

朱永貴語氣頗硬。

石天祥看看朱永貴，又看看朱長福，不得不道：「好吧，帶幾個人，我跟你倆到金塘鄉走一趟。」跟着他吩咐一個鄉丁去喚石青，石力行、石凌峯，石池一共六個年輕人到鄉公所，然後一起趕去金塘鄉。

那個鄉丁走後不久，石天安和石紹坤，石卓基幾個頭面人物先後來了鄉公所。「天祥兄，聽說孝光昨晚全家悄悄離開本村，躲到外地去，路上給金塘鄉的人截住，並將他和永貴捉回金塘鄉，李家放永貴回來，却將孝光留下，可有這回事？」石天安劈便問。

「是呀！長福和永貴來要我到金塘鄉去要回孝光。待凌峯他們來到，馬上趕去金塘鄉。」

「天祥哥，你憑什麼到金塘鄉去要回孝光？」石卓基一臉不以爲然。

石天祥愕了愕，正要說話，永貴忍不住開口道：「就憑天祥叔是本村村長，李德全無理囚禁孝光叔，於法不合，足以要他放人！」

石天祥連連點頭。

石紹坤冷冷道：「天祥哥，你可有想到，孝光存心逃婚在先，在情在理都犯了錯，金塘鄉大可以此藉口不放人，若李德全再請來鎮公所的人到金塘鄉查辦孝光逃婚之罪，金塘鄉更加振振有詞拒不放人。天祥哥你去只會自討沒趣！」

石天安接口道：「天祥兄，孝光不該答應李家的親事，暗中逃婚，於理不合啊！你怎麼不詳細想清楚便貿貿然去金塘鄉要人？單聽永貴長福的說話！」

石天祥給說得動搖起來。「這……我可沒想到啊。永貴、長福，天安和紹坤、卓基兄說的有道理，孝光犯錯在先，我們無從向德全要求放回孝光啊！」

長福憤怒地掃了石天安，紹坤、周卓基三人一眼，沒好氣地道：「話雖這樣說！但孝光叔是石壩村人啊！如今他出了事，分明是金塘李家仗勢欺人，若身爲石壩村的人不出頭向李家要人，石壩村的人還是人麼？還會給人瞧得起嗎？你們若是肯出頭替孝光叔與李德全據理力爭，孝光叔何至於出此下策而離鄉別井，暗中躲避他鄉麼？你們太自私了！」

永貴亦憤然道：「你們太自私了！終有一日，金塘鄉人會欺到你們頭上！你們後悔已太遲！我身爲石壩村人，感到羞耻！」

堂兄弟倆憤然大步走出鄉公所。

對於是否要到金塘鄉去要回朱孝光一事，石壩村的人分成兩幫——一幫贊成去要人另一幫則持石天安等人的論調，因之爭論甚爲激烈。

朱長福與朱永貴兩人對於石天祥、石天安那幫人死了心。可是，一時間又想不出搶救堂叔的辦法，兄弟倆好不焦急。

憑他兩人，肯定無法救出朱孝光。

石凌峯、石錦鵬、石池、石青等幾個血氣方剛的小伙子天不怕地不怕，找上朱長福兩堂兄弟，自告奮勇要跟朱長福兄弟去救朱孝光。

朱長福和朱永貴起先意動，後來細想之下，婉拒了石凌峯等人的好意。

兩人細想之下，若是無損無傷平安無事救回朱孝光還好，萬一石凌峯等人有所死傷，這個責任如何承擔得起？如何面對埋怨與指責。因此，兄弟倆不敢冒這個險。

永貴忽然想起跑掉的嬸娘。「

長福，不知嬸娘和鳳秀、耀庭會合了沒有。孝光叔給李家囚禁起來的事，總要告訴她。我想趕去南柵墟找嬸娘。」

「嗯，見不到他們，不知他們怎樣，心裏總不安定。」長福點頭道：「孝光叔的事，也該告訴嬸娘和鳳秀姐弟知道，看他們打算怎樣辦。」

「那我馬上趕去南柵墟。」永貴道：「長福，你趕去路東鄉嬸娘兄弟家，說不定嬸娘沒有跑去南柵墟，改去路東鄉。」

朱長福點頭答應。「永貴，路上小心留神啊！」

永貴會意地點頭道：「經過昨晚的事，我會打醒十二分精神。」

兩人立刻分頭趕去南柵墟和路東鄉。

＊　＊　＊

僥倖跑脫的朱妻雖則擔心丈夫及堂姪的生死安危，幾乎忍不住跑回去，拚着給那伙人捉住，也要看看丈夫與堂姪的情形。幸好想起丈夫死命要她跑的情形，才能夠强捺着心裏那股衝動，拚命往前奔跑——不管東南西北。

待到她認爲不會被追上，停下來喘氣，定下心神分辨方向，才發覺跑錯了方向，因此之故，待她趕到南柵墟時，已經是午飯了。

拖着疲累的身子，加上又餓又睏，心念丈夫與堂姪的遭遇，朱妻幾乎支撐不住，昏倒在墟口。

幸好才入墟口，便見到兒子耀庭，不由精神一振，叫喚一聲：「耀庭！」支撐着向站在一家店舖門旁的兒子走去。

耀庭剛好扭頭拍打一隻落在他頭後的蒼蠅，所以沒有看到從墟口走來的母親。聞聲聽出是母親的叫喚聲，忙扭回頭，一眼看到母親向他走來，頓時歡叫一聲：「娘，終於等到妳來了。」拔脚向母親跑去。

大概因爲驚喜的關係，朱耀庭沒有想到父親本該跟母親一起的。

母子倆迎上，朱妻張開雙手，緊緊抱住兒子，生怕他會飛走，陡地想起給捉去的丈夫，還有永貴，禁不住悲從中來，哭了！

「娘，爹呢？」耀庭忽然想起父親——怎麼不見老爹，忙抬頭問，看到母親淚流滿臉，吃一驚。「娘，怎麼哭啊？」

朱妻聽兒子提起丈夫，禁不住悲從中來，失聲哭起來。

耀庭雖然年紀不大，可也不是個不懂事的少年，眼見母親哭得那麼悲傷，心知父親可能出了事，心慌地道：「娘，爹出了事？」

朱妻哭得淚眼模糊，看到兒子惶急着慌的樣子，强忍悲哭，泣道：「耀庭……你爹……和永貴哥……昨晚……出了事，讓人捉走……」將昨晚發生的事，斷斷續續說出來。

朱耀庭憤怒地道：「娘，一定是金塘李家的人將爹和永貴哥捉住！我去找那惡人拚命，救回爹和永貴哥！」果眞是初生之犢不畏虎。

朱妻急忙抓住兒子。「耀庭，別莽撞胡來，你還是個孩子，管不了大人的事……」突然省覺地驚叫：「耀庭，你阿姐和舅舅呢？」用力抓住兒子的手臂。

耀庭給母親抓得手臂發痛，極力忍住。「娘，姐姐和舅舅在一家客店內……」

朱妻聽說女兒和兄弟平安無事，揪起的一顆心才放鬆下來。「快帶我去找你舅舅和鳳秀。怎會在客店內？」

耀庭終於忍不住道：「娘，手臂給妳抓得很痛啊！」朱妻給兒子一說，慌忙放開手。

耀庭揉搓給抓痛的手臂。「我和姐姐舅舅在趕來的路上，發現一個人暈倒在路邊一棵樹下，將他救醒，扶到墟上，將他安置在客店內，還請了個醫師替他看病。姐姐和舅舅留在客店內照料那人，吩咐我到墟口等妳和爹。」耀庭說到這裏，着急地對母親道：「娘，快想辦法救爹爹。」

快帶我到客店去找你舅舅，商量如何救回你爹。」

耀庭連走帶跑，帶母親到那家客店去。

在那家叫泰安的客店內見到兄弟和女兒，朱妻心情好了一點。

看到兄弟女兒無恙，自不免感到安慰。

「娘。」做女兒的看到母親，喜叫一聲，搶到母親身前，臉上綻開笑容，執住母親的手。「終於來了。」

做哥哥的看到妹子，亦高興地道：「淑貞妹，等了小半天仍未見耀庭跟妳和孝光回來，眞叫人擔心……唉！怎麼不見孝光？在外面搬東西進來？」

聽哥哥提起丈夫，朱妻——淑貞不由悲從中來，禁不住眼中流出淚來，「哥……」

不等母親說下去，耀庭帶哭道：「舅舅，爹給人……被金塘李家的人捉去了，還有永貴哥……」

「妹子，孝光叔姪怎會被金塘李家捉去了？」朱妻的兄長驚問。

朱妻兄長其實姓陳，名繼宗。

做女兒的——鳳秀亦大爲震驚，着慌地道：「娘，爹和永貴哥不是跟妳一起的嗎？怎麼爹……被捉去，妳能夠走脫？」

說起朱鳳秀，乃是石壩村公認的美人兒，生就一張芙蓉臉，明眸

皓齒，身材窈窕，皮膚白晰，垂肩秀髮，不論男女看到，都會情不自禁多看兩眼，難怪金塘李家非要娶她作媳婦。由於她的美貌，石壩村的年輕小伙子都傾幕不已，亦因此令到村裏的閨女對她又羨又妒。

朱妻——陳淑貞哭得更悲傷，悲悲切切，斷斷續續將昨晚的遭遇說出來。

陳繼宗待妹子說完，憤怒地道：「金塘李家太可惡了！攔路捉人，眼裏還有王法麼？淑貞，我跟妳去金塘李家理論，非要他們放回孝光叔姪不可！」

耀庭第一個贊成。「舅舅，我跟你去。他們若不放回爹爹，我跟他拚命！」

鳳秀聽說父親和堂兄落在李家手上，又驚又慌又急又怒，不由哭起來。「娘，都是……我，爹和永貴……」

朱妻忙强抑悲哭道：「鳳秀，千萬別責怪自己，要不是金塘李家作孽，無風起浪，我家怎會落到這個田地……」忍不住又悲哭起來。

「別人怕他李家在地方上的勢力，我不怕！」陳繼宗憤怒塡胸，「他敢不放人，我到鎭裏去告他！」

「娘，我到李家去……換回爹和永貴哥。」鳳秀把心一橫。

朱妻慌忙一手抓住女兒。「鳳秀，萬萬不能送羊入虎口！你爹爲了妳，寧願離鄉別井，亦不答應將妳嫁給那個李家大少爺，若妳……那樣做，妳爹會給氣死。」

一頓，跟着又道：「鳳秀，我不許你做傻事。妳爹說，他寧願死，也不會將妳嫁到李家。」

驀地，陳繼宗和鳳秀身後的床上，發出呻吟叫聲，令到朱妻詫訝地「咦」了一聲。「哥，鳳秀，床上那人就是在路上救起的人？」

陳繼宗和鳳秀陡地醒起，忘了身後床上躺着的那個人。「娘，那就是我和舅舅在路上救起的人，耀庭弟有告訴妳嗎？」鳳秀邊說邊轉身往床上看。

「醒了，他醒了。」耀庭早已搶到床前，看到床上那人眼皮掀動，扭頭向母親舅舅三人連聲叫。

鳳秀和陳繼宗忙走到床前，看到床上那人果然眼皮顫動，似乎醒過來，朱妻亦走到床前，看了那人一眼，問她大哥：「知道他是什麼人嗎？」

陳繼宗道：「在樹下救醒他的時候，問過他，他說名叫蕭原，住在省城，路經此地，染上風寒，本想趕到墟上請醫師治理，那知道支持不住，暈倒在樹下。我見他一表人材，不像壞人，又是外地來的，不忍心見死不救，扶他到墟上找到這家客店替他開了個房間，請店家替他請了個醫師來診治。那個老醫師也說他是感了風寒，侵入肺腑，病情不輕……」

「娘，這個阿哥身上帶着槍的！」耀庭插口道。

朱妻眼中閃過一抹思疑。「哥，他身上帶槍……會不會是個……歹徒？」

鳳秀接口道：「娘，他已對我和舅舅說了，他是一個專緝捕賊匪拿官府縣賞爲生的人，並不是歹徒！」看鳳秀的樣子，對蕭原似乎頗有好感。

朱妻可弄不懂女兒所說——躺在床上的蕭原是幹什麼的，只好問她大哥。「哥，我聽不明白……鳳秀說他是幹什麼的？」

陳繼宗抓抓頭。「我也……說不出他幹的是那行業。可是，他既然是替官府捉拿賊匪，應該不是歹徒。」

「耀庭，快倒杯水來。」忽聽鳳秀對弟弟說。「他要喝水。」

朱妻往床上瞧看，只見床上那人——蕭原發乾的嘴唇微微嗡動，雙眼微微張開又闔上，細看其相貌，端端正正，濃眉準鼻，一臉正氣，怎看也不似個壞人，疑心頓消。

再看到鳳秀接過耀庭拿來的一杯水，小心地湊到那人唇邊，輕輕往他口裏倒，那副小心翼翼的樣子，只要不是瞎了眼的人，都看出她流露出來的關切之情意。

看着，沒來由地生出一個念頭：要是鳳秀將來能夠找到像他那樣的丈夫，多好啊。

鳳秀餵蕭原喝完那杯水，輕輕吁口氣，拿開杯子，輕聲問：「還要喝水嗎？」

蕭原雙眼眨動一下，忽然張開嘴來，有神無氣地道：「喝……水。」

鳳秀馬上到桌前倒了一杯水，餵他喝下去，蕭原眼裏露出感激之色，「謝謝……妳。」

「覺得怎樣？」陳繼宗俯身問。

「好點。」蕭原語聲低弱。「兄台……勞煩你……和……這位姑娘了……」

「替你看病的老醫師說，你感染了很重的風寒，要吃幾劑藥才能痊癒。老醫師明天還會來替你診治，我已吩咐店家好好照料你。」

「本來要留下來照料你的……但有急事趕着要辦，待會我們便要走，你自己小心啊。」陳繼宗略爲提高聲音對蕭原說。

蕭原的精神很差，不時閉上眼一會，才又張開來。「兄台，多虧你……們救援……感激……不盡。請問兄台……怎樣稱呼？」

「我姓陳，名繼宗，路東鄉人。」

「兄台，待我……病好後……

到府上致謝。」蕭原闔上眼一會，張開來。「兄台，我剛才迷迷糊糊中，似乎聽到……有人哭……像是……女人哭聲，是不是……這位姑娘在哭？發生了什麼事？我還聽到這位小兄弟……說……拚命。」蕭原兩眼吃力地張望，掃了陳繼宗和鳳秀姐弟一眼。

「剛才是我娘和姐姐在哭！」耀庭衝口而出。「我爹……」

「耀庭！」陳繼宗喝斷外甥的說話。跟着對蕭原道：「先生，沒什麼事。你的病很重，好好躺着養病。很抱歉，我們要走了，不能留下來照料你。」

鳳秀居然流露出依依不捨的神色。

耀庭伸手摸摸蕭原的手。「大哥哥，我走了。」

蕭原雖然病得很重，腦袋暈暈糊糊的，眼皮發脹，很想睡。但心裏很清明，聽出陳繼宗和朱妻四人心裏有事，他心裏很想幫忙，苦於四肢癱軟，頭重眼累，毫無精神氣力。正是心有餘力不足，無奈之下，只好費力地抓住耀庭的手，氣衰聲弱道：「小兄弟，若需我幫忙，記着來找我。」這句話大約只有耀庭才聽到。

耀庭點點頭，看了蕭原一眼，跟隨母親舅舅姐姐往房外走。

蕭原雙眼沉重得無法繼續張開──闔上雙眼。

走在最後的鳳秀後一步踏出房外，忽然回身向床上的蕭原道：「蕭先生，忘了告訴你，我……舅舅已吩咐店家依時替你煎藥，還叫店家熬了一鍋粥給你吃。我和舅舅會去找店家，叮囑他千萬記着。」

闔上眼的蕭原幾乎馬上陷入昏睡中，聽到鳳秀的話聲，費力地撐開眼，含糊地應了一聲，復又闔上雙眼。

鳳秀看到蕭原那個模樣，心裏有點放不下，但父親的事更加緊要，不得不收起同情心，離開客店。

離開客店，朱妻與一雙兒女以及兄弟惘然走了幾步，朱妻第一個回過神來，停下，對她哥道：「阿哥，到那裏去？」

陳繼宗給妹妹一問，不由愕了愕，看着妹妹道：「淑貞妹，孝光妹夫出了事，總不能不顧他……」

耀庭道：「娘，我一定要救回爹。妳和姐姐依照爹商量好的……到梧州舅公那裏。」挺起胸，昂起頭，努力扮大人。

朱妻低叱道：「耀庭，你還是孩子，別管大人的事！」一頓，轉對大哥道：「哥，無論如何，我也不能不顧你妹夫而與鳳秀耀庭到梧州去。我打算返回村裏，看看姓李的惡人有何話說。鳳秀和耀庭跟你返回路東鄉，在你家裏暫住，好嗎？」

鳳秀姐弟立刻異口同聲道：「娘！我要跟妳返家！爹出了事，怎能袖手不理！」

朱妻瞪了鳳秀姐弟一眼。「鳳秀、耀庭，你兩個根本幫不上忙的，只會碍手碍脚。特別是妳（看着女兒），妳若露面，金塘李家不搶妳回去才怪，就算李家不動手，村裏那些自私鬼也會逼妳嫁給李家那個大少爺，那時候，我家便無路可走。妳知道嗎，我和妳爹寧願離鄉別井也不想妳嫁到李家。只要妳不露面，還有辦法可想──救回妳爹，若妳落在李家手上，又或是被逼嫁到李家，我跟妳爹便白費一番心血了。」

聽母親說完那番話，鳳秀不再堅持跟母親返回石壩村。

陳繼宗有點不放心妹子獨自一人返回石壩村。「淑貞妹，我跟妳回石壩村，有什麼事，也可替你拿個主意。」

朱妻不想大哥牽涉入朱家與李家的糾紛之中，連累大哥一家，因她知道，金塘李家絕不好惹。「哥，別替我擔心。你帶鳳秀姐弟回路東鄉吧。雖然家裏只剩我一個女人，朱家在村裏他們不會袖手不理的。長福和永貴會照顧我，不會有事的。」

頓一下，跟着又道：「我只怕金塘李家會找到路東鄉去，阿哥，凡事小心啊。」

陳繼宗道：「哼，金塘姓李的若敢到路東鄉放肆，包管教他知道路東鄉的厲害！」

「走吧。」朱妻心憂丈夫，很想盡快得到丈夫的消息。「金塘李家一定有話傳到村裏，我要盡快趕回去。」

「娘，小心啊。」鳳秀姐弟不大放心地齊聲對母親說。

朱妻點點頭，愛惜地摸摸兒子的頭髮。「耀庭，聽話啊，別自作主張，擅自返回村裏，知道嗎？」跟着又對女兒道：「鳳秀，千萬別作傻事。我一定會想辦法救回妳爹。」

陳繼宗抬頭看看天，說道：「淑貞妹，別再說了，我會看着他姐弟。走吧。」

四人走出墟口外，打算走到岔路便分手，走在前頭的耀庭突然跳着往前跑，口裏叫道：「娘，永貴哥呀！」

朱妻與大哥、女兒急忙抬眼往前望去，果然見到朱永貴正跳下一輛往墟上走去的馬車，快步向耀庭那邊走去。「耀庭、嬸娘。」

朱耀庭跑到堂兄跟前，急不及待問：「永貴哥，我爹呢？」

朱妻亦邊走邊道：「永貴你不

是給捉住的麼？他們怎會放了你？你孝光叔呢？」

永貴吁口氣，本來略帶笑意的臉上頓時變得悲沉起來。「嬸娘，孝光叔給金塘李家捉回去，關禁在李家柴房內。我本來也跟孝光叔一起給押回李家，後來李德全那惡人放我走，要我帶話給嬸娘妳……」

「什麼話？」朱妻心頭劇跳一下──她已隱約猜到。

永貴深吸一口氣，看了鳳秀一眼，憤怒道：「嬸娘，姓李的惡人說，只要……鳳秀……於下月初三嫁到李家，他才肯放回孝光叔。

「我返回村裏找了長福到鄉公所去跟天祥叔說，請天祥叔出頭到金塘李家要李德全放回孝光叔，可恨天安叔和紹坤叔等人極力反對，結果天祥叔聽從天安叔等人的意思，不答應到金塘鄉去跟李德全理論放回孝光叔。

「我和長福好不氣憤……擔心嬸娘妳逃脫後的遭遇，亦想到孝光叔被捉到李家的事要告訴你們，便與長福分頭趕來南栅墟和路東鄉，想不到在這裏遇上你們。」

「李德全那個惡人憑什麼將我爹捉到他家裏關禁起來！」朱耀庭怒目圓睜，握起拳頭。「娘，我去找那惡人，他不放回我爹，我跟他拚命。」

陳繼宗亦大爲氣憤：「金塘李家太可惡了，官府抓人關人，也要依法才行啊！李家算什麼？居然捉了孝光，拿他來脅逼鳳秀嫁到他家，簡直無法無天！淑貞妹，到縣裏去告他！」

朱妻居然叫她兄長冷靜。「哥，告他不入的！若非有恃無恐，姓李的惡人怎敢無法無天，鎮公所那個莫鎮長也與他狼狽爲奸，難保鎮裏的人亦給姓李的收買了。這件事告到縣裏我看沒用，一定要用自己想的辦法，或許能救回你妹夫。」

陳繼宗看着妹妹。「淑貞妹，妳一個婦人家，有多大能耐？」

朱妻暗暗咬咬牙。「哥，別小看女人，發起狠來，男人做不到的，女人反而做到。」

頓一下，接道：「救耀庭爹要緊，哥，你帶鳳秀姐弟回路東鄉，我跟永貴立刻趕回石壩村，看看有什麼辦法可想。」說完，她招呼永貴急急往前路走去，讓兄弟和一雙兒女留在後面慢慢走。

「娘，不要强來啊。」鳳秀想到父親給李家關禁起來，心如刀割。

「淑貞妹，記着鳳秀姐弟在我家裏等妳，千萬別做傻事。」陳繼宗提醒妹妹。

「永貴哥，請小心看着我娘啊。」耀庭果然是個懂事的孩子。

永貴扭頭應一聲。「放心吧，我和長福會看着嬸娘。」

朱妻沒有回應兄弟及一雙兒女的呼叫，眼裏含着淚，低頭疾走。

* * *

「海角天涯」蕭原在省城是有名的追捕手，想不到在這個地方差點病死路旁。幸得陳繼宗與鳳秀姐弟相救。對於陳繼宗舅甥三人的救命之恩，他銘刻於心。

他之所以路經此地，因他日前將一個隣縣緝捕的殺人犯捉拿歸案，領了懸賞的一筆錢後，便要返回省城，而南栅墟這個地方乃是必經之路。

他在追捕那個殺人犯時，經已感染了風寒，仗着身體强壯，加上病情不重，也就不以爲意，待到他將殺人犯緝獲，押回隣縣，病情重了一點，在起程返回省城前，他已買了一帖成藥煎服，他只以爲藥到病除，雖然這天早上起床時有點頭重脚輕，以爲睡不足才會那樣，在馬車上睡足便沒事。

坐上馬車後，他果眞躺在車上睡覺，那知道迷迷糊糊不知睡了多久，被一下劇震驚醒，只覺腦袋沉重，氣息粗重，口乾舌燥，手脚痠軟。發覺馬車歪倒，忙問趕馬車的什麼事。趕車的苦着臉告訴他，馬車左邊輪子輾落路旁一個陷坑內，令到輪軸震斷，就算將馬車推上陷坑，馬車亦無法再走，他不知如何是好。

蕭原在心裏暗叫一聲「倒霉」，竭力張大眼，問趕車的：此地是什麼地方？

趕車的答：距南栅墟大約還有兩里路。

蕭原本就打算趕到南栅墟才吃早點（他起程時，天還未亮，此時天剛放亮），算一算，馬車走了七八里路，問附近可有人家。

趕車的說，附近有人家，也幫不上忙，非要到墟上才有輪軸換裝。並請求蕭原趕到鎮上去，找到那爲修理馬車的店舖，要店家派人帶一根輪軸來換上，然後將馬車趕到墟上，繼續載蕭原往省城。

蕭原自知病情加重，若不趕到墟上，呆等下去對他有害無利，自忖走里許兩里路不會支持不住，到了墟上，快快找一個醫師診治，當下答應步行趕去南栅墟，好不容易走了一里遠左右，他感到支持不住，不得不走到路旁扶着一棵樹歇歇，那知道走到樹下時，脚下一絆，一跤摔倒，眼前一黑，暈死過去了。

由於路邊長了齊膝高的野草，蕭原被野草遮蔽着，路經的人若非留神細看，不容易發覺昏倒在地的蕭原。說起來正巧合了一句：無巧不成書。走在路旁的耀庭將路上一顆石子踢飛出路外，脚上穿的鞋子

因爲寬鬆的關係，加上他那一脚頗用力，以至脚上的鞋子脫飛出路外，引得舅舅和姐姐忍俊不禁，笑起來，他亦笑罵一聲，跳着脚「走」出路外草叢中撿拾鞋子，赫然發現自己那隻飛掉的鞋子落在一個倒在樹下地上的人身上，才救了蕭原一命。

那個店家是個忠厚老實的人，對陳繼宗的托付一一照做——照顧患病的蕭原，依時煎藥給他服食，餵他吃熬好的米粥。

那個老醫師眞有兩手，蕭原服了兩劑藥，出了兩次汗，到了晚上，頭已沒那樣重，精神了一點。

他打算待病痊癒後，到路東鄉去，找陳繼宗親自道謝——救助之恩。

* * *

朱妻與永貴返回石壩村的時候，天已開始黑下來。

返回家中，剛坐下，來不及喝口水，村裏不少人已聞訊來到她家，探望慰問她。

那些村民當然都是同情她遭遇的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那些血氣方剛的年輕人都顯得很憤慨激動，嚷着要替朱家出頭，到金塘李家討個公道——要李德全放人，同時亦不值天安、紹坤等人的自私怕事。

不過，亦有人勸說朱妻答應李家的要求，於下月初三將女兒嫁到李家，救回朱孝光要緊，李家不好惹，鬥不贏的，他們都是年紀比較大的男女。

事實上，他們是據實相勸。

那些血氣方剛，憤慨激動的年輕人當然聽不進耳，要不是朱妻替那些人辯解，那些年輕人會責罵那些人。

長福比永貴、朱妻早了一個時辰左右返回石壩村——他趕到路東鄉陳家聽說陳繼宗於天未亮便帶着鳳秀姐弟出門趕去南栅墟，便馬上趕回石壩村，聽聞嬸娘回來，馬上到朱家去。

「嬸娘，妳怎麼回來了？」待趕來慰問朱妻的村民陸續散去大半後，長福才有機會開口說話。

朱妻看到屋內還有村民（主要是年輕人）未走，不敢將心裏話說出來。「長福，辛苦你了。我回來，是要想辦法，看看怎樣才能救回你阿叔。」

略頓，接對永貴道：「永貴，昨晚你沒睡過，又挨了打，跟着又趕去南栅墟找我，來回奔波，你很辛苦了，回家去好好歇歇吧。永貴，連累你挨打又給李家的人捉回金塘鄉，很對不起……」

永貴忙道：「嬸娘，自家人不要那樣說，做晚輩的該做的！」

長福接口道：「永貴，有沒有給打傷？要不要找喜叔公看看？」

永貴搖搖頭。「皮肉之傷，叫阿麗（他妻子）替我用藥酒搓摩搓摩便沒事。」說完，返回家裏。

他確實疲累睏倦。

長福關切地問：「嬸娘，有何打算？」

朱妻道：「天祥叔不肯出頭到金塘李家去理論，要李家放人，我只好明天到金塘鄉跟姓李的惡人理論，誓要他李家放人，否則絕不罷休。」

長福不放心嬸娘一個人到金塘鄉，慨然道：「嬸娘，我陪妳去。」

仍未走的幾個年輕人——凌峯、錦鵬、力行、石青、石池、朱萬成——異口同聲：「朱嬸，我們跟妳一道到金塘李家，以壯聲勢。」

朱妻居然沒有拒絕堂姪及幾個年輕人的好意，爽快地道：「好！凌峯、錦鵬……眞不知……感激你們。明天到金塘李家去，你們聽我的說話，無論姓李的惡人是否放回耀庭他爹，你們都不要鼓噪莽動，猛虎不及地頭蟲啊！答應嗎？」

長福與幾個年輕人你眼望我眼，一時間誰也不作聲。朱妻看在眼內，決然道：「若不答應，我不答應讓你們明天跟我一起去金塘李家！」

永貴跟幾個年輕人看出朱妻意堅決，知道不答應不行，只好勉强點頭表示答應。

「嬸娘，明天什麼時候去金塘鄉？」長福問。

「吃過午飯便去。」朱妻答。

待所有人走後，朱妻看着空寂的房子，想起平日一家四口圍桌吃飯，一雙兒女的歡聲笑語，無限溫馨，如今家散夫被禁，不由悲從中來，淚如泉湧。

* * *

李德全每天起床後，例必抽一口大烟，才到內廳吃早點，這天起床後剛抽完一口大烟，正要步出寢室，管家何務本匆匆來到房外站住，對走到房門口的李德全道：「老爺，朱孝光的妻子在大門外口口聲聲要見你，有話跟你說。」

李德全頓時得意地笑了，摸摸下巴，道：「好！朱家這麼快便有人來了，還是朱孝光的妻子自己來，快招呼她到前廳坐，待我吃過早點才跟她談話。」

何務本答應一聲，快步往外走。

李德全陰陰一笑。「嘿嘿，朱家這個媳婦娶定了。」脚步輕快地往內廳走去。

朱妻坐在前廳內。何務本招呼她在前廳坐下，着人送上一杯茶，便說有事要辦，離開前廳，留下朱妻一人獨坐。

這個時候，大約早上八時許，前廳上那座自鳴鐘指着八時三刻，還有一刻鐘才到九時。

朱妻不是說好了，與長福和幾個年輕人吃過午飯才趕來金塘鄉找李家理論的麼？怎麼一個人早了一段時間來到李家？莫非她改變了主意？

其實，朱妻並沒有改變主意。她在與堂姪永貴趕回石壩村的路上，已打定主意，一個人獨闖金塘李家，救回丈夫，縱使上刀山下油鍋亦絕不退縮，返回家裏，看到那些來探望慰問她的鄉親對她家的遭遇深表憤慨同情，再想到石天安等人的嘴臉，更加堅定了她豁出去的決定。她寧願拚掉自己一命，也不想那些熱血沸騰的年輕人爲了她的朱家惹上殺身之禍，她不想連累那些對她家好的鄉親遭殃，自家事自家了斷。爲了避免長福和幾個年輕人起疑，她答應長福等人明天跟她到金塘鄉去找李德全理論，但却將時間推遲了。

她早已打定主意，天未亮便起床趕去金塘鄉李家。

獨坐前廳上，朱妻心裏很着急，不知在心裏咒罵了李德全多少遍，表面上不動聲色，不時喝一口茶掩飾不自覺流露出來的緊張之色。不知不覺間，將那杯茶喝光，李德全恰好現身，施施然走入前廳，一眼看到坐在左邊牆下一張椅上的朱妻，馬上堆起一臉假笑，連聲道：「親家母，這麼早便來哪？慢待了，大清早走十多里路，很累啊，吃過早點沒有？那些下人怎麼搞的，死到那裏去了？親家母杯裏沒了茶，也不來換上一杯……」

朱妻看到李德全走進來，恨不得一口將他吃掉，極力按捺着心裏的恨怒，冷冷道：「李先生，別做戲了！我不想聽你的花言巧語。我這次來，是爲了我女兒跟你兒子的婚事！」

李德全給朱妻說得臉上訕訕的，臉上的假笑收斂了，心裏哼了一聲，臉上仍舊笑着：「親家母果然是個明事理的人。」

「我要見見我那個未來女婿。」朱妻打斷李德全的說話。

李德全愕了愕，隨即乾笑一聲道：「親家母，眞不巧，小兒昨天午後親到縣城去辦大喜所需的物品，他要親自挑選一對金鈪送給新媳婦，大概後天才回來。親家母何必那樣心急呢，待到大喜那日，小兒去迎娶新娘時，親家母大可看個飽啊！」

朱妻思疑地道：「這麼巧？你家大少爺不會是白痴，所以不敢見人？」

李德全笑得很勉强：「親家母若有所疑，大可到村裏去找本村的人查問一下，小兒是個怎樣的人。」

「我已答應於下月初三將女兒嫁到你家，該放了我丈夫！」朱妻突然轉變話題。

李德全似乎早有準備，從容答道：「親家母，我已要親家翁的堂姪傳話，新媳婦過門之日，自會送親家翁返回石壩村，爲防萬一，不得不委屈親家翁在此暫住數天，請親家母包涵。再說，兩家既是親家，我絕不會虧待親家翁，妳可以放心。」

「家裏辦喜事，沒個當家的，什麼事也辦不成啊。」朱妻裝出爲難的樣子。「到時要是籌辦不及，不能依時嫁出女兒，不要怪我。」

李德全陰陰一笑。「親家母太謙了，誰不知你是個能幹的人，怎會辦不及！再說，朱家有不少親朋戚友，大可請他們幫忙。像那個……石錦鵬，便很能幹。若乃嫌不夠人手，不介意的話，我可派我家的管家到府上幫忙籌辦喜事。」

朱妻在心裏罵一聲：「老狐狸！」口裏說道：「我要見見我丈夫，總可以吧？見不到他，我怎知他……是生是死，是否無恙！」

出乎朱妻意料之外，李德全一口答應。「我正要對妳說，讓妳見見親家翁。來，我馬上帶妳去見他。」說着話已站起來。「親家母，這邊走。」往廳外走去。

朱妻馬上站起來，跟着李德全往外走。一直守在廳外的兩個護院左右走在朱妻身旁。

李德全帶着朱妻來到一個小偏院內，指着一列三間房屋道：「親家翁在左面第一間客房內，親家母，快去見見他。」站着不動。

朱妻馬上加快脚步往左面第一個房間走去。兩個護院緊跟着。

左面第一個房間外有一個帶槍的漢子在守着，早已看了李德全帶着朱妻走進偏院，不等朱妻走到房間前，已將上了鎖的門打開來，向房裏叫道：「朱先生，朱太太來看你了。」

守在門外的漢子居然知道朱妻的身份，太叫人奇怪了。

房內立刻響起幾下急促的聲響，一個人跌跌撞撞地跑出來，朱妻一眼便認出是丈夫，脫口呼叫一聲：「耀庭爹！」

朱孝光雖然神色憔悴，但却穿得頗齊整，朱妻認出丈夫身上那套衣服並不是前晚穿在身上那一套，看樣子李德全並沒有虐待丈夫，心裏稍安。

「淑貞。」朱孝光顯得很意外和激動，聲音有點發顫。

朱妻緊緊抓住衝出房門外的丈夫，激動地道：「他們沒有爲難你吧？」

朱孝光搖搖頭。「妳怎麼來了?這裏可是龍潭虎穴啊,我不是要永貴對妳說,別管我,寧死不將女兒嫁到李家!永貴沒對妳說麼?」情急之下,朱孝光不怕守在門外那個漢子,還有跟着他妻子的兩個護院也聽到。

朱妻道:「永貴什麼也都對我說了。耀庭爹,昨晚我回家後,想清楚了,家裏不能沒了你這個一家之主啊。要我不管你去死活,我辦不到。要是依照你的說話去做,我和鳳秀、耀庭還是人嗎?再說,我們怎也鬥不過姓李的……我們已試過了。鳳秀也不願意你爲了她……受苦,她說,爲了你,她願意嫁到李家……」

「不!絕不能要鳳秀嫁到李家!」朱孝光嘶聲怒叫。「我寧願死,也不要跟李家這種惡霸做親家。淑貞,鳳秀嫁到李家,不會有好日子過的啊……」

朱妻急急道:「耀庭爹,你可有想到,你若死了,教我和一雙兒女如何活下去?聽我說吧,爲了朱家不至家散人亡,不要那樣固執,剛才我已答應親家老爺,下月初三將鳳秀嫁到李家,親家老爺亦答應,他家迎娶鳳秀過門後,送你回石壩村……」

「不!妳怎麼不聽我的說話?」朱孝光瘋了般狂叫,扯着妻子廝打。

站在旁邊的三個漢子立刻上前,拉開朱孝光,將他拉回房內,關上門,然後上鎖。

房內傳出朱孝光的叫罵聲,腳踢拳擂房門聲。

朱妻看着上了鎖的房門給腳踢拳擂得砰砰作響,震動不已,臉上露出難過的神色,垂下頭,轉身緩緩往回走。

在丈許遠的地方看着的李德全無動於衷,看着緩緩走來的朱妻,嘴角牽動一下,終於開口道:「親家母,不要難過,親家翁一時想不通,待他心平氣和,便不會再怪妳,我會找機會開解他。」

朱妻突然停下來,放聲哭道:「耀庭爹,我知道這樣做對不起你和朱家,還有女兒,可是,爲了朱家,我不得不那樣做,你怎麼不體諒我的用心啊!」忽然間搖晃一下,似要跌倒。

脱離虎口　安居他鄉

此時,站得最近朱妻的是李德全,眼見朱妻似要跌倒,很自然地搶上前去攙扶她。豈料他才伸手扶住朱妻,哭叫中的朱妻驀地疾轉身,一手叉住他的喉頭,一手抵在他的腰上,口裏兇恨地喝道:「惡賊!動一下,我會殺死你!」

李德全陡覺腰眼上一陣刺痛,登時僵住,不敢動一下。

他從朱妻狠厲的神色,看出她會不顧一切——不惜一死,故此,他不敢動。

朱妻抵着李德全腰眼上的手中,赫然握着一把只有半邊的利剪!

三個護院「鞭長莫及」,距朱妻分別約七八尺及丈許遠,眼睜睜看着李德全受制於朱妻的利剪下,救援不及,呆愕了一下,三個護院慢慢向朱妻進逼。

「站住!」朱妻厲喝一聲。「再踏前半步,我在他腰眼上刺個血洞!」握剪的手一緊,李德全全身抽搐一下,禁不住發出一聲痛叫。「別過來!想我死嗎?」

三個護院不敢再踏前半步。

朱妻咬牙切齒道:「惡賊,眞想亂剪刺死你,替地方除害!」

李德全因被朱妻卡着咽喉,不得不伸長脖子昂起頭,聞聲全身震抖一下,急急道:「別……萬事有商量,妳……傷害我,逃不了,妳想怎樣?」

「放了我丈夫!快!」朱妻厲聲道。

李德全翻起的眼皮眨動一下。「妳……以爲妳走得了嗎?若妳放開我,我向妳擔保,妳所做的絕不追究,你我仍是親家。」

「放屁!」朱妻厲聲罵道。「我自從走入你家一步,便沒有打算能夠活着走出你家一步!你若不放我丈夫走,我與你一命抵一命!」握着利剪的手加了點力,銳利的剪刀抵刺入李德全的皮肉內,痛得他慘叫一聲,幾乎跳起來。

「放人……快放他出來!」李德全從朱妻的眼神看出殺機畢露,嚇得他抖着聲向三個護院喝叫。

三個護院在投鼠忌器之下,束手無策,不敢不聽從李德全的吩咐,守着房門的那個漢子立刻打開門鎖,推開門欲呼喝房內的朱孝光出來,朱孝光已一頭自房內衝出來,原來他在房內已聽到妻子的厲喝聲,再從門縫中窺看到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淑貞,爲何這樣做?」他顯得手足無措。

朱妻看到丈夫衝出來,馬上叫道:「爲了救你呀!我一定要救你出去!耀庭爹,快過來!」

朱孝光跑到妻子身旁,正要說話,朱妻已向李德全喝道:「走!送我夫妻出去。」

李德全不敢不從,在朱妻的脅持下,往偏院外走去。

朱孝光緊跟在妻子身旁。三個護院亦步亦趨,卻不敢莽動。

朱妻顯得異常冷靜——因她已將生死置於度外,朱孝光卻驚急無

措,幾次欲言又止。

被朱妻以利剪脅持的李德全才走出偏院外,便看到家裏上下人等紛紛湧來,剎那間幾十個人將前路塞個水洩不通。

李家上下人等,少說也有三十人。

原來李家人的都給驚動了。

「老爺,不得了啊,腰間流血啊!」一個三十不到的女子驚叫。

那女子是李德全第三房小老婆。

「好兇惡的女人啊,還不放開我丈夫!」驚叫的是一個年約四十上下的女人——李德全的元配。

「爹!」

「那個女人刺傷了我爹呀!」

驚慌亂叫的是李德全的子女,少說也有十個,都是他三個老婆所生。

「別讓那女人走!」怒喝的是李德全的二老婆。

朱妻並沒有被眼前的情形嚇倒,厲聲道:「快叫他們讓開!我和丈夫走不了,你也活不了!」

李德全給抵在腰眼上的利剪刺入皮肉,痛得難受,此時他只想快快脫身,張口怒喝道:「他媽的還不快讓開讓朱先生夫婦離開!你們想我死嗎!」喝罵中,他向站在大老婆身前的何務本打個眼色。

何務本立刻大聲道:「快讓開啊!老爺要緊呀!」

李家上下人等急急退讓開去。

何務本突然不見了人影。

朱妻推着李德全往前走。朱孝光這時反而鎮定下來,大概他知道事已至此,唯有豁出去,一直緊傍着妻子,以防亦步亦趨的三個護院突然發難。

朱氏夫婦終於脅持着李德全走出李家大門外。但又給圍堵着李家大門外的人羣所阻。

聚集在李家大門外的人羣少說也有二百人,全是金塘鄉人,並不是來聲援李家的,都是聽聞李家出了事,紛紛趕來瞧熱鬧。

站在李家大門最前面的十多個拿槍的人,都是金塘鄉的鄉丁。

李德全只想朱妻快放了他,少受點痛苦。因此,他走出大門外看到門前聚滿了人,不等朱妻向他喝叫,立刻張口叫道:「快讓開去,不要堵着門口,讓我和朱先生夫婦走過去。」

圍在李家大門前的人看到李德全被一個女人以利剪挾持着走出來,腰間染血,頓時發出一陣哄叫,亦引起一陣騷動,場面亂哄哄的,一時間沒有人理會李德全的喝叫。

亂哄哄的人羣中,不少人發出幸災樂禍的低咒聲——都是咒罵李德全活該,可見在金塘鄉內,亦有不少人恨他。

李德全看到圍堵在大門的鄉民沒有理會他的喝叫,怒不可遏:「快滾開去!都聾了嗎?王才,趕開他們!別堵着去路!」

李德全口裏的「王才」,乃是站在人羣最前面的十多個鄉丁其中一個,是個隊目,聽聞李德全的怒喝,馬上吆喝其他鄉丁驅散圍堵在李家大門前的鄉民。

不少鄉民已經聞喝往後退開去,那些鄉丁不管三七二十一,狐假虎威,吆喝着手推槍撞,驅趕人羣散開,頓時引起一陣混亂及咒罵聲。有幾個小孩給撞跌,幸好給大人飛快地拉起來,否則必定會給踩傷。

若在平時,朱妻必定大爲不忍,如今一心只想着救走丈夫,管不了那樣多,眼見人羣給驅趕開去,前面有路可走,馬上推着李德全往前走。

朱孝光一直跟在妻子身旁。

穿過人羣,朱妻脅持着李德全往村外走去,後面跟了大羣人。既有李家的人,亦有鄉丁,最多的是金塘鄉的鄉民——男女老少都有。

快到村口時,李德全突然停住腳步。「朱太太,該放了我吧?妳不是要將我帶回石壩村吧?」

朱妻兇狠地道:「快走,出了村口,我認爲該放你,自會放你,別逼我殺你!」

李德全身子抖顫一下,急急道:「走走走,別動氣,妳怎麼說就怎麼做。」

「千萬別殺我」這句話他不敢說出來,只好在心裏說。

出到村外了。

朱妻居然停下來,對丈夫道:「耀庭爹你先走!快!」

朱孝光不走。「淑貞,要走一起走,我不會留下妳一個人先走!」

朱妻發急地道:「你快走啊,待你走遠了,我自有辦法脫身,不用管我。」

朱孝光豈是那種自私和貪生的人,堅持道:「妳不走,我絕不走!」語態堅決。

朱妻知道丈夫發起書呆子氣來,九條牛也拉不轉他,當下不得不聽從丈夫的說話。「唉,你就是固執,至死也改不了,一起走吧。」

何務本又出現了,喝道:「慢着,妳夫婦要帶李老爺到那裏?人已放了,老爺亦已護送你倆出村外,仁至義盡,該放手了吧?」

朱妻潑辣地道:「在這裏放了姓李的惡賊?我不是太傻瓜!恐怕我才放開姓李的,我夫婦便給你們抓起來!」

一頓,接厲聲道:「李德全,

若不想死，快叫他們退回村裏去，不准再跟着我們。待我夫婦走出遠遠的，自會放你走！」

李德全雖然恨不得剝朱孝光夫婦的皮，剮他倆的肉。可是，肉在砧上，他唯有忍氣吞聲，向身後的家人護院及鄉丁喝道：「聽到沒有，退回村裏，不准一個人跟着！」

李德全三個老婆哭叫道：「老爺，我們怎放心讓你被那惡婦帶走啊，萬一……」

「住口！」李德全怒喝一聲：「我還未死呀！哭喊什麼？務本，快扶太太他們返回村裏。」

何務本答應一聲，連勸帶扶，勸李德全的大老婆及家人退回村內。

那些鄉丁像驅趕牛羊般，吆喝着推趕鄉民返回村裏。

朱妻不再停留，推着李德全往前走。朱孝光這一次押後，邊往前走邊扭頭回望，提防金塘鄉的人偷偷跟着走。

走出大約五六里路，朱妻才放開李德全，怒罵道：「像你這種爲惡地方的惡賊，本該殺了你！以除後患。但我不想犯上殺人的惡名，才放你走！你記着，石壩村的人，特別是姓朱的人，並不好欺！你若敢再來逼婚，拚着一死，絕不饒你！」

李德全臉青唇白，惶恐萬分，抖着身子道：「是，是。」邊說邊往後退。

「站住！」朱孝光怒吼一聲。「李德全，這一次我夫婦放過你。若不悔悟，繼續仗勢爲惡，無異自作孽！你也是讀書人，不會沒有讀過『自作孽，不可活』這句聖賢訓言吧？」

「讀過，讀過。」李德全但求盡快脫身，朱氏夫婦說什麼，他都不加反駁。

「滾吧！」朱孝光按捺着狠揍李德全的衝動，揮揮手。

李德全如聞大赦，雖則腰眼處給刺傷的地方劇痛陣陣，仍然强忍着轉身拔脚急跑。

跑出十多丈外，他突然停下來，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惡毒地放聲大笑起來。「朱孝光，你和你那個惡毒婦人以爲跑得了？哈哈……你們好蠢啊！我怎會甘心讓你們跑掉，放過你夫婦！」

朱妻急忙往道路外面張望，看不到有人，冷笑道：「惡賊！我眞後悔放了你！別以爲我夫婦奈何不了你，一樣能夠追上你，要你吃點苦頭！」她眞的拔脚向李德全追去。

朱孝光忙道：「淑貞，別和這種小人嘔氣……」看到妻子眞的追下去，不放心地跟着妻子身後奔去。

李德全料不到朱妻如此潑辣，嚇得掉頭便跑，口裏大叫：「飯桶，死到那裏去了，還不現身阻止那發了瘋的夫婦！」那知道一個不留神，脚下一絆，猛地撲跌下去。

朱妻怒叫着急追前去。「惡賊！我拚了一條命，也要在你身上刺十個八個窟窿，看你還能作惡！」

李德全撲跌在地上，全身發痛，特別是腰眼受傷的地方更痛，扭頭看到朱氏夫婦如飛追上來，嚇得他三魂皆冒，顧不了渾身疼痛，急急像狗一樣爬起來，狼狽地往前連奔帶爬。

「砰啪」兩下槍聲驀地響起，槍彈從朱氏夫婦的頭上射過。朱氏夫婦心頭一震，慌忙停下來，扭頭張望——看看槍彈從從那裏射來，不望猶自可，張望之下，夫婦兩人頓時臉色大變，朱妻咬牙切齒道：「我眞蠢，怎會想不到那惡賊詭計多端，暗中命其狗腿先一步趕在我倆前面在途中等着！我不該放了那惡賊，該將他帶返村裏，才放他走！」

原來夫婦兩人看到，正有七八個持槍的人自前路兩邊路外向他們飛奔而來，不停向他倆放槍，意圖阻嚇他倆停下來追趕李德全。

因爲嘯嘯激射的槍彈，都從朱氏夫婦的身旁及頭上掠過，好明顯，那些人並不想射殺他倆。

「怎辦？」朱孝光慌起來。

朱妻飛快地左右打量一眼，決斷地道：「往右邊路外跑！」當先急奔出路外。

朱孝光自然緊跟。

可是，朱妻才跑出路外，便一跤摔倒——原來被一顆自她耳側掠射過的一顆槍彈嚇得摔跌下去。

朱孝光急忙停下來，扶起妻子。「淑貞……」

「我沒事，快跑啊！」朱妻急忙爬起來，又往前跑。

「站住！再跑槍彈便往你倆身上射！」一聲暴喝即時響起，同時槍聲大作，槍彈在朱氏夫婦身旁頭上橫飛直射，逼得兩人彎低身子，跑起來比較慢。

「呃！」驀地朱孝光痛叫一聲，一跤跌倒，朱妻慌忙停下來，回身看丈夫怎麼了。

原來朱孝光給一顆槍彈擦傷了右腿外側，皮破血流。

朱妻急忙扶起丈夫。朱孝光發急地道：「淑貞，快跑，不要理我！」

「嘿嘿嘿……還想跑？」站在數丈外的路旁發出獰笑的是李德全。「朱太太，妳剛才好狠啊，我要妳知道，我比妳還要狠！」

朱妻與朱孝光倒吸一口氣，看

着已追撲上來的那些漢子，不自禁退縮了一步。「別逼人太甚，狗急跳牆，大不了跟你們拚命！」揚起手上的利剪，强作鎭定。

「哈哈……嘿嘿……」李德全笑得很得意。「拚命？就憑妳手上那半邊剪刀？哼哼！給我打！狠狠地打！」李德全想到給朱妻脅持的窩囊相，氣往上衝，恨得牙癢癢的。

那七八個鄉丁如狠似虎，揮動手上的槍，撲向朱氏夫婦。

朱氏夫婦如何抵擋得了，給砸倒落地，發出連聲慘叫。

李德全看着，好不解恨，又怕那些鄉丁不知輕重，往死裏打，忙又道：「別打死他們，也別往他們的頭臉上砸，他倆還要見人的！」

那些鄉丁聽李德全那樣說，馬上不再往死裏砸，拳脚槍托改往朱氏夫婦身上招呼。

漸漸，朱氏夫婦慘叫聲變得嘶啞，以至微弱下來，那些鄉丁仍沒有停手的意思，李德全不想打死兩人，他還要娶兩人的女兒作兒媳婦，喝叫那些鄉丁停手。

那些鄉丁停手，散開，朱孝光夫婦雖然仍未暈死過去，但卻近乎休克，躺在地上只是發出低微的呻吟。

李德全走到朱氏夫婦身前，獰笑道：「嘿嘿，滋味如何？知道我的厲害了吧？看妳這潑婦還敢跟我來狠的！」一頓，對那些鄉丁道：「抬他倆走！」

幾個鄉丁上前，正要動手抬起朱氏夫婦，驀地一陣呼喝聲傳來：「李德全，不要走！」

「那不是孝光叔夫婦嗎？給金塘鄉的人打死了！」

「殺人償命！不要讓他們跑了！」

李德全與那些鄉丁都被那一陣突如其來的呼喝聲嚇了一跳，急忙往前路望去，只見一伙爲數約十多名的青壯年人，手執槍械鋤頭禾叉，氣勢洶洶奔過來。

李德全一眼認出，跑在前面的其中一人，不就是昨天被他放走的朱永貴！

不用說，那伙人是石壩村的人。

李德全仗着自己這面有槍，同時看出跑不掉，心裏突然着慌，却不跑，那些鄉丁不等他喝令，經已抬槍指着那伙奔過來的石壩村人，情勢一觸即發。

十多個石壩村人在李德全那伙人約六七尺外停下來，其中六七個手上持槍的亦不示弱，槍嘴對準了李德全與那些鄉丁。其他手執鋤頭禾叉的亦舉在手上，擺出一副隨時動手的架勢。

在氣勢上來說，石壩村人佔了上風。

石壩村的人以朱永貴、石錦鵬、石凌峯、石力行，石池五人爲首。五人手上都有槍——步槍與土槍。

看到倒在地上的朱孝光夫婦奄奄一息，朱永貴等人無不怒火中燒，憤慨莫名，發出一陣怒罵聲。

「李德全，將我堂叔嬸娘打成那樣，好狠毒啊！」朱永貴憤激得幾乎說不出話來。「我阿叔和嬸娘若有三長兩短，我要你拿命來抵償！」

石錦鵬曾給金塘鄉的人——李德全的狗腿毒打一頓，深心不憤，如今與李德全等人狹路相逢，當然不會錯過報復的機會，咬牙怒聲道：「絕不要放過他們！咱石壩村的人可不是好欺的！」

那些鄉丁雖然有槍在手，仍被朱永貴等人的聲勢所懾，不由自主退縮了半步。

李德全色厲內荏地厲聲道：「虛張聲勢！別以爲人多便嚇倒我們！不要說朱孝光夫婦在我們手上，我們有槍，你們若敢……動，絕對討不了好！」

朱永貴一拍胸膛，「大不了拚個你死我亡！哼！我偏要動你！」一步步向李德全逼去。

李德全驚退兩步，喝叫：「阻止他！若敢再走前一步，向他開槍！」

兩個鄉丁立刻衝到朱永貴前面，用槍指着他。

朱永貴連眼睫毛也沒顫動一下，依舊逼前去。「狗腿子，開槍呀！不怕死的只管向我開槍！」

兩個鄉丁那敢開槍，看着朱永貴逼到他倆的槍口前，臉色陣青陣白，拿槍的手不自禁抖顫起來，怯懼地往後退縮！

其他的鄉丁亦不敢造次，因爲他們都怕死。只要他們開槍，石壩村的人必定還擊，那時候，恐怕像永貴所言：拚個你死我亡。

李德全看着，嚇得變顏變色，脚軟手顫，跑又跑不掉，拚又拚不過，不知如何是好，唯有向那些鄉丁吼叫：「飯桶！你們的膽都給狗吃掉了？動手呀！跟他們拚啊！」

朱永貴暴吼一聲：「你他媽的只會窮唬！要別人替你賣命。有種的跟我拚啊！」一手撥開指着他胸口的步槍，撲向李德全。

李德全駭叫一聲，掉頭便跑。

石錦鵬等人吆喝一聲，撲向那些鄉丁。

那些鄉丁雖然不敢開槍，却不甘被毆，被迫與石錦鵬等人動手拚鬥。

石壩村的人同仇敵愾，鬥志昂揚，加上人數比金塘鄉鄉丁多一半，很快便佔了上風，石池與一個

青年還抽空將朱氏夫婦抱到一旁，檢看夫婦的傷勢。

李德全本就受了傷——腰眼給刺傷，加上上了年紀，養尊處優，如何跑得快，很快便給身强力壯的朱永貴追上，一脚將他踢倒。「你這惡賊作惡多端！跑啊，怎麼不跑？」跟着向李德全身上拳打脚踢。

他對李德全恨之入骨。

李德全給朱永貴揍得在地上打滾，大叫「饒命」。

朱永貴怎肯放過他，恨不得將李德全活活打死，以洩心頭怒火恨意，突地「啪」一下槍聲驀然乍響，朱永貴痛叫一聲，歪跌落地。

他的右臂膀給射來的一顆槍彈擦過，現出一道血溝，血流如注。

隨着那一響將永貴射倒的槍聲，緊接着槍聲大作，震得正自拚鬥得難分難解的石錦鵬等人和金塘鄉鄉丁都停手罷鬥，往朱永貴追去的方向張望。

一大伙人——少說也有二三十人——從通往金塘鄉那面飛奔前來，不停向這面開槍，眨眼間已奔到倒地的永貴前面，石錦鵬等人一回過神來，馬上往回撤，各自找地方趴下，欲開槍抗擊。

他們忘了跟他們拚鬥的金塘鄉鄉丁手上有槍，犯了個大錯。

那些鄉丁亦隨即回過神來，急忙找地方躲起來，向石錦鵬等人開槍射擊。

援兵趕到，令到那幾個金塘鄉鄉丁膽氣大壯。

李德全眼見永貴摔倒，立刻像頭喪家犬般，顧不了身上的傷痛，連滾帶爬往奔來的那伙人竄去，口裏不住叫：「救我，快來救我……」

永貴跌倒，剛要爬起身，幾顆槍彈分別射落他身邊地上，有一顆幾乎射中他的右脚，嚇得他不敢爬起來。

「扔掉手上的槍！」幾聲吆喝同時響起，三個持槍漢子奔到永貴丈外停下來，三支槍口對準他。

有兩個漢子扶起李德全，其一是李家的管家何務本。

朱永貴在槍嘴指嚇下，不得不將手上的槍扔出去。那三個漢子立刻撲上去，將朱永貴抓起來。

李德全破口大罵何務本：「他媽的這個時候才趕到來，再來遲一步，我已給打死了！」

何務本與另一個李家護院不敢作聲。

「將他拖過來！」李德全忍痛向捉住永貴的兩個護院喝叫。

兩個護院將永貴拖到李德全面前。

李德全咬着牙——咯咯作響，豎眉瞪眼，切齒道：「朱永貴！你他媽的去死吧！」一脚踢向朱永貴的下陰要害。

李德全好惡毒。

朱永貴慘叫一聲，雖然給兩個漢子挾着，仍然痛得全身弓起，五官扭曲，額上標汗，幾乎暈厥過去。

「打！給我狠狠打！」李德全狂叫。「打斷他的右手！」

三個漢子馬上動手毒打朱永貴！

金塘鄉趕來救援的人只有三十之衆。他們是在李德全被朱氏夫婦挾持走後，待了兩刻鐘左右，才敢慢慢跟着追下去，待到聽到前路老遠的地方響起一下槍聲，才飛奔趕前來接應。而那七八個在前路出現的鄉丁，則是何務本於偏院外看到李德全向他打眼色，意會是何意思，馬上去吩咐那幾個聞訊趕來的鄉丁，立刻趕到前路等着救援被挾持的李德全。

至於朱永貴等人因何忽然出現，乃因朱永貴於吃過早飯後，幹了一會活，便到堂叔家裏看看孀娘起床沒有，打算叫孀娘到他家裏吃午飯，那知道找遍了朱家內外都不見孀娘，却發現一半的剪刀，他馬上猜到孀娘去了那裏，亦恍然明白孀娘昨晚所說的話乃是騙他們，實則她早已打定主意一個人去金塘鄉李家冒險救人——朱孝光，他們都被她騙了！

想到孀娘一個婦道人家孤身犯險，一定兇多吉少，大爲驚急，急忙找了石錦鵬，石凌峯、石力行、石池等十多人，拿了槍械，匆匆趕去金塘鄉接應，料不到在半路上遇上了。

石凌峯、石錦鵬、石力行等十數人手上只有八支步槍和土槍，跟金塘鄉鄉丁及剛剛趕到的李家護院等三十多人相比，無論在人數及槍械上都差了一大截，結果，他們在兩面夾擊之下，終於不敵，全數被擒，包括奄奄一息的朱氏夫婦。

李德全看着綁起來的石凌峯等十數人，獰惡地道：「給我打！打斷他們的手脚，看他們還敢不敢跟咱金塘鄉鬥！」

結果，朱永貴、石凌峯、石力行等十多人無一倖免，給毒打一頓，不是斷手便是斷脚。

朱孝光夫婦給抬回金塘李家關禁起來。

臨走前，李德全對遍體鱗傷的朱永貴道：「下月初三若不將你堂妹送來，就到縣裏去將你阿叔夫婦的屍體抬回去！」

*　*　*

看到遍體鱗傷，不是斷手便是斷脚的朱永貴、石凌峯、石力行、石錦鵬等十數人，他們的家人莫不悲憤萬分，聲言要到金塘鄉去討個公道，甚至不惜拚命。

那些本來懼怕李家勢力的村民亦氣憤不過，認爲金塘鄉李家太過份了，欺人太甚，都說要跟金塘鄉人及李家討個公道。原本便不值李家所爲的村民更是氣憤塡膺，一時間全村人羣洶湧，不由自主湧到鄉公所，要石天祥替斷脚折手給毒打的朱永貴、石錦鵬、石凌峯等十數人出頭，帶領村人到金塘鄉去理論。

傷者都給抬到鄉公所去。

看到朱永貴、石凌峯等十多個傷者給打成那個樣子，石天祥亦感到不忍卒睹！向羣情洶湧的村民聲言，勢必替受傷的人出頭，向金塘鄉人和李家討個公道！

石天安、石紹坤、石卓基等自私怕事的人看到朱永貴等十數人的慘狀，羣情憤激的村民，都不敢說什麼。

朱長福看到堂弟和石凌峯等十數人傷成那個樣子，激憤莫名，抄起家裏的一支火槍，便要趕去金塘李家跟李德全拚命。幸好及時被村民阻攔按住，搶去他手上的土槍，將他拉回家裏，否則，他恐怕沒命回來。

他一個人怎拚得過金塘鄉人，還不是白去送死。

石天祥要村民稍安毋躁，待明天早上，便與村民到金塘鄉去找李德全理論。村民看看已是日落西山，雖然怒憤難消，亦唯有暫且壓下，各自返家。

受傷的朱永貴、石凌峯等十數人經已給接駁好斷脚折手，身上的傷處亦給料理好，各自給抬回家裏養傷。

黎明前的那段時間特別黑暗，亦特別沉寂。因那個時候特別好睡。

金塘鄉一片沉寂，聽不到一聲狗吠，連蟲鳴聲也沒有！

驀地，村旁閃現出數條黑影，飛快地竄入村內，一直往村裏最大的那座房屋掩去。

不單是金塘鄉的人，附近鄉村的人都知道，金塘李家的房屋是全鄉最大最高的。人們還知道，李家在對面的屋牆內，建了兩座三層高的碉樓，日夜有人在上面守望，縱使土匪，亦不易攻破李家的防守，尋常人更難潛入李家。

幾條人影竄到李家左面牆下，正要有所動作，左前角那座碉樓上響起一聲暴喝：「左面牆下有人！」喝聲中，槍聲「砰啪」作響，槍火射向貼在牆上的人影。

本來沉寂如死的李家內立刻「活」起來，吆喝聲、銅鑼聲、狗吠聲響成一片，同時間燈火接連亮起來，連牆外也給照亮！

「土匪就在左面牆下，快衝出去堵截捉拿！」右後角碉樓上有人扯開嗓門大叫。

左前角碉樓上不停閃射出槍火，右後角那座碉樓上亦射出連串槍火，將左側面的牆頭封鎖起來。而從大門及後門內分別衝出兩撥人，前後堵截匿在左側面牆下的幾條人影。

牆下幾條人影急忙向左前角那座碉樓開槍還擊，同時往牆內扔着燃燒的瓶子。但却無法往外竄。因他們若不匿在牆下，便會暴露在碉樓射出的槍火之下。

可是，他們再不離開牆下，待到自李家前後門衝出來的護院前後夾擊之下，恐怕插翅也飛不了。

而扔入牆內的三四個火瓶並沒有爆燃起來，原來牆內早有李家的長工守候着，看到燒着的瓶子扔入，馬上用浸濕了水的破棉被將之蓋熄。

看來，李家已早有準備。

「長福，怎辦？」牆下一條黑影着急地對另一條蹲着的黑影悄聲問。

那幾條黑影原來是石壩村的人，蹲着的那條人影確是朱長福，說話的黑影是朱明亮，其餘四人則是石啟明、梁樹榮，石俊仁，朱日照。

原來朱長福深心不憤堂兄弟及石凌峯等十多人遭金塘鄉丁和李家護院毒打，而且手折脚斷，爲免遭到村民的阻止，他暗中糾集了朱明亮、朱日照等人——都是班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年輕人，夜半時分偷偷溜出村外集合，然後趕來金塘鄉，向李家來個大報復，看看能否救出被李德全捉回去的朱孝光夫婦。

他們手上的槍，都是從鄉公所裏偷出來的。

他們本來打算潛到李家牆外，先放火(他們帶備了幾瓶煤油)，然後乘李家混亂衝殺進去，希望逮到李德全，那就不難救出朱孝光夫婦。豈料計不得逞，才竄到李家左側面牆下，便被碉樓上的鄉丁發現。由此看來，李家早有防備。

朱長福也知情勢危急，若不趕快跑離李家牆下，衝出村外，他們恐怕都跑不掉，抓抓頭髮，忽然想到一個主意。「那個身上還有煤油瓶？」

石啟明忙道：「我手上還有一個！」

「拿來！」朱長福伸手接過石啟明遞過來的煤油瓶，「待我衝過去近碉樓上扔煤油瓶時，你們立刻往外跑！聽到沒有？」

石啟明、石俊仁、梁樹榮、朱日照四人一齊點頭。

朱長福貼牆往前面牆角上的碉樓跑去，燃着手上的煤油瓶外的布帶，奮力將之扔向碉樓三樓那個噴射出槍火的窗口。

由於距離遠了點，加上碉樓三樓離地頗高，朱長福雖然奮力扔出煤油瓶，却扔不上三樓那個窗口，砸在窗下的牆上。「彭」一聲瓶子爆破，煤油濺射在牆上，給火星沾上，蓬然燒起來，火舌猛烈地往上搶噬上窗口，逼得伏在窗內不停往下開槍射擊的三個李家護院慌不迭縮退開去。匿在牆下的朱日照五人見機不可失——碉樓上忽然停止了射擊，急不迭從牆下竄出去，往對面的房舍「標」去。

朱長福亦不敢怠慢，扔出煤油瓶後，立刻往牆對面衝去。

碉樓下牆角後忽然衝出數人，「砰砰啪啪」向狂衝向對面房舍的朱長福和石啟明等人放槍。

朱長福忽然摔跌落地上，打了個滾，手上的步槍響了兩下，射倒一個跑在前面的人影，其他人馬上趴下的趴下，蹲下的蹲下。朱長福陡地從地上竄起來，箭一樣往前標，陡地往前飛撲下去，頭上子彈激射掠過，最近的距他身上不到三寸，那一陣槍火當然是蹲趴下去的數人放射的。

石啟明五人拚命衝撲到三四丈外的兩座房舍側面，立刻向碉樓上及蹲趴着向朱長福開槍射擊的那些人射擊，掩護朱長福撤退。

朱長福飛撲在地上，往前橫滾，終於滾到一座房舍旁一棵樹下，接跳起身竄到樹後，總算暫時找到一個躲避槍火的地方。

可是，他們雖然暫脫險地，並不表示他們完全脫險，極有可能跑不出村外，逃脫不了。

這時，屋後牆角那面衝出數丈——從李家後門衝出來的護院及鄉丁，邊向朱長福六人匿着的地方衝去，邊開槍射擊！

碉樓上一個向着那幾座房舍的窗口亦噴射出串串槍火，射向那幾座房舍。

從前面牆角後衝出來，被朱長福及石啟明六人先後一陣槍火壓得趴在地上的幾個人亦向朱長福六人匿着的地方射擊，左右上三面激射的槍火壓得六人幾乎無法還擊。

附近不住傳來吆喝聲與奔跑聲，還響起兩下槍聲，有人——從奔跑聲聽來起碼有二十人以上——向這面急奔，若是金塘鄉的鄉丁趕來，朱長福六人便危矣，恐怕跑不了。

朱長福的腰上被一顆槍彈擦傷，才會摔跌下去。如今情勢極之不利，他忽然後悔了，後悔不該糾集石啟明等人跟他一起來犯險，若施啟明等人不幸……他怎對得起他們的家人？他死也死不瞑目，唯今之計，他只盼在村外接應的人及時趕來，否則，他只有拚却一死，掩護施啟明等人脫身。

飛奔趕來的果然是金塘鄉的鄉丁，他們欲繞路抄到朱長福等人的背後，將他們的退路堵死，那時，朱長福等人插翅也飛不了！

朱長福當然知道給堵着退路的後果，拚命放槍射擊，却無法阻止那些鄉丁往後抄，一片槍聲中，忽然響起一個人的厲喝聲：「不要給那些匪賊跑了！統通抓起來，看看他們是什麼人，膽敢在李家頭上釘蚤！」

聽其聲，厲喝之人該是李德全。

朱長福眼見情勢極之不利，再不當機立斷，恐怕後悔莫及。咬咬牙，立定主意，犧牲自我，希望可以令到石啟明等人脫身。事不遲疑，陡地暴喝一聲：「啟、照，我阻擋那些狗腿，你們快跑！」猛地從樹下竄出去，衝向那些向他們包抄的鄉丁，手上的槍却不爭氣，只能一下一下開槍射擊。

那些欲包抄的鄉丁倒被朱長福的拚命的狠勁所懾，並且窒停下來。

「長福哥……」啟明、日照等人料不到朱長福以自己一條命救他們，莫不大驚失色，脫口失聲呼叫。

「砰砰啪啪」一串槍聲驟響，乃是碉樓上一個窗口向不要命竄衝出去的朱長福射擊一串槍火。往前狂衝的朱長福應「聲」摔倒下去，發出一聲嘶叫：「啟明、日照，快跑啊，否則來不及啊！」

石啟明等人眼看長福中槍跌倒，又悲又憤，那肯丟下長福不顧。他們都不是貪生怕死之輩，不由自主齊聲叫道：「長福哥，要走一起走，我們絕不會丟下你！」

「你們快跑呀！」長福以拳擂地。「只要你們跑脫，我死也甘心！因我知道你們一定會替我報仇！要是我們全死在這裏，沒人替我們報仇呀！」

石啟明等人不再作聲，咬着牙忙於開槍阻止從李家後門那面進逼的那撥人。

朱長福給碉樓上及後面牆角後衝前來的幾個人，還有給已繼續往後包抄的鄉丁所發射的槍火壓得幾乎抬不起頭來。他咬着牙這面還擊一槍，那面反擊一槍，如何阻擋得了那幾個護院及鄉丁的進逼，要不是他跌倒下去的地方有一個樹樁，遮擋着他，早已被碉樓上及牆角衝出來的幾個護院發射的槍擊中。

時機稍縱即逝，那隊鄉丁已快包抄到長福等人後面，石啟明、朱日照等人這時想跑，已跑不了。

驀地，給槍聲震動的村子裏響起驚急的呼叫聲：「起火呀，快來救火呀！」緊接着是一陣接一陣的急激鑼聲，掩蓋了一聲接一聲的呼

叫「救火」聲。

砰啪，啪啪砰砰。附近響起接二連三的槍聲，令到不停向朱長福等人射擊的槍火稍歇。

「鐵堅他們終於前來接應了！」朱長福鬆一口氣，生出一絲希望。

可是，自李家後牆那面進逼的護院鄉丁並沒有停下來，因他們那面根本不受驟然響起的槍聲影響，繼續向朱日照等人進逼，已距他們不到三丈。

包抄的鄉丁並沒有理會那突然響起的接二連三槍聲，因威脅不到他們，正欲自後射擊石啟明、朱日照等人，突然一連五下冷槍震人心弦響起——五下槍聲伴着五聲慘叫，五個鄉丁接連倒下。這突如其來的殺人冷槍，嚇得其餘的鄉丁膽落魂飛，登時亂了套，各自找地方匿躲起來，免得變成槍下之魂。

「砰砰」又是兩下冷槍，又有兩個倉皇找地方匿躲的鄉丁中槍倒下，嚇得仍未找到地方匿躲的鄉丁慌忙趴在地上，不敢動一下。

威脅到碉樓及自牆角下衝出去的幾個護院的那五六下槍聲，仍然斷斷續續地響着，令到碉樓上的人不能毫無顧忌地向下射擊，自碉樓下牆角後衝出去的幾個護院亦不敢貿然進逼，趴在地上有一下沒一下地向樹樁後的長福射擊。

「衝呀！」石啟明與朱日照五人陡地發出響亮的呼喊聲，藉着房舍的掩護，退到對着朱長福，相距約二丈左右的一座房舍側牆下。兩人開槍阻止自李家後牆那面進逼前來的護院鄉丁，兩人抗擊倉皇匿躲起來的鄉丁及碉樓上的槍火，另一人——朱日照冒着被幾個護院的槍火射中的危險，衝出去救朱長福。

忽然間，有幾頭尾巴着火——拖着一團燃燒着的禾草的豬驚嚎着狠奔豕突衝向趴在地上的幾個護院那裏，嚇得他們慌不迭走避。那幾頭豬衝過幾個護院趴着的地方，繼續向自後牆那面向石啟明等人進逼的那撥護院鄉丁衝去，將他們衝散，忙亂間自然顧不了向啟明等人開槍射擊。

同時間，冷槍又一聲接一聲響起，阻嚇那些包抄過去的鄉丁，石啟明等人急撤。就這樣，石啟明等人扶着朱長福，終於衝殺出村外，與在外面接應的人手會合，落荒奔逃。

金塘鄉鄉丁及李家護院窮不捨，追出老遠，眼見無法追上，才返回村內。

石啟明等人雖然得已脫身，但亦付出代價：十一人有七人受了傷，其中以朱長福傷得最重。

朱長福不但腰側受傷，左肩亦中了一槍，腿上亦給槍火擦傷，血染大半身。石啟明、朱日照等人亦受了或輕或重的槍傷。

在村外接應朱長福六人的，是朱金朝等四個青年。

在一個土丘上草草包紮好傷口後，石啟明、朱日照、朱金朝等人驚魂甫定，緩過氣來，有人馬上想到一件怪事。「金朝，你們五人中，那一個那麼好槍法，一口氣射倒包抄我們的那些鄉丁？」石啟明逐一掃了朱金朝五人。

朱金朝與四個青年面面相覷。「我們那有那麼好的槍法。我正想問你們，到底是什麼人向那些傢伙放冷槍。要不是那一陣冷槍射倒幾個傢伙，將他們鎮住，你們恐怕脫不了險。」朱金朝一臉詫異之色。

「不是你們，又不是我們，那個放冷槍助我們脫險的人到底是誰？」朱日照好不詫異。「眞叫人奇怪。」

「莫非是神靈打救？」梁樹榮道。

「有可能是金塘鄉的人。」石俊仁道。

「絕不可能！」一個叫朱榮華的青年斷然道。「金塘鄉的人怎會胳臂往外拗？」

朱明亮道：「榮華，金塘鄉也有好人的啊。回想當時的情形，那個放冷槍的人極可能是金塘鄉人，想不出會有別的人在那裏！」

「不管他是什麼人，他助我們脫險，都該感激他。」朱金朝道。

「你們那一個想到火燒肥豬，驅趕他們衝擊李家那些狗腿這個絕妙的好主意？」朱日照問朱金朝幾人。

朱金朝指着一個青年。「阿龍想出來的，眞虧他想出來。那幾頭肥豬那麼一衝，衝得那些狗腿亂了陣脚，我們才能突圍脫險。」

朱日照對石龍道：「阿龍，怎會想到那麼好的主意？」

石龍笑笑，道：「小時候曾與錦鵬阿池他們頑皮貪玩，捉住一頭豬，在尾巴上綁上一串鞭炮，燃着了鞭炮，那頭豬給辟辟啪啪的鞭炮聲嚇得四處驚竄，樂得我們直笑。不知怎的，我忽然間想起來，心想何不試試火燒豬尾巴，驅趕牠他衝向那些狗腿，擾亂他們，恰好附近有個豬欄……想不到幫了我們一個大忙。」

「日照、啟明，歇過了，我們該趕回去了，天快亮哪。」一直躺在地上沒有作聲的朱長福忽然開口說話。

啟明等人抬眼往天邊望去，果然晨曦初露，於是招呼能夠走的扶起行動不便的，趕返石壩村。

* * *

鳳秀姐弟聽了趕來報訊的堂兄

弟朱勇的說話後，一個勁嚷着要去救回父母。耀庭不惜拚掉一命。鳳秀願意拿自已換回父母。

陳繼宗雖則對妹妹妹夫給李德全關禁起來亦急怒如焚，但他仍然極力按捺着心情，阻止一雙外甥做傻事。在他力勸之下，鳳秀姐弟打消不顧一切去救父母的衝動。

恐防一雙外甥陽奉陰違，陳繼宗吩咐三個兒女陪着鳳秀姐弟，實則是看緊姐弟倆。可是，却防不勝防，鳳秀於吃過午飯後說要上茅厠，陪着她的表妹不虞有詐，那知道鳳秀乘機遁走，陳繼宗三女久久不見表姐回來，心裏起疑，到茅厠去找鳳秀，才發覺鳳秀溜走了，馬上去告知父親。

陳繼宗正在菜田裏澆水，聽女兒說鳳秀借上茅厠跑了，大爲着急，忙跑回家裏，拿了一支土槍，匆匆跑出門外，追出村去，心裏只盼能夠在路上追上外甥女，否則，萬一鳳秀做出傻事，他怎對得起妹子與妹夫。

豈料他才追出村外，身後傳來他二兒的呼叫聲：「阿爹，快回來呀，表弟也跑了！」

陳繼宗聞言恍如給人當頭砸了一棒，脚步一窒，呆了呆，疾轉身對二兒怒喝道：「文昌！你不是看着耀庭的麼？」

陳文昌見父親發怒，怯怯道：「爹你拿槍跑出門外，我一時不覺，耀庭便乘機跑了。從後門跑的。娘已叫大哥追下去，叫我追來告訴你。」

「唉！」陳繼宗氣急地頓頓脚，兩個都跑了，若是追不回，如何是好？

陳文昌道：「爹，你快追下去找鳳秀表妹，我在附近幫大哥找尋表弟。」

陳繼宗不敢再怠慢，點點頭，立刻拔脚追下去，陳文昌亦在附近找尋兜截朱耀庭。

陳繼宗一邊追下去，一邊放聲呼叫：「鳳秀！鳳秀呀……」

突然前面有一個人朝他叫喚：「兄弟可是陳繼宗兄？」

陳繼宗脚步急停，定眼看着那個急步走來的人，起先認不出那人是誰，突地想起來，脫口道：「你是……你是蕭原兄台！」

急急走來的人果然是日前病倒在路旁，被陳繼宗甥舅三人救到南栅墟上的蕭原。看上去他的病已痊癒了，雖則仍略帶病態，但頗精神。

「繼宗兄，請問你找誰？跑得那樣急？」蕭原含笑看着陳繼宗。

陳繼宗嘆口氣。「兄台，我急着找回甥女，不跟你說了。」

蕭原急忙道：「繼宗兄要我的，可是那日跟你一起救我到墟上的姑娘？」

陳繼宗點點頭，人已往前跑。

蕭原跟着他跑。「繼宗兄，發生了什麼事？令甥女怎麼跑了？我幫你一起找！」

陳繼宗本不欲對一個只有一面之緣的外地人提及妹子一家所遭遇的不幸，陡地想起蕭原曾道及他的身份，心頭一動，他既是一個以緝拿官府懸賞追捕的匪賊爲生的人，本領一定很大，說不定可以幫忙。當下放慢脚步，嘆口氣道：「蕭原兄，實不相瞞，我甥女因父母遭隣鄉一個惡霸逼害，我甥女聽聞父母遭那惡霸抓走，關禁起來，偷偷跑了，要去救她父母，我恐她幹出傻事，所以急忙追趕找尋她。」

蕭原聽陳繼宗那樣說，忽然記起在客棧房中聽到的哭聲：「繼宗兄，在客棧房中悲哭的那個女子，就是令妹？」

「正是。」陳繼宗道：「當時我妹夫已被那惡霸半夜攔途截下，我妹子僥倖脫身，但我妹夫被抓走……」

蕭原的病確實已好了八九分，那個替他診治的老醫師醫術了得，他一共吃了五劑藥，睡了兩日兩夜，人便清爽了很多，不但可下床行走，還可以吃飯。這日閑來無事早上吃過午飯，便趕來路東鄉找陳繼宗，當面向他致謝救助之恩，跟陳繼宗交個朋友。想不到在路上遇上他，聽陳繼宗一番話，知道陳繼宗與一雙外甥於有事在身的情形下，還救他到墟上，心裏好不感動。如今會與陳繼宗一起救他到墟上的鳳秀姐弟家裏出了事，正好給他一個報答的機會，他當然不會袖手放過。

縱使鳳秀姐弟對他沒有救助之恩，遇上不平事，他亦會拔刀相助。

他一向喜歡鋤强扶弱，仗義助人。

「繼宗兄，可否將事情原原本本說出來？」蕭原跑了一會，有點氣喘——全因病後體虛之故。

一路追下去，兩人却沒有發現鳳秀的踪影。

陳繼宗吁口氣，將金塘李家看上鳳秀，砌詞詐婚，强行下聘，朱孝光夫婦堅持不允，避禍離鄉，李德全在路上攔截……種種事情，他知道的，全說出來。「唉，鳳秀要去救她父母，豈不是送羊入虎口。耀庭還是個孩子，也要去救我妹子妹夫，他若是……叫我怎對得起妹子妹夫？但願快快找到他倆。」

聽罷陳繼宗一番叙述，激起蕭原一腔俠義，打定主意，縱使冒險犯難，也要助鳳秀姐弟救出朱孝光夫婦，教訓教訓那個惡霸李德全。「繼宗兄，我跟你一起去找尋令甥女。你請放心，令甥女不會有事的。」

陳繼宗雖則很想蕭原幫忙，但又擔心他的病仍未痊癒，支持不來。「蕭原兄，你大病初癒，恐怕……」

蕭原笑說道：「不用替我擔心，令甥女的安危要緊。待找到你甥女，再行想辦法救出令妹夫婦。」

陳繼宗道：「謝謝你仗義相助……」

蕭原道：「應該的。那天若非繼宗兄與令甥姐弟相救，恐怕我已病死在路旁……」

兩人沿路找下去，一直找到金塘鄉，都找不到鳳秀。由於金塘鄉村口如臨大敵般，少說也有十個鄉丁荷槍守着，兩人不敢貿然進村，在附近向出來的村民打聽，都說村內沒有發生什麼事，亦沒有人到李家生事。陳繼宗心裏稍安，想起鳳秀可能跑回石壩村，於是與蕭原趕去石壩村。

找不到朱鳳秀，陳繼宗心裏始終不安。

兩人趕到石壩村，來到朱孝光家，那裏有鳳秀的影子，向隣居打聽，却說沒有見到朱鳳秀回來，都替朱鳳秀擔心。

從那些隣居的說話神色，陳繼宗看出那些村民頗爲憤激，詢問之下，那些隣居告訴他倆，早上吃過飯後，石天祥與數十個仍未平復激憤心情的村民正要趕去金塘鄉跟李德全理論，還未走出村口，鎮公所已派了十多個士兵到來，帶頭的是鎮公所保安隊的一個排長。

向石天祥及那些村民聲言奉了鎮長莫昌盛之命，前來向石壩村全村村民訓示：昨晚有石壩村的人摸到金塘鄉李家圖謀不軌，幸好李家及時發現，打跑那伙生事的人，若按律法，鎮公所大可到村裏捉拿那些侵襲李家的人，送到縣裏法辦。

李家爲了息事寧人，不加追究。但却不想再有人到金塘鄉生事。因此，莫鎮長命他前來向石壩村人警告：不得再有人到金塘鄉——特別是到李家去騷擾生事，否則絕不再輕貸！

至於朱孝光夫婦被李家拘禁一事，因朱妻以利器刺傷及脅持李德全在先，經已犯了傷人罪。因此，李家拘禁朱氏夫婦並無不當，若石壩村人不服，膽敢到李家鬧事，一律以同謀論處！

石壩村人當然不服，一時間羣情洶湧，有人怒聲質問：那豈不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

李德全半夜攔截出走的朱氏夫婦，難道沒犯了律法？

李德全下令護院和鄉丁毒打石凌峯、朱永貴等人，並將他們的手脚打斷，難道沒犯了傷人罪？天下間那有這樣的歪理！

那個排長兇惡地道：朱氏夫婦存心悔婚，半夜逃走，李家派人攔截，合情合理。

至於朱永貴、石凌峯等人遭受毒打手脚折斷，那是活該，因他們先動手痛打李德全與那些鄉丁，乃是咎由自取，李德全沒有將他們扭送到縣裏法辦，已經不爲已甚。

村民若再鼓噪，便將他們全部押回鎮公所懲辦。

石天祥眼見無法前往金塘鄉理論——他不想惹上官非，便勸說村民忍讓。

村民雖然憤怒不平，亦都不想與鎮公所的保安隊衝突，只好不情願地散去。

那小隊保安隊待村民去後，領隊的排長吩咐一個士兵在村口當眼處貼上一張禁止石壩村人到金塘鄉騷擾生事的告示，才返回鎮上。

對於金塘李家勾結鎮公所的官員欺壓他們，石壩村的人都怒憤塡膺，但又無可奈何，唯有三三兩兩聚在村裏各處議論，發洩心裏的不平之氣。

既然來到石壩村，陳繼宗打算到朱永貴和朱長福家裏看看兩人的傷勢，並與兩人談說如何營救朱孝光夫婦。

長福雖然身受三處槍傷，比起永貴來說，要算輕了。朱永貴不但斷了右手，身上亦滿是傷，臉上更是青一塊瘀一塊，而且唇腫鼻破，幾乎認不出他的本來面目，陳繼宗看到永貴傷得那樣重，心裏很難過，慰問了他幾句，沒有跟他說營救朱孝光夫婦的事，跟蕭原坐了一會，便告辭，趕去長福家。

蕭原雖然與永貴素未謀面，眼見他傷得那樣慘重，亦覺得李德全太過份殘忍，不值其所爲。

長福一見陳繼宗，顧不了身上的傷痛，一把抓住他的手，情急地道：「阿舅(他跟鳳秀姐弟一樣稱陳繼宗作阿舅)，你一定要想辦法救我阿叔和嬸娘，求求你。」

陳繼宗安慰長福。「不用擔心，安心養好你的傷。我會想辦法救出他們，竭盡我所能！」

他本想看看長福可有辦法救出朱孝光夫婦，如今聽長福那樣說，打消了跟他商量的念頭。

長福要是有辦法，早已告訴他，不會才見面便請求他救朱孝光夫婦。因此，跟他說也是白說。

長福憤怒道：「姓李的好惡毒，將永貴他們十多人的手脚打斷，他簡直不是人！可惜我昨晚無法進入李家，否則，絕不放過他！這個仇！一定要報！」長福異常憤怒，牽動肩頭上的傷口，痛得他直抽氣。

陳繼宗忙道：「別動氣，好好養傷，姓李的一定有報應！」

陳繼宗記掛着鳳秀姐弟的下落，不敢久留，辭別長福，急急與蕭原趕回路東鄉，看看兩個兒子是否找回耀庭和鳳秀。

蕭原在石壩村耳聞目睹，令到他更堅定了鋤强扶弱，警惡懲奸的決心。

何況，鳳秀姐弟對他有救助之恩，更要打抱不平。

趕返家中，教他放下一半心的是，耀庭給文昌兄弟追截回來，待在家中，由文昌時刻看着他。至於鳳秀，無影無踪。

文昌兄弟跟陳繼宗的妻子看到他返來，急不及待問：「找到鳳秀沒有？」

陳繼宗垂頭嘆氣，「你們看不到，鳳秀沒有跟我回來嗎？」

陳妻與幾個兒女當然看到，他們問，只因心裏存有一絲希冀——或許鳳秀在石壩村自己家裏。

陳繼宗向妻兒介紹一直站在他身後沒說話的蕭原，陳妻忙招呼蕭原進屋內坐，文昌兄弟妹亦稱呼蕭原一聲叔叔。

其實，蕭原的年紀比陳繼宗的大兒子陳兆昌大不了多少年。

耀庭認出蕭原就是那日病倒在路旁樹下的那個人，想起舅舅曾對母親說，蕭原是個對付匪賊有本領的人，說不定有本領救出父母，當下走到蕭原面前，「噗」一聲跪下去。「蕭叔叔，求你幫忙救回我爹我娘，我給你磕頭。」向蕭原猛磕頭。

蕭原慌忙一把拉起耀庭，阻止他磕頭。「小兄弟，我會竭盡所能，救出你父母，你眞是個好孩子。」

陳繼宗對外甥鳳秀的安危，好不心焦。「唉，找不到鳳秀，教我如何是好？不知到那裏去找她，總不能硬闖入金塘鄉李家找尋啊！急死我了。」

蕭原已在路上將整件事前後想了一遍，有了主意，認爲鳳秀就算去找金塘李家，亦不會有多大的危險，於是將他的想法說出來。

「繼宗兄稍安毋躁。我猜令甥女無論是否去找那個惡霸李德全，就算落在姓李的手上，她也不會有危險，須知李家硬要娶她作媳婦，並不是要傷害她，因此，令甥女鳳秀就算落在姓李的手，他也絕不會傷害令甥女，繼宗兄大可放心。若鳳秀眞的落在姓李的手上，並不是一件壞事，可以一併將她和令妹夫婦救出來，省得擔心她不知去了那裏。」

「蕭原兄，憑我……一人之力，那有本領將她和妹子夫婦救出來。」陳繼宗這樣說，試探蕭原怎樣說。

蕭原道：「繼宗兄，還有我。」

陳繼宗道：「單憑我和你，就算有三頭六臂，亦無能爲力到李家去救人啊。」

蕭原滿有信心地道：「力敵不成，何不智取？就算單人匹馬，亦會成功。」

「蕭原兄，能夠得你拔刀相助，實乃我妹子夫婦和甥女鳳秀之幸。」

蕭原道：「繼宗兄誇讚了，不管令甥女是否落在李家手上，明天一早就有消息。」

* * *

朱鳳秀當眞落在李德全的手上。

她以爲只要她答應嫁給李德全的兒子做媳婦，李德全便會放了她父母。所以，她從舅舅家跑出來後，便繞路跑到金塘鄉，怪不得陳、蕭兩人沿路追下去找不到她，找上李家，豈料當她道明來意，李德全並沒有答應馬上放了她父母，反之，將她一併關禁起來，待下月初三跟他兒子成親後，才放朱孝光夫婦回石壩村。

拜堂成親後，朱鳳秀便是李家的人，變成一隻煮熟了的鴨子，飛不走。

朱鳳秀後悔已莫及。

她給單獨禁在一個房間內。

黃昏時分，她看到她的未來丈夫——李德全的長子。

李德全的長子原來是一個殘廢半癡半傻的人，名叫李智生。

李智生的長相實在不敢恭維，左手左脚癱廢，走起路來一瘸一瘸的，嘴巴歪斜，口齒不清，經常傻笑。這樣的一個人，那有閨女肯嫁給他。難怪李德全仗着朱孝光醉後一句說話(可能是他誣造出來的)，非要朱孝光將女兒嫁給他兒子不可！

門在外面上了鎖，裏面沒有門上，在外面一推，便推開一條兩三寸的門縫來，李智生就是從門縫中往房裏張望，口裏含糊不清地說道：「喂，讓我看看……妳長得好不好看。新娘子，爹說……妳做我的新娘子……嘻嘻……」

鳳秀隔着門縫看到李智生的那副尊容，聽他說話含糊不清，居然就是她要嫁的人。起初不相信，跟李智生搭訕：「你是誰？你剛才說什麼？」

李智生歪斜的嘴巴不時流出口水。「我叫李智生，大少爺……妳很好看啊……爹沒有騙我，新媳婦……很好看，我喜歡，嘻嘻。」

聽他說話，又不是一個完全癡傻的人。

想到要與門外那殘廢的白癡過一輩子，鳳秀不禁悲從中來，差點哭出來。「你眞的喜歡我嗎？」她强忍着問。

「喜歡。」李智生答，看着鳳秀直傻笑。

「你喜歡我，爲什麼將我關起來，不跟我到外面去玩啊？」朱鳳秀心裏生出一絲希望。

「玩？好啊！」李智生顯得很興奮。「玩牛牛好嗎？我喜歡呀！」

「你不放我出來，怎跟你玩？」朱鳳秀笑起來很好看。

「放出來？放那個出來，怎樣放？」李智生一臉惘然。

「放我呀！將門上的鎖打開……」朱鳳秀急切地道，恨不得馬上脫身。

「放……妳？」李智生一副費解的樣子，突然右眉扯動一下，露出一副恍然的樣子。「放出來，放你出來，嘻嘻，我找爹……說，放你出來！」跟着瘸着脚一高一低地往外走。

朱鳳秀急得哭笑不得，忙叫道：「喂，別告訴你爹，快回來……」

李智生似乎聽不到她的叫聲，逕自走了。

朱鳳秀呆了一會，突地聽到門外有人道：「別癡心妄想跑得了！乖乖待在房中，到下月初三做我的兒媳婦。哈哈哈……我李家家山有福，智生居然娶到一個好老婆，我李家眞有福氣！」

朱鳳秀隔着門縫看到，說話的人是李德全。不知什麼時候來到，大概早已來了，並且聽到朱鳳秀和李智生的說話，否則，他不會一開口便說「不要癡心想跑得了」那句話。

朱鳳秀沒有作聲，離開門前，走到床前坐下。

李德全討個沒趣，在心裏狠狠地道：「如今由得妳使性子，嘿嘿，日子長着，不怕妳不就範！」口裏發出幾聲邪笑。

看來，他似乎要打鳳秀的主意。

* * *

初三日。

李家大喜之日，全家裏外，張燈結綵，一片喜慶，裏外都忙碌起來，李德全與三個老婆穿上喜慶日子穿着的禮服，招呼不斷前來賀喜的賓客。

新郎李智生亦穿上一套吉服，簪花掛紅，給兩個下人看着坐在喜堂一張椅子上，不許他到處亂跑。

看李智生的模樣，不由令人想到沐猴而冠這句成語，給人一種滑稽的感覺。

鎭長莫昌盛也親來賀喜，李德全不敢怠慢，親自到大門前迎迓。

這一日，不但李家內外把守嚴密，村口亦有鄉丁把守，嚴防石壩村的人進村生事，每一個外鄉來的賀客進村時，都要說出姓名來自何方何村，說不出及拿不出請帖的，一律不准進村。

李德全急急走出大門，迎接鎭長莫昌盛。「莫鎭長大駕光臨，眞賞面啊！德全有失迎接，望莫鎭長體諒。」李德全一臉笑容，向莫昌盛拱拱手。

莫昌盛拱手還禮，神態似有點不大自然。「德全公新翁之喜，昌盛怎不撥冗來賀，喝杯喜酒！」陡地往前斜搶，張口欲叫。

那知道話未出口，站在他身後左面那個馬弁左脚往前一勾一掃，莫昌盛頓時「啊」地驚叫出聲，一跤摔了下去——摔得很重！

那個一脚將莫昌盛勾掃跌的馬弁一步躍前，踏落莫昌盛的背上，同時拔槍抵在他的背上，怒喝道：「你他媽的不想活了！」一拳砸落，痛得莫昌盛慘叫一聲，趴在地上不敢動。

在莫昌盛突然往前斜搶前的刹那，站在右面的那個馬弁亦倏地動了——一個箭步搶到警覺情形不對的李德全面前，一手扣住他的左肩頭，右手飛快地拔槍抵在他的胸口上，口裏暴喝一聲：「都不准動！誰動，一槍在李德全胸膛上開一個血洞！」

李德全受制於那個馬弁槍下，被扣的右邊身痠痲發軟，全身不聽使喚，駭然張大口，却叫不出聲來。

守在大門前的八個護院鄉丁都來不及應變，眼睜睜看着莫、李兩人受制於兩個「馬弁」，愕然呆住。

在李家大門前看熱鬧的大人小孩，嚇得驚叫駭呼，倉皇走避，好不混亂。

大門內有人聞聲跑出來。

脅持李德全的「馬弁」厲聲對李德全道：「你若要命，快呼喝你的人不要亂動！」抵在他胸口上的槍嘴用力戳了一下。

李德全痛得哼了一聲，臉色比紙還白，急忙扯開嗓門叫：「不可亂動，誰不聽我的話，絕不饒他！」

所有人包括從大門內跑出來的人都不敢動，驀地蕭原握槍在手飛快地揚動一下，「砰」一下槍聲響起，一個匿在大門內似乎有所動作的護院應槍倒下，所有人都被那奇準的一槍震住。

看清楚，脅持莫鎭長的馬弁，赫然是陳繼宗。

兩人怎會變成莫鎭長的馬弁？

此事說來淺白，蕭原與陳繼宗知道初三那日必有很多賓客到金塘李家賀喜，便想到在路上截下哪兩個賓客喬扮混入金塘鄉，找機會脅持李德全，想不到截下的三個坐馬車的人赫然是鎭長與兩個馬弁，於

是將馬車趕出路外，找了個隱蔽的地方將兩個馬弁和趕車的綁起來，脫下兩個馬弁的衣服穿上，警誡嚇唬了莫昌盛一番，才將車趕回路上，由陳繼宗趕車，蕭原暗中脅持着莫昌盛，大搖大擺，公然進入金塘鄉，到李家去賀喜。

莫昌盛怕死，不敢聲張，來到李家大門前，眼見門前守着八個荷槍的護院鄉丁，以爲有機可乘，膽氣陡壯，突然發難，那知道自討苦吃，還是脫不了身！

「你想……怎樣？」李德全牙齒打顫。

「立刻將朱孝光夫婦和朱鳳秀放出來，否則一槍斃了你！」蕭原厲聲道。

李德全從蕭原的眼神看出不是虛言恫嚇，他不想死，只好依照蕭原說的話大聲叫：「快帶朱孝光夫婦女兒出來！」

未幾，有幾個漢子將朱孝光夫婦和女兒帶出來。三人起先認不出陳繼宗，待陳繼宗向他們呼叫一聲：「淑貞妹、孝光、鳳秀！」三人才認出是誰。

朱妻雖然傷得幾乎不能站立，發覺原來大哥來救他們，激動得驚叫一聲：「阿哥！」

朱孝光父女亦驚喜不已，齊聲向陳繼宗呼叫一聲。

蕭原又對李德全喝道：「快着人拿二百大洋來賠償朱家的損失！」

李德全人在砧上，不得不任由人宰割，吩咐一個護院去賬房拿來二百大洋交給蕭原，蕭原將之交給鳳秀，跟着與陳繼宗一前一後挾持着李、莫兩人往外走，待朱孝光夫妻女兒上了馬車，才將李、莫兩人推上車，拿槍抵着兩人，由陳繼宗趕車往村外走去。

金塘鄉的鄉丁早已趕到來，但不敢亂動，站在村口一旁看着陳繼宗將馬車趕出村外。

馬車馳出村外，看看沒人追出來，陳繼宗與蕭原都鬆口氣。

驀地，附近一連響起六下冷槍。兩旁路外不太遠的樹上連續摔下六個人，其中一人赫然是李家管家何務本。

蕭原與陳繼宗揑一把汗，因爲若不是放冷槍的人將匿在樹上的六人射下來，他們可能會死在那六人的襲擊的槍火下。

那個放冷槍的人並沒有現身。蕭原喝采道：「好槍法！朋友請現身，好向你當面致謝。」

放冷槍的人既沒有現身，亦沒有作答，蕭原猜想那人可能不便露面——極可能是金塘鄉人，但與李德全有仇。因此，他亦不強人所難。

「你們還不放我們？帶我們到那裏去？」莫昌盛憋不住問。

「該放你倆的時候，自會放！」蕭原沒好氣地道：「只要你倆乖乖跟我們走，絕不會殺你倆。」

* * *

黃昏日落，金暉斜照下，兩輛馬車上坐着陳繼宗與朱孝光兩家人，還有簡單的行李。

蕭原亦在一輛馬車上——陳家那一輛。

他們已在走出縣界之前，放了莫昌盛與李德全。

陳繼宗聽從蕭原的忠告，返回路東鄉家中，匆匆收拾細軟，將拿不走的田地房屋交托給一個親戚照管，一家大小跟妹夫一家遷移到梧州居住。

蕭原是怕莫昌盛與李德全於事後不放過陳繼宗，才勸他舉家遷移。

對於蕭原的仗義相救，朱孝光夫婦感激不盡。

朱鳳秀的臉上一直綻放笑容，笑得好美，好開心。

耀庭與陳文昌兄弟則視蕭原爲大英雄。

（全文完）

懲惡除奸傳奇故事／麥穗・文 可飛・圖

偸車賊

借助偸車 寄意伸冤

深夜裡，下起了傾盆大雨。

這裡是市郊，靠近白沙灘，瀕臨沙灘不遠，有一幢相當講究的別墅，附設有網球場、游泳池，只是附近只有這麼座孤零零的一幢，顯得有點冷清清。

湯占美就是這幢別墅的主人，他在睡夢中，突然被一種可疑的聲音吵醒了。

暴雨仍然很大，可是湯占美並不是被雨聲驚醒，而是聽到了汽車突然發動的聲音。

距離別墅不遠有條公路，聽到汽車聲並不足爲奇，但是現在他聽到的汽車發動聲，乃發自別墅的車房。

有賊！

湯占美憑直覺有了這樣的想法，他不願驚動熟睡中的妻子，隨手披了一件睡袍，急忙走出卧房。

他在路過客廳時，還順手抓起了一根棍子，以作防身之用。

他以跑百米的速度衝到庭院，可惜晚了一步，他的那輛酒紅色千里馬轎車，正從車房內疾衝而出，閃電般衝出了別墅的鐵門。

湯占美緊跟着追到門口。

大雨滂沱，因而影响了他的視線，雖然今晚有月色，但他只能看到車的影子，透過後車廂的玻璃，雖然也能看到車廂內的模糊景象，但沒有看到駕駛人的身影。

車子的速度很快，刹那之間，便在他的視野內完全消失不見了。

湯占美已被大雨淋得像個落湯鷄一樣，望車興嘆，只好無奈的回到卧房。

他的太太雪心已被驚醒，看見了湯占美的狼狽樣，不由萬分驚詫道：「發生了什麼事？」

「家裡鬧賊，新買來的車子被人偸走了。」

「那該怎麼辦？」

「除了立刻報警之外，還能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雪心慌忙下床，幫助占美換了身上的濕衣，並冲了一杯滾熱的飲品給他驅寒。

她倒是一個相當體貼的妻子。

湯占美立刻撥電話到警察局，報告了剛才失車經過。

「占美。」許雪心嘆着氣說：「現在的偸車賊實在太多了，警局所積壓的竊車案件成千上萬，恐怕找回來的希望不太大。」

「但是不能不懷着希望，這是我們應該採取的正確方法。」

「占美，你看我們能不能採取另外方法，以便及早尋回我們的車輛？」

「妳指的是什麼方法？」

「登報懸賞。」雪心道：「我在報紙上常常看到這樣的啓示，竊賊偸了車子後不好脫手，只要車主肯

出一些贖金，問題就會解決了。」

「這不是正當的方法，我不採用。」湯占美的個性相當耿直。

「那你的意見是……」

「我已報警，爲了讓警方人員作更進一步的了解，明天一早我再跑去警局，仔細向他們說明白點。」

許雪心爲了尊重丈夫的想法，沒有再表示意見。

* * *

次日一早，湯占美匆匆忙忙的趕到了警局。

在刑事科裡，他向辦案人員說明了昨夜經過，舉凡：廠牌、車號、性能，以及買了多久等等，他都報告得非常的詳細。

「你是聽到車子發動聲音後，立刻趕到外面去查看的?」當值的張警官問。

「是的。」

「當我到達門口時，車子已經開走了，那時你跟在車後，大約有多少距離?」

「只有十多呎而已。」

「十多呎是個很近的距離，你說是嗎?」

「是的。」

「昨夜是農曆十五，月亮圓大，雖然正在下雨，但是視綫應該還是很清晰的，按理在短短的十多呎距離內，應該可以從後窗玻璃看到車廂內的情景，關於這一點，湯先生有意見嗎?」

「不錯，我很贊同你的見解，我是能夠看到車廂內的景象。」

「看得清楚嗎?」當值張警官加以强調。

「可以說相當清楚，甚至可以看到駕駛座位上的方向盤。」

「那更可以看到竊賊的背影。」

占美微微一怔：「請問警官，這很重要嗎?」

「相當重要。」張警官正色說：「能夠掌握竊賊的形象，便能縮小我們警方的調查範圍了。」

湯占美苦笑搖頭道：「可惜，非常之抱歉，我沒有看到竊賊的背影。」

「沒有看到?」張警官狐疑的望着他。

「眞的沒有看到。」湯占美加以强調：「好像車廂裡根本就沒有人，車子是自動開跑似的。」

「湯先生，希望你回答得能夠更確實一點，不要用『好像』這類字眼，究竟有還是沒有?」

「沒有。」湯占美的口氣轉趨堅定：「那時車廂中的確沒有任何人影。」

張警官笑了笑道：「湯先生，你認爲這有可能嗎?」

湯占美楞住了。

「請你再仔細的想一想。」張警官和顏悅色的說道：「如果沒有人駕駛，車子當不會自動的開走，這應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可是眞的沒有，長官一定要相信我，如果我看到了，一定不會在長官面前作任何隱瞞的。」

「照你所說，那就非常的古怪了。」

「不過長官有這種想法，我也覺得非常的怪異，但這却是鐵一般的事實。」

張警官沉思片刻之後，抬起頭來道：「好罷，我們會盡力代你查尋的，一有消息，我們警方就會立刻跟你聯絡。」

「謝謝長官。」

湯占美離開了警局，心裡始終在想着一個問題。

那張警官說得對，如果無人駕駛，車子是不會自動開走的，但是他又的確沒有看見車廂裡有人，這究竟是什麼緣故?

如果眞有其事，那簡直是不可思議！

湯占美回到了家中，悶悶不樂，忽然想到他應該查看一下車房。

於是，他在雪心的陪伴之下，一同來到了車房。

按照他們的習慣，只要車子進入車房，車房的大門就會上鎖，而且是電動拉門，不料檢查的結果，竟沒有發現絲毫遭到破壞的痕跡，車房內也沒有留下任何綫索，甚至沒有半點可疑的足印。

「占美！」雪心臉上帶着驚悸：「這件事情好奇怪，使我感到很害怕。」

「妳怕什麼?」

「無緣無故的，車子自己開走了，這還不值得害怕麼?」

「難道妳想到了，這不是人爲的因素?」

「很有可能。」

「那妳認爲會是什麼原因呢?」

「我說不上來，我只隱隱感到，好像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正在醞釀之中。」

湯占美笑了笑，用安慰的口脗說：「雪心，妳不要胡思亂想，我們畢竟不是辦案的人員，縱然竊賊留下些微綫索，也會被我們輕易的漏掉，請妳不要疑神疑鬼才好。」

「占美。」雪心說：「你看要不要請辦案人員，來這裡勘察一下現場呢?」

「這種小案件，恐怕他們抽不出時間來，現在社會治安太壞，警方人員是非常之忙碌。」

「那該怎麼辦?」

「我們已經報過案了，他們有他們的辦案方法，只好期望他們能早日破案尋回失物。」

* * *

果然，湯占美的失車在傍晚時便有了下落。

湯占美接到了警方的電話通知後，高興得立刻帶領雪心，趕到了車子停泊的現場。

他的酒紅色千里馬竟然停在一處鄉下的池塘旁邊，附近沒有住戶，乃是一處相當偏僻的所在。

張警官親率二名幹員，正在查看現場，工作相當認眞。

這是警方應有的立場，光是找回失車並不表示就此了事，最終的目的是要找到了竊賊，以便將他繩之於法。

湯氏夫婦趕到現場時，剛好他們偵察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了。

「湯先生。」張警官說：「請你認清楚，這就是你昨夜失竊的車子嗎?」

「不錯，正是這部車子。」

「經過現場的偵查後，我感到非常之奇怪，也可以說是我自辦案以來，從沒遇過的奇怪現象。」張警官的面容相當嚴謹。

「請問長官，你是指什麼而言?」

張警官指着附近一帶泥地：「由於昨晚的大雨，這座池塘附近泥濘不堪，現在請你看看地下，你能看出來，有什麼可疑之處麼?」

湯占美和他的太太許雪心一同查看。

泥濘地上現有兩條很深的輪胎痕跡，清晰的現出輪胎上的花紋，但是除此之外，可就什麼痕跡都沒有了。

雪心眨動着迷茫的眼神，似乎看不出任何破綻。

湯占美的眼神一動，遂將目光投在張警官的臉上。「長官的意思是說，附近一帶既然這樣泥濘不堪，似乎除了輪胎的痕跡之外，應該還有另外的痕跡才算正常，是嗎?」

「那會是什麼痕跡?」雪心迷糊的問。

「竊賊的足跡。」張警官接答：「這輛車子是被竊賊開到這裡來，應該是毫無疑問，當他離開這裡時，地上竟沒有留下他的脚印，的確是件非常耐人尋味的事情。」

「對了。」雪心恍有所悟：「按照地上泥濘程度來說，是應該不會沒有脚印的，這就怪了。」

「長官。」湯占美帶着微愕的表情：「內人說得對，我也有此同感。」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張警官帶着微笑的道：「我想聽聽你的一點看法。」

「在我想像中只有兩種可能。」

「說來聽聽。」

「竊賊是個輕功身法的絕頂高手，他用『登萍渡水』輕功，離開了現場。」

雪心瞪他一眼，笑道：「少胡說八道，你是武俠小說看得多了，所以才有這樣的荒唐想法。」

「要不就是這輛車子從天上掉了下來，竊賊根本就沒有到過這裡。」

「那更荒唐，荒唐得簡直離了譜。」

湯占美傻兮兮的望着許雪心：「那我就想不出另外的原因了，妳呢?」

許雪心將頭一陣的亂搖：「我更是不明所以，我想該請教長官才是。」

張警官的神情很鄭重：「我也跟你們一樣的糊塗，因爲這種現象已經脫離了常理，還有一件事情，我想請賢夫婦證實一下。」

「什麼事情?」湯占美問。

「請你們打開車門，將頭伸進車廂，聞裡面有什麼怪味沒有?」

許雪心看了看丈夫湯占美，懷着好奇的心理，立刻將車門打開，探頭進去嗅了一陣，很快又退了出來。

「長官，」她以驚懼的聲調說：「不是怪氣味，乃是白蘭花的香味，已經淡薄了，只能說是餘香。」

「不錯，妳的嗅覺十分正常。」

「但是裡面並沒有白蘭花。」

「的確沒有，剛才我已查了車廂，連一小花瓣也沒有發現。」

「那就奇怪了，我是從來不買白蘭花的。」

「湯先生，」張警官將臉轉向湯占美：「我想知道，昨晚是誰將車鎖進車房的?」

「是我。」湯占美毫不遲疑的回答。

「當時，車廂內有這種味道嗎?」

「沒有，我也從來沒有買過白蘭花，而且昨天一整天都是我在用車，應該是不可能有這種味道存在。」

「可是現在竟然有了這種香味，也許這只有一種理由可以解釋。」

「什麼理由?」許雪心心急的問道。

「竊賊是個女性，而且十分喜愛白蘭花，所以才會留下這麼濃烈的花香，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消散。」

「長官，」湯占美問：「這是不是意味着，偵察竊賊的範圍縮小了呢?」

「這樣的縮小並沒有實際的效用，最多只能認定竊賊是個女人而已。全省女性有八、九百萬，很難找尋目標。」

「方向盤上有沒有可疑的指紋

呢？」

「除了賢夫婦所留下的之外，沒有任何可疑的指紋。」

湯氏夫婦驚愕的面面相覷。

「湯先生，」張警官說：「總算車子已經尋回，至於竊賊能否落網，眼前我還不能斷言，這件案子雖小，但我認爲却是一件相當怪異的案件。」

只要能夠原車追回，在湯占美來講，也就算是萬幸了，並不指望定要捉到竊賊，於是當場領回車子，高高興興的開了回去。

* * *

湯占美流年不利，自從買了那輛千里馬酒紅色的轎車之後，樣樣事情都不稱心。尤其是那輛車子，在短短一個月當中，已經接連不斷的失竊了七八次之多。

可是，七次失竊的事件，並沒替他造成了什麼損失，但却製造了不少痲煩。

原來七次失竊，七次全都找了回來，車子絲毫無損。

妙的是，在七次失車事件中，結果都是從那座小湖旁邊找回來的，沒有一次是在別的地方找回。

好像竊賊存心開他的玩笑，故意將車子開到小湖旁邊，找他的痲煩。

當然，這七次失車事件，都是張警官親自承辦的。

更值得玩味的是，每次發現失車停在湖邊時，車廂內都會散發着濃烈的白蘭花香味，沒有一次有例外。

其次，就是張警官用盡了科學辦案技術，就是勘察不出任何的綫索，包括竊賊的指紋、足跡在內，因此，張警官除了感到怪異之外，同樣產生無比的困擾。

這對他在警界中的聲譽大有影響，僅僅找回失車，沒能將竊賊逮捕歸案，這不能算是完整的破案。

似乎竊賊不僅在開湯占美的玩笑，也是他對警方人員的惡意挑戰。

在第七次交還失車時，張警官嚴謹的特別關照湯占美道：「湯先生，我們辦案人員所承受的壓力是相當沉重的，這種情形，想必你一定知道。」

「是的。」

「請你回去多加小心，車房的鐵門應該重新修過，鎖也要換過一把新的，我不希望再有第八次竊車事件發生。」

「我知道，實在太痲煩你們了，我和內人同樣感到非常之不安。」

「同時還希望你能諒解，這並不是我故意推卸責任，而更重要的是因爲刑事案件很多，如果時常爲了你的失車而東奔西跑，實在有點力不從心，請你特別的原諒。」

「是，我很了解你的苦衷，請你放心，以後車子再失踪，我也不好意思再來痲煩你們了。」

張警官微笑不語，看着他將車子開走了。

湯占美回到家中，懊惱萬分，立刻大肆整頓車房，裝新門，換新鎖，恨不得經過裝修之後，能使車房像保險庫一樣的堅固安全。

整修完畢後，湯占美像是放下了心頭大石一樣，感到輕鬆得多了，可是許雪心仍然難以釋懷。

「占美，」她輕輕的皺着眉頭：「你認爲經過這次整修之後，我們的車子就不會發生事情了麼？」

「嗯，我相信一定會如此的。」

「我不抱這樣樂觀的想法。」

「爲什麼？」

「因爲我們的車房以及門鎖根本就沒有問題，這並不是車子失竊的癥結所在，你這樣做，就是下錯了藥的醫生，對病人毫無益處。」

「雪心，妳說這話，不是故意掃興嗎？」

「不是我存心洩氣，而是很實在的想法。」

「那妳認爲造成失竊車輛的癥結又是什麼？」

「我認爲連番失竊車輛的原因很玄，我說不出所以然來，我只能形容，這件事情已經玄奇得脫離了常規。」

「雪心。」湯占美帶笑問：「妳想到了什麼？狐仙？還是鬧鬼？」

「那很難說，反正我認爲很玄就是了。」

「現在是什麼時代，人類已經征服了太空，妳還相信鬼狐之說？不是太可笑了嗎？」

許雪心沒有繼續頂撞，但却無法完全抹去心中的陰影。

儘管湯占美嘴硬，不會相信鬼神之說，但是心中難免犯着嘀咕。

他想：倘若這件事情果如雪心言中，新裝修的車房仍然無法防止竊車事情發生，那又該當如何呢？

同時他也相信竊車案件發生得的確近乎玄奇，像竊賊這樣近乎開玩笑的作風，其眞正的動機又是什麼？

湯占美想不通，但他深信竊賊一定還會再來開他第八次的玩笑，如何才能防止，作有效的安排？

他想了很久，終於被他想出了一個妥貼的辦法。

午夜十二點過後，湯占美悄悄的離開卧室，潛進車房，先行查看了一遍車房內的動靜。

車房內靜悄悄地，半點異狀都沒有。

於是，他按照心裡所想的辦法，開始了行動。

他將車後的行李廂打開，然後蜷曲着身子，像隻草蜢般藏在裡面，並將行李廂的蓋子關緊。

他下了決心整夜的斯守，如是竊賊膽敢眞的前來，他就可以從行李廂中跳了出來，當場揭開這個眞相。

這是一個十分笨拙的辦法，但却應該非常之有效。

頭一天下來，湯占美失望了。

他竟在行李廂中渡過了一個非常平靜的夜晚，車房內靜悄悄，連一隻老鼠也沒出現過。

蜷曲在行李廂中挨了一整夜，腰酸背痛，手脚痲木，這種滋味實在不好受，可是湯占美一點都不灰心。第二天他還是按時而至。

外甥打燈籠……照舅(照舊)，不用說是車房，就是連整幢別墅，都是在極度安靜中渡過。

他又白白挨了一整夜。

第三天是農曆十五日，距離第一次失車事件發生剛好一個月，不同的是今夜沒有下雨，萬里無雲，明月當空，天氣十分晴朗。

夜深人靜之後，湯占美又偷偷離開卧室，來到車房，依樣畫葫蘆躲入了行李廂中。

今夜湯占美懷着很大的希望，根據過去的七次失車時間推算，應該是隔三四天就會發生一次，如果竊賊已經養成了這種習慣，則今晚再來的可能性較大，就應該特別值得重視了。

湯占美蜷曲在行李廂中，時時刻刻做好了準備，精神也感到了特別的振奮。

果然，隔不多久時間，車房內有了動靜。

那是輕微的脚步聲，進入車房後，正在朝車子的停放處漸漸走近。

從來人謹愼的步伐上衡量，定是竊賊無疑。

湯占美既興奮，又緊張，他已下定了決心，今夜非要揭開竊賊的眞面目不可。

透過行李廂的空隙，突然發現了手電筒的光芒，正在緩緩的移動着光柱，開始掃視車房的四週。

好大膽的竊賊，居然還膽敢亮着手電筒前來偷車，占美準備在適當的時機內施展突襲，讓那大膽竊賊來個措手不及。

脚步聲隨着手電筒的光愈來愈近，終於在行李廂前停了下來。

機會來了，湯占美冷不防的突然掀開了行李廂的蓋子，準備來一個餓虎擒羊，將竊賊撲倒地上。

果然被他撲中了，不僅一下就將對方撲倒地上，而且還跌得她大聲尖叫了起來，叫得像鬼叫似的。

「要死啦！占美，你發什麼神經，我的身子都快被你壓扁了。」

倒在地下亂滾亂叫的，竟是他的太太許雪心。

湯占美慌忙站了起來，驚愕不已：「雪心，怎麼會是妳？」

許雪心爬起身來，怒容滿面：「不是我是誰，你當我是鬼？」

「我以爲是偷車賊。」

「偷你個大頭鬼。」雪心氣脹了脖子：「放着好好的覺不睡，跑來這裡捉賊，結果捉到了自己的老婆，你……」

湯占美慌忙打躬作揖，哄了好半天，才將許雪心哄得轉怒爲笑。

「你還不回去睡覺，呆在這裡幹什麼？」

「不，我在這裡等那偷車賊出現，非將他送進警局不可。」

「神經病，你怎麼知道今天有賊的？」

「我有預感。」

「要捉你去捉，我可要回房睡覺了。」許雪心說走就走，並將車房門「彭」一聲的關上，似乎還有餘怒未消。

湯占美無可奈何的笑了一笑，遂又爬進行李廂中，繼續他的擒賊大計。

時光在寂靜中向前溜走，不知不覺到了凌晨三點。

夜深了，別墅一帶更寂靜。

突然，又有輕微的脚步聲，傳進了湯占美的耳中。

他想，可能又是自己的太太雪心，跑來催他睡覺。

應付女人眞是一件痲煩的事情，常常囉囉嗦嗦沒個完。

湯占美準備爬出行李廂，再次向她解釋。不料，突然聽到「卡喳」一聲輕響，然後再也推不開行李廂上的鐵蓋了。

糟糕，竟然被她鎖在行李廂內了。

湯占美急叫道：「雪心，妳開什麼玩笑？這樣會悶死我的。」

「……」外面沒有回應。

湯占美連叫數聲，仍然如此，遂又大力敲打箱蓋，拍得「彭彭彭」直響，結果還是一樣。

突然，被關在行李廂內的湯占美發現車身開始移動，已經由緩而急的開出了別墅大門，現在正飛快的駛向了荒郊。

湯占美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現在他已警覺到了，這次不是雪心，而是眞正的偷車賊出現了。

他沒想到弄巧反拙，原本準備躲在行李箱座內等待捉賊，現在反被偷車賊鎖在行李廂內，成了甕中之鱉了。

他很懊惱，也很恐懼。

但他沒有反抗的餘力，只好任由命運的安排。

車子經過十多分鐘的疾馳，終於緩緩的停了下來。

湯占美恐懼之心隨着提高，他

不知道現在置身何處，更不清楚偷車賊將他載往這裡後，將如何處置他。

難道會殺人滅口？

湯占美想到此處更加害怕，因爲當賊踪被人識破後，很可能就會採取這種惡毒的手段。

砰！車門聲，關得很重。

糟糕，偷車賊已經走下車來了。

蜷曲在行李廂中的湯占美，現在感到心驚肉跳，繼又聽到了清晰的脚步聲，正向車子的後座走來。

漸漸地，他已呼吸到了死亡的空氣，他知道只要行李廂鐵蓋被打開，一把尖刀就會刺進他的身體來。

不，也許是一把槍，無情的子彈會立刻轟碎他的腦袋。

無論是刀是槍，反正湯占美已成了甕中之鱉，那就表示他已死定了。

想到死，湯占美有點不甘心。現在他很後悔，如果聽太太的話，放棄捉賊的打算，提早回去睡覺，豈不逃過此劫？

脚步聲現已停在行李廂的前面。

湯占美頓感萬念俱灰，除了等待死神的降臨，他就只有徒呼奈何了。

卡喳一聲！

現在又聽到了行李廂蓋子的鎖開啓了，他乾脆閉上眼睛，靜靜的等待惡運的降臨。

這是人類處於無奈狀態之中常有的表現，不過，能夠看得這樣開，却也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

湯占美閉目待了很久，竟然遲遲不見有什麼動靜。

但他聽到了潺潺的水聲，並且嗅到了一陣陣水草的氣息。

湯占美暗暗感到奇怪，這是什麼地方？

偷車賊呢？

剛才明明聽到了他在行李廂前停住了脚步，現在又爲何遲遲不見動靜？

難道偷車賊悄悄的躲在外面，等到湯占美冒出頭來時，再行迎頭痛擊？

還是偷車賊不願殺人，就此悄悄的走開了？

這兩種極端的不同的想法，如任由湯占美選擇的話，他一定會選擇後者。

等了很久很久，還是不見動靜。

湯占美心腸一橫，提足了勇氣，終於雙手托着了廂蓋，將它漸漸的托開了。

咦，附近安安靜靜，眞的看不出藏有什麼任何兇兆。

湯占美大膽的縱身跳出，四週打量了一下景況，明月當空，清風拂面，這裡的景色安詳而又寧靜，那裡有什麼偷車賊，周圍冷冷清清，連個鬼影子也沒有看到。

不過，也有一個現象令他非常的吃驚，四周景物非常熟悉，又是那一座小湖，他已七次來過這裡尋回失車，而且，現在停車的位置，也就是前七次停車的老地方，居然是絲毫沒有改變。

偷車賊？他將車子開到這裡，人又跑到哪裡去了？

湯占美睜大眼睛再次查看四周，結果還是沒有看到半個人影。

他又走到車子的前端，輕輕拉開車門，一陣撲鼻的花香，頓又沁入了他的嗅覺。

仍然是白蘭花的香味，每次失車事件發生時，車廂內都會留下來這種的香味。

湯占美心中透着萬分怪異，照眼前的演變來看，偷車賊雖然將他鎖在行李廂中然後再將車子開來此地，似乎並沒懷有什麼惡意，但是，他的眞正目的，又是什麼呢？

難道僅僅只是一次玩笑而已。

想來想去，湯占美想不出個所以然來，他慢慢的走到湖邊，仍然繼續思索這個奇怪的問題。

月亮又圓又亮，宛似一個冰輪，倒映在清澈的湖水中間，身邊清風徐來，良辰美景，令人心曠神怡。

現在，湯占美心內的恐懼感已完全消失了，激起了欣賞夜景的興趣，於是就在湖邊的一塊石條坐下，靜靜的領略這大自然的風光。

湖中倒映的確很美，尤其是冰輪似的圓月，美得簡直令人沉迷。

看着看着，湯占美突感眼前一花……

倒映在湖中的月影居然變了一張少女的臉龐。

那是一張非常美的臉龐，挺直的鼻樑，菱形的嘴，兩道秀眉下面鑲着一雙靈活的眼睛，現在她正面對着湯占美，露出了淡淡的笑意。

湯占美驚得一陣哆嗦，急忙定神再看。

我的天，就在這刹那間，那張海棠般的臉龐竟又完全變了樣子，變得猙獰而又恐怖了！

本來那是一張天使般的臉龐，現在她的左邊面頰竟然現出三條又深又長的血痕，好似曾經遭受猛獸的利爪撕裂，從鬢角一直撕到了顎下，皮翻肉轉，鮮血淋漓。

在她顎下的頸項部份更是血肉模糊，好像曾被野獸啃得稀爛，慘不忍睹。

她仍然對着湯占美傻笑。

本來，湖中少女的笑容就似是百花盛開，令人百看不厭，現在却

是猙獰而又恐怖，就似是一隻魔鬼！

湯占美看了這恐怖的景象，頭皮都炸了開來，一聲尖叫，忙用雙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他已被嚇呆了，竟也不曉得逃走。

儘管被他看到了有生以來最恐怖的景象，湖畔四週却是異常的平靜，夜風陣陣，流水潺潺，毫無凶險的事情發生。

湯占美心情慢慢的平靜了下來，移開雙手，睜大了兩隻餘悸猶存的眼睛，再朝湖水中望去。

他也是個好奇心很重的人，他在好奇心驅使之下，已經暫時忘記了恐懼。

怪哉，月光的倒映仍在，清澈的湖水中，現已不見了少女的臉龐了，美麗的、猙獰的，統統不見了。

難道這是幻覺？

湯占美這樣的問自己，他並不認爲幻覺，剛才所見到的景象實在太清晰了，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絕對不是幻覺。

那應該是什麼原因？

難道是鬼？

湯占美想到此處，混身汗毛直豎，慌忙的站起身來。

現在他想到了，應該立刻離開這個恐怖的地方。

他絲毫不敢留戀的離開湖邊，鑽進自己的車子，立刻踏油門，開動車子。

剛才一進車門，他便嗅到了白蘭花的香味，現在這種香味越來越濃。

湯占美無暇顧及這些問題，準備開向回家之途。

不料車子剛剛轉彎，可怕的事情又發生了……

後座上竟然也坐着人。

他從倒後鏡中看得十分清楚，後車坐位中坐着一位身材苗條的女郎，那挺直的鼻樑，菱形的小嘴，眉毛下面的靈活眼睛，以及掛在臉上的甜蜜微笑。

我的天！

眼前所見的女郎，正是剛才映現湖中的那張臉龐——漂亮的臉龐。

湯占美心中的震驚已到了極點，但他却極力保持冷靜。

他想證實一下，現在所看到的，究竟是不是幻覺？

他特別冷靜的定神再看。

不是幻覺，是眞實，並還發現她的鬢角插了一朵白蘭花，濃烈的花香，正是從她那裡飄散而出。

就憑這張美麗的面容，以及面容上的甜蜜笑容，任何人見了都喜歡，但是，當你想到了那張美麗的臉孔會變，變得猙獰而又恐怖醜惡之時，你就會不寒而慄了。

湯占美一想到湖中的景象，頓時驚得魂飛魄散了，車子也跟着失去了控制，砰然一聲，撞在路旁的大樹上面。

一陣天旋地轉，兩眼金星直冒，然後他便失去了知覺。

* * *

湯占美悠悠醒轉，發覺自己躺在家中。

柔和的陽光照進室內，現在已是早晨七時了，室內的光線非常之明亮。

湯占美想起昨夜的經過，好像做了一場惡夢，他又想到那張美麗而又猙獰的面孔。

許雪心走進房來，見到了湯占美已清醒，急忙走到床邊，伸手試試他的額角上的溫度，表現得十分體貼。

「雪心！」湯占美拉着她的手：「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你竟問我這是怎麼一回事？」許雪心露出驚異的表情：「我還想問你，放着好好的覺不睡，半夜三更開了車子跑出去兜風，幸好是一件小車禍，不然，那可就糟了。」

「好太太。」湯占美哭喪着臉道：「請妳不要冤枉我好不好，我哪有那麼好的興趣，半夜三更駕着車子到郊外去兜風？」

「那是怎麼回事？」

「是我遇到了怪事，反正說出來妳也不會相信，現在我只是想知道，是誰將我送回來的？」

「神經病。」雪心帶着伴叱道：「明明是你自己開車子回來的，眞是活見鬼。」

湯占美神情一怔：「妳說是我自己開車子回來的？」

「當然。」

「那眞是活見鬼了，車子撞上了一棵大樹上，我就被撞昏了。怎麼還能親自駕着車子回來呢？」

「可是我當時發現你時，就只有你伏在車上方向盤上，車子停在門口，不是你自己親自開車回來，還會是誰？」

「車子沒有撞毀了嗎？」

「廢話，如果車子毀了，你還能將它開回來停在門口麼？只是車頭稍爲撞扁而已。」

「怪事，怪事，這眞是天下的大怪事。」

「占美！」雪心關心的望着他：「看你語無倫次的樣子，且又記憶模糊，恐怕是精神方面有了問題，我想陪你去找個醫生檢查一下，你看好嗎？」

「妳將我當作神經病看待了！」

湯占美很不高興。

「我只是關心你的健康而已。」

「謝謝妳，雪心，但是請妳放

心，我的精神非常之正常，更沒有什麼病，只是遇上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罷了。」

「不可思議的事情？」許雪心眨動着迷茫的眼神，在他臉上掃來掃去。

「嗯！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我不再提它，請妳不要再問罷。」

說完他就要起床，行動、神態，一切都很正常。

許雪心看到了這種情形，比較放心了，立刻準備一些食物，都是湯占美平常喜歡吃的東西，湯占美吃了很多，因此，雪心也就更放心了。

整個白天，湯占美沒有外出。

雖然他表面上顯得一切都很正常，但是昨夜的怪異經過，始終無法使他忘懷。

湖水怎麼會顯現女郎的影子呢？

本來是一張天使般的臉孔，刹那間，竟又變成了魔鬼般的醜陋，這是什麼原因。

難道這是代表了某種意義？

女郎不僅能在湖水中忽隱忽現，且又突然在車廂內現身，這又是什麼緣故？

撞車後昏迷不醒，難道就是車內的女郎，開了車子將自己護送回來？

啊！還有女郎鬢邊的白蘭花，那種香味在每次失車事件都會留在車內，難道她就是一個偷車賊？

縱然是，她也應該不是一個惡意的偷車賊，因爲在八次的偷車事件中，除了將車子開到了湖邊外，她並沒有將車子賣掉，或故意毀損，好像只是一場玩笑而已，除了玩笑之外，是否含有另外的動機呢？

許多疑問在湯占美的腦海中飄來飄去，實在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不過，至少有一點可以確定的，女郎對他並沒懷有惡意，第一，將他鎖進車子的行李廂後，並沒給於他任何傷害。第二，車子肇事後陷入昏迷，女郎將他安然送回，從這兩件事情上就可以得到證明。

既然認定女郎對他並無惡意，則不論是人是鬼，或者從外太空跳下來的怪物，自己都不必太過害怕了。

湯占美的確講不上有什麼心理上的恐懼，反倒產生了一種奇妙的想法，如果女郎能夠再次出現，兩人能夠面對面的談上一談，該是一件多麼有趣的事情。

這種念頭只是一種空想罷了，不料到了夜晚，居然眞的實現了。

事情發生在凌晨二時，雪心早已進入了夢鄉，湯占美躺在床上想東想西時，突然發覺左側的窗門外，竟然出現了女郎的影子。

湯占美不知是驚、是怕、還是緊張？

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現在湯占美並不感到害怕。

可能這跟白天所作的推想有關，既然認定那女郎對自己並無惡意，當然他就減低了恐懼的心理。

那女郎臉上掛着甜笑，當湯占美發現她時，她竟然衝着占美比手划脚作了一番示意。

湯占美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轉過臉來看了看正在熟睡的太太雪心，然後便像做賊般的翻身下床來，跕着脚步來到了門外。

果然，女郎仍然站在原來的地方，見了湯占美從房中走了出來，感到很高興，遂向他招了招手，然後轉過了身子，不慌不忙的朝車房中走去。

湯占美緊緊的隨在女郎身後，現在又發覺女郎不僅面貌身材都很美麗，而且走路的姿勢更是十分動人。

看樣子女郎還是要去車房，難道她又想偷車？

湯占美心中的疑問還沒消失，女郎果然就在車房門前停住了脚步。

奇怪的是，車房門早已被人打開了。

湯占美緩緩的走到女郎的跟前，注視她的臉孔：女郎有點羞態，緩緩的低下了頭。

「小姐！」湯占美問：「我能知道妳的姓名麼？」

「我叫婷婷。」

「妳到這裡來的目的，究竟是爲了什麼？」

「我想請你幫忙。」

「幫忙？」湯占美很感意外：「好哇，只要是我能力辦得到的事情，一定願意效勞。」

女郎笑了，笑得很甜。

「小姐。」湯占美又問：「現在妳可以直說了，究竟是什麼事情，使妳受到了困擾？」

「你上車，到時你自然明白的。」

奇怪，女郎竟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湯占美糊裡糊塗的跟在她身後上了車，看着她操縱方向盤，將車駛出了別墅大門。

那女郎的駕駛術十分高明，一路風馳電掣，十分鐘過後，她又將車停在小湖旁邊。

湯占美感到了非常之奇怪，好像這位神秘女郎，已和這座小湖結下了不解之緣。

下車後，女郎將湯占美領到湖邊，望着清澈的湖水怔怔出神。

「婷婷小姐。」湯占美道：「究竟有什麼困難？現在妳總可以說明

了罷！」

「用不着說，馬上你就會明白的。」

幾乎就在話歇的同時，婷婷躍身一縱，彭的一聲，跳進了湖水中去。

這冷不防的舉動，嚇了湯占美一跳，想抓沒抓住，眼前湖水起了一陣漩渦，然後就不見了婷婷的影子了。

湯占美急得手脚無措，可惜他不會游水，否則定然跟着跳進湖水中，來個英雄救美。

湖水的漩渦很快就消失了，湖水重又現出清澈、平靜，並且還映現了婷婷的臉孔。

現在湖中所映現的影子是和昨夜相同，也是一種虛幻的感覺，而不是眞正的婷婷。

湯占美對着湖水中的臉龐大聲嘶叫道：「婷婷，半夜三更妳將我帶到這裡來，就是爲了要我親眼看妳自殺的表演麼？」

婷婷的臉龐不哭、不笑，只是露出了幽怨，好像內心充滿了委曲。

當湯占美再次對湖水中大叫大吼時，婷婷又露出了猙獰的面目，皮翻肉裂，鮮血淋漓，嚇得湯占美將視綫迴避。

過了片刻，當湯占美的視綫再次投向湖面時，湖水在月光下平靜無波，已經失去了婷婷的影子。

湯占美冷靜了一下自己的頭腦，斷定了這是鬧鬼！

但是，他從今夜的過程中，似乎他得到了一種暗示，婷婷口口聲聲要他幫忙，絕對不是信口胡說的，而是以行動作爲導引，希望自己能解破其中的謎底。

湯占美存了這種想法之後，立刻下了決定，要爲婷婷揭破一種隱密事情，絕對不能使她失望。

翌晨九點，湯占美匆匆忙忙的趕到警局，見到了專責刑事的張警官。

「怎麼？」張警官含笑望着他：「你的車子又失踪了？」

「的確又是曾經失踪過一次。」湯占美說：「但是我這一次前來拜訪長官，倒不是爲了車子的事情。」

「那是爲了什麼？」

「伸寃！」

「伸寃？」張警官露出了驚異的表情道：「是爲自己還是別人？」

「爲了一名叫婷婷的女郎，如果我想像得不錯，可能她已遭人殺害。」

「你發現了屍體，還是發現了兇案的重要綫索？」

「都沒有。」

「都沒有？」張警官先是驚異，繼又露出了笑容：「湯先生，你是在跟我開玩笑了。」

「長官。」湯占美正色道：「我無意開你的玩笑，我的態度非常認眞。」

「既沒有發現被害者的屍體，又沒看見兇案現場發生時的任何跡象，只憑你的想像就來報案，湯先生，你認爲這是不是太過兒戲了呢？」

「不，長官，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湯占美的神態的確非常認眞的，接着便將近兩天來的經過，一五一十的向他報告了出來。

「湯先生。」張警官將一對銳利的眼神凝視在他的臉上：「你所說的故事倒是非常的動人，只是未免太玄了一點。」

「不，長官，我要特別澄清一點，這不是動人的故事，而是眞實的事情，是我親身經歷的一件眞實事情。」

「難道你不認爲太過荒誕無稽？」

「的確近乎荒唐，但是我有獨特的見解的。」

「好，請你繼續說下去，我想聽聽你獨特的見解。」

「自從第一次失車事件開始，婷婷就開始和我展開了周旋，尤其是昨夜的表現，我想那是一種很明顯的暗示，要我替她伸寃。」

「湯先生。」張警官面帶微笑：「我想你的想像力一定很豐富，所以才會產生這種獨特之見解，警方辦案是要實例，不是光憑你的獨特見解能作爲依據的，這點希望你能清楚。」

「我很清楚你們的立場，但是這一次情況特殊，可否根據我的提供，展開主動的偵查。」

「你的提供太過於空虛，在你的心目中認爲，婷婷究竟算是什麼？」

「她是一個屈死女鬼，由於含寃莫白，所以顯現靈異，暗示我替她伸寃。」

「湯先生，」張警官笑着道：「最好請你認清楚目前的時代，人類快要征服太空了，如果妄信鬼神之說，豈不是變成笑話？」

「可是我所接觸的，却是鐵一般的事實。」

「能有別人替你證明，證明你確是遇到了這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麼？」

「沒有，我跟婷婷接觸時，是沒有任何人在場，所以沒有辦法請別人來替我證明。」

「很抱歉，那就恕我愛莫能助了。」張警官站起身來，擺出了送客的姿態：「恕我冒昧的說一聲，閣下應該去找醫生，檢查一下自己的精神狀態，這才是最重要的。」

湯占美懷着氣憤的心情離開了警局，想不到張警官竟也將他當作精神失常者看待，眞是豈有此理，不過，他還是堅信自己的想法，婷婷是冤死陰魂不散，而用顯靈的方法來暗示，希望能夠藉此伸冤。

偷車、現形、投湖……這一連串的顯靈方式，究竟代表了一件甚麼樣的事實呢？

湯占美想不出個所以然來，爲此感到非常納悶。

他很希望婷婷再次顯靈，再次作較明顯的暗示，好讓他有所遵循。

* * *

一天的時光，又在不知不覺中匆匆溜走了。

湯占美昨夜期待了整夜，沒有等到婷婷再次出現，但在今晨起床不久，竟然接到了張警官打來的電話。

「湯先生。」張警官在電話中問：「你所遇到的神秘女郎，她的名字眞的是婷婷嗎？」

「是的，但我不知道她姓什麼。」

「我知道，她可能是姓何。」

「哦！」湯占美感到驚異。

「請你趕來警局一趟，有件重要事情，想請你來加以證實。」

「是有關婷婷的嗎？」

「正是，現在你的獨特見解，已經受到了我們特別的重視。」

「好，我立刻趕來。」

這電話替湯占美帶來了無比的振奮，立刻駕車趕到了警局。

張警官在辦公室內專候他的來臨，身旁圍集了三、四名幹練的探員，桌上放了四張年輕女郎的照片，他們正在凝神專注，似在研究一項重要的案情。

湯占美一到，張警官立刻表示非常的歡迎。

「長官。」湯占美道：「關於婷婷的事情，我的說法已經獲得你們的深信了？」

「噢，如果你能再證實一件事情，我們更會深信不疑。」

「什麼事情？」

張警官指着桌面上的四幀相片：「希望你能在這四張照片當中，認出誰是婷婷，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舉證，希望你謹慎爲之。」

「好。」

儘管張警官提醒他要謹慎從事，但是湯占美只朝桌上隨便溜了一眼，立刻便將其中一張取在手中：「她就是婷婷。」湯占美口氣堅定，一點都不猶豫。

張警官露出驚奇的眼神，看了看身邊的探員，再將目光移到湯占美的臉上：「你眞的確定，她就是婷婷嗎？」張警官再作進一步的追問。

「肯定不會錯。」湯占美說：「我跟婷婷已經有過好幾次的接觸，絕對不會認錯，另外三位我不認識，請問長官，她們是誰？」

「她們只是陪襯而已，爲的是防你冒認，閣下既然一眼就認出婷婷，這就夠了。」

「長官，我想有關婷婷的事情，一定是有了突破性的發展，否則不會特別安排我前來指認的。」

「不錯，昨天你在這裡離開後，突然使我想起一個月前發生的一件少女失踪案，她的名字叫婷婷。」

「除了名字相同之外，還有什麼特徵呢？」

「人長得很美麗，最值得重視的地方，就是何婷婷非常的愛好白蘭花，這跟你車中常常聞到的白蘭花的香味，已經產生了連帶的關係。」

「所以你就開始相信我的話了？」

「這件事情很玄，實在很難令人相信，但你說得活靈活現，又經過了這次指認相片，我就不能不信了。」

「相信就好，長官，如果我的推測不錯，恐怕婷婷已不在人間了，我所見到的，乃是她的鬼魂。」

「我也有了這種不吉利的預感。」張警官眉頭微皺：「現在請你繼續發揮你的想像力，你從婷婷所作的暗示上面，有沒有得到了更進一步的暗示？」

「七次失車事件中，每次都將車子停在小湖旁邊，長官是知道的。」

「當然。」

「婷婷在水中顯形也是在那座小湖，尤其是最後一次，她竟將我帶到了小湖旁邊，讓我親眼看她跳入湖中，從這些事情來加以衡量，可以推想出婷婷的遭遇定跟那座小湖有着密切的關連。」

「嗯！」張警官點着頭：「分析得很合理。」

「我的想法是，應該對那座小湖作徹底的查勘，希望能夠發現重要綫索，不知長官以爲如何？」

「好。」張警官爽快的站了起來：「現在就帶人前去查勘現場，湯先生可否一同前往？」

「非常願意，既然我已決心要替婷婷伸冤，我是應該多盡一點心力才對。」

似乎張警官早已作好了出發的準備，當即率領了他的四名幹員，在湯占美的陪同之下，一起出了警局大門。

* * *

小湖附近景色優美，今天天氣眞好，張警官等趕到了現場時，附

近的遊客倒是不少，張警官站在湖邊，四下略爲看了一眼，遂又陷入猶豫不決之心境。

湯占美悄悄走到他身邊：「長官，我能看得出來，現在你有無從下手之感，是嗎？」

張警官點點頭道：「婷婷失踪乃是個把月以前的事情，縱然這裡是最重要的現場，恐怕也不會留下什麼值得重視的綫索了，的確是很難下手。」

「長官。」湯占美道：「我認爲最後婷婷奮身躍入湖水乃是一項特別的暗示，你認爲如何？」

「我想先聽聽你對這現象的看法。」張警官反問道。

「如果我推測婷婷生前是跳水自殺的，你看這個假定能不能成立？」

「這種判斷有疑問，你曾提及婷婷讓你看過她的猙獰面目，面頰和頸部都有曾被野獸撕裂過的痕跡，你還記得嗎？」

「當然記得。」

「那不是跳水自殺所應該有的現象，相信你也定有同感。」

「那就不妨假定爲他殺。」湯占美道：「自殺也好，他殺也罷，既然婷婷作了這樣的暗示，我看這座小湖定有蹊蹺。我的意思，長官，應該從湖水中尋求眞相。」

張警官點點頭道：「我也正有此意，希望能夠順利的揭開了這個謎底。」說完，張警官以無線電話叫喚器向警局求援，請派潛水人員趕來協助辦案。

湯占美則趁此空檔，買來香燭冥鏹和鮮花果品之類的祭品，以表心跡。

兩名潛水人員在半小時後趕到了現場，經過了張警官的指點，立刻潛進了湖中，尋求眞相。

湯占美很虔誠的站在湖邊，焚香禱告，如果婷婷眞有冤屈，那就應該英靈暗祐，以使辦案人員走向正途。

約莫個把時辰的搜尋，潛水人員果從湖底抱出了婷婷的屍體，按照時間計算，婷婷已經死了一個多月，怪的是屍體並未腐爛，只是略爲浮腫而已。

最可怕的是，是婷婷的臉龐，她那原本十分美麗的臉孔竟和湯占美所見的湖水幻影完全一樣，皮翻肉裂，血肉模糊，實在是慘不忍睹，這種現象令人一眼看出，這不是自殺，而是遭遇了殘酷的謀害。

法醫的驗屍報告告一段落後，所宣布的結果更爲令人吃驚，婷婷的面頰頸項上的傷痕，乃是猛獸所爲，最後是被咬斷氣管而亡。

這簡直是駭人聽聞的案件，都市的近郊竟有如此兇惡猛獸，慘將一個美麗少女撕成碎片。

湯占美心中非常的難過，說也奇怪，連番接觸之下，湯占美和婷婷之間似有了很好的友情。

「湯先生。」張警官握住了他的手：「謝謝你提供，婷婷失踪案，現在總算水落石出了。」

「長官，她死得好慘！」湯占美的嗓音有點生硬。

「經過了初步檢驗，婷婷的確是死在猛獸的侵襲之下，至於有沒有什麼內情，需要再作進一步的偵查才能有所知道，現在你可以回去休息了。」

湯占美點了點頭，神色黯然地離開了現場。

* * *

受了婷婷的影响，湯占美回家後，心裡感到萬二分的惆悵。他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也許在這段奇異的際遇裡，除了他對婷婷已經產生了友情外，而且激起了一絲憐惜之成份，因此，他在家中坐卧不寧，直到深夜來臨，仍然是難以成眠，「對了，應該再去湖邊，看看婷婷。」

湯占美心中剛剛開始興起了這個念頭，眼簾下突然出現了婷婷的倩影。

婷婷是在窗外朝他含笑招手，於是湯占美悄悄的步出睡房，並將房門隨手關好，以免驚動熟睡中的雪心。

婷婷在前，湯占美在後緊隨，來到了別墅後面的游泳池旁邊。

夜深人靜，這裡安寧得就像是與世隔絕一樣，婷婷露出感激的眼神，含情脈脈的望着湯占美，雖然現在已經證實了婷婷乃是屈死的冤鬼，但是湯占美一點都不感到畏懼害怕：「婷婷小姐。」湯占美道：「妳托我辦的事情，我已經替妳辦到了。」

「我知道。」婷婷的神情有點激動：「我是特地趕來向你道謝的，眞不知道應該怎樣報答你才好。」

「遇到了不幸的事情，就應該伸張正義，這是做人的應有本份，談不到報答二字，妳太客氣了。」

「話雖如此，但是你的恩惠，我將牢記在心中，永遠都不會忘記。」

「婷婷小姐，請妳不要這麼說，我會感到不安的，現在我想知道，妳是怎麼樣碰到這麼慘的遭遇？」

婷婷眼眶中浮現淚影：「那是命中註定的，我不想再提起它，請你原諒。」

「張警官正要辦理這件案子，妳認爲他會遭遇困難嗎？」

婷婷搖搖頭：「不會有什麼困難，他已掌握了兇手的行踪，很快就會宣佈破案了。」

「聽口氣，妳是被人謀害的？」

婷婷點點頭，傷心的流下了眼淚。

「好可惡的兇手。」湯占美咬牙切齒道：「他竟用這種殘忍的手段，加諸一個善良的女孩子身上。」

婷婷哭了，雙肩不停的抽動，哭得特別傷心。

「婷婷。」湯占美內心懷着無比的愛憐：「誠如妳剛才所說，人力無法挽回，請妳看開一點，不要太過份傷心才好。」

「謝謝你的關懷，我會儘量控制自己的。」她在極力壓制內心的悲傷。

「還有別的事情向我交代嗎？」

婷婷搖了搖頭：「沒有了，除了向你道謝之外，也是特來向你辭行的。」

「辭行？」湯占美有點惶恐不安。

「嗯！」婷婷眼內閃耀着模糊的淚影：「我要去一個非常遙遠的地方，以後恐怕不會再來看你了。」

「婷婷。」湯占美的心情相當激動。「我們相處的時間雖短，難道妳不覺得，我們之間已經有了很好的友誼？」

「當然覺得，我也非常之珍惜。」

「既然這樣，爲什麼不讓我們的友情繼續下去呢？」

婷婷深深的嘆了一口氣：「湯先生，我又何嘗願意捨棄這份友情呢？無奈陰陽有別，我是不能再跟你繼續交往的，希望你能諒解！」

「這麼說，我們以後永遠不能再見了？」湯占美的嗓音變了，顯示心裡相當的難受。

「占美。」婷婷一面流着眼淚，一面說：「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並不是婷婷無情，你要體諒我的苦衷才好。」

「婷婷……」湯占美不知不覺的，已是淚眼模糊了。

婷婷更是痛哭失聲，也許她有千言萬語，但是再也說不出來了，她端端正正的跪在湯占美面前，朝他叩了三個頭，哽咽的說了一聲：「保重！」

她在話畢的同時，婷婷化作了一陣清風，刹那間在空氣中消失了。

湯占美神不守舍的怔立原地，激動之情久久不能平息。

碧空如洗，月白風清，夜色仍然如此動人，但是視野內早已消失去了婷婷的踪影，只有她遠離時的哭泣聲，還會不斷傳來。

在這段奇遇中，湯占美內心裡憑添了萬般惆悵，並且也刻下了難以磨滅的回憶，難道這也是緣……

* * *

翌日下午，湯占美便在晚報上看到了有關婷婷的新聞報導。

她是一個可憐的孤兒，不幸在一次登山的旅途中，迷失了路途，而被一名登山狩獵的惡徒發現，由於垂涎她的美色，將她擄到家中，意欲沾污，婷婷拚死不從，以致遭到了殘酷的殺害。

殺害婷婷的手段，說起來更是令人髮指。

原來惡徒家中養了一隻金錢豹，他在婷婷寧死不從下，竟然驅使那頭兇惡的豹子將她活活的撕裂，然後將她之屍體綁在一塊巨石上扔進湖水中。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這句話眞是誠不我欺。惡徒將婷婷屍沉湖底，原以爲天衣無縫，神不知，鬼不覺，怎料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最後還是在婷婷冤魂不息顯靈之下，誘導警方循綫破獲了這件慘絕人寰的兇案。

湯占美看完了這宗報導之後不勝唏噓，立刻撥電話給張警官，並由張警官口中獲得了確切的證實。

爲此，湯占美特又備了香燭祭品，跑到湖邊來拜奠，以慰亡魂。同時，他還徵得了許雪心同意，收殮了婷婷的屍體，建了一座相當講究的墳墓，使她得到了妥善的安葬。

埋葬好了婷婷的靈柩，雪心竟也含着眼淚，依依不捨的離開了墳地。

「占美！」雪心帶着沉痛的心情語調道：「婷婷的身世那麼可憐，實在令人非常同情，如果現在她還活的話，我倒是有一個很好的安排。」

「什麼安排？」湯占美奇怪的問道。

「將她接到家來，我願意和她一同陪伴着你渡過快樂的一生。」

「少開玩笑，那是不可能的事。」

兩人一同坐上轎車，駛回歸途。

可惜他們沒有回過頭來察看一下，否則，也許就會發現婷婷的靈魂現在滿面淚痕的跪在地上，朝着他們遠遠的遙拜不停……（完）

惜玉天王故事／余破浪・文
可飛・圖

天王傳奇

上文提要：邪雲帶君子婦去見高興，求他將婦的屍體分割開來，高興不置可否，忽將迷魂肉包塞進君子口中，才想辦法救治。在神秘的多餘山發生了一連串怪事……在翡翠城，玉閣有佳人，琴橋現惡客，主上就是惡客，他一踏足玉閣，媞眉出手的鎖喉針沒有射中主上，小藍的催命釘也失效果，反而誤射入媞眉的體內……

寧棄美色擇良材　唸經誦文救裸女

主上用最上乘的武功，玩弄出最不可思議的把戲。

「換影移形大法」第六式之——「頑石點頭」！

這一「點」，把媞眉整個嬌軀「點」到他的背後！

小藍的暗器，只好在大失預計情況下一一打入媞眉身體裏！

* * *

玉閣內，小藍驚呆，媞眉身不由己，主上面罩黑紗，依然背對着小藍。

三人竟良久不動。

媞眉不能動，小藍不敢動，而那個神秘的主上，卻可惡地故意不動。

似是僵局。

但這只是小藍和媞眉的僵局，對主上而言，他不但不在僵局之中，根本就是操控了大局。

雖在夜色之中，小藍也可看見媞眉的臉色，已漸漸變得十分難看，十分恐怖！

毒力發作了，再不施予解藥，媞眉非死不可！

解藥呢？小藍身上沒有，她甚至不知道這歹毒暗器的解藥到底是怎樣的。

小藍急了。

她一急就要哭。

但在她急得快要哭出來之前，她還能做另一件事，就是拚命大叫：「師父！救命哪！」

* * *

唯一能打破這僵局的人，當然只有優秀。

解鈴還須繫鈴人。

優秀終於出現在主上眼前。

主上冰冷的聲音立刻响起：「朕在明珠大殿苦候多時，妳怎麼一直不肯前來？」

優秀的聲音更冰冷：「我只喜歡畜生，但你比畜生還更不如。」

主上乾笑：「說得好，但朕今晚只想要妳一個人。」

優秀道：「我不是個妓女，就算是婊子，也不一定任由你呼之則來，揮之則去。」

主上沉默半晌，道：「妳的弟子自相殘殺，其中一個大概快要死了。」

優秀冷笑：「如此廢物，死不足惜。」

主上嘿嘿一笑：「好狠心的師父！」

優秀的語音，聽來完全不帶一絲感情：「我這個弟子，是天生美人胚子的尤物，主上今夜既有雅興，何不人盡其材，物盡其用？」

主上冷冷道：「妳不後悔？」

優秀「哼」了一聲：「你已說過，我是個狠心的師父！」

主上無言，倏地身形向後飛退，有如鬼魅般退離玉閣，眨眼間

已挾着媞眉，自琴橋那邊瞬即沒入在黑暗之中！

小藍大吃一驚，哭叫道：「師父，快救師姐！」

優秀沒答話，卻閃電般在她面頰上正正反反地打了幾下耳光。

小藍駭然地望着師父的臉。

這張臉，美麗而冷酷。

說不出的美麗，也說不出的冷酷。

小藍吃了幾下耳光，反而不哭，人也鎮定下來。

只聽見優秀仙冷冷地說道：「媞眉決無性命之憂，但這個主上，咱們此刻是鬥不過他的。」

「那……那麼怎辦？」

「不怎麼辦，唯有等候機會！一天一天地等下去！」

小藍愕然。

她不明白師父說的話，更不明白師父已變成了一個怎樣的人？

師父不是極度痛恨葉璧天嗎？

爲了要向葉璧天報復，師父與主上互相勾結，先殺半壺道長，再殺海鏡大師……

終於，葉璧天倒下，翡翠城改朝換代，半邊天下風起雲湧！

但過不了多久，師父又生變卦。

今夜，師父忽然跟主上鬧翻了！

不但是鬧翻，更在玉閣內佈下歹毒陷阱，暗殺主上！

可惜功虧一簣，失敗了！這是小藍天真的想法。

她不明白，主上這魔王有多可怕，就憑這種陷阱，又怎傷得了主上一根汗毛？

媞眉比她冷靜，比她更成熟，媞眉早已看出，眞正的殺着，決不是出自她倆姊妹。

一定是師父出手，才有機會殺了主上！

可是，優秀仙子根本沒有出手！

她只是任由主上把媞眉帶走。

「師父！妳怎不救我？」這是媞眉心中的呼叫。

但她穴道受制，更中了毒釘，神智漸趨迷糊，她心中的呼叫，卻連一個字也叫不出來……

＊　＊　＊

曙色趕走了最後一顆在天際的星辰。

翡翠城有高台，名曰「中堅」。

中堅臺，高十丈有奇，下有「中馗護臺壁」，四周分列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石雕，自護臺壁直登臺頂之石梯，皆由白玉石鋪設，兩側扶手則以黃銅鑲造。

中堅臺，於翡翠城中央位置，乃城中衢路交錯滙合處，故立中馗路碑，築中馗護臺壁，拱立中堅臺於翡翠城中。

夫「中馗」者，馗中九交之道也。

馗，高也，即似龜背之狀。

中堅臺，乃葉璧天於五年前下令建造，由臺上俯瞰，可把城中各處一覽無遺。

其時，葉璧天氣勢正盛，但到了這一天，在中堅臺上意氣風發之人，卻是主上。

臺頂風冷，但卻有四盆熊熊烈火，正在猛烈燃燒。

烈火高溫，臺頂不冷反熱。

臺上只有二人。

主上與媞眉。

媞眉已全身赤裸，她身不由主。

她中了八枚毒釘，釘不會釘死她，但釘毒卻說不出的歹毒！

只是，在主上眼中，這些毒性毫不足慮。

他既把媞眉帶了回來，就決不能讓她死在毒釘之下。

主上用三種藥末，再以神奇內力催逼，不到半頓飯時光，媞眉已告無礙。

但她仍然渾身酸軟乏力，沒法逃走。

她可以說話，只是聲音虛弱，不能及遠。

她躺在臺上，一絲不掛。

她是青春美麗的玉女，姿色絕不比優秀差，卻比優秀年輕得多。

她是嬌花。

嬌花嫩蕊，玉體橫陳。

主上面對着她，俯視着她。

她無疑是極其動人的少女，更尤其是她全身赤裸的時候。

主上忽然發出一聲喟嘆：「妳看似冰雪聰明，孰料也只是個愚不可及的東西。」

媞眉怒道：「少廢話，快殺了我。」

主上淡淡地道：「我可不是妳的師妹，她嫉妒妳，所以公報私仇，把歹毒的暗器都打入妳的身體裏！」

「胡說！小藍不是那樣的人！」

「蠢材！人心隔肚皮，她心裏早已恨透妳，只等待機會向妳下手！這一次，她幾乎取掉妳的性命！」

「我不相信！」

「事實勝於雄辯，用暗器傷害妳的是小藍，把妳從死亡邊緣救回來的，是朕……難道妳可以否認朕的說話嗎？」

「強詞奪理，卑鄙！」

「朕向來都是光明磊落的人，又怎會卑鄙了？」

「還說甚麼光明磊落，單是一張臉孔，已不敢公開露於人前！」

「哈哈，男人的臉，有甚麼好看！」

「好看的固然要看，難看的也要看看！」媞眉咬着唇冷笑。

「妳要看，朕一定給妳看，但不是現在，而是在妳把處子之身交給朕之後！」主上的語聲，怪異而可怖。

他雖然給黑紗蒙住了面龐，一雙眼睛，彷彿能夠透過黑紗，更閃出了幽幽磷火似的目光！

媞眉並不是膽小的少女，但此際還是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寒噤。

「來吧！」主上的笑聲忽響起。

他的笑聲在空氣中廻盪，他的手已貼在她的胴體上，不斷來來回回地游滑着。

媞眉不能再嘴硬了。

她只能求饒：「主上，求求你，放了我，或者是殺了我都可以……」

主上嘆一口氣：「朕怎能殺了妳這樣的尤物？妳不必擔心，朕一定會讓妳恢復自由，回到妳師父身邊去！」

就在這一瞬間，他自喉嚨內發出了「胡……胡……」的低吼聲。

有人踏上「中堅臺」！

是誰？是誰吃了豹膽熊心，竟然膽敢在這時候走上這地方！

＊　＊　＊

果然有人登臺。

但這人並非吃了豹膽熊心，更沒有三頭六臂。

是個和尚，一個年輕和尚。

和尚身穿灰布單衫，外披袈裟，一臉虔誠，也一臉惶恐。

更有一臉擔憂。

他看見了主上！

如今，翡翠城已是主上的天下，就連「無敵獅王」鍾海嘯老爺子，也不敢動他一根汗毛！

主上獸性已發！

可怕的主上！可怕的獸性！

在他胯下，有一個原本眉目俏麗的女郎。

但在淫威下，她的俏麗已變作驚怒交集。

她身材高佻有緻，膚色雪白迷人。

和尚見過她，甚至見過她的裸體美色。

她是媞眉，她是小藍的師姊。

當天，年輕和尚倒楣，給小藍抓回藥王仙山……

小藍要這和尚，做一件出家人不應該做、甚至是不應該去想的事。

他寧死不從，結果差點淹死在清澈的潭水下。

要不是媞眉救他，年輕和尚早已變成了一個死和尚。

她俯着身，輕輕閤上眼睛，朱唇貼在雲烟的口腔上。

她吹氣救他。

她心無旁騖，專注地一口氣緊接一口氣，由她丹田內吹送到和尚的丹田。

她很努力。

她的努力，令他在死亡邊緣死裏逃生，而且，當他悠悠轉醒的時候，他第一眼看見的是近在咫尺的媞眉。

他與她眼觀眼，鼻貼鼻，還有——嘴對嘴。

和尚全身酥軟，全身震顫，心神惑亂已極！

他是個和尚，和尚有和尚的心竅。

他的心竅，是否已開始和某一個人心有靈犀？

＊　＊　＊

來的是雲烟和尚。

他嘴裏唸誦經文，一字一字的唸。

他心裏想着的，卻是媞眉清秀絕俗的臉龐。

他唸的經文，是和尚必須要唸的。

但他想着的臉孔，却已是犯了色戒。

因爲他不但想起媞眉的臉孔，也想起了媞眉的身體。

身體本是聖潔的，但雲烟所想念的，又不單只是她的身體那末簡單。

除了想念她的身體，和尚還在想像下一個「環節」！

那是色慾！與生俱來的慾念，誘使他全身都在沸騰火熱的衝動中。

怎樣抗拒這種慾念？

和尚心裏，經常都在思念着這個問題。

他當然不知道，這是出家人的一個「大題目」。

這題目實在是太大了，大得無法解決！

最少，對雲烟和尚而言，確是這樣。

他也不是沒有見過別的美貌女子。其他的姑且不說，就以小藍來說，她的艷色，決不比媞眉遜色到什麼地方去。

但雲烟從沒有想念過小藍。

不是小藍不漂亮，不是小藍不嬌俏，但人看人，最重要的便是「眼緣」。

「眼緣」是無可解釋的，它就像是天氣，要放晴的時候便放晴，要下雨的時候便下雨。

雲烟沒有掛念過小藍，但對媞眉……

尤其是媞眉嘴對嘴吹氣救他的一瞬間……那景象，是雲烟和尚一輩子都不能忘記的。

那一瞬間的景象，已化成烙印，深深地烙在和尚的心扉中。

但這是個秘密，年輕和尚的秘密，他絕不能對任何人提起。

可是，他還是很渴望能夠把這

秘密告訴給一個人知道，那是他最信任、也最尊敬的師父——海鏡大師。

海鏡曾這樣對雲烟說過：「你的師父，並不是一個得道高僧，只是個半途出家的僧侶。

「爲師在出家之前，做盡壞事，姦淫擄掠殺人放火打家刼舍，無惡不作無所不爲！

「只是，往事俱往矣，爲師既已決意誠心向佛，就決不會中途變志。

「人誰無錯，和尚也是人，而且，出家人犯錯的機會，未必就比塵世中人輕到什麼地方去。

「塵世中人，貪財好色，胡說八道，都不是什麼過錯……

「但對一個皈依我佛的出家人來說，卻是戒律森嚴的，戒律既多，犯錯的機會就決不會少。

「爲師自出家以來，犯錯極少，那是因爲當爲師削髮之時，已在江湖中見識過無數大風大浪，歷盡滄桑之故。

「但你這種自幼出家的小和尚，卻是大不相同。對於一般酒色財氣之道，你根本不曉得那是什麼樣的東西，一旦遇上了誘惑，很容易便會方寸大亂，鑄成不可挽回的大錯。

「雲烟，爲師知道，你是一個心腸極爲良善的和尚，然而，天地萬物，以至是人畜，無不一天一天的在改變……

「善良的人，可以變作窮凶極惡。做盡壞事的不法之徒，也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爲師，是屬於後者。」說到這裏，海鏡大師沒有再說下去。

雲烟只好等。

他在海鏡大師的禪房內，等了一天又一天。

十天後，海鏡大師說出下面那一句話：「徒兒，你卻似是屬於前者。」

前者！

海鏡所指的「前者」，便是——善良的人，可以變作窮凶極惡！

那是極可怕的變化！

雲烟心下惶然，但他沒有再問師父。

因爲他相信，師父雖然神通廣大，但在這件事情上，卻是無能爲力的，就算問了，也是白問。

然而，無論怎樣，海鏡是佛門中的奇人，佛門中的智者。

* * *

每有事，向師父誠心請教。

這是雲烟在佛寺中做和尚的不二法則。

但媞眉的事，他不是不想向師父請教，但卻不懂得應該怎樣啟齒。

到這時候，雲烟才明白「難於啟齒」這四個字的眞正意思。

他難於啟齒，於是，事情一天一天拖下去，年輕和尚心中的秘密，海鏡大師自始至終，毫不知情。

直至海鏡遇害，雲烟的秘密變得更秘密了。

把秘密獨自收藏在心中，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這秘密，使雲烟一天比一天更痛苦。

他不想思念女人。

他是出家人，他必須自持戒律，繼續踏上每一個高僧所必須經歷的路程。

然而，他心有有障礙。

他的障礙，就是苦苦思念着媞眉！

他知道，媞眉已從藥王仙山，來到了翡翠城，更與她的師父優秀仙子，居於琴橋玉閣。

雲烟知道之後，不知如何，一顆心總是經常「噗噗」地跳個不停。

他的心在跳，他的臉在發熱。

他每每在不由自主的情形下，悄悄地去到琴橋玉閣附近，盼望可以看見媞眉的倩影。

但媞眉很少出外走動，只是在玉閣中陪伴着她的師父優秀仙子。

倒是小藍，有如穿花蝴蝶般飛來飛去。

雲烟和尚最怕小藍，每次小藍一出現，他就急急躲藏起來，又或者是遠遠溜走。

但終於，在這一個黎明之前，他看見了媞眉！

但媞眉不妙，她已落入主上手中！

主上把媞眉挾持到「中堅臺」。

雲烟擔心極了，他知道在那高臺上，只有主上和媞眉。

孤男寡女！

男的是翡翠城的新主人——主上！

主上是猛魔中的狂魔！

女的是媞眉姑娘——一個雲烟朝思暮想的少女！

媞眉是那末可愛的女郎！

雲烟不識武功，就算他懂得三招五式，也萬萬不是主上的敵手。

然而，他已下定了決心，無論怎樣，也要把媞眉救出險境。

而且，他有一個很好的理由。

當天，若不是媞眉全力相救，他早已死了，因此，他必須報恩！

她能救他，他也必須救她！

於是，雲烟一面唸誦經文，一面拾級而上，直登「中堅臺」頂！

* * *

主上震怒了！說不出的震怒！

擺放在他眼前的，是一個絕色美女，她全身赤裸，玉體橫陳。

主上此刻渴望聽見的，本是這裸女在自己胯下嬌啼婉轉的呻吟聲。

然而，呻吟之聲並未響在耳邊，卻聽見了和尚在唸誦經文！

「衆生無邊誓願度。

煩惱無盡誓願斷。

法門無量誓願學。

佛道無上誓願成。

唵，鉢囉末憐陀夜娑婆訶……」

隨着經文，一個年輕和尚出現在「中堅臺」上。

那是一個純樸、虔誠、說不出眉清目秀的和尚。和尚心中，只有三千世界，法力無邊的諸神諸佛。

他要唸經，大可以在相法寺裏唸個飽，爲什麼跑到這高處不勝寒的「中堅臺」。

主上忽然地走到和尚面前，厲聲問：「你是誰？」

和尚閉目合什回答：「小僧雲烟，是相法寺的和尚。」

主上怒道：「不管你是和尚還是尼姑，既然斗膽爬上這裏，何以不敢睜開眼睛瞧着朕？」

雲烟道：「心淨而無垢，無垢而忘憂。出家人，心存仙佛，未敢造次。」

主上更怒：「廢話，都是廢話！朕偏要你睜開雙目，瞧個清清楚楚！」

雲烟誠惶誠恐：「大慈大悲，見性成佛，小僧……」

「住嘴！睜開你的眼睛！」主上截然喝道：「你再不依照朕的命令去做，朕先宰了那個女的……」

一聽見主上要殺媞眉，雲烟大驚，立刻把一雙眼睛睜個又圓又大。

他看見了主上，也看見了媞眉。

主上的廬山眞面目，仍然隱藏在黑紗之中，但他的肌膚，卻是醜陋可怖的！

竟似曾遭烈火焚燒的木炭！

連身體都如此醜陋可怖，他的臉孔又會是怎樣的？

但雲烟無暇細想。

他只想救媞眉逃離此地，但卻沒有任何善法。

只能隨機應變。

但這和尚，他太忠厚、太誠實、他絕不是一個機靈的出家人。

主上醜陋的身體，圍着雲烟轉。

主上的身體一移開，雲烟就看見了媞眉。

全身裸露，躺臥在中堅臺上的媞眉。

和尚的心又在「噗噗」地亂跳！

他是不應該這樣子瞧着媞眉的。

媞眉是個處子，他卻是個虔誠的和尚。

無論是任何人，都會認爲雲烟不應該瞧媞眉冰清玉潔的身體。

但主上偏偏要和尚看。

這和尚若敢閉上眼睛，主上就會一掌把媞肩殺掉！

主上殺人，用不着一個很充份的理由，只要他認爲某人該死，某人便是千古罪人，百死不足以蔽其辜！

這種道理，雲烟是明白的。

雖然他是個虔誠的和尚，但並不等於是個白癡。

主上在他背後，乾咳兩聲，然後沉默下來。

主上沉默，雲烟也沉默，最少他的嘴巴沒有發出半點聲音。

他只是目不轉睛地瞧着赤裸裸的媞眉姑娘。

也不知過了多久，主上終於再度開腔：「小師父，你動過女人沒有？」

雲烟心神一震。

他不明白，什麼叫「動過女人沒有？」

但他卻又不是完全不明白。說得眞確一點，他只是沒有實際的經驗。

對於自己不明白的事情，雲烟是無法討論的，但他不能不答主上的問話，只好說：「沒……沒動過！」

主上笑了。

他的笑聲，和他身上的皮膚同樣醜陋。

「你雖然從來沒有動過女人，但心裏早就想幹了，對不？」

「小……小僧不知道……眞的不知道……」

「不必慌張，朕雖然殺人不眨眼，但對你這個出家人，也許可以例外，放你一條活路。」

「小……小僧只盼望主上先放了……媞眉姑娘。」雲烟放着膽子說。

主上沉吟着，良久才嘿嘿冷笑：「好一個有情有義的和尚！」

雲烟的臉紅了，彷彿隱藏在心中很久很久的秘密，忽然給主上戳穿！

「主上……她曾經救過小僧性命，因此……小僧不能任由她……」和尚拙於詞令，在不能直接彈劾主上的情況下，他無法採用適當的措詞。

主上冷笑：「你要救她，可曾想過會有怎樣的後果？」

雲烟遲疑片刻，道：「佛祖割肉飼鷹，也不會想過後果將會怎樣……」

主上粗糙的手在雲烟脖子上摸了兩下：「小師父，你是把自己喻作佛祖？還是把朕當作食屍鷹？」

雲烟震慄。

這一摸，大不尋常！

這可怕的魔君，他這一摸——

究竟是何用意？

他想答話，但心中震慄之意太甚，他沒法子再說出半個字來。

主上已繞到雲烟面前，道：「你不懂武功？」

雲烟深深吸一口氣，才能勉強開口答道：「不……不懂……」

主上乾笑着：「平白浪費了大好資質！你願意拜朕爲師嗎？」

「不……小僧沒這個福份……小僧不配！」雲烟忙道。

主上沉聲道：「你……不……肯？」

雲烟又吸一口氣：「不是……不肯……只……只是……」

主上截然道：「你是個和尚，朕是號令天下武林的君主，你若拜朕爲師，這和尚是幹不下去的了，因此，你必須還俗！」

還俗？

這是何其震撼心弦的字眼！雲烟只感到手足冰冷，連血液也彷彿完全凝固！

主上接道：「朕既收你爲徒，你就決不會給別人瞧扁了，此後，你將會享盡人世間所有榮華富貴，再也沒有人膽敢小覷了你的力量！」

雲烟茫然地聽着。

倏地，他渾身顫抖！

主上的手又來了！他在撫摸雲烟的胸膛！

他那低沉、嘶啞、說不出可怖的聲音，在雲烟的耳畔響起：「你可知道，你比那個黃花閨女還要好看嗎？但你不必害怕，你既付出了代價，就一定會有重大的收穫！朕要你在最短時間之內，完全——脫胎換骨！」

主上的說話，雲烟每一個字都聽得很清楚！

每一個字都像是焦雷！

一個又一個沉重的焦雷，無情地轟入雲烟的心坎！

他不知道主上要怎樣對付自己，但他知道，主上不但要收他爲徒，而且還會發生一些極可怕的事情。

而那些事情，是他永遠沒法子可以想像出來的。

當然，他可以拒絕。

千般原因，萬種理由，都只在於一個人——媞眉！

媞眉！

她曾經救過雲烟，所以……

這年輕、虔誠、眉清目秀的和尚，也要感恩圖報，把她從絕險之地拯救回來！

好一個「感恩圖報」！

好强大的理由。

但這是眞正的理由嗎？

* * *

天色漸更明亮。

媞眉走了，她沒有給主上糟蹋掉，可算是一個奇蹟。

但這「奇蹟」，卻是由一個和尚，不惜捨棄多年的修練才能換取回來的。

他不但要捨棄多年以來的艱苦修練，更爲了她而投身地獄！

主上，就是雲烟的地獄！

爲了媞眉，雲烟已把一切都豁了出去！

爲了雲烟，主上不惜放棄了媞眉！

一個換一個，若以數字來說，那是最公平不過的！

主上已得到了雲烟！他不但要得到這個眉清目秀的和尚，更要把他徹底改變過來！

「你叫雲烟？」主上沉聲問。

「是的……」雲烟答。

「這名字也不錯，不必改了，但你記住，雲烟不再是你的法號，而是你的名字！」

法號和名字，都是一種稱呼。

但法號是佛門中人獨有的，和塵俗中人的名字，在意義上最少有某種程度上的分別。

但主上卻把兩者混淆了。

他是無意的？還是有心這樣做？

雲烟不知道。

他只能不斷唸誦經文，但也只能在心裏唸……

主上突然把他抱住，用力地抱住！

他用强大的身體壓逼雲烟。

雲烟心頭震駭，極度震駭！

在他投身佛門之後，從沒給任何人如此用力地擁抱過。

無論是男是女，都沒有！

而在他投身佛門之前，他太年輕了，大概只有五六歲左右！

五六歲以前的事，他早已忘記，就算有一些模糊的概念，也只是模模糊糊，難以牢記於心。

主上！

自從這可怕的魔君入主翡翠城以來，雲烟只是感覺到他滿手血腥，殺人不眨眼！

他踏上「中堅臺」，當然已想過，極可能會觸怒了主上，結果慘死在主上手下！

但事態的發展，卻大大出人意表。

主上沒有殺他，卻擁抱他！

雲烟的心又在「噗噗」地亂跳！他的一顆心，簡直已將跳出口腔之外！

他還是不明白主上的意思！

可是，在「不明白」之餘，卻又越來越是漸漸明白……

「雲烟，朕會傳授你最好的武功！

「你有練就一身驚人藝業的資質，海鏡老和尚沒有叫你練功，那是不想浪費了你的一表人材！

「你若練過了一些拙劣的武功，反爲不美，但如今，你是一塊純璞無瑕的玉石，絕對是個可造之材……

「朕閱人多矣，什麼人是良材，什麼人是庸材，一望便知！

「雲烟，朕會好好造就你的，在以後的日子裏，再也沒有人敢欺負你，他們既不敢，也不能！

「因爲你是屬於朕的！

「朕會令你成爲武林中的天王！以至是天王中的天王，無論是誰，都不能和你相比！

「但你必須要聽朕說的話！

「朕，是主上！朕是武林至尊，王者中的王者，你聽朕的話，就是聰明！就是權力！更是富甲天下，無人能及！雲烟，你明白了沒有？」

雲烟點頭。

他緊緊地閤上了眼睛，但淚水卻還是在緊閤着眼睛中迸流出來。

那是因爲主上把他擁抱得更緊了！

可怕的主上！

恐怕的壓逼力！

可憐的雲烟和尚！

* * *

琴橋冷清清，只有玉閣內珠簾輕垂，人影晃動。

媞眉回來了，她的臉白如雪。

小藍佇立在一旁，她連大氣也不敢透出來。

只有優秀在踱着步。

她每踱出一步，就說出一句令人驚心動魄的話。

她道：「叛徒！全都是叛徒！

「小藍不聽我的命令，該死！

「媞眉辦事不力，也該死！

「葉璧天……可惡的小葉，他……他是不是已經死了？」

沒有人回答她，她的臉比媞眉的臉更蒼白更難看。

琴橋冷清清。

玉閣內的人，冷冰冰。

* * *

多餘山有多餘洞。

多餘洞內，來了一羣多餘的人。

這些人，每人都像是無所事事一般。

只有一個人最忙碌，他每天都忙個不亦樂乎。

他便是高興。

在一個黃昏，邪雲在洞口外吃稀粥，高興忽然像是鬼魅般閃現在他身邊，道：「你還能吃粥，可見牙齒很不錯。」

邪雲嘆了口氣：「這是稀粥，不是硬硬實實的米飯，吃這東西，用不着牙齒。」

高興笑了起來：「你還能如此明白事理，可見一顆腦袋還很清醒。」

邪雲怪眼一翻，睨視着高興怪異的臉：「這兩晚，你娘親總把參湯捧給我喝，她在搞什麼把戲？」

高興也怪眼一翻，道：「要不是她給你兩碗參湯，你說話也不會這樣流暢！」

邪雲道：「她是異火的姊姊，但一點也不像異火。」

高興道：「異火是火，我娘親卻叫異水，水火不相容，當然並是一樣。」

邪雲仰望西山夕陽，嘆喟地說：「要是我有你這麼一個兒子……」

「那又怎樣？」

「早已氣得吐血而死！」

「放心，你還沒這種福氣。」

「不錯，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福份，你有你的，我有我的，你媽有你媽的，他媽也有他媽的……」

「你喝得太多，有點醉了。」

「我喝的只是稀粥，不是酒。」

「人老了，喝什麼都會醉。」

「所以，人是老不得的……」邪雲眼神灰濛，苦澀地笑了笑，「但你娘親卻是越老越精神。」

「你若喜歡我娘親，隨便拿回去，不必客氣。」

「她若年輕六十歲，未始不值得考慮考慮。」

「六十年前，老子還沒有出生。」

「六十年前，我在螺髻山上煮鴨，我對釜中的肥鴨道：『久仰鴨兄肉質肥美，是以攔途截劫，先行還爾清白之身，去盡一身扁毛，再塗九款混醬，炊火恭候……』竟把六十年前自言自語的一番話，一字不忘地重新地唸了出來。

高興默然。

他是個古怪得不能再古怪的人，但古怪並不等於不通世務，更不等於心中無情無義，不知情爲何物。

他默然良久，直至邪雲唸完那一番話之後很久很久，才道：「你一直都記得這些話，只因爲沒有忘記當天所遇上的一個人。」

邪雲落寞地一笑。

高興瞭解這老人的心，絕對瞭解。

邪雲是在螺髻山煮鴨的那一天，遇上了異火。

當年情景，一幕又一幕浮現在邪雲眼前。

他早已老眼昏花，但在當年景況浮現眼前之際，他一切都「看」得很清楚。

他還「看見」，當天異火的一張臉。

她的臉，有如雪般蒼白，但卻帶着一種震撼心弦的美麗。

邪雲「看」得很清楚，而且越「看」越清楚

他眼中流露出癡癡的醉意。

高興沒有打擾他。

高興只是仰臥在洞口，看着一隻正在洞口外拍動翅膀的蝙蝠。

這是一隻失羣而飛的蝙蝠。

牠何以會飛到這山洞外？高興不知道，邪雲更不知道。

邪雲甚至沒看見這蝙蝠，他眼中只有六十年前的小師妹異火。

* * *

半個時辰後，天色已然盡黑。

天色漆黑，但在多餘洞內，卻是燈火通明，如同白晝。

洞內深處，不但有燈光，更有熊熊爐火之光。

高興手裏抓着一隻活生生的蝙蝠，口中唸唸有辭地唸着：「大道冲融而包天地，驅策陰陽，成乎宇宙。天形陽而左旋，地質陰而右轉，日爲陽精而晝行，月爲陰靈而夜流。日月垂曜而人生乎其中，抱陽而負陰，聖人法象，天地辨列，陰陽外合，造化以成還丹。」

高興越往下唸，越是眉頭大皺，手中略緊，被抓住的蝙蝠翅膀拍動得甚是厲害。

忽聽一人接着唸道：「一陰一陽曰道，聖人法陰陽，奪造化，故陽藥有七，金二石五……」

這人唸的又快又急，但語聲難聽猶似烏鴉，正是高興之娘親異水。

高興仍然眉頭緊皺，接續吟哦道：「黃金、白銀、雄、雌、砒黃、曾青、石硫黃，皆屬陽藥也……」

異水續道：「陰藥有七，金三石四。水銀、黑鉛、硝石、朴硝皆屬陰藥也。陰陽各藥各稟其性而服之，所以有度世之期，不死之理也。」

高興瞪視着異水：「娘親，妳老人家的記性眞好，居然能把張九垓之『金石靈砂論』唸得一字不漏。」

異水傲然一笑：「別以你才是一代神醫，你娘親也不是省油的燈。」

高興張大眼睛，冷冷的道：「老子只不過隨便讚妳老人家一兩句，妳怎麼高興得連屁股都翹起來？」

異水臉色一沉：「你不是我老人家的老子，你是我的兒子。」

高興道：「妳老人家的兒子心情不妙，妳老人家最好不要在我的面前嚕裏嚕嗦。」

異水道：「你脾氣暴躁，動不動便大吵大鬧，難怪太陽穴上插着一把活見鬼的折扇！」

高興道：「我的媽喲！妳老人家這句話已說了三萬九千遍，不嫌太耳膩嗎？」

異水怒道：「你滿耳都是泥垢，當然耳膩！」

高興嘆道：「眞是難得耳根清靜啊！」

異水道：「你要耳根清靜，有何難哉！只要把一雙耳朵撕掉下來，便能如願。」

高興搖搖頭，道：「這方法不管用！」

異水道：「你又不曾把耳朵撕掉下來，怎見得會不管用？」

高興道：「那個半邊人的耳朵，以前便是曾經撕掉下來的，但最後還是給他背後另外的半邊人煩得要死！」

異水一愕：「君子的耳朵？」

高興冷笑：「什麼君子？他君子？他君子個屁！他只是個呆子！獃子！」

異水道：「你已把他和背後的死屍分割了好幾天，照你看，這君子……呆子獃子能否會活下去？」

高興「哼」一聲：「他能否活得下去，干妳屁事！」

異水「吔」的一聲叫了出來，但接着卻一言不發，擰身走得無影無踪。

高興把手裏的蝙蝠抓起，瞧了大半天，忽然闊步轉身，鑽入另一個洞內。

* * *

多餘洞，洞中有洞。

在一個迷宮似的洞穴中，坐着一個人。

一個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人。

鐵艷初。

鐵艷初本有兩撇很秀氣的鬍子，看來就像是當年名震天下的陸小鳳。

陸小鳳有四條眉毛，其中兩條生在嘴唇上。

鐵艷初的鬍子，本來也是這樣的，但現在不一樣了。

他的鬍子變得像是亂草叢生，再也不像是什麼「眉毛」。

他的眼神，原本是很淸澈很堅定的，但這彷彿都已是過去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此刻的鐵艷初，變得像個極潦倒的漢子，連說話的聲音，也像是混混沌沌似的。

他問高興：「外面有沒有下雨？」

高興搖搖頭：「沒有雨，只有蝙蝠在飛來飛去。」

鐵艷初神情木然：「我不要蝙蝠，只要琴婉，她怎麼不見了？」

玉閣琴橋火併怒獅一役，「斧霸」琴婉身受重傷，自從高興秘密遷移到多餘山後，鐵艷初就沒有再看見琴婉。琴婉走了。

她沒有跟隨着高興、鐵艷初以至是生死未卜的「翡翠天王」葉璧天，一起來到多餘山。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鳳峯生與莫傲之女莫憂同遊西湖，兩人上湖心亭，發現尾隨的一對中年男女亦上亭，一照面彼方就出手，原來是受僱來暗殺鳳峯生的殺手林行山、霍秀，四人捉對廝殺，林行山受傷二人才退去。鳳峯生與莫憂返回「香飄白提」，見店毀人不在，待見到莫傲，他才告知乃因不想暴露自己，爲了掩人耳目，故自己毀了茶店隱匿他方……

新派江湖殺手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鳳凰劫

情到濃時不由己　爲救人質把愛拋

過了半晌，走廊上送來一股香氣，接着環珮叮噹响中，一位絕色美女似笑似嗔地走出來。「哼，你倒會享受，這套太師椅，連我也還沒好好坐過哩！」

鳳峯生雙眼一直盯着對方的俏臉，那女子噗嗤一聲：「我臉上長花？你認不出奴家來了？」

「果然是你，你怎會自揚州來此？」鳳峯生目光在廳上一掠，「你準備改當鴇母？」

原來這女子便是揚州城怡紅院的粉頭蝴蝶！只聽她嗔道：「你認定奴家一輩子都要吃那行飯？」

「哦？原來你從良了？」

「奴家賺夠了錢，自己贖身出來，買下這座房子，準備養老，尚未找到良人，家不像家，是故簡慢了貴客！」蝴蝶問道：「你怎會來此？奴家喜歡湖，在揚州名聲不好，躭不下去，離開瘦西湖，只好來『胖西湖』清居。」

「你又賣藝又賣身，還兼營副業，財來有方，難怪可以買下這座大屋！在下命苦，四處飄泊，有幸來杭州遊遊西湖，足以安慰！」鳳峯生臉上笑容一斂，道：「此屋不是最近才買的吧？」

「是去年買的，原主人最近才搬走，是以奴家昨天才到的，鳳兄問得奇怪，不知在懷疑甚麼？」

鳳峯生單刀直入地道：「某有兩位朋友，昨夜被人擄走，正到處找尋，恰好見到小姐……」

「原來你懷疑奴家？哼，你的朋友是男是女？」

「是兩母女。」

「女兒是你的女人？」

「胡說，是朋友之妻女！」鳳峯生目光灼灼地盯着蝴蝶。「你知道她們在何處麼？」

蝴蝶笑得花枝亂顫。「你以爲奴家眞有未卜先知之能麼，還是武林通天曉？眞是好笑！你是奴家敬佩心儀的好朋友，我不好生氣……」

「多謝你抬舉，不過你雖然不是武林通天曉，但你的身份絕對不簡單！表面上弱不禁風，但武功高强，城府深沉，在下懷疑你知此事內情，並非沒有根據！」

蝴蝶嫣然一笑，道：「你很聰明，奴家的確知道一點線索，但我爲何要告訴你？」

鳳峯生沉聲問道：「你要甚麼條件？要多少銀子大可以報個數目來！」

蝴蝶笑道：「我銀子已很夠了，還要來作甚？其實你早已知道奴家要的是甚麼！」

「在下又非你肚子裡的蛔虫，怎麼知道？」

「在揚州怡紅院時就知道了！」

這一提鳳峯生便知道了，他故

作輕鬆地道：「這種事一定要你情我願，有半點脅迫的成份，都會破壞樂趣！」

蝴蝶輕哼一聲，「你以為奴家是淫娃蕩婦，看上你這胭脂客！老實說，你我正是天生一對，誰也別嫌誰，誰也佔不了便宜，而且互補所短，更加無往而不利，你說我有那一點讓你煩厭的？」

鳳峯生吃了一驚，道：「你只是要與在下結合體緣而已，怎扯到那麼遠？」

「誰說的？奴家要你娶我！我那一點配不起你？你二十八歲，奴家二十四歲；你有武功，奴家也學過功夫；你有錢奴家也有銀子；你有身材相貌，奴家又那一點不如你？你智勇雙全，奴家也非草包！」

「成親之事豈能草率？再說咱們只見過幾次面……」鳳峯生乾咳幾聲：「男女之情，並非只看表面，這當中還有一個緣字，還有一些說不清的原因，若依你所說，杭州城就有許多男人值得你嫁了！」

蝴蝶輕笑一聲：「要找一個當殺手的，可不容易！咱們是門當戶對呀！」

鳳峯生沉聲問道：「在下若不答應娶你，你便不說？」

「最低限度也得把奴家當作你的女人，我可以拋掉一切，隨你到處浪蕩，你要殺人，奴家為你磨劍，夫唱婦隨，其樂融融，誠神仙眷屬也！」蝴蝶說至此，雙眼流露出一片神往之色。

鳳峯生忽然發覺她神情十分純眞，心頭一動，本來心中的那股屈辱感倏地消失，半晌才道：「是誰叫你找上我的？」

蝴蝶自顧自地道：「你待奴家好，奴家自把心掏給你，你若是敷衍，恐怕你死無葬身之地！你自己考慮考慮，奴家先進房洗個澡！」言畢帶着一陣香風，消失在走廊裡。

鳳峯生心念電轉，將蝴蝶所說的話回憶一遍，相信她必然知道樂襯歡及莫憂之下落，說不定還是她幹的！她突然在自己眼前出現，也可能是預謀，她目的何在？她背後有沒有人在操縱？

鳳峯生對蝴蝶並不了解，只知她是殺手的伢子，會武功、工心計、身材迷人，容貌嬌麗，委身在揚州城怡紅院，曾經介紹過幾宗生意給自己，除此之外，他甚麼都不知道。

今日她說的話，有幾成值得相信？該不該相信她？鳳峯生心中反覆思量，似乎沒有別的路可走，唯一可行的是留下來，而且還得取得蝴蝶之信任，否則還是竹籃提水一場空！他雖然風流，但從來只是在勾欄買笑，向不涉及男女之情，今番想不到莫憂的事尚未了結，又惹上了蝴蝶。

莫憂入世未深，容易打發，蝴蝶不是省油燈，絕不容易打發，還隨時有性命危險。鳳峯生心中尚沒拿定主意，已見蝴蝶又出來了，換了一套羅紗衣裙，更覺誘人。含笑問道：「你決定了否？」

「在下似乎沒有別的路可走。」

蝴蝶目光一亮，道：「咱們先把話說清楚，這是你情我願，絕無勉强之意思！只要你跟奴家在一起，只要你眞心待奴家，也不一定要你陪奴家上床。」

「好，那咱們便試試看吧，談不來在下隨時就走，你可別怪我！」

「只要你眞心待奴家，奴家保証百倍補償您！」蝴蝶長身道：「咱們進內廳吧！」當下隨她進內廳。

料不到，內外有頗大之差異，大廳佈置高雅，內廳却十分豪華，還有兩位妙齡的丫頭，也是穿着羅紗衣裙，誘人的胴體，若隱若現。

小桌上已放了六盤小菜，一壺酒，兩人坐下。蝴蝶先舉箸每樣嚐一下，道：「菜裡絕對沒有毒，你大可以放心！」

「不放心便不會跟你進來，你若已下了毒，只要事先吃了解藥，就算把所有的菜全倒進肚子裡，也死不了。」鳳峯生舉箸慢慢吃，狀甚悠閑。

「你放心住下來，誤不了你的正事，你若還想賺錢，奴家還有幾宗生意可讓你去幹！」

「你既然已隱居起來，便不要再接觸這種事了，難道你還要繼續做下去？」

「那要看您的意思了，奴家若已做了歸家娘，自然什麼也不管，只專心替你養孩子！」蝴蝶忽然輕嘆一聲：「做了這一行，要想脫離，談何容易？何況我只是一個婦道人家，還能跟他們卯勁？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罷了！來，奴家先敬你一杯，祝咱們合作成功，有情人終成眷屬。」她先仰脖，一口將酒喝乾。

鳳峯生也陪她喝了，「不要再談這種事了，既然飲酒，便要作樂，再談其他的，便大煞風景了！」

蝴蝶道：「待奴家為你唱一曲助興如何？」

「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蝴蝶稍為清一清喉嚨，那曲子便如珠玉般吐出：

正青春人在天涯，添一度年華，少一度年華。

近黃昏數盡歸鴉，開一扇窗紗，掩一扇窗紗。

雨紛紛風翦翦，聚一堆落花，散一堆落花。

悶無聊愁無奈，唱一曲琵琶，撥一曲琵琶。

業身軀無處安插，叫一句寃家，罵一句寃家。

把一位閨中少婦思春之情，唱得淋漓盡緻，只聽得鳳峯生如痴如醉，久久都沒有反應。蝴蝶嗔道：「奴家唱得不堪入耳？」

鳳峯生霍然一醒，忙道：「此曲只應天上有，在下乃凡夫俗子，只疑在夢中，上回曾見你舞過一回，此時猶歷歷在目，在下貪心要求，盼能恩准，以飽眼福！」

蝴蝶嫣然一笑，溫順地道：「有何不可！」

她就在席前翩翩起舞。腰肢柔若無骨，舞起來格外好看迷人。舞畢，連鳳峯生也忍不住鼓起掌來，蝴蝶如小鳥依人般，偎在他身旁，「不許你嘲笑奴家。」替他佈菜。

鳳峯生道：「你跳得這麼好，在下又怎會笑你？」他畢竟在風流場打滾過，態度很快便恢復了自然，也舉箸替她佈菜。

「你可知道奴家第一次見到你，便天天夢想有這一天麼？」蝴蝶道：「奴家很早便生活在一個沒有人愛的地方……從來沒有人關心，他們只要奴家之肉體，只要錢，只要慾，十分低俗粗鄙，雖然有數不清的錢，但教我沒有半點看得上，只有你……」

「奇怪……你不愛錢？不愛錢為何要當粉頭，為何又當殺手之伢子？」

蝴蝶倏地變色，「請你不要再在我面前，提粉頭兩個字！」想了一想，她語氣稍為平靜。「奴家是孤兒，在十二歲那一年便被養父强姦了……不過，他還算得上疼我……自奴家八歲那年便開始教奴家武功……」

鳳峯生吃吃笑道：「他强姦你，還說疼你？」

「强姦當然是禽獸行為，但除此之外，他對我確是不錯……」

「他只强姦了你一次？」

蝴蝶嬌容變色，道：「前後有十多次……那時我年紀還小，又沒有錢，武功又沒學到家，只好强忍，但我發誓有朝一日，一定要賺比他更多的錢，是故我十八歲離開他便投進妓院。」

鳳峯生心底忽然湧起一陣歉意，覺得自己問得太唐突，傷了其自尊心，只聽她長嘆一聲：「人沒錢的時候，覺得金錢是萬能的，到賺到足夠的錢之後，又覺得錢根本不重要，是故我毅然拋棄昔日的生活。」

「你養父是那位高人？」

「奴家不想再提那些，反正他已死了！聽說你是孤兒，令師是誰？」

鳳峯生道：「在下的確是孤兒，至於家師，因有誓言在先，不能洩露，請包涵！」

兩人邊吃邊聊，從身世說起，直至殺了多少人，賺了多少錢，甚至跟多少個人上過床，越說越投機，幾乎無話不說，菜都涼了，兩人都才吃了一點點，累得那兩個丫環，不斷捧回灶處溫熱。

酒菜終於撤去，換上滾燙的香茗，兩人改到偏廳傾談，把丫頭支開，「你眞的想在此隱居？我還是不相信，因為你不是那種不求名利的女人。」

蝴蝶含笑反問：「你又有何大計？難道你想一直當殺手，直至走不動被人殺掉那天方休？」

「賺夠了錢便收山！」

「賺多少才夠？五萬兩銀子？十萬兩銀子？若省吃儉用，三仟兩已夠養老！」

鳳峯生不由默然，蝴蝶嫣然一笑，「奴家不是阻擋你發財，或施展你之抱負，但對於你，奴家不得不關心一點，當殺手固然是去殺人，但隨時也會被人殺掉！此情況你應比奴家還清楚，今日有人僱你去殺人，說不定明天又有人僱另一位殺手殺你，是故你賺的錢比奴家辛苦。」

「但當……粉頭，終究不一樣……」

蝴蝶提高聲音：「誰說不一樣？在奴家眼中，做粉頭比當殺手還高尚！做粉頭出賣肉體，當殺手出賣的却是靈魂！你說誰比較不堪！」

鳳峯生語塞，半晌才道：「你勸我立即金盆洗手？」

蝴蝶搖搖頭，「奴家目前還無這個權利！」話中之意，鳳峯生自然知道，他心頭一熱，猿臂輕舒，突然將她摟進懷內，蝴蝶就像一隻溫順的小貓般，靠在他懷內，輕輕閉上眼睛，嘴角露出滿足之笑意。

鳳峯生心頭一動，忖道：「她對我眞的是一見鍾情……她說得對，像我這種男人也只能娶她這種女人……天生一對……」蝴蝶那張如花似玉的花容近在咫尺，長長的睫毛，像刷子一樣，輕輕地蓋在淚堂上，更顯魅力，鳳峯生忍不住把嘴唇印在她粉頰上。

不料蝴蝶粉臉竟然通紅，嚶嚀一聲。「到房裡去……這裡有人……抱奴家進去……」聲音如訴似泣，鳳峯生將剛才之警惕之心拋到爪哇國去了，如受催眠般，輕輕抱起她，往臥室走去。

蝴蝶的臥室佈置豪華，鳳峯生將她輕輕放在床上，自己坐在床沿，把靴子脫掉。蝴蝶一對眼睛至

今尚未睜開過來。鳳峯生把上衣也解掉，再放下帳帘，床上之情景便模糊不清了。

床上之纏綿，蝴蝶似乎把鳳峯生當作自己之男人，她一頭便鑽進其懷內。「奴家雖然已是殘花敗柳，但希望還能滿足你。」鳳峯生回以一個熱吻回答她，她又問：「峯生，你不會輕易拋棄奴家吧！」

鳳峯生道：「你跟着我可沒有甚麼好處！」

「你是我的男人，跟着你是天經地義的事，日夕厮磨，便是人生最大的樂趣，怎說沒有好處！」

「夜裡纏綿，日間便可能身首異處，若是如此，不是更加痛苦？」

蝴蝶玉掌封住其嘴巴。「胡說八道，跟奴家在一起，怎會死？夫婦同心，其利如金，誰殺得了咱們。」

鳳峯生雙手在她身上撫摸着。「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不知爲何，我一直有種不祥之預感。」

「你還在懷疑奴家？」

「如今疑心稍減，不過，怕有人知道咱們之關係，會脅迫你！」

「只要你對奴家是眞心的，奴家情願自己死，也不會出賣你！若違此誓，天誅地滅。」

鳳峯生一陣激動，又緊緊將她摟住，蝴蝶格格笑道：「以前你碰都不敢碰奴家一下，生似奴家是蛇蝎，如今……唔……」她小嘴又爲他火熱的嘴唇封住。俄頃，帳帘又悉索地抖起來。臥室內，只聞粗濁的呼吸聲及嬌啼聲。

良久又靜了下來，半晌方聞蝴蝶似怨實喜的聲音，「看你，像蠻牛一樣，把奴家腰骨都揉散了，下不了床替你……」

「稍候再說吧，蝴蝶，這是你在怡紅院才用的名吧？你眞名喚甚麼？我不想喚你蝴蝶。」

「奴家姓洪，小名四娘，你以後便喚奴家四娘。」

「心肝，如今咱們既是夫妻，怎地只告訴我小名？難道眞名不肯相告？」

洪四娘（蝴蝶）在他大腿上擰了一把，嗔道：「你到底還是不相信奴家！」稍頓才道：「小凰，洪小凰，奴家叫洪小凰，信否？鳳凰相配，不是天生一對麼？」

這句話聽在鳳峯生心中，却如遭電殛！武林有一位很著名的女殺手，外號「林中凰」意謂這凰十分隱蔽，很少振翅高飛。然鳳凰乃鳥王，雄者曰鳳，雌者曰凰，能以凰名之，可見其地位！身上這位絕色佳人，會否是殺手中之女王「林中凰」？

洪小凰輕輕搖了搖了他一下，「峯生，你在想甚麼？」

「在下在想你那句話：天生一對……你也是殺手？」

洪小凰格格笑道：「奴家若是『林中凰』，又怎會把眞名告訴你？奴做伢子、當粉頭，已可賺不少錢，還何須去當朝不保夕的殺手？」

鳳峯生回心一想，頗覺有理，心頭釋然，在她額上香了一記：「你說你我同心，其利如金，此話又有何含意？」

「不是你我，是夫妻同心，其利方能如金，咱們已是夫妻，只怕你到如今還不敢娶奴家！」

鳳峯生道：「認識未深，即使成了夫婦，亦難如魚得水，如何其利如金？」

「奴家却認爲彼此已有足夠之認識！」

「那只是你了解在下，我却未了解你。」

「奴家已把該告訴你的話，說得七七八八，你還擔心甚麼？我若要坑害你，何需如此待你？若要找個强壯的男人侍寢，只要奴家肯，相信隨時都可以找到十個八個！」

鳳峯生仍不心息，續問：「莫傲妻女被擄之事，你可知道？能否透露一二？」

「她們暫時很平安，因爲人家要引你上釣，你還未上釣，她們便無性命之危！」

「她倆與在下非親非故，若在下不管，他們又能奈我何！」

「奴家所知不多，總之你得相信我，她們絕對沒有性命危險！」

「若生不如死，活着又有何用？」

「絕不會如你想像的那樣，她們的確很安全，也不會到處亂跑！」

鳳峯生再問：「你要到什麼時候才肯說眞話？」

「奴家此時所言，全是眞的。」

鳳峯生心頭一動，續問：「妳說她們不會到處亂跑，是什麼意思？她們已被囚禁起來？」

洪小凰忽然嘆息道：「眞是寃家，奴家只好明白跟你說了，她們只是被軟禁起來而已，除了行動稍不自由，完全沒有性命危險。」

「有人利用她倆來引我上鈎，而你對情況又如此熟悉，你在此事件中，又扮演什麼角色？也是魚餌？」

洪小凰變色道：「你至今對奴家還是沒有半點信心，教奴家如何下得了決心助你？不錯，有人要利用奴家釣你，但奴家並沒有這樣做。」

「妳恐怕不只是魚餌，還是殺手！」鳳峯生冷笑道：「妳剛才不是口口聲聲說是錢賺夠了，準備在此隱居麼？爲何仍在江湖漩渦中打

轉？妳至今未對在下說出半句眞相，又教我如何相信妳？」

洪小凰潸然淚下。「奴家是怕你懷疑我一片眞誠，是以方隱瞞你……其實我一直想掙脫離開漩渦，可惜單槍匹馬，實力有限，是以方想與你在一起，合力掙扎，你也應該洗手不幹了。」

「妳明知在下不是傻瓜，很難騙得了我，爲何不一早把事情說清楚？要說服別人，唯一的辦法是眞誠、坦白，爲何在下一直不肯爽快答應與妳結爲夫婦？因爲我不想騙妳，也因爲我有點相信妳是眞心實意的，在下便更加不能欺騙妳。」

這席話只說得洪小凰慚愧莫名，涕淚長流，良久方道：「因爲奴家怕失去你，委實非常地害怕，是以才會方寸大亂，請你原諒，奴家以後任何事都不會再隱瞞你。」

「很好，在下先相信妳，不過妳也得拿出事實來。」

洪小凰瞪着淚眼，訝然問道：「你要什麼事實？」

鳳峯生失笑道：「如今便把眞相告訴在下，最低限度妳得把樂襯歡母女如今在何處，是誰擄走她們之事實，毫無保留地告訴我。」

洪小凰深深吸了一口氣，猶豫一陣方道：「擄走她倆的是宋金剛、林行山及霍秀三個人，如今她們被囚在本城某處。」

鳳峯生道：「在下想知道的是正確詳細的地址。」

洪小凰忙道：「峯生，奴家的確不知道哇，他們只告訴我，把你帶到孫記客棧，一切便有人善後。」

「林行山等三人是殺手，所知有限，亦不可能是主謀，在下要知主謀人的姓名。」

「主謀是誰奴家不知道。」洪小凰怕鳳峯生不信，忙加上一句：「峯生，我說的是眞的，否則天誅地滅。」

鳳峯生輕哼一聲：「妳剛才已經發過誓。」

洪小凰霍地坐起身來，淚眼汪汪地問：「鳳郎，你到底要如何才能相信？總之，從今開始，奴家一直跟着你，寸步不離，也不帶兵器，你道如何？」

鳳峯生却問她另一個問題：「那四位轎夫，是妳的人還是人家派來監視妳的？」

「丫頭才是奴家買來的，轎夫是別人的。」

這句話的意思已十分明白，鳳峯生道：「假如在下要妳跟我去救樂襯歡母女，妳肯不肯？」

洪小凰問道：「你老實告訴我，你跟她倆有沒有關係？爲何這般關心她倆？」

「沒有半點關係，莫傲是我的伢子，昨夜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殺了他，他臨終時委托我救出他妻女，我答應了！大丈夫答應過的事，當然要實行。」

「哼，奴家也是你的伢子，恐怕我若被人欺侮，你絕對不會這般關心我。」

「鳳某跟你說正經話，你還是先答覆我。」

洪小凰道：「若你是眞心待我，奴家一定捨棄一切，甘冒危險助你。」

鳳峯生十分煩惱，女人眞是痲煩，她的話已說得十分坦白，只要洪小凰發覺他是愛她的，她才肯爲他犧牲一切，否則免談，回心一想，也覺得有點道理，倘非如此，她憑什麼要爲他付出高昂的代價？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喃喃地道：「培養感情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這要等多久？說不定她母女已遇害了。」

洪小凰道：「感情是眞是假，最容易分辨，不用太久，而且我保証她母女絕對沒有性命危險，何況要去救她倆，還得從長計議，絕不能打草驚蛇。」她話說畢，鳳峯生已伸手將她抱住。

鳳峯生及洪小凰一直關在房內，連晚飯也在裡面吃。鳳峯生對洪小凰雖有所懷疑，但洪小凰對他却毫無顧忌，蜷縮在其懷內，睡得十分香甜。

鳳峯生看着她那一抹掛在嘴角的笑意及滿足，不由忖道：「難道她對我眞的是一見鍾情？世上眞的有這等事？」他自小痛下苦功練武，爲了賺錢，想當殺手，又經過嚴格殘酷之訓練，當了殺手之後，日夕提防四周的人，愛情是什麼滋味，因從未嘗過，自然不知道。對他來說，這種生涯已逐漸形成一種習慣。今日三度與洪小凰纏綿，因恐她會乘機對自己下殺手，是以一直保持高度之警惕，以致未能水乳交融。

這種情況對洪小凰來說已是享受，她一直夢想得到的人，今天得到了，心理的滿足掩蓋了一切，而對鳳峯生來說，却是一種負擔。

夜已深，燈未滅，兩人自午後至今，未曾出過半步房門，反而那四位轎夫十分緊張，不斷在外面跨刀握劍，來回巡弋。

鳳峯生低頭望着懷內的洪小凰，論容貌，論身材，確是絕色美人，適才在床上那種熱情奔放、曲意奉承，更是男人夢寐所求。能得此佳人，夫復何求？

只要她對自己是眞摯的，鳳峯生也願意爲她放棄自己理想，雙棲雙宿，另覓小天地，遠離江湖仇殺。

想到此，他雙掌忍不住在她後

背上輕撫起來，洪小凰似乎醒了，含糊地道：「鳳郎，夠了……你已一口氣來了三次……再纏綿會影响你的體力。」

鳳峯生雙手仍不停，洪小凰微微睜開雙眼，悄聲問道：「是奴壓着你，睡不着麼？」

鳳峯生輕輕擁住她，道：「是我以爲在夢中，是以不想睡。」

洪小凰失笑道：「眞是傻瓜！你怕奴家半夜逃跑？」

「不是，我有點難以置信，妳竟會愛我！」

「雖然奴家不知你說的是否眞心話，但聽了也教人酥了半邊身子，鳳郎，你喜歡男孩還是女孩？」

鳳峯生微微一怔，問道：「什麼意思？」

洪小凰笑道：「你若不嫌麻煩的，就替你生兩對兒女。」

鳳峯生雙臂稍緊，笑道：「天下沒有不愛自己子女的父母，你能生多少，便替我生多少。」

「那奴家便替你生十個。」洪小凰忽然升上一個念頭：「他待我是否眞心？半夜之間有此變化，是爲了救樂襯歡和莫憂兩個賤人用心討好我？哼，你以爲姑奶奶是三歲小孩？可得看清楚……」

鳳峯生柔聲問道：「四娘，怎地不作聲？」

「賤妾跟你一樣，怕這是一場夢。」

「你不是說咱們是天生一對麼？說眞的，若我要娶妻生子，討個無知的村姑，只爲傳宗接代，鳳某實不肯；討個知書識禮的名門閨秀，你說多沒意思？」鳳峯生忽然將她拉高，在她臉上香了兩記道：「只有娶妳，可以活得輕輕鬆鬆，也才能做到夫妻同心。」

「這可是鳳郎你的肺腑之言？你不是喜歡買笑麼？去到那裡買到那裡，多瀟洒舒服，輕輕鬆鬆完事後，拍拍雙手便可走人，娶個女子多麻煩，尤其像我這個女人，又識字、又懂武、又聰明、又認識了不少人，你不覺得自己睡在陷阱旁邊？」

「女人終歸要找歸宿，男人年紀大了，也要成家立室，我總不能一輩子打光棍，所謂人心肉做，我若眞誠待妳，相信妳不會害我，是故剛才我想了半夜，覺得咱們這段情，實在可以發展下去。」

洪小凰道：「重要的是坦誠，你要記住今夜說的話，否則賤妾可要被你害慘了。」

「大家努力朝同一目標進展，咱們最終目的是排除一切困難，尋覓咱們自己的天地。」

洪小凰芳心一震，忖道：「莫非他眞的改變了主意？對我生出情愫？我該不該盡拋一片心？」起初她對他感興趣，乃基於自尊心，所有男人見到她都是色迷迷的，唯獨他無動於衷，使她自尊心受損，繼而決心引誘他，屢次不能成功，反而對他產生了莫大之興趣，到後來，竟悄悄愛上一個不迷戀自己的男人。

論條件，鳳峯生的確不錯，正如她所說：「天生一對，有了肌膚之親之後，她已把自己當作是其女人，聽了這些話，更是不能克制，忍不住道：「過兩天我帶你去孫記客棧。」

男女之間的感情，就是這麼奇妙，日間，她還只是爲了騙取其拜在自己石榴裙下，有了肉體關係之後，心態已完全改變，但望對方待自己一生都好，她以爲說了那句話之後，鳳峯生必定十分高興，不料他竟冷靜地道：「妳先想清楚再決定。」

洪小凰微微一怔，問道：「鳳郎，你還不相信我？」

「不是，在下不想彼此事後後悔。」

洪小凰雙眼緊緊盯着他的臉，似要看穿他的內心，半晌方道：「剛才賤妾說那句話之前，已想清楚了，你大可以放心，我只擔心你事後會後悔，對你來說，要愛一個人，需要付出很多代價。」

鳳峯生低聲道：「我早已有點累了，尤其是來了杭州之後，也不知什麼原因，這種感覺突然間爬上心頭。」

洪小凰把頭貼在他胸膛上，輕輕地說：「我至今才完全放了心。」

鳳峯生也道：「如今我可以睡得着覺了。」他忽然拉開床帳，抬臂一揮，凌空將蠟燭擊滅，臥室一片黑暗，却比剛才兩人拚命纏綿時還溫馨。

次日，日上三竿之後，兩人才下床盥洗，出內廳吃早點，恩愛之極。早飯過後，洪小凰帶鳳峯生去書房，自己則到外面跟四位轎夫一陣耳語。

其中一個年紀較大的問道：「妳肯定那廝十分迷戀妳？」

「老趙，你對奴家這般沒信心？」洪小凰一挺高聳的胸脯，驕傲地道：「那個男人不拜在奴家石榴裙下！」

另一位則道：「你肯定他不是故意迷戀妳？鳳峯生可不是省油燈，其實他既然這般迷戀妳，妳大可以在床上『放倒』他，伸手在他後腰上一戳，不費吹灰之力。」

洪小凰冷笑一聲：「若鳳峯生是這麼不濟，還能活到今日？他床上功夫十分了得，奴家不是其對手，在他猛烈進攻下，根本提不起眞氣，手腳更加不能受控制。」

那四個男人都發出一陣淫笑，老趙笑道：「也許他並沒妳想像中之厲害，只是妳以前碰到的，都是些銀樣蠟槍頭。」

洪小凰沉下臉來，怒道：「別以爲姑奶奶當過粉頭，便可受你們消遣，老實說，你們四個還沒放在姑奶奶之眼內。」

老趙忙陪笑道：「姑奶奶不必生氣，咱們說說笑而已，你有甚麼命令，儘管吩咐！」

「派個人回去，告訴他們，姑奶奶下午會帶鳳峯生去孫記客棧，爲防他懷疑，會在那裡晚飯，你們要在酒裡、湯裡下毒，還是羣攻，姑奶奶沒有意見，但須說清楚，除非有八成把握，否則姑奶奶不會貿然出手！」

老趙忙道：「我親自去一趟，還有甚麼吩咐？」

「回來之後，不必找我，他已有點懷疑你們四個之身份！」洪小凰言畢便長身進內堂，到書房裡陪鳳峯生，只聽房內不時傳來嘻笑之聲，外人一聽，均覺得他倆如魚得水。

午飯之後，兩人把臂而出。老趙道：「主母，轎子隨時可以使用！」

「不必了，我倆到西湖畔去遊玩，乘轎不方便，還有，告訴春花，不必做晚飯，我們吃了飯才回來！」洪小凰傍着鳳峯生肩膀問道：「鳳郎，咱們去哪裡遊玩！」

「去雷峯塔看看如何？雷峯夕照不是西湖十景之一嗎？」

話未說畢，人已去遠，老趙向一個手下使了個眼色，「那廝先出去了，咱們遠遠跟着他倆！」

一個「轎夫」道：「那廝十分厲害，咱們跟踪恐怕躲不過其法眼，打草驚蛇，反爲不妙！」

老趙輕哼一聲：「換了衣服再去，就算被他發現，便索性挺身而出，說暗中保護主母，他絕不可能判斷咱們之用意！快！」

* * *

鳳峯生與洪小凰把臂而行，優哉悠哉地先到南屏山慧日峯下之淨慈寺遊覽，此寺建於五代，爲吳越王錢弘俶創建，原名永明院，供奉的是濟公活佛。

慈淨寺規模宏偉，但最著名的却是「南屏晚鐘」，每至黃昏，寺內和尚撞鐘，通過南屏山之回音，聽來特別清悠，教人煩惱全消，故名列西湖十景。

兩人先進淨慈寺遊玩，俄頃，鳳峯生覺內急，告罪去找茅厠，却又找不着，見庭院有一尼姑在掃地，乃問之。

那尼姑抬起頭來，只看了鳳峯生一眼，便是一怔，吶吶地問道：「施主可是姓馮？」

鳳峯生訝然地道：「不是，晚輩姓鳳，鳳凰的鳳，師太爲何這般問？」

那尼姑搖搖頭，道：「對不住，貧尼認錯人了！茅厠在那邊。」她向左一指，雙眼仍不離鳳峯生，鳳峯生轉身後仍聽到她連呼奇怪。

解手之後，心中仍有疑惑，出庭院時，已不見那尼姑，却見洪小凰在招手，便忘了此事，與她携手出寺。

淨慈寺前面，有一座小山，名雷峯山，山上建了一座五層高的西關磚塔，爲遊人必至之處，面對西湖之夕陽仰瞻，霞光塔影，景色極其動人。挑動多少遊人之心弦，到杭州不上雷峯塔，猶如空手入寶山。

鳳峯生與洪小凰聯袂上山，但見山上塔下有不少遊人，正居高臨下，指點江山，向北望去，遠處之西湖景色盡收眼簾，兩人拾級登塔，在塔下觀景，更覺眼界開闊，心胸亦爲之一寬。

洪小凰悄聲道：「鳳郎，將來咱們便在西湖結廬而居吧，住在這裡，短十年命也化算！」

鳳峯生笑道：「胡說，咱們相逢已晚，豈能再短十年命？何況活在此等佳景中，肯定比別人長壽！」

日頭偏西，清澈之湖水，閃着金澄澄的光芒，令人目眩。洪小凰道：「差不多了，咱們下山去吧！」

兩人重新下山，仰瞻一下「雷峯夕照」之勝景，又感慨一番，方覓路回城。

那孫記客棧並不著名，建在小巷之內，規模不大，只有十來間客房，但客棧內之廚師，手藝兒却極不錯，是以飯館內經常高朋滿座，來此吃飯的人，比住在此處之客旅，也不知多了幾倍！

鳳峯生和洪小凰至此，飯館內只餘一張小桌。兩人坐下，洪小凰便長身道：「鳳郎你且坐一會兒，賤妾先去方便一下。」

鳳峯生點點頭，先招手店小二，點了幾個菜，他雙眼暗中一掃，却見食客中有個白髮老頭，也長身去後堂，他心中暗暗冷笑，臉上毫無表情：「小二哥，拿你們最好的小菜，來四五盤就好。」

店小二去後，鳳峯生拿眼一掃，發現客棧內有許多喬裝成各式各樣人的練家子，而且自己所坐的這張小桌，靠近牆角，位置甚是不利，他雙眼到處搜索，希望能找到一些對己有利的事物。

不久，洪小凰回來了，鳳峯生問道：「怎地去了這許久？查到甚麼？樂襯歡母女被囚在幾號房？」

洪小凰搖搖頭。「所有客房門

窗全關死，只好依計劃而行，小心飯菜被下毒。」

鳳峯生見那白髮老翁也回來了，是次因面對面，看得仔細，發現這斯之老態是喬裝的，乃道：「這斯跟着你進後堂？」

洪小凰看了他幾眼，道：「剛才賤妾沒有見到他！」說着話，小二已把兩盤菜先端上來了。

鳳峯生利用衣袖之遮掩，以銀針試試，只見一瞬間，淸白雪亮的銀針立即變黑，他一拍桌子，勃然怒道：「小二，你過來一下！」

店小二不知內情，邊走邊過來陪笑道：「客官還有甚麼吩咐？」

鳳峯生揚一揚手上之銀針。「在下想問你一句話，為何酒菜裡下了毒？」他故意把聲浪提高，飯館內立即起了一陣騷亂。

有人叫道：「這是一間黑店，咱們去報官府！」許多人乘機不付賬溜掉。

掌櫃連忙走出來，伸手攔阻。「這是誤會，本店一向規規矩矩做生意，不可能會出現這種事，一定是有甚麼誤會！」

「你跟府台大人解釋吧！」食客們一湧而出，幾乎把掌櫃也推倒。

鳳峯生一把揪住店小二：「你不說清楚，老子便迫你把這兩碟菜吃下去！」

店小二臉無人色，驚呼道：「冤枉呀……跟小的無關哪……小的甚麼也不知道！」

「誰知道？快說！饒你一條小命。」

掌櫃叫道：「客官且慢，老漢進灶房問一問再說……」

忽然食客中那個白髮老頭站了起來，高聲叫道：「別緊張，是老子迫廚師下毒的。」他話剛說畢，座中已有八九個年紀不一的漢子長身而出，並向鳳峯生及洪小凰走過去。

鳳峯生一把將店小二推開，迎了上去，道：「樂襯歡及莫憂在何處？」

那白髮老頭哈哈大笑：「她倆早已久候了，當下你便會與她倆在一起。」

鳳峯生冷冷地道：「原來你們只是利用她倆，眞是醉翁之意呀！在下跟閣下等有仇？」

「姓鳳的，想不到你這般值錢！殺了你，咱們十兄弟這輩子便可以舒舒服服地過下半生了，兄弟們，不必跟他磨茹，上！」

鳳峯生「刷」地把劍抽了出來，道：「想由鳳某身上賺大錢，哈哈，可得先付出沉重的代價！」他向首先衝過來的大漢道：「你先來吧！」

「來就來，老子才不怕你。」

不料左手一指他時，袖管內竟然飛出兩柄飛刀！那人反應也快，立即揮刀擋格，鳳峯生比他更快，腳尖一勾一踹，一張椅子離地而起，向那大漢射去，他長劍驟出，向椅子打去！

那大漢見椅子飛來，單刀來不及回收擋格，左拳猛向椅子擊去。猛聽同時叫道：「小心！」叫聲未落，鳳峯生的劍已透過椅子，刺進其脅下！

大漢只覺脅下一涼，尚未知道發生什麼變化，又吃了鳳峯生一腿，水牛般大小的身軀倒飛丈餘，「叭」地一聲，摔落在桌子上，把椅桌砸個稀巴爛。

鳳峯生一出手便解決了一個人，可是他尚未喘過氣來，又有三四個大漢攻出，他的腳一頓，拔身而起，左袖一甩，三柄飛刀脫袖飛出，擋住追兵。

洪小凰舉起一張板櫈作武器，罵道：「倚多為勝，算什麼男人？」她狂舞着，向白髮老頭衝過去。

鳳峯生喚道：「小心！」，又自樑上躍下，抱劍刺向一人。他運勁於臂，劍尖嘶嘶作響，聲勢極是嚇人，誰都料不到他有此功力，包括洪小凰在內。

這一劍去勢極快，勁道更是十足，下面那幾個圍攻他的大漢紛紛閃避，鳳峯生脚尖在地上一點，又改向白髮老人射去。

只見那個背後轉出一個人來，揮劍將其長劍擋住，兩劍相交，發出一道震耳之金鐵交鳴聲！鳳峯生手腕一翻，長劍攻勢一浪高於一浪。

兩人只鬥了十多招，便聽鳳峯生怪叫一聲：「你是林行山？」

那人果然是林行山所扮，只聽他也怪叫一聲：「小子還有些眼光！今天不殺你，林某寢食難安！」他一句話未說畢，兩人已「叮叮」地互換了三招。

此刻，洪小凰也已竄到白髮老頭身旁，舉着板櫈攻擊。白髮老頭怪叫一聲：「好一個吃內扒外的小賤人，老夫不把你擒下，强姦你三天三夜，如何能洩心頭之恨。」

「他是我男人，我不幫他，難道幫你？誰叫你找女人做事，對不起你也得做一次了，你若不放樂襯歡母女，也得放咱們走！」

鳳峯生見她只以板櫈作武器，十分擔心，急道：「四娘，你退下，讓我一人對付他們，你替我守住後面！」

白髮老頭大笑，「來得去不得，豈有這般容易的事，你們把他倆圍住，一個也不能放！」人叢中突然閃出一個臉白無鬚，長相斯文的漢子來，揮動柳葉刀，與林行山合鬥鳳峯生。

（未完・四）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虎嘯來如風

上文提要： 來如風、席美姬、袁天行等六人死裡逃生得出七王爺墓穴，再也不敢發盜寶夢了。六個人見山下萬家莊與西陵堡的人聯手鬥七王爺忽必顯等人，六位英雄立即參戰。忽必顯被來如風幾人合擊受重傷，與西域眞正巧匠范天才逃進坑人的墓穴中，來如風等人在洞口燻烟，另一頭有人把守，欲置他們於死地……



王爺陰謀害梟雄　自掘墳墓埋屍首

來如風道：「燒了半天，洞中還能躭人呀，我以為奸王也許從另一洞口逃走了。」

袁天行一怔，道：「會嗎？」

來如風道：「我想到一句話來了。」

「甚麼話！」

「俗語說的，狡兔三窟呀！」

袁天行道：「唉，有可能，如果眞是這樣，我二人白忙一場了！」

來如風道：「也不一定，咱們就守在這兒等！」

袁天行道：「再加多些野草，然後咱二人找地方躲起來，看這奸王怎麼辦。」

他二人果然又砍了一棵樹堆在火苗上。

來如風指着一棵大樹，道：「樹下歇歇去。」

袁天行忿忿的對着洞口大吼：「忽必顯，袁某人今天同你泡上了，娘的。」

他二人走到大樹下，席地而坐不說話，只把目光注視着山洞口。

* * *

老爺嶺半峯上，前面的七王陵墓前，萬子才以領袖姿態雙手叉腰對着那八尊石像哈哈笑。

「娘的，眞排場，單是雕石像就花費不少銀子呀。」

包成鋼道：「萬堡主，咱們如何進陵穴呀！」

萬寶山過來了。

他走到那香爐後方，用足踢踢墓碑，道：「都是上千斤重的巨石呀！」

三方面合起來，連傷的人算上，一共是六十九人，當然女的也有份。

也眞巧，包成玉站在受傷的萬小紅一邊，她吃吃一笑，道：「萬大小姐呀，妳這傷不輕呀！」

萬小紅一瞪眼，道：「傷好了一樣能結婚。」

包成玉道：「同誰結婚呀？」

萬小紅道：「天下男人我只愛來如風。」

包成玉道：「嗨，妳怎麼忘了，丁家集外咱二人比過武，妳輸了呀。」

萬小紅道：「妳使詐，不算數。」

包成玉吃吃一笑，道：「那麼，等妳傷好了咱二人再比一場。」

萬小紅道：「比就比，誰怕誰？」

這二人說話很坦然，也不怕別人聽，只不過有個人一聽便笑了。

這個人不是別人，席美姬是也。

小脚和尚與席美姬站在一起，他也哈哈笑了。

「席幫主，妳聽到了吧，來如風變成大衆情人了。」

席美姬厲芒一閃，對小脚和尚叱道：「野和尚，你敢把本幫主同她二人相提併論呀？」

小脚和尚聳肩道：「她們不配！」

席美姬道：「這還差不多。」

＊　＊　＊

就在這時候，有力氣的漢子們扛着鎬鋤過來了，這些人就要挖墓了。

小脚和尚指着墓穴石塊，大叫道：「各位，你們只要先挖下這塊大巨石，裡面也只有一道石牆，過了裡面石牆便是四十丈深的山洞了。」

萬子才忙問：「然後呢？」

「然後可以直到陵穴中心，那兒停着一口玉棺。」

包成鋼立刻追問：「可發現寶物？」

小脚和尚道：「幾乎沒命，哪有寶物！」

萬寶山道：「和尚，你同意咱們挖墓？」

小脚和尚道：「若把七王陵墓翻個身，也許還有找到寶物的機會呀！」

萬子才立刻大吼一聲：「挖，咱們還等什麼？」

七把鐵鎬對着那石壁挖起來，一時間碎石紛飛，砰砰之聲不絕於耳。

一批人累了再換另一批，直到那塊石壁被敲挖出一個洞露出來……

於是有一股灰煙飄出來了。

江彩雲與席美姬立刻大叫：「小心，毒霧呀！」

她二人還是叫得晚了，幾個挖石壁的漢子，他們猛力的挖，大量的呼吸，立刻往地上倒去。

大伙一看，立刻紛紛向外閃退不迭。

萬子才大叫：「快救人！」

因爲倒地的幾個漢子全都是西陵堡的人，立刻有十幾個西陵堡的人奔上前去把幾個昏倒的人拖走。

這些人可正慌作一團吶，再看破壁處，竟然毒霧越來越多，而且有的毒霧泛黑色。

這光景看得衆人大吃一驚。

包成金道：「大哥，我以爲咱們還是別進去的好。」

包成鋼道：「毒霧總會有用完之時吧。」

包成金道：「那奸王不只一種手段，也許穴內有更厲害的機關。」

包成鋼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老二，咱們等，如果大家進去，咱們也進去……」

包氏兄弟在商議，萬子才那面已把中毒霧的人救醒過來了。

萬子才對萬寶山道：「萬莊主，咱們好像要等一陣子才可以再動手了。」

萬寶山道：「不錯，咱們就等在這裡，不相信這毒煙能噴個沒完！」

果然，這三方面的人據守在七王這陵墓附近樹下，等着毒霧散盡。

＊　＊　＊

只不過怪事出現了，那原本是淡淡的毒煙已變了，變得濃黑，而且偶爾還發現有煙硝飄出來。

席美姬就奇怪，吃驚的道：「這是什麼毒氣？從未聽說過呀！」

小脚和尚道：「天下最毒的毒氣吧！」

成青道：「誰敢一試？」

小脚和尚道：「何用試，咱們設法弄得那煙硝一看就知道是什麼毒氣了。」

江彩雲忽然指着飄出來的幾片黑煙硝，道：「看，煙硝好多呀！」

席美姬單手捂口，伸出一手便衝上半空去抓煙硝。

果然被她抓了幾片煙硝在手中。

席美姬落地之後，幾個人已圍上來了，不料席美姬把她的手攤開看時，只見灰黑煙硝已變成粉末。

席美姬大膽的放在鼻尖聞了又聞，不由冷冷一笑，道：「咱們上當了。」

萬子才道：「席幫主，妳說什麼？」

席美姬道：「這是野草煙硝，不是什麼毒氣！」

包成鋼道：「會有這種詭謀？」

萬寶山道：「我說嘛，哪會有那麼多的毒霧呀！」

小脚和尚捏了一些放在鼻尖聞了又聞，不由罵道：「可惡啊，這忽必顯……」

其實他們怎知這一股一股的黑煙是來自後山的那個極荒涼的洞口。

放這些黑煙的並非七王爺，正是來如風與袁天行二人所爲……

只不過席美姬他們再也沒想到會是來如風弄的，而來如風與袁天行二人也想不到燒的野樹荒草會由陵墓前面冒出去。

此刻，來如風與袁天行二人還坐在樹下等着人吶。

＊　＊　＊

七王陵墓前面，萬子才又對他的人吩咐了。

「再挖！」

幾個大漢又對那石壁鑿起來了，雖然仍然濃煙外溢，但已不致毒人了。

這第一層石壁被擊破，也就不用再去推或擔心人們進去以後走不出來了。

一丈外，才是墓道進口處，來如風的鋼棒與袁天行的鐵膽就是阻擋住這塊巨石才沒有把來如風六人囚在墓穴中，如今小脚和尚再度面對這石塊，他不再阻止衆人去敲擊，又見幾個大漢用力的去開鑿。

不但西陵堡的人出力挖掘，便萬家莊與寒山包家也有人協助。

不消一個多時辰之後，那塊巨石忽然滑落而倒在洞內了，衆人一看之下，原來巨石下方的石槽裂了。

＊　＊　＊

更濃的煙灰飛出來了，幾乎令人無法睜開眼來。

只不過爲了七王陵穴中的寶物，衆人也就顧不得了，而且明知這煙是無毒的，那萬子才吩咐大伙立刻往洞內走，幾隻火把已燃起來了。

萬子才當先往前走，包家兄弟緊跟上，萬寶山當然不會留下來，立刻跟上去了。

奇怪的是江彩雲也拉着成青，二人隨之也進去了。

小脚和尚對席美姬道：「走呀，席幫主。」

席美姬搖頭了。

「我不打算再進去了。」

「妳不想七王的寶？」

「我以爲裡面沒有寶。」

小脚和尚道：「進去看看又何妨？」

席美姬道：「我不去。」她緩緩的轉身，這表示她要走開了。

小脚和尚道：「妳不去呀，我就不勉强了。」

他低頭隨之便走進陵墓中了。

陵穴中仍然往外冒出濃煙不已。

＊　＊　＊

席美姬走向山邊去，她發現許多受傷的人集中坐在林子裡，當然，萬小紅也在其中。

席美姬緩緩的走到萬小紅身邊，笑笑：「萬大小姐，妳很喜歡來如風呀！」

萬小紅知道席美姬，她冷冷的道：「我知道你也喜歡來如風。」

笑笑，席美姬道：「不錯，我也喜歡來如風，妳知道我爲什麼會喜歡他嗎？」

「爲什麼？」

「因爲我知道來如風也喜歡我。」

萬小紅道：「來如風親口說要娶我呀！」

席美姬笑笑，道：「咱們女人吶，應該有自知之明，否則那會鬧笑話的，是不是？」

她說着哈哈笑着走了。

萬小紅幾乎氣死了，她忿然的以掌擊地。

席美姬不是不想進陵穴，她實在記掛着來如風。

席美姬知道來如風與袁天行二人去追殺忽必顯了，她知道去的方向，便不由自主的往老爺嶺後山奔去。

席美姬跑了一段路，她急急的叫起來了。

「來如風，來如風！」

半里處，忽見一縷輕煙往空冒着，席美姬一楞，立刻便往冒煙處奔去。

她仍然大叫着來如風的名字，而黑煙也看得更清楚了。

忽然兩條人影迎面奔來，席美姬看得十分清楚，一高一矮兩個人。

這二人只有一人席美姬認識，那就是七王忽必顯。

忽必顯還未死，也未在山洞中。

他竟然已出來了。

席美姬一楞間，忽必顯與那矮人已到了她的面前，雙方這一對上面，席美姬心中一沉。

她心中緊張的不是碰到忽必顯。

席美姬擔心的乃是來如風，因爲來如風與袁天行二人去追殺忽必顯的，如今七王未死，而且身邊更多了一個矮老者，難道……

席美姬眞的不敢再往下面想了。

＊　＊　＊

七王忽必顯的身上中刀處已上了藥，那矮老者緊跟在他身邊，一雙眼睛精芒閃動不已。

仰天一聲哈哈狂笑，七王忽必顯戟指席美姬，道：「席大幫主，你落單了。」

席美姬道：「那又怎樣？」

七王道：「本王一步輸全盤輸，但在本王認輸之前，能拿妳開刀，也算是小小的補償了。」

席美姬道：「奸王，好像你眞的吃定我了。」

七王忽必顯道：「本王不出十招必把妳擺平。」

席美姬冷笑，道：「啊，我明白了。」

七王道：「妳明白什麼？」

席美姬道：「那火煙，是不是你們又設下的什麼詭計，引誘我前來上你的當？」

七王與那矮老人一聽回頭看，矮老人對七王道：「七王爺，果然是第三條洞口進來的火煙。」

七王忽必顯冷冷道：「那兩個叛徒必是見本王自那洞口進去，才會放火煙往洞中燻，哼，他二人怎知本王叫你在此經營多年，豈會中了他們的計！」

席美姬是個十分機警聰明的女

人，她只一聽便明白那煙火必是來如風與袁天行二人放的。

她心念間，當然不會在此與七王搏鬥。

席美姬拔身半空中，空心觔斗連着翻。

七王忽必顯大吼一聲：「妳還走得了？」

他啣尾直追，右手金刀幾乎已掃中飛躍的席美姬。

席美姬不但飛奔，她也開口大聲叫着。

「來如風，來如風……」

遠處的煙硝仍然在燃燒，距離不過半里了。

半里已足以聽到呼叫聲了。

就在七王一邊金刀半空中劈空之時，遠處兩條人影已迎面撲過來了。

是的，來如風與袁天行二人迎過來了。

來如風厲吼如瘋虎，道：「忽必顯，你是從什麼地方逃出來的呀！」

他更大叫着：「席美姬，快過來呀，千萬別對奸王出招。」

袁天行却哈哈大笑了。

「娘的，會在此地堵住你這奸王，太妙了吔！」

＊　＊　＊

席美姬奔跑得快，她愉快極了，因爲她想也沒想來如風竟然就在這裡。

她原是要找來如風的，她已不再想尋寶了，她決定與來如風一齊回太原，那裡有重要的事等着去辦。

南北花子幫大結合，準備响應南方起義的人，大家團結起來趕走韃子。

連年的荒旱把漢人們都坑醒過來了。

席美姬也被陵穴中的死裡逃生驚醒了，便是得了寶又怎樣？解決衆人之苦才正確。

席美姬一旦想通，她便不再進入陵穴，而回頭來找來如風了。

＊　＊　＊

此刻，來如風拔棒又抽刀，四丈高處斜落下來，嚄的一聲攔住了忽必顯的去路，而把席美姬隔在兩丈外。

便在這時候袁天行也來了。

袁天行發覺追上來一個矮腳白鬍子老頭，不由他想到一個人來了。

袁天行久走江湖，大江南北他見的人多了，心中一動間，立刻戟指矮老頭吼道：「西域巧匠，原來你在這兒呀，找得咱們好苦！」

他原是唬人一句，豈料那小老頭沉聲道：「老夫不認識你……」

他本來還有下面話，而下面的話乃是「我不是西域巧匠」，但袁天行已確認這小老頭正是西域巧匠，他也聽過和本初說過這人名叫范天才，於是……

袁天行厲吼：「你就是范天才，和本初說的就是你，錯不了！」

小老頭怒罵，道：「和本初這老小子，死得不寃！」

袁天行抖着鐵膽直往小老頭撞過去，他老兄又興起了盜寶之雄心了。

袁天行一心想的就是七王的寶物，尤其是七王擁有的那件「萬寶星醉」更令他發狂。

＊　＊　＊

來如風與席美姬二人與七王忽必顯三分鼎立不即出手，不是不出手，而是各自在蓄勢，三個人六目凝聚，準備最後一擊。

再看袁天行。

袁天行一心要抓范天才，他只要抓住姓范的就有希望再進陵墓中去盜寶。

不料他撞的時身子尚未到，范天行橫身已在三丈外，他不但閃得妙，而且出手也狠，只聽得「嗆」的一聲响，一把圈在腰上的軟刀斜劈過來。

「噢！」

袁天行大叫着，因爲他稍大意間左臂上挨了一刀殺，半尺長的血口子破衣標血。

楞然暴退，袁天行齜牙咧嘴的吼道：「可惡啊，老夫小覷你了！」

尖聲一笑，范天才道：「小看敵人可是極度危險的事，你不應該。」

袁天行冷笑道：「你不會有第二次機會了！」

范天才道：「老實對你說，老夫的手段絕不手軟，你當不會忘了和本初斷手又斷頭之事了！」

他此言一出，便正在聚精會神的來如風與席美姬二人也吃驚了。

原來和本初斷手斷頭是被暗中這小老頭的刀切斷的了，太令人意料之外了。

甚麼機關，根本沒有甚麼機關，就如同根本沒有寶物是一樣的。

陵穴之中只藏了這范天才，由人動手比之機關可靠多了，這光景連和本初也想不到。

和本初的斷手當然也是由范天才暗中送回王府的，七王高招，不殺和本初，他要和本初帶領羣雄再進陵穴，到時候連和本初一起加以解決，只不過人算不如天算，也只有和本初在陵穴中挨刀。

＊　＊　＊

袁天行流了許多血，他不想再白耗時間，大吼一聲再次往范天才撲去。

又見范天才移動如「謎」。

甚麼叫「謎」？那是因爲他的動作十分詭詐，很難判斷他的實際落腳地。

掌握不住敵人身法，挨刀的機會就大了。

袁天行終究是老薑，他人未到，兩把飛刀已疾至，范天才偏頭躲過一把，但第二把他閃了一下未閃開，「颯」的一聲扎中左胸上。

范天才立刻暴退不迭，但袁天行追得快，他的飛刀更快，又見寒星迸出，兩把飛刀已扎在范天才的背上。

范天才不閃了，他旋刀回殺。

「殺！」

大吼之聲似野豹，他拚老命了！

「颯！」

又是一把飛刀打中在范天才的左腿上，袁天行要捉活的了，豈料范天才根本不去多管，他刀已切過袁天行的前胸半尺長。

袁天行的鐵膽只阻擋一半，他挨的一刀眞不輕，袁天行幾乎站立不穩。

范天才雙腿不能動，他歪着身倒在地，於是范天才大聲的道：「七王爺，屬下先回大漠了！」

說完，那把軟而長的刀已切過他的喉嚨，「喀嗒」之聲起處，范天才便倒在血泊裡了。

＊　＊　＊

范天才的死，令忽必顯雙目赤紅，他大吼：「范天才，你……去吧！」

他發覺袁天行跌坐地上，正自掏藥，不由沉聲，道：「本王今天要把你們……」

「碎屍萬段，是嗎？」來如風加上這一句。

席美姬也冷笑，道：「老韃子，你們的氣數已盡，天朝就快完了，只不過你這老韃子再也看不到了。」

七王忽必顯大怒，吼道：「你們死吧！」

只見他雙臂箕張，雙金刀平舉，原地勁旋間，一股旋風平地而起兩丈餘，半空中突然斜壓，那金光閃閃的刀輪已往來如風與席美姬二人罩去。

席美姬抖閃打狗棒尖吼一聲：「打！」

她的身子已半隱在一片棒影之中捲向那片金光。

來如風更是不怠慢，刀棒疾出，毫不猶豫的撞上那片金光！

立刻，只聽得啪啦咚咚之聲連續响起來。

「啊！唉！」

「吭吔！」

三團人影撞一起，立刻在怪聲中分開來。

三個搏殺的人剛分開，就見來如風再是一聲暴吼。

他這吼聲比下山老虎還嚇人。

「老賊啊，你再接這一招！」

「砰！」

「啊！」

來如風的尖比叱之他的棒更快的抹過忽必顯的後脖子，鮮血再一次自七王的身上標濺，他，再也站不起來了！

原來來如風也中了一刀在左背上，而席美姬挨的一刀在右肩，席美姬痛得流出淚來了。

來如風雖也挨了七王一刀，只不過當他發覺席美姬受了傷，他再也按捺不住的大發凶性而不等七王再站定，一頭直撞過去，可也把忽必顯當場殺死。

來如風急奔向席美姬：「美姬，美姬，妳的傷……」

席美姬道：「你……也在流血呀！」

來如風可不管那麼多，立刻取出刀傷藥爲席美姬包紮。

那袁天行站了幾次未站起，不由對來如風道：「來老弟，袁某靠你協助下山了！」

來如風一怔，他要與席美姬轉回太原的，怎能幫助袁天行下山，何況他也受了傷

就在來如風遲疑不決中，忽聽得有人大叫聲傳來，三人仔細聽，似乎來自山洞中。

來如風道：「好像有人來了。」

席美姬道：「山前陵穴冒出濃煙，原來是你二人在這洞口放的火呀！」

來如風道：「咱們是要把忽必顯薰出來，所以……」

袁天行道：「難怪忽必顯進入這荒洞中，原來這洞與前面相通呀！」

有人奔出來了。

首先奔出來的人竟然會是萬家父女二人。

萬寶山發現來如風，不由大叫：「來如風，我大女兒在前山受了傷，你快去安慰她呀！」

萬小彩也叫：「姐夫姐夫，你快隨我去前山呀，你跑不了啦！」

來如風却不回答他們的話。

來如風對袁天行道：「現在有人來了，他們自會助你一把的！」

袁天行還沒開口，來如風已拉着席美姬往山下奔去，他只好對小彩微微笑。

而萬小彩却不依，她在叫着：「你走不了，你到哪裡我跟你到哪裡。」

她果然直追下去了。

＊　＊　＊

山洞口是四四方方的，洞口還有一棵桂花樹，遠看是風景美極的秀山清溪，風景好自然是好地方，但此刻沒人站在洞口欣賞風景。

人正在四方洞中製造快樂。

其實這製造快樂的地方應該說很幽靜，因爲這兒除了石床上男女二人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三個人了。

石床上的女人，嚄，剛開始的時候她還忸怩拒絕，一副羞又怒的模樣。

她是如何羞又怒？只聽她對那男的喝叱便明白了。

「你……是什麼人，好大膽子！」

那男的扣緊了俏婦人，嘿嘿淫笑道：「我的膽子大，嘿嘿嘿，色膽包天妳聽過吧？」

女的那高聳的胸脯猛一挺，道：「可惡，你可知道我是什麼人？」

男的扣緊了女子手腕用力一拉，硬把女的拉在懷中，他哈哈一笑，道：「剛才妳的刀法不錯，想是江湖那個門派的了。」

女的冷冷道：「告訴你，我乃太原七王府的五王妃，你膽敢對我輕薄，不想活了？」

男的先是一楞，但旋即哈哈笑了。

王妃怒道：「如是我早就逃了。」

男的咬牙，道：「那是妳不是我，我美麗的王妃，妳可知道我又是誰？」

「誰？」

「江湖上的花花公子，梁上青便是我！」

「沒聽說過！」

「那沒關係，咱們上了床妳就會對我另眼相看了。」

原來梁上青在此呀！

老爺嶺那面山溝裡幹得凶，這梁上青早就溜走了。

梁上青才不會把命送在老爺嶺。

梁上青只一發現形勢不利，便知道三方面雖然聯手，但怎能敵得那麼多的韃子兵？

其實，如果不是來如風六人及時趕到又殲了林子裡的弓箭手，萬寶山人等還眞的難逃一死。

梁上青當然不知道這些。

梁上青走得早，一路盡往荒山跑，山道上他發現有處方洞，一位俏佳人在觀風景，於是他便潛過去了。

* * *

梁上青再也想不到，七王忽必顯還帶了一位妃子入山，七王把他的妃子留在這山洞中，便與他的人馬奔去老爺嶺去了。

梁上青聽說是七王的妃子，他立刻色心大燃，大着膽子便把王妃推倒在石床上。

石床上舖着虎皮，絲被也有三大床，一應吃喝也不缺，梁上青還眞愉快，他先喝了半斤酒，立刻自己剝衣衫，那妃子先是不肯脫，她怕七王回來碰上。

梁上青可不這麼想，壓在那妃子身上他幫她脫。

「唔……妳眞嫩又白呀！」

那妃子把臉一歪，她咬牙不開口。

她似乎明白，這時候說什麼也是白說，乾脆不說了。

梁上青乃此道高手，不久，王妃發出忍不住的低呼了。

「哎唷……你……好……厲害……」

梁上青得意的道：「我比七王如何？」

「嗯……別提那老頭子了……你……」

梁上青再也想不到他會在這樣極端愉快之下，會事生肘變。

就在梁上青慾火已至頂峯，王妃一聲聲的尖叫中，他抱緊了王妃在哆嗦不已。

不料這聲音傳得遠，迎面的男女二人已聽到了。

不，應該是兩女一男，因爲有個女的緊追男女二人也到了這山谷下面。

這三人並非別人，來如風與席美姬二人是也。

那個緊追而來的女人正是萬小彩。

三人一跑就是十幾里，此刻到了方洞下方。

來如風指着方洞，對席美姬道：「別動，我到上面去瞧瞧，爲什麼有女人喊救命。」

其實，來如風會錯意了。

上面的女人不是叫救命，女人過份興奮也會尖聲叫。

* * *

來如風飛身到了方洞口，他躡手躡足的走入洞中，却又聽得女子聲音，道：「你……梁上青，你眞行……別　動……呀……等一等……」

來如風吃一驚，梁上青這小子怎會躲到這兒呀！

他輕輕的在轉角處斜目一看，心中那股子火也不知是怒火還是慾火，只見……

只見石床上男女二人赤裸裸抱的緊。

來如風心中一動，他立刻又俏俏的退到方洞下面。

嚄，萬小彩已追來了。

來如風示意追來的萬小彩，道：「小聲……」

萬小彩道：「來如風，你跟我回去。」

來如風指指四方洞口，小聲道：「萬二小姐呀，妳快上去，洞中有妳最親密的人呢。」

「誰？」

「妳去了便知。」

「你想騙我呀？」

來如風道：「如果妳不去，必後悔。」

萬小彩一怔，道：「你等我。」

來如風道：「我不走。」

萬小彩拔身而起，她已到了方洞口外面。

萬小彩還低下頭看看來如風，見來如風急以手示意她快進去。

萬小彩輕輕的舉步走入方洞中去了。

空氣似乎在凝結，短暫的窒息之後，方洞中突然傳出男女慘嗥聲。

「啊！」

「啊！」

這叫聲實在令人毛髮直豎，聽得來如風也吃一驚。

席美姬也跑近來如風，道：「洞中的人……」

她話未定，方洞口走出一個血人。

那不是血人，血人的手上是不會握着滴血的尖刀的。

這人是萬小彩，萬小彩手握沾滿鮮血的尖刀，滿面是血的走出來了。

當她躍下方洞的時候，來如風迎上前去。

「萬二小姐，妳……」

不料他的話好像帶着刺刀，狠狠的刺入萬小彩的心，只聽得萬小彩仰面一聲尖叫。

「爹！」

她叫着，發足往山道上狂奔而去。

來如風一把未拉住，席美姬這就要往方洞躍。

來如風大叫：「別上去！」

席美姬道：「爲什麼？」

來如風道：「等我上去以後再叫妳。」

來如風躍上方洞，他匆匆的奔入洞中。

「慘也！」

來如風只見梁上青的背上一個血洞，那血洞竟連上下面的王妃直到石床。

梁上青與王妃果然仍是赤裸的抱緊在一起。

來如風拉過被子覆在梁上青的身上，這才又走出方洞口處。

席美姬已上來了。

來如風道：「梁上青已是萬小彩的男人了，萬小彩怎能忍受這種事？」

席美姬道：「那個女的？」

來如風道：「別看了，一齊死在萬小彩的刀下了。」

席美姬只一聽來如風的解釋，她便一切明白了。

「色字頭上一把刀啊，來如風。」

來如風却淡淡的道：「萬家姐妹水性有餘楊花不足，可也値得同情。」

席美姬道：「什麼意思？」

來如風一笑，道：「她姐妹過去太隨便了，碰上稍順眼的男人便要脫褲子，她們老大萬人迷，這位老二半敞門，唉！還不是水性是什麼？」

席美姬道：「什麼又叫楊花？」

來如風道：「那本是多情花，萬小彩這一回眞心愛上梁上青了，她不再亂找男人了，然而，她這裡流露眞情，換來的是男人無義，她能不傷心欲絕？」

席美姬道：「來如風，你會不會像梁上青一樣呀？」

她哈哈一笑，又道：「你們這些臭男人。」

來如風忙擺手，道：「我不是，我香得很。」

「你呀，臭美！」

「妳不信？」

席美姬道：「眼前就有兩個女人等着你。」

她斜目睨視着來如風，又道：「萬小紅與包成玉她二人迷死了你呀！」

來如風道：「不，是三個女人迷戀的。」

「三個？還有誰？」

來如風道：「有個姓席的叫席美姬呀，哈……」

他一聲大笑，拔腿便跑。

席美姬追上去便是嫩拳擂上去。

「可惡，可惡！」

兩個人嘻嘻哈哈的往山下奔去了。

* * *

就在來如風與席美姬二人轉入往西大道的時候，從遠處奔來一批人。

這些人奔走得十分急，雙方距離接近，席美姬已認出來是花子幫的兄弟。

來如風也看到了。

「美姬，他們怎麼離開太原了？」

席美姬面色凝重，她未回答來如風，因爲她不明白爲什麼兄弟們會奔往山中來。

於是，雙方近了，席美姬這才發現走在這些人前面的乃是吳長老與高長老二人。

那吳、高二長老也看到席美姬與來如風二人了。

「幫主！」

「是幫主回來了。」

來如風只一看這批花子幫衆兄弟，不由得吃驚的道：「怎麼，太原府城的花子們全來了呀？」

是的，一看之下至少近千人之多，哪裡會有這麼多花子呀！

其實在那正鬧荒年的歲月裡，

大小城市都聚了不少花子們討飯。

而花子幫內又分成兩大類，一類是文要飯，另一類則是硬要。

什麼叫文要？很簡單，只要往大戶的門框邊上靠上去，大破碗平舉在胸前，聲聲盡喊老大爺老大奶奶，再不然就是雙膝當門一跪，沒眼淚用口水往眼眶抹些口水，聲音可得像哭腔。

想一想，那個大戶吃得消嗎，非立刻把剩飯送上不可。

至於另一類玩硬的，那可得憑本事，北方最常見的便是剃頭刀「咚」的一聲切在頂門上，刀在肉皮不落下，鮮血順着面頰往下流，然後粗聲當門攤手要，給的少了還不走，非到他滿意才行，好像他流的血是這家大戶弄的。

還有一種叫吹街的，也叫擂磚頭的。

這種花子體形大，胸脯子一挺似女人的酥胸，他只要到了街中心，當街大刺刺的坐在地，吹火筒吹得嗚嗚响，然後拿着磚頭盡往自己的胸上擂，他一口氣擂上幾十下，胸上的肉血紅沒青色，看上去快沒命了。

這時候就會有人替他挨家張羅收小錢。

* * *

別以爲這些花子幫是窮哈哈，在他們的組織下，還眞的不比帝王差，爲什麼？

此刻就會明白個大概。

* * *

那吳長老迎上席美姬，急切的道：「幫主，太原去不得了呀！」

席美姬道：「發生什麼事了？」

吳長老道：「官府韃子們從前天半夜就搜城，專門抓花子幫兄弟。」

一邊的高長老接道：「韃子們就快搜近城隍廟了，兩個兄弟冒死奔到廟口大聲呼叫示警，却也被韃子兵活活砍死在地上。」

席美姬咬牙道：「你們就這樣逃出城？」

吳長老道：「夜裡來的韃子只不過三十個，兄弟們火大了，抄傢伙就幹上了。」

高長老道：「打死打傷二十多個韃子兵，唉，王兄與汪兄二人受了傷。」

席美姬道：「他們人呢？」

吳長老道：「藏起來了。」

席美姬道：「安全嗎？」

高長老道：「一時間不會有問題！」

來如風站在一邊聽，他的心情沉重了！

席美姬道：「太原城還有不少兄弟吧！」

她遙向太原方向，又道：「咱們如今去哪裏？」

吳長老道：「兄弟們打算去南方，幫主，南方出了個姓朱的漢子，這人先是咱花子幫的哥們，後又出家當和尚，聽傳說南方花子幫多依附姓朱的！」

高長老接道：「幫主，去不去由你定奪，所以兄弟們全都趕來了！」

席美姬立刻陷入沉思了！

* * *

來如風坐在一片高粱地邊上不出聲，他只等着席美姬如何處理這一家務事！

就在他無聊的遙看天空時候，忽然地面上發出「咚咚」聲，來如風立刻把耳朵貼在地面聽。

「不好，大批人馬奔來了！」

席美姬也發覺了，她立刻遙看遠方，果然一隊韃子騎兵往這面奔馳來了！

席美姬立刻大聲叫，道：「快，躲進高粱地！」

近千個花子幫的人立刻分兩邊閃入高粱棵子裏了！

* * *

還眞的那麼巧，另一面也奔來一批人！

這批人乃是自老爺嶺方向過來的，其中還有受了傷的男女。

這批人就要往右轉向丁家集了，不料兩百多韃子騎兵便在這時候衝過來了！

這些人並非別人，正是西陵堡、萬家莊與寒山包家三方面聯合的一批人！

雙方立刻撞在一起了，那韃子騎兵中就有王府的人，這些人原來是奔向老爺嶺去支援七王忽必顯的，於是有人指着萬子才大喝：「圍上，殺！」

二百韃子生力軍，立刻把萬子才等不過五十幾人團團圍得緊，立刻喊殺之聲震山野！

雙方立刻混殺在一起了！

只聽得喝叱叫罵，刀切骨肉之聲此起彼落，就在一陣搏鬥中，韃子們殺得性起，不少人躍落在馬下追殺！

突然，一聲尖吭的女子吼聲傳來！

「兄弟們，上啊！」

「殺啊！」

嘍，高粱地裏的花子幫兄弟們分從大道兩邊圍上了，這形勢成了反包圍，二百名韃子立刻陷入挨打局面！

來如風一躍而出，正與萬子才碰個照面。

「來如風，你老弟也來了呀！」

來如風大笑道：「如此熱鬧場面，我是不會錯過的，哈……」

他舞着鋼棒左右打，三個韃子已躺在他身邊了！

那一面，席美姬的打狗棒舞得

急，五個韃子近不了她的身。

席美姬也呼叫着：「兄弟們，一個也別放走啊！」

「狠宰啊！」

「殺！」

花子幫近千名兄弟全豁上了，看吧，四五個花子幫的兄弟合打一個韃子，只不過半個時辰，二百名韃子兵生生地全被打死在高粱地裏了。

席美姬站在高處看，只見萬子才與西陵堡的幾個殺手往她這面走來，另一邊，萬寶山與他的兩個兒子也過來了。

來如風未發現萬家姐妹，他放心不少！

那面，包成鋼也與壩上的人過來了。

席美姬一看，立刻大聲對身邊的吳長老，道：「叫兄弟們把韃子的馬匹拉在一起，咱們需要這些馬！」

四下裏，有不少花子幫的人不但拉馬匹，便是死在地上的韃子們用的刀也拾起來了！

這光景也算大獲全勝了！

* * *

席美姬看看圍在她四週的人，她重重的道：「各位，太原不能去了！」

吳長老道：「咱們去南方！」

一邊，包成鋼道：「咱們不但宰了韃子，便七王忽必顯也死了，這個罪名可不小，壩上的產業我也不要了，乾脆，咱們也去南方造反吧！」

包成金道：「對，咱們早就等着這一天了！」

萬寶山沉聲道：「咱們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娘的，咱們不殺就得死！」

那萬元也道：「爹，咱們也去南方！」

萬子才重重的道：「大元朝氣數盡了，席幫主，我西陵堡也隨貴幫去南方！」

席美姬道：「咱們已是騎虎難下，誰還有別的選擇？好，咱們聯手往南方去吧！」

她說着便四下裏瞧！

她在瞧甚麼？

席美姬在找來如風。

只不過她找了半天未看見，席美姬心中猛一痛！

她心中想：「來如風吶，你去哪裏了？你不會就此離去吧？」

她怔了！

「幫主，咱們要走了！」

有個兄弟拉過一匹馬在她一邊侍候。

席美姬接過轠繩，她對吳、高二長老，吩咐道：「吳叔，高叔，先率兄弟們往南邊移吧，還有，沿路要兄弟們多多照顧西陵堡、萬家堡與寒山的好朋友們！」

吳長老道：「幫主，妳呢？」

席美姬道：「我會追上你們的，很快就會去的！」

高長老道：「幫主，妳是不是……」

席美姬道：「不用說了，快走吧！」

她看看大道上的韃子屍體早被拖入高粱地，便向兩位長老揮揮手！

吳長老手一揮，大吼一聲：「兄弟們，咱們走啦！」

於是，這批奔赴南方「造反」的漢家兒郎便立刻往南方大道奔去！

* * *

席美姬沒有動，她甚至也沒騎在馬背上！

她似乎在拭淚，也帶着些抽噎！

一個幫主，他統領着北方花子幫衆，她必須十分堅强，但她仍然是個女人。

女人總是會有脆弱的時候！

席美姬此刻就十分脆弱，她哭了！

「來如風，來如風，你……爲甚麼不告而走呀！」

她慢慢的往地上坐下去了！

只不過她剛坐在地上，忽然身邊多了一個人，是的，來如風坐在她身邊了！

席美姬立刻抱住來如風哭又笑的道：「就知道你躲起來了！」

來如風爲席美姬拭着淚！

「別哭，美姬，天涯海角你我一條心！」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只不過妳知道我還有上百人口，他們離不開我，而妳……」

席美姬道：「我可以交棒！」

來如風搖搖頭，道：「妳不能在此刻交棒，妳正應率領他們去南方，咱們漢人的出頭日子要靠咱們每一個漢人出力才有希望，如爲兒女私情，咱們便庸俗了！」

席美姬不出聲，她忽然抱住來如風狂吻！

來如風也回吻，然後……

然後席美姬起身飛上馬背，她拍馬便往前而去。

來如風大聲道：「別忘了，咱倆一條心吶！」

席美姬去遠了，但她一定能聽到的，因爲席美姬回頭尖聲笑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 小子於洪水中得小和尚救上岸，並收留在三官廟和尚寺中過日子。小子和附設在廟中的孤兒院小朋友混得很親密，大家都稱他爲大哥。小子吃量大力也大，擔負重活每天上山砍柴，利用山中無人習武，習練師傅趙光斗的刀法，也參研了師傅留給他的刀譜秘笈，練得武功非凡。清閑日子過了一年多，一日馬痲子又帶人來……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士·文　可飛·圖

小子統吃

禪師慈悲責殺人　怒懲賊寇顯神功

小子艾慈笑道：「同舟過渡也是五百年前修行來的，我們有緣同在一具棺材裡，怎麼不是好朋友呢？」

馬痲子罵道：「去你娘的好朋友，彼此打哈哈到此爲止，小子，你可以死了。」

七個大漢圍了過來，又見那怒漢沉聲道：「我說呢，怎麼出手打落饅頭，原來是仇人呀！」

馬痲子道：「所以我要他立刻死。」

那怒漢道：「當家的，你請一邊看熱鬧，殺鷄怎麼要用牛刀，我們來！」

馬痲子道：「這小子好像有幾招，你們出手小心點。」

怒漢道：「放心，挖他的心出來的時候一定還會蹦蹦跳，活心下酒最補，當家的，你等着再吃活人心。」

小子艾慈猛一怔，道：「馬痲子，你還吃人心哪！」

馬痲子咧嘴嘿嘿笑，道：「怎麼？不可以？老子告訴你，老子常常吃。」

小子艾慈眼珠子一轉，道：「你也要吃我的心？」

馬痲子笑道：「我在流口水了。」

小子艾慈道：「你爲什麼要吃人心？」

馬痲子道：「人心最補，當然最重要的是配合我的這種身份。」

小子艾慈哼了聲，道：「少來了，你還有什麼身份？」

馬痲子笑道：「我是老大，我如果不表現出我的『狠』字訣，我們大伙都沒有光彩。」

小子艾慈道：「血淋淋的光彩啊！」

馬痲子道：「也是我們這一行的手段，小子，你死吧！」

七個漢子正要上，馬痲子突然吼道：「退一邊，這小子是我的，老子要親手宰了他。」

七個怒漢閃一邊，就見馬痲子的刀尖指向前。

小子艾慈猛一楞，立刻拔出砍柴的斧頭來。

馬痲子右腕力旋，挽了個刀花便送上小子艾慈的胸前，口中厲喝：「躺下！」

小子艾慈打個旋，忽然間斜劈一斧。

那眞是神來一斧。

也可能是馬痲子實在太差了。只見星芒一現，馬痲子抖着手腕直叫喊：「天！小子可惡，你敢砍斷我的手臂！」

他倒退着坐在台階上，大聲又吼：「給我殺！我要這小子碎屍萬段，殺！唔！」

不只是七個怒漢，另外二十個

也奔來了。

那二十個大漢原以爲是自己人，他們還在四下裡找東西，連棉被他們也在綑。

聞得他們老大這聲悽叫，一個個舉刀便奔過來。

小子艾慈沒有機會多說話。敵人那麼多，他光是忙着砍，就沒有時間了，那還有時間耍嘴皮子。

他本來沒有殺過人，他只在防衛。

他砍馬痲子那一斧頭，也是出於自然防衛。

但他用的斧法，却又是他每天施展的刀法。

他不知道師父交給他的「刀譜」上刀法的厲害。

他只是隨手一斧，便把馬痲子的右腕砍斷。

這一斧實在夠厲害！

他把馬痲子的小臂當柴砍。

小子艾慈每天都在山中砍柴。

他每天苦練刀法。

此刻，他揮動斧頭砍人。

就在一陣狂砍怒殺中，刀斧相交，發出叮咚響聲，足踢拳打，悶哼之聲不絕。

小子艾慈一陣劈砍中，他忽然膽子大起來了。

他發現自己的武功蠻不錯的嘛！

所以，他不再用斧頭阻擋劈來的砍刀。

他便展開身法，騰、挪、閃在刀光之中，他的斧頭就好像砍在西瓜上一般，只聽得叭叭一陣響。

於是，地上立刻躺了七八個大漢，都是挨在頭頂正中央。

那地方挨上一斧頭，神仙也救不了。

小子艾慈殺人了！

反正殺一個和殺十個也沒什麼分別，而且殺得愈多就愈殺得性起。

小子艾慈還眞的殺紅了眼，斧頭一變方向，盡往大漢們的腦袋上晃。

有幾個大漢發覺小子艾慈是練家子，本事大得他也就沒見過，立刻大聲叫起來：「這王八蛋原來是能人，殺人不眨眼，比爺們還凶殘，快退呀！」

另一個怒漢也高聲罵道：「娘的老皮，難怪這小王八蛋不着急，他沉得住氣，他根本沒把爺們放在眼裡。」

有個大漢又在叫：「咳！我們的老大呢？」

十幾個大漢往邊上退，大家這才發覺馬痲子不知道什麼時候早溜了。

小子艾慈滿身鮮血，沒有一滴是他自己的。

地上躺了七八個，沒有一個是活的。

餘下的大漢發一聲喊：「誰留下來誰就是王八蛋！」

老大都跑了，還留下來等死啊？

這些人跑得可眞快，一下子全往後山林中竄。

小子艾慈高聲道：「再敢來三官廟搶東西，一斧頭送你們回老家。」

他把沾滿鮮血的斧頭插回腰間，一路奔到廟前面。

只見大和尚正率領着十個大和尚在救火，三十多個孩子嚇得在一棵大樹下打哆嗦。

他們見小子艾慈奔過來，智慧老和尚沉聲道：「艾慈，你快去躲起來，土匪來了。」

小子艾慈嘻嘻笑道：「都被我打跑了。」

他這一聲叫，果然語驚四「站」。

智慧老禪師不相信地道：「你能把那麼多土匪打跑？」

小子艾慈得意洋洋地道：「我不但把他們打跑，還砍死他們七八個人。」

智慧大驚，道：「佛門聖地你殺人？」

小子艾慈還不知死活的辯道：「那些人殺人放火不幹好事，老師父，我不該殺嗎？」

智慧老禪師也不再答話，敞開大步便往廟後院走。

小娃兒聞得土匪都逃了，一齊把小子艾慈圍起來。

那年輕和尚走過來，不相信地問艾慈道：「就憑你能把些拿刀的土匪殺死？」

小子艾慈沒好氣地道：「怎麼，不可以？」

年輕和尚道：「我就老實告訴你吧，前年我們捉到一頭狠，師父不忍心，立刻叫我們放走，你今天殺了那麼多人，師父一定會生氣。」

小子艾慈翻了一個大白眼，道：「這麼說，我完了。」

廂房的大火熄滅了，幸好未波及大殿。

三官廟乃百年古刹，萬幸邊廂與大殿相隔三丈寬，這日吹的是西北風，火苗偏向西南，廟外面的大樹倒了楣，被大火燒掉了七八棵。

一行人直往廟後院裡奔，小子艾慈心中不是味道。

「娘的，我幫三官廟打跑土匪，本來以爲大功一件，沒想到，反而是做錯了事。」小子艾慈在心中不滿的嘀咕着。

遠遠的，只見智慧老禪師跪在台階上，他垂眉低聲誦着經，單掌豎在臉前面，那模樣就好像是在唸

經。

其實老和尚還眞的在唸經，兩片厚厚的嘴唇不停地嗡動，誰知道他唸的是往生經？還是金剛超度經。

十個和尚都跪在老和尚的身後面。

刹時一片嗡嗡聲，好像私塾學堂唸書聲。

三十多個小孩子傻了眼，看着七八個腦袋開花倒在血泊裡的大漢們直打哆嗦。

這些孩子那裡曾見過這麼多死人。

小子艾慈不開口，他心中在琢磨，我殺退土匪，老師父不但不對我讚美幾句，反倒去替土匪超度，難道老師父有毛病，他喜歡被土匪强盜搶？

小子艾慈實在是想不通，他側着身子低頭看。

他看到老和尚好像要哭出來的樣子，好像地上死的不是土匪，而是他的兒子。

當然，和尚是沒有兒子，不過，老和尚的表情實在是很悲慘。

三官廟後院裡一片嗡嗡誦經聲，天都快二更了，所有的人連晚飯都還沒吃一口。

他回頭看看三十多個小娃兒，低聲問道：「兄弟們，吃飯了沒有？」

沒人開口，大家都在搖頭。

小子艾慈看看十一個和尚仍在唸經，他就不相信，唸經會唸那麼久，不用吃飯了。

他轉身溜到灶房裡，只見蒸籠已被掀開來，玉米麪大饅頭早已涼冰冰，小菜有兩盆，稀飯也有一大鍋。

小子艾慈一看這光景，拿過籃子裝滿大饅頭，提着就到小娃兒面前。

他每人塞了一個大饅頭，自己一口氣吃了五六個。

揮揮手，他對小娃兒們說道：「去睡吧，你們又不會唸什麼經，熬在這兒喝西北風？」

這羣娃兒還眞聽他的話，一個個正要回頭走，就在這時候，老和尚突然沉聲道：「不許走！」

嘿嘿！老和尚總算是吭聲了。

小娃兒回頭又傻了眼。

小子艾慈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笑道：「老禪師，有吩咐？」

老禪師站起身來。

另外十個和尚也站了起來。

老禪師當衆宣佈：「小艾慈，你是我廟不受歡迎的人物，明日一早你走吧！」

忽然，好像憑空一個響雷打在小子艾慈的頭頂中央。

老和尚這幾句話，等於是一棒子擂在艾慈的腦袋上。

十個和尚都反對，可是就沒有一個人敢說話。

小子艾慈若被趕下山，誰再會每天上山砍木柴？

三十多個娃兒也不同意，艾慈是他們最好的大哥哥。

沒想到老和尚半天一個悶屁也不放，一放就把人快給薰死了。

小子艾慈走上前，道：「老師父，我殺土匪應有功勞，沒聽說打土匪還有罪呀！」

老禪師嘆口氣，道：「艾慈，我知道你會武功，可是，會武功就殺人，怎麼可以呢？」

小子艾慈指着地上的屍體，道：「他們不是一般人，他們是殺人放火的土匪吔。」

老禪師道：「你可以把他們趕走，却不能殺人。」

小子艾慈心頭在冒火，白眼直翻，說道：「老師父，他們是放火燒你這三官廟了。」

老禪師道：「他們燒我的廟，我也不會拿刀殺他們，我們只救火。」

小子艾慈道：「要是他們拿刀殺你們呢？」

老禪師道：「任他們去搶，他們怎會再殺人呢？」

小子艾慈道：「廟裡東西都給搶光了，大伙吃什麼？」

老禪師指着廟外道：「我們可以煮菜吃。」

小子艾慈不服氣，道：「照老師父這麼說，他們殺人放火不該死？」

老禪師說道：「他們也都是可憐人。」

小子艾慈快大叫了：「可憐人？你怎麼知道他們也是可憐人？」

老禪師說道：「前幾年中原連年災荒，他們一定是被迫無奈才幹上土匪。」

小子艾慈指着地上七八個死人，道：「我就知道他們中間有個惡人。」

老禪師道：「你認識哪一個？」

小子艾慈振振有詞地道：「他們的頭兒叫馬痲子，早年偷鷄摸狗，如今成了土匪頭兒，我倆曾在洪水中相遇，他要拿刀殺死我，要吃我這身嫩白的肉，哼！」

總算遇到可以扳回一成的機會，小子艾慈當然不會放過。

「阿彌陀佛！」老禪師道：「眞的有這種事？」

小子艾慈正經地道：「我實話實說。」

老禪師道：「你也把他殺了？」

小子艾慈撇撇嘴道：「受傷逃了。」

老禪師道：「艾慈，你還是快快離開本廟，馬痲子一定會再來找

你的。」

小子艾慈意氣風發地道：「我等他來。」

他才不怕馬痲子呢！

老禪師說道：「本廟不能變成殺人場所，你還是走吧！」

十個和尚着了急，一個個滿臉苦兮兮。

三十多個娃兒一聲喊，忽然跪在老禪師面前。

小子艾慈心中激動，想不到小兄弟們夠義氣。

看來，平常的功夫是沒有白下。

老禪師一見傻了眼，他一聲長嘆！

「也罷，這就是劫數，艾慈，你得答應老衲，以後不許濫殺人。」

小子艾慈跪在地，道：「小子遵命！」

於是，三官廟的後院裡，立刻傳出一陣笑。

* * *

十個和尚加上小子艾慈，忙着把七八具屍體抬出三官廟，連夜埋在後山坡。

年輕和尚拉住小子艾慈道：「艾慈，眞有你的，你還能殺死這麼多土匪，佩服！」

小子艾慈嘻嘻笑道：「沒有什麼啦，土匪中沒有會武功的人，馬痲子也只是三脚貓，不夠瞧！」

年輕和尚法了說道：「艾慈，誰教你的武功？」

小子艾慈道：「廢話，當然是我師父。」

法了笑道：「我知道是你師父，你師父是誰？」

小子艾慈驕傲地道：「我的師父趙光斗，他老人家教我吃苦練功，還學會討飯。」

法了又笑笑道：「討飯的人是叫化子，你師父是丐幫的人了？」

小子艾慈搖搖頭，道：「我師父不是要飯的，不過嘛！我也不大清楚，他爲什麼要同叫化子在一起。」

法了道：「叫化子有什麼好學的？不就是靠在門邊伸手要：老大娘給碗剩飯吧，我餓得慌。」

小子艾慈笑笑道：「你說的倒簡單。」

法了道：「我還見過凶要飯的人，一大羣，圍在飯店門口不走開，擋住客人進店來，客店的伙計如果伸手打了他們的人，可不得了，要飯的全躺在地上叫救命，賴着就是一整天，店掌櫃的要想叫他們走，又是酒又是肉。」

小子艾慈道：「伙計可以不理他們呀！」

法了道：「他們擋住店門口，哪個客人敢上門？」

小子艾慈歪頭想了想，道：「說的也是。」

法了又說道：「另外一種『單凶漢』，也是要飯的，這種要飯叫做自虐型，手裡拿了個吹火筒，路中間猛吹着，好像來了大猛獸，嗚……的好嚇人，等到有人圍上來，他便從腰裡掏出個剃頭刀，『叭』一下砍在自己頂門上，他不走了。」

小子艾慈吃驚地道：「他死了？」

法了搖搖頭道：「他死不了，他順着面頰流着血，刀子卡在腦門上，他坐在地上哇哇叫，粗喉管發出來的喊聲像破鑼，『哎喲！老爺太太喲，伸出你那富貴手，賞幾個碎銀子吧，唉！……不得了，要死人了呀！』」

小子艾慈道：「眞可憐！也可惡！」

法了道：「這時候就有好心的人，立刻左右街替他收銀子，收的少了還不行。」

小子艾慈聳聳肩道：「我就沒見過。」

法了道：「也有唱歌耍嘴皮子要飯的，還有玩口技叫人注意的，數來寶的也是要飯的，小艾慈，你師父教你用那一種方法要飯？」

小子艾慈搖搖頭道：「我師父不教我這麼多，他只叫我專找地方上一向最有錢的人去要，而且……」

「而且什麼？」

小子艾慈道：「而且今日要今日吃完，吃不完就送給別的要飯的人。」

法了笑道：「你這不成了大善人？那像是要飯的？」

小子艾慈笑笑道：「我每次就能討許多。」

至於，討的手腕嘛……嘻嘻，佛曰：不可說，不可說。

法了道：「你也有許多要飯的朋友？」

小艾慈搖頭道：「我一個也不認識，我們每天都在不同地方要，只不過這一回我師父病了，才……」

法了道：「你師父一病不起，死了？」

小子艾慈有點想哭，輕輕地點點頭，但他眨了眨眼睛未讓淚水流出來。

他還蠻孝順的。

他師父趙光斗就一而再的告訴過他：「死了！死了！一死百了，沒什麼好傷心的，不許你哭，趙光斗的徒兒不落淚。」

有一回趙光斗高興地對小艾慈道：「別把生死看得那麼的了不起，人死鳥朝上，不死當和尚，鴨子拉屎一團髒，死人活人陰陽兩頭

忙，幹什麼呀！」

那時候小子艾慈還小得很，他一半聽不懂，一半又好像聽得懂，趙光斗那時候每天哼上好幾回。

趙光斗已經知道自己活不長，因爲他中了仇人一掌。

他收小子艾慈爲徒，本想教他一身武功，將來好替自己報仇，豈料他發覺小子艾慈很可愛，不忍將重擔子壓在小子艾慈身上，所以他至死也未提過這件事。

這趙光斗對小子艾慈還眞好，就好像對兒子一般。

提到師父，也是令他很傷心的事情。

小子艾慈失去說笑的興趣，他扛着扁擔上山去砍柴了。

* * *

小子艾慈腰裡插着砍柴的利斧頭，半跑着步往山中去，他一邊走一邊唱，幾句梆子腔，是趙光斗常常掛在嘴邊上哼哼的調子。

趙光斗教他武功。

趙光斗的興趣他也學會不少。

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不對，不對，應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才對。

趙光斗喜歡梆子腔，他唱的是：「大老爺催馬，到潼關，我抬頭看，城門樓高三丈三，這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城，什麼樣的地，且容我下馬仔細觀呀……哼……」

這種說了半天全是廢話的戲詞，趙光斗肚子裡就有一籮筐。

小子艾慈也學會了不少。

趙光斗不用教，小子艾慈就學會了。

他現在往山中走，唱的就是這一段。

忽然間，荒山中傳出一聲哈哈笑，小子艾慈一頓又瞪眼瞧過去。

「怎麼沒見人？」

笑聲又傳過來，在林子後面。

小子艾慈全身起了鷄皮疙瘩……

怪嚇人的。

林子後面仍然不見人。

他不走了，他靜下心來仔細看。

半晌，未再聞笑聲，更令小子艾慈吃一驚：「有鬼！」

小子艾慈想起師父走夜路……

有一回走過亂葬崗，師父唱着梆子腔：

「陰司裡有一個五閻王，
他掌管陽間寃死的人。
你如果自認是屈死的鬼，
你別急，走過來對我言，
趙大爺同閻王老子結過金蘭吶……哼……」

只不過小子艾慈把詞中的「趙大爺」改成了「我艾慈」。

人走在荒郊野地亂葬墳裡，唱起了這一段也可以爲自己壯膽子，騙鬼。

小子艾慈就想騙鬼，可惜對方不是鬼。

忽然間，有個老頭兒閃了出來。

小子艾慈發覺，那老人貼着大樹站，難怪沒看見。

「眞是的，幹嘛沒事嚇人，無聊！」小子艾慈心中這麼想。

那個人却呵呵笑着走向小子艾慈，紅鼻子不停揑鼻涕。

「好小子，你把我老頭子當鬼看，打你小屁股。」

小子艾慈不甘示弱地道：「裝鬼嚇人，我拉掉你一嘴大鬍子。」

老人眨着一雙大眼，笑道：「你可知道我是誰？」

小子艾慈也眨眨眼，道：「老頭。」

老人道：「我當然不是娃兒。」

小子艾慈聳聳肩地道：「老人家，你往那兒去？」

老人道：「我往去的地方去。」

小子艾慈又問道：「你從那裡來？」

老人又道：「我從來的地方來。」

小子艾慈心中在笑：「這老人家同師父差不多，好詼諧，愛開玩笑，也好，逗逗他。」

小子艾慈走近老人，道：「你叫什麼名字啊？」

老人道：「你看老夫的鼻子，那就是招牌！」

小子艾慈看了半天道：「好像染的一般。」

老人得意地道：「紅鼻子，哈哈，江湖上稱之爲『紅心』，我的名字叫勞克，他們都叫老夫『紅心』勞克。」

小子艾慈眨眨眼，道：「我叫艾慈。」

老人伸手一巴掌，叱道：「小子佔我便宜。」

只是老者一掌打空。

他吃了一驚。

這眞是廢話，小子艾慈又不是木頭人，豈有呆呆的站在那裡任由老人打的道理。

小子艾慈道：「怎麼打我？」

老人道：「我叫『老克』，你叫愛司，你比我大一級，我不打你才怪。」

小子艾慈奇道：「什麼叫『老克』、『愛司』？」

老人道：「西洋傳來的洋賭，他奶奶的盡起些怪名字，連老夫的名字也上榜了。」

小子艾慈拍手笑道：「眞好玩，我的名字也上了榜，還比你的大，哈哈……」

老人一瞪眼，道：「所以我揍你。」

這一回他出手有門道，右掌一

晃，左掌向上，直往艾慈的頭上打。

只見小子艾慈雙肩輕晃，一下子閃出三丈遠。

老人嘿然一聲，雙掌交錯，掌影如無數蝴蝶般罩過去。

小子艾慈一聲笑道：「打不到，打不到，哈哈！小心你的老屁股。」

「彭！」

老人錯腰躲過，屁股上着實挨一脚。

老人不動了。

他直視着仍在嘻笑的小子艾慈，說道：「好小子，眞有你的，江湖上還找不出幾個人能在一招之間踢我一脚的人物，你小子只不過同我徒兒小三年紀差不多，竟然……」

「竟然踢你屁股，是嗎？」

「你那一招好像……好像老夫在什麼地方見過。」

「你猜呀！」

老人當眞閉起眼睛來。

他在想剛才那一脚挨得怎會那麼妙？

小子艾慈道：「不用多想了，想也想不出來的。」

他那一招是趙光斗的絕招，叫做「抽屁股一脚，敵東我西。」

老人忽然大聲叫：「趙光斗是你什麼人？」

小子艾慈吃了一驚道：「你認識我師父？」

哈哈！碰到識貨的人了。

老人忽然仰天笑，道：「趙光斗那混蛋在那兒？娘的老皮，他人呢？」

小子艾慈臉皮一緊，道：「你怎麼罵我師父？你又是什麼東西？」

老人道：「我罵他？我告訴你小子，我還要揍他呢，他人在那兒？」

小子艾慈生氣地道：「他等着你去見他的面了，老傢伙！」

小子艾慈發火了。

老人罵他師父，他當然發火。

他由腰間抽出利斧，準備對老人家下手了。

他以爲老人一定是師父的仇人。

老人見小子艾慈拿斧頭，不由冷哼一聲，道：「好小子，你還敢向老夫動傢伙呀！」

他橫着肩膀又叱道：「等見了你師父，老夫再同你算這筆帳。」

「算帳？」小子艾慈大聲道：「我師父死了快兩年，他老人家在陰間路上等你這老傢伙去算帳呢！」

不料老人一聽，忽然仰天大哭起來。

這是怎麼回事？

小子艾慈心中想：「人活到年紀老了，也變得神經病了，這個老傢伙就有神經病。」

老人還眞流淚，好像他死了娘。

「莫名其妙！」

小子艾慈道：「勞克，你應該哈哈笑，仇人死了還會哭，你神經病病懨了，哭起來沒完。」

勞克大怒道：「老夫哭我的老搭檔趙光斗，他與我合作無間，這些年他躲着我，爲什麼？」

小子艾慈聞言吃一驚，道：「你眞的是我師父老友？」

勞克道：「半點不錯。」

小子艾慈道：「別是看到我要砍你，所以你改口騙我吧！」

勞克怒喝道：「小輩，我要是騙你是王八蛋。」

小子艾慈怒道：「可惡，你騙我，我還是王八蛋。」

勞克忽然又笑起來，道：「眞是趙老怪的徒弟，你師父就是這個模樣，他從來就不吃虧的。」

小子艾慈道：「看樣子你有點像我師父的朋友。」

勞克笑道：「十年前，江湖上出了名的神偷俠盜，指的就是我二人，我管偷，他把風抵擋追殺的人，我們可眞是轟轟烈烈的幹過不少漂亮的，可是……老小子一夜之間突然不見了，我再也沒見過他的人。」

小子艾慈道：「難怪了，你剛才挨了一脚便想起了我師父。」

勞克拉着小艾慈，道：「小子，你告訴我老人家，你的名字可是你師父給你起的？」

小子艾慈眨眨眼，道：「我是艾家集的人。」

勞克道：「我看他是有心，我叫勞克，他弄個徒兒叫愛司，愛司壓老克，我連他徒兒也比不過，這老怪誠心是要氣死我。」

小子艾慈道：「你別氣啦，你最好順順氣，餓不餓？我袋子裡裝着乾饅頭。」

他還挺懂得敬老尊賢的。

老人笑道：「你師父眞的死了？」

小子艾慈臉色慘然地道：「那有徒兒咒師父的？眞的死了。」

他指指勞克，又道：「我師父死了你還笑？」

勞克道：「我剛才已經掉過眼淚了，小子呀，你可知道，江湖上的人只要聽到誰死了人，大都是哈哈笑，笑別人命短，笑自己長壽還能多活若干年，能像我這樣，聞得老友死，哇哇掉眼淚的人，已是少之又少的了。」

既然如此，小子艾慈只好說道：「你還眞夠意思呢。」

「我老人家當然夠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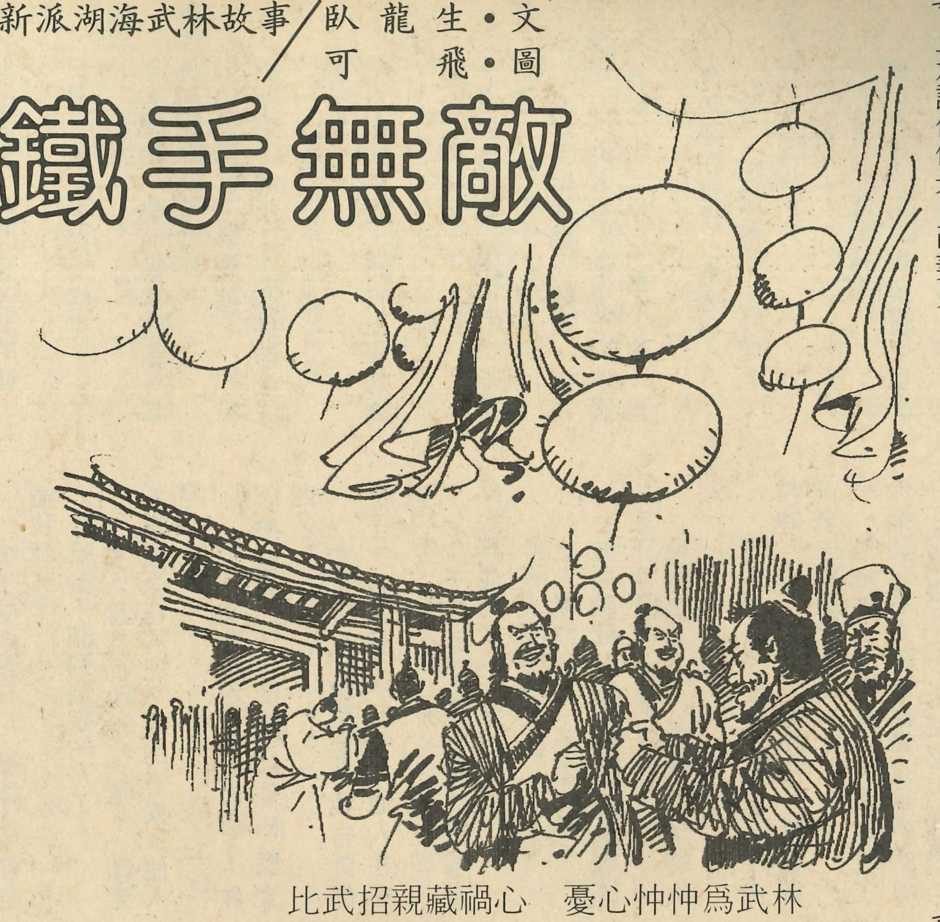
「你也夠朋友。」（未完‧三）

上文提要：蕭越被邀至幽靈教寨中作客，韓玉華已接任教主之位，她向蕭越表示已消除與「孤堡」所有仇怨，要整肅教規走向正道。席中林天雷突然抖出自己乃受「誅心令主」之命潛入教中之事，當即以預先佈置好的嗜血霹靂彈轟炸，使幽靈教盡毁，韓玉華與蕭小偉亦同時喪生。蕭越悲痛之餘，爲他二人厚葬立碑，碑文上承認他們是自己妻兒……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

臥龍生・文
可飛・圖

鐵手無敵



比武招親藏禍心　憂心忡忡爲武林

被燒毁的房子仍在冒着烟。

蕭越心情很是沉重，一方面由於親人的死去，一方面由於知道了「誅心令主」有殺傷力極强的暗器「嗜血霹靂珠」而憂心忡忡，深感不安。

林子南一直等出了山以後才開口，道：「蕭少俠此行不知欲前往何處？」

蕭越嘆息道：「現在『誅心令主』解決了『幽靈教』，那麼下一個目標一定是『楓葉山莊』了。」

林子南點頭道：「不錯，那我們就是去『楓葉山莊』囉！」

「二位還是暫緩去『楓葉山莊』吧！」一個聲音起自身後。

蕭越和林子南轉過身來，只見十餘丈外的樹林裡走出一名形容灑脫，身著青色長袍的中年男子。

蕭越臉上立刻現出了笑容。

林子南戒備地望着青衣人，道：「閣下是誰？適才所言莫非阻攔我們去『楓葉山莊』嗎？」

青衣人含笑道：「一點也不錯，在下認爲你們沒有必要去『楓葉山莊』了。」

林子南見這人語氣傲慢，可是言語中又不像是帶有敵意。

林子南沒有摸到對方的底，自然不願輕舉妄動，便道：「閣下難道想憑一己之力勸我們嗎？」

青衣人搖了搖頭，道：「當然不是，憑我的功力自認爲不是蕭兄弟的對手。」

蕭越微微一笑，道：「寒兄別讚小弟了。來，林兄，我給你們介紹一下，二位以後也好親近親近。」

說着，他一指青衣人道：「這位是『奪月蝙蝠』寒無影寒兄。」

蕭越又回指林子南道：「這位便是『傲天一劍』林子南。」

兩人各自聽了對方的姓名，都微微一驚，都沒有想到對方竟是這樣的人物。

「奪月蝙蝠」寒無影和「傲天一劍」林子南幾乎同時成名，不過寒無影因性喜漁色，常做些見不得人的勾當，而入了邪道。

而「傲天一劍」林子南却是俠義武林中響噹噹的角色，所做所爲連黑道人物也欽佩不已。

「傲天一劍」林子南當年也曾激於義憤，追踪過「奪月蝙蝠」寒無影，只是沒能追上，却想不到蕭越這等豪氣干雲的少年英雄，竟會與昔日的採花盜稱兄道弟，而自己却也不得不如此。

蕭越是何等人物，見林子南眼光中閃出一縷不豫之色，立時便道：「林兄，寒兄本也被『幽靈教』網羅，後經在下勸服，已改邪歸正了。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人嘛，總有缺點，但只要知錯能改，我看那就是好漢子。」

林子南不由愧然道：「蕭少俠所言極對，其實林某也是經蕭少俠指點迷津，否則……嘿嘿，只怕早毁了一世英名了。」

寒無影一笑道：「林兄不比在下，在下做慣了見不得人的事，如今做起義舉來倒是十分不順當，若不是蕭兄弟，只怕我寒某早已老毛病復發了。」

說完，又是一陣大笑。

畢竟能令昔日的邪魔外道成爲今日武林的正義同盟軍，的確是件令人欣慰的事。

蕭越笑罷，臉色一整道：「寒兄此來，到底是想要告訴小弟什麼事情呢？」

寒無影道：「自從我與你分手一年來，爲兄閉門思過也厭倦了，便想來看看你，得知你在洛陽白馬寺，便趕去了。」

他語聲微頓，接道：「哪知却遇上『楓葉山莊』的人與我糾纏不休，我想索性就去『楓葉山莊』看看重建後會有多大不同，哪知竟看到了兄妹相殘的好戲……」

蕭越一怔，奇道：「什麼兄妹相殘的好戲？」

寒無影道：「那天我潛入『楓葉山莊』，很快便到了江大小姐的閨秀樓。嘿嘿，我寒無影雖然改過自新，可是我找女人住的地方本領却是忘不掉的。」

蕭越和林子南雖然都想急於知道下文，可是寒無影這句話，仍然使他們忍不住笑出聲音來。

寒無影大模大樣地接道：「我從窗子望進去，裡面沒有人，於是便小心地走了進去，哪知就在此時聽見有人走來的腳步聲，我大吃一驚，退出房去已是不可能了，於是靈機一動，當下我便迅速地撩起床幔藏到床底下去了。剛剛藏好，來人已到了門口，只聽見一個聲音道：『小紅，妳去將我哥哥找來，就說我有重要的事告訴他。』另一個脆生生的聲應道：『是，小姐。』接着，一陣腳步聲下樓而去了。

「那江小姐這才走入屋中，可是我等了片刻，竟然聲息全無，我不由心中一陣發緊，便悄悄將床幔提起一角向外看去。

「却見那江小姐坐在桌旁，手托香腮，獨自發楞，那神情眞是醉人，約莫過了一盞茶工夫，便聽見腳步聲自遠而近，到了門口。

「那個叫小紅的聲音道：『少爺，小姐已在屋中等候多時了。』

「只聽一個男人的聲音答應了一聲，便走進屋中。

「江龍飛進了屋中，江小姐才立起身來道：『哥哥，你來了。』

「江龍飛道：『妹妹，妳這麼晚了找我來有什麼事？』

「只聽江小姐道：『小妹近日想了很久，覺得咱們應該答應『誅心令主』的條件……』

寒無影說到這兒，蕭越心中不由一凜。

蕭越急插言道：「江鳳儀要答應『誅心令主』什麼條件，她怎麼會與『誅心令主』攪在一起呢？」

寒無影臉色凝重，聽蕭越的插言後，又道：「她爲何會步入邪道與『誅心令主』狼狽爲奸，這一點我也不知道。」

寒無影語聲微頓了一會兒，又道：「不過當時我聽了此言，差點跳起來。」

寒無影說到這裡，他又肅然接道：「當時江龍飛聽了江小姐之言更是目瞪口呆。好半晌江龍飛才道：『妹妹，妳沒有想錯吧！咱們楓葉山莊雖然脫離了武林盟，但也是不失俠義道的本色，江湖中誰人不知楓葉山莊是正氣凜凜的，妳若與誅心令主同流合污，豈不是將咱們江家的英名沾污了嗎？』

「江龍飛似乎已有些動怒了。

「可是，那位江小姐却顯得很平靜，想必是江龍飛的這一反應完全是在她預料之中。

「江小姐口氣很平淡地道：『正氣凜凜？算了吧！雖然我自小離家，可是對咱們家，瞭如指掌。』

「江小姐微動了一下身子，又道：『爹當年也幹過不少見不得人的事，就拿毒殺他的義兄龍虎山莊莊主楚嘯天來說吧！他只殺得龍虎山莊僅剩楚香雲一人。』

「江小姐語音微頓，接道：『最近這十年爹又暗中經營，蓄養了不少邪派高手，這一點想必你清楚得很，爹做這些事是爲什麼呢？還不是想圖霸武林嗎？』

「江小姐說這番話時，使江龍飛沉默了良久。

「江龍飛道：『咱們立身江湖的人，有哪個不想成爲武林第一人，唯我獨尊呢？只是若要和誅心令主這等殺人如麻、歹毒兇殘的大魔頭合作，我却是不願。』

「江小姐微微一笑道：「你又何必這麼拘泥呢？誅心令主想利用咱們楓葉山莊爲他掃盡天下英雄，咱們又何嘗不能利用天下英雄去對付他呢？只要他們雙方鬥得兩敗俱傷，那時咱們出奇制勝，消滅誅心令主，天下還不是咱們楓葉山莊的嗎？而且還可搏個爲武林除害的美名呢！』

「江龍飛不以爲然地道：『只怕到時誅心令主要怎樣就怎樣，却由不得妳我了。』

「江龍飛語音一頓，臉色又肅然地道：『總之，我不想和他有什麼交易，萬一事洩，豈不將楓葉山莊的清譽給毁了？妹妹，這次妳聽

我的，拒絕他們吧！』

「江小姐道：『只怕你是一廂情願，只要咱們一拒絕，那麼誅心令主便會立時對付咱們，楓葉山莊雖然並不怕他誅心令主，但却會使咱們實力大損。』

「倏地，江小姐臉色一變，肅然又道：『總之，我已經決定了，並且我已將英雄帖遣人發出去了……』

「江小姐話音未落，江龍飛已氣得臉色發青。

「他怒聲道：『妳……太放肆了，到底妳是莊主還是我是莊主？不經爲兄同意就擅自做出這個對楓葉山莊生死攸關的決定，妳還將我這個大哥放在眼裡嗎？』

「這時却聽江小姐冷笑道：『這次重建楓葉山莊完全是我出的力，你可曾做過一點事嗎？讓你做一莊之主，屬下們已很不服了，若要你來統領他們，只怕會再讓楓葉山莊毀掉的。』

「此刻，江龍飛又愧又氣。

「他大聲道：『好！我不配做這莊主，妳來做好了，當初又何必假惺惺請我做呢？只怕是假借我之名罷了。今日妳既然這麼說，我走就是，難道我江龍飛堂堂男子漢要靠妳來露臉揚名嗎？』

「江龍飛說到這裡時，已轉身向門口走去。

「我當時心裡只想，這下兄妹倆可鬧翻了。

「正想着，只見江小姐倏地出手點向江龍飛。

「江龍飛幾乎連反應也沒有就倒下了。江小姐那點穴手法簡直妙不可言。

「就是面對江龍飛出手，只怕江龍飛也難以擋住。

「這時，只聽江小姐嘆了口氣道：『哥哥，你別怪我，爲了楓葉山莊，我必須這麼做。』

「『小紅……』她喚來了一名侍女將江龍飛抬了出去，又吩咐道：『去將我嫂嫂也請來。』

「我當時心裡想：好啊！收拾了哥哥，輪到嫂子了。

「我便靜靜地等着看接下來的一齣好戲。

「不大一會兒工夫，就聽到一陣話語聲由遠而近：『這兄妹倆怎麼回事？半夜三更不睡覺。』

「話音還未落，一位少婦已出現在門口了。

「這時，只見江小姐滿臉笑容地迎了上去。

「江小姐道：『嫂子，眞對不起，這麼晚了，還打擾妳。』

「那少婦道：『妹妹，到底什麼事？妳哥哥呢？』

「只見江小姐道：『嫂子，哥哥在那兒。』

「說着，她隨手指向少婦的身後。

「那少婦轉身望去，却什麼也沒看到，她的身後就只有一堵牆罷了，什麼也沒有。

「那少婦感到甚是驚奇。

「就在她還沒回過神來之際，也遭到了江龍飛同樣的下場。

「江小姐收拾了少婦，不由吁了口氣。

「她又喚來了那位侍女，吩咐道：『把他們押到地牢裡，手脚都要戴上鐐銬。』

「做完了這一切，這位江小姐居然笑了。

「她自語道：『這楓葉山莊的聲名豈能被哥哥毀了呢？相信我這樣做，九泉之下的爹爹有知也一定不會責怪我的。』

「說着，便走了出去。

「我只以爲她很快就會回來，哪知她居然一直沒回來。

「我心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於是，立刻從床下爬出，溜出了楓葉山莊。」

蕭越靜靜地聽完了寒無影的敍述，心中思緒起伏。

他心中轉着個念頭。

她怎麼會變得如此熱衷於名利？如此無情呢？難道眞的僅僅因爲我拒絕了她的愛，就會變成這樣嗎？

蕭越低着頭沉思着，却百思不得其解。

林子南嘆了口氣道：「名繮利鎖的確可怕，能將人變得冷酷無情，就連親情也不能戰勝它。」

蕭越抬起頭來，目光投向遠方。

雙眉緊皺，似乎正面臨着一個重大的抉擇。

天空中灰濛濛一片，凄冷的山風吹動着野火未燒盡的枯黃小草，似乎想讓它低頭，可是這枯草却始終挺着已很柔弱的身軀，迎風而立。

蕭越重新回過頭時，臉上已一掃方才的愁容，目中閃爍着輕鬆的光芒。

蕭越見二人都望着自己，便道：「你們知道欲對付你的敵人設下的詭計，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寒無影略一凝思，道：「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不上當。」

林子南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了解了敵人的詭計後，自然是拆穿它。」

蕭越微微一搖頭，道：「你們的方法雖能令對方計謀難以得逞，却不能反擊敵方，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去理會對方如何，只需針鋒相對，將計就計，才能既識破對方詭計，又能將其消滅。」

寒、林二人不由點頭稱是。

蕭越道：「江鳳儀既然已發出了英雄帖，必然是請各派首要前往『楓葉山莊』，從而一舉成擒，由於『楓葉山莊』的聲名，各派肯定不會有所防備，所以咱們必須搶在各派到達『楓葉山莊』前，通知他們預加防範，而我將率『孤堡』的弟子將『誅心令主』等一舉擊殺。」

寒無影道：「這樣最好，事不宜遲，我和林兄這就去分道通知各派吧！」

蕭越道：「寒兄，你就去通知那些江湖幫會吧！至於六大門派的武林盟就由林兄前往，畢竟那些老俠義道中人對你有偏見，而林兄却是他們所推崇的人物。」

寒無影苦笑道：「我早已習慣了，我並不在乎他們怎麼看我，正如蕭賢弟所言『但求心之所安』。」

蕭越微微一笑，道：「既已決定，二位兄長就先行一步吧！」

寒、林二人遂抱拳與蕭越話別，轉身急馳而去。

蕭越目中充滿了自信，道：「這次無論如何，要把『誅心令主』的眞面目揭穿，倒要瞧瞧他是何人，像他這等武功高强之人，絕非泛泛之輩，可是在前輩隱世魔頭中，究竟是哪一位呢？」

蕭越甩甩頭，不再想這事，可是感情上的痛苦遭遇却又襲上心頭，腦海中又浮現出那個名字。

蕭越的心此刻又被刺了一下，臉上痛苦的表情將臉形也扭曲了。

擁有時不稍加珍惜，一旦失去，才知其對己是多麼的重要，所有在愛情中遭挫折的，莫不有這個通病。

「情」之一字，總是纏人。

它讓人欲罷不能，肝腸寸斷，但也最是迴腸蕩氣。

「問世間情爲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眞是一點也不錯啊！

* * *

洛陽城又熱鬧了起來，雖然不如一年前爲江雲楓祝賀六十壽辰時那麼熱鬧，可也遜色不多。

幾乎所有的客棧都掛出了「客滿」的牌子。

雖然近來武林處在一片恐怖之中。

「誅心令主」的陰影籠罩在每一個人的心上，但是，武林人過慣的就是這刀上舔血的生活。

即使明知像這種英雄大會的場面，「誅心令主」是肯定會到的，可是他們仍然還是來了。

因爲天下熙熙攘攘，皆爲利來，皆爲利往。

「楓葉山莊」的英雄帖上有兩句話，實在讓人很難不被吸引。

「在會上若誰能擊敗所有對手，取得武功第一的稱號，即可獲得一筆極大的財富。」這是誘人以名利。

「同時，『楓葉山莊』的莊主江鳳儀將會嫁給這人。」自然整個「楓葉山莊」也就是陪嫁了，這是誘人之美色。

所以，聞訊趕來的人愈來愈多，有的慕名而來，有些是爲了利，有些則是爲了美色，而更有人想兩者兼而得之。

蕭越在白馬寺中足不出戶，日日練功，思考如何將計就計。

每天來了新的人物，都會由龍天南進來通報，甚至連飯也是由徒兒江玉竹送進來的。

「孤堡」自從由蕭越統領以來，聲勢愈來愈大，並且武林中最近的兩次大戰——七星坪和武當山之戰，「孤堡」弟子幾乎都沒參加，所以也就毫無損失。

經過這一年的休養生息，「孤堡」的元氣已完全恢復了，幾乎可和二十餘年前相比了。

更何況，蕭越的母親所擁有的「素女宮」，由於她的去世，已完全併入了「孤堡」之中。

雖然都是些女將，但一流高手的確不少。

這就是蕭越賴以施展將計就計的實力。

也是用以維護武林正義的重要力量。

「孤堡」的總壇正在重建之中，所以蕭越等人仍住在白馬寺中。

六大門派在「孤堡」的血劫之後，對「孤堡」弟子一向奉行格殺勿論的信條。但是，近年來由於蕭越絕世武功的震懾，同時己方又由於接連與「幽靈教」拚了兩戰，實力損耗甚巨，自顧已不暇了，哪裡還有能力剿殺「孤堡」的弟子呢？

蕭越這日醒來，却並沒像平日那樣練功。

他起身走出房間，這是他近月來，頭一次走出這個房門。

剛一出門，就遇上了與他糾纏不清的「奪命神醫」周無命。

「奪命神醫」截住蕭越大聲地道：「哈，好小子，我當你要躲一輩子呢？我的兩個好孫女被你弄得不知所踪，今日你非講清楚不可。」

蕭越道：「周老前輩，你孫女的遭遇的確是晚輩造成的，晚輩爲此一直耿耿於懷，只是因爲當前武林形勢險惡，晚輩的確難以抽身去找她們……」

「奪命神醫」道：「我說小子，這武林形勢跟找我孫女有何關係呢？」

蕭越道：「我『孤堡』以維護天下武林正義爲己任，如今武林魔障叢生，危機四伏，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比武當山之戰更加大規模的衝突，正邪雙方都在蓄積力量，以備最後決一死戰，我當然不可能在此

緊要關頭置身於事外。」

「奪命神醫」周無命不以爲然地道：「小子，我說是說不過你，我一向憑自己好惡辦事，可不想管什麼武林正義這等勞什子的事。你這小子，我老人家看得很順眼，不想與你爲難，你大事一了，便來找我吧！」

說完，他轉身離去。

蕭越望着「奪命神醫」蒼老、孤獨的背影，心頭不由昇起一股愧疚之意，自己將冰清、玉潔兩姊妹弄得拋家而去，下落不明，害得周老爺子無依無靠。

蕭越慨然嘆道：「唉！我這輩子總是對不起別人的時候多，今生怕是還不了這些債囉！」

蕭越負手踱出了白馬寺。

他走得很慢，彷彿有千斤重擔壓在身上一般。

白馬寺後的一座小山包上，在寒雪兒的墓旁又多了一座新墳。

蕭越一直走到那墓碑前，雙膝一彎，跪在墓前。

墓碑上寫着「慈母蕭門楊氏纖纖之墓　兒蕭越立」，邊上寫着立碑的時間。

蕭越淚眼模糊地盯着墓碑，心中默想道：「娘，殺害妳的兇手，孩兒已經知道是誰了，可……可是孩兒下不了手替妳報仇，妳一定會罵我心軟，不能大義滅親，但是大哥是我這世上唯一的親人，而他又陷於魔道，我只想將他挽救回來……」

蕭越在發現蕭文是「誅心令主」之徒後，和蕭文曾兩度交手，以他的閱歷，他已確認無疑。

那晚偷襲母親之人就是蕭文，何况母親致死的原因，也是因爲金針刺中了身背大穴的緣故。

那金針和那天蕭文傷藍娟的金針完全一樣。

蕭越如今不明白的是，蕭文是認得母親的，爲何能忍心下得了毒手？難道他眞的喪心病狂了嗎？

蕭越心中向母親在天之靈默默禱祝了一番，然後立起身來，却看見短短數月，這墳頭已長滿了蒿草。

蕭越動手將蒿草淸除乾淨，又在寒雪兒碑前凝立了良久。

倏地，一個聲音飄入耳際，道：「哼，越兒究竟是幹什麼的，竟連殺母的仇人都捉不住……」

蕭越只覺得這聲音很是熟悉，可是又想不起是誰？且使他詫異的還在於此人的口吻，似乎是自己的長輩。

蕭越轉身過來，向來路望去，臉上不由地露出了笑意。

兩條人影已到了跟前，龍天南前面之人白髮飄飄，年紀已很大了，可是走起路來却如一陣風似的。

蕭越喜極叫道：「外公，原來是你老人家來了。」

這白髮老者就是在七星坪之戰敗走的蕭越的外公——「大魔仞」楊暮雲。

楊暮雲一眼瞧見愛女墓碑，心頭一陣悲痛，眼前發黑，險些栽倒在地。

蕭越上前扶住楊暮雲道：「外公，你老人家別太難過，傷了身子可不好。」

楊暮雲聞言，穩住心神，道：「越兒，你當時也在場，是嗎？」

蕭越道：「是，孫兒的確在場。」

「那你爲什麼會讓兇手逃之夭夭？」楊暮雲問得咄咄逼人。

蕭越嘆聲道：「當時孫兒不知如何，心口劇痛，眞力不繼，不僅沒將兇手留住，反而被他打傷。」

楊暮雲臉露驚色，道：「想不到你果眞也有這個病？罷了，你現在可知兇手是誰了嗎？」

蕭越一時之間竟難以回答出來，猶豫半天。

楊暮雲見狀，不由氣道：「怎麼？這麼長時間你還沒查出暗害你娘的兇手嗎？」

蕭越搖頭道：「不是，孫兒只怕說出來，讓你老人家生氣。」

楊暮雲道：「你不說出來，我更氣。」

蕭越無奈，只好沉聲道：「害死娘的人就是……就是我大哥！」

「甚麼？」楊暮雲一驚。

他一把拉住蕭越，道：「你說誰是殺害你娘的兇手？」

龍天南也以爲聽錯了，因而緊張地盯着蕭越。

蕭越痛心道：「就是我大哥蕭文呀！」

楊暮雲大叫一聲，道：「小畜牲，氣煞我也！」

他話音剛落，人已仰面倒下。

蕭越急忙扶住楊暮雲，道：「外公！外公！」

他急伸指按在楊暮雲「人中」穴上，同時以掌抵住「靈台」穴，以眞力將楊暮雲弄醒。

楊暮雲幽幽醒來，長吁一口氣道：「唉！都是我害了纖纖，她早就告誡我不可傳武功給文兒，哪知我見文兒資質絕佳，他又苦求於我，終於傳了他武功。可是，哪裡知道這小畜牲竟倚仗武功幹出這等滅絕人倫的事來。」

蕭越皺眉道：「外公，你不要自責了，大哥他如今成了『誅心令主』的徒弟，只怕這事也是『誅心令主』逼他做的。」

楊暮雲一怔道：「敢情他還叛師？這種事情就是殺了頭也不會做的，若不是他自願，『誅心令主』怎能逼得了他呢？」

他語聲一頓，長嘆一聲，接道：「想不到我爲人作嫁衣，害了自己的女兒，纖纖在九泉之下知道此事，她一定難以瞑目了，她也一定會恨死我了。」

蕭越道：「外公，你不要自責太深，這一切都是命中註定的，大哥已經是……」

「你住口！你怎麼能把這種人還認作大哥呢？他簡直連畜牲都不如。」楊暮雲怒氣冲冲地道。

蕭越不由啞然，半晌才道：「可是他畢竟……畢竟是我大哥呀！」

「你！」楊暮雲哭笑不得。

「怎麼你也和你爹一樣這麼迂腐？當年你爹也是如此說法，想不到今日又聽你說出同樣的話，罷了，你不願動手，那就交給我吧！我正好淸理門戶。」

蕭越道：「外公，你莫要太衝動。」

楊暮雲一瞪蕭越道：「我怎麼衝動了？算了，這事我自己做，用不着你管。」

話音未落，他人衝下山去了。

蕭越隨後追之不及。

他嘆聲道：「唉！這該怎麼辦呢？」

龍天南道：「堡主，大公子行事毫無人性，你又何苦袒護他呢？只怕又要像老爺一樣了。」

蕭越這是第二次聽見把自己和父親相提並論的話了。

蕭越不由詫道：「龍伯，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我爹也做了同樣的事嗎？」

龍天南道：「那當然是了。」

他語音微頓，接道：「堡主，你不知道，其實你有個二叔的，他叫蕭廷遠，當年他首先偷習本堡的禁習武功『血手印』，後又在武林中接連做了幾次案子，因爲他武功高，沒有人見過他，見過他的人也沒有一個是活着的。

「當時老堡主便親自出馬，不到一月就當場捉住了蕭廷遠，可是蕭廷遠花言巧語，說自己一定改邪歸正，結果老堡主相信了他。

「哪知蕭廷遠對此竟然懷恨在心，乘你爹不在堡內時，竟……竟姦汚了自己的大嫂。

「你爹曾成過兩次親，你這大娘受辱之後，當晚便自盡了。

「可是，你那位喪心病狂的二叔便逃之夭夭，你爹回來後，痛心之餘，四處尋找你二叔，哪知你二叔這回居然藏了起來。

「過了二十多年，他也沒露過一面，你爹以爲他自知罪孽深重，躲起來悔過了，其實他暗中活動，做了許多案子，竟然讓別人的女人來勾引自己的妹夫，硬是拆散了小姐的美滿婚姻。」

蕭越靜靜地聽着龍天南的敍述。

時至今日，他才總算明白了家裡曾經發生過的事。

驀地，他心中一驚，向龍天南問道：「龍伯，那我這位二叔後來去了哪裡呢？」

龍天南道：「他勾結了一些邪魔外道想奪『孤堡』堡主之位，但被老堡主所擊敗，可是老堡主又放過了他。從那以後至今，他就音信全無，再也聽不到了。」

蕭越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又陷入了沉思之中……

倏地，他抬頭道：「龍伯，我爹習練了『血手印』武功嗎？」

龍天南搖頭道：「這是本堡最大的禁忌，老堡主自然不會去犯這個規矩的。」

蕭越緩聲道：「那麼武林中有人知道這一點嗎？」

龍天南道：「這是本堡的事情，外界是不可能了解的。」

他說到這兒，突然刹住話頭，抬眼望着蕭越道：「堡主，你是在暗示……」

蕭越搖搖頭道：「我甚麼也沒有暗示。」

他語鋒突然一轉道：「咱們回去吧！在這次危機中，咱們『孤堡』必須領袖羣倫。」

說完，蕭越已向山下走去。

龍天南懷着滿腹疑問，跟在蕭越身後，他只覺得蕭越做事總是事先不示於人，但每次在人們驚奇時，他已很好地完成了。

＊　＊　＊

江鳳儀這幾天可眞是忙壞了。

她要安排接待衆多的江湖人物，的確不是件容易的事。

今日偸閒半日，便在花園中撫琴一曲。

琴聲流暢，忽而如喁喁私語，忽而如鐵騎奔馳，忽而又凄慘催人淚下，忽而又歡快有欣欣之意。

驀地，琴聲戛然而止。

琴弦已然斷了一根，江鳳儀將七弦琴推開，站起身來。

「小姐，怎麼又心煩了呀？」立在一旁的小紅輕聲問道：「莫非爲了英雄會的事嗎？」

江鳳儀長嘆一聲，搖了搖頭，道：「英雄大會的事已安排好了，我怎會爲此煩心呢？倒是這一個月來我一直在想，那樣對待兄嫂是否過份了些？可是，若不依從『誅心令主』，咱們『楓葉山莊』辛辛苦苦重建起來的基業又將被毀了。」

小紅道：「小姐爲甚麼不找蕭公子來商量呢？」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死神左玄和小峯打退了羣豪之後，接着「龍虎門」的叛徒楊威——自稱幽冥教主，也攻上來想奪取未曾學全的秘籙，同時也來了血女和鬼谷主，左玄見勢色不對，扶着小峯墜落絕命谷底，將刻在身上的秘籙人皮撕下來，將「龍虎門」掌門信物傳給小峯，才溘然逝去。楊康、血女，只找到左玄屍身，並無秘籙，才相繼離去……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谷

龍虎門後繼有人　幽冥教追查秘籙

這個時候龍虎門第三代掌門人康少峯，也來到了這個不祥之地。

鮮血、慘叫、死屍，絲毫改變不了他復仇雪恨的心，面對如此慘絕人寰的景象，非但無動於衷，偶而嘴角還會泛上一絲嘲笑。

正行間，發覺路旁草叢中有異，正想一探究竟，忽見裡面一下子冒出來三個人。

都是熟人：白龍莊主神劍衛道，次子摘星手衛宏濤，還有小燕姑娘。

小峯一見他們就有氣，往事使他充滿敵意，譏誚道：「三位躲在那裡幹什麼？是怕血女？鬼谷谷主？還是幽冥教主？」

話中有刺，刺傷了衛莊主的自尊，衝出來叱叫道：「放肆，老夫這一生還不會怕過那個，倒要盤查一下你小子來此作甚？」

康少峯詭笑一下，吐出來兩個字：「找人。」

「找誰？」

「就是你們三個！」

「有什麼事？」

「想教訓教訓你們！」

小燕姑娘一聽康少峯出言不遜，就要出手揍人，搶先撲上去，道：「小雜種，休說大話，迷魂樓命大未死，今天……」

一句「小雜種」牽動了康少峯的千仇萬恨，殺機滿臉道：「衛宏濤，你犯了小爺的禁忌，今天死定啦！」

話落招出，劈面就是一掌，登時砂飛石走，狂風如濤，摘星手衛宏濤連人家用的是什麼功夫都沒有弄清楚，根本來不及反擊，便被震得五臟離位，七竅流血，進了枉死城，做了糊塗鬼！

須知死神左玄乃一代奇人，功力已達爐火純青之境，今將數十年的性命交修之學全部導入小峯體內，康少峯的內力自然高不可測，與左玄生前並無二致，所差者僅實戰經驗與技巧運用上仍略顯生疏而已。

適才所用，本是神叟余千知傳授的降龍三絕招中的「飛雲瀉電」，但他此時內力充沛，威力增加十倍以上，萬博先生若是在場也會大驚失色，自歎弗如！

白龍莊主衛道做夢也想不到，這個不起眼的流浪兒會一下子變成武林高手，一掌劈死了次子宏濤，使衛家斷了根，絕了後，盛怒之下，立以迅雷之勢撲攻上去。

康少峯閃身避開，警告道：「嚴格說來，我們之間並無深仇大恨，略施小懲也就可以了，但小俠我出道之初曾發下重誓，誰敢罵我一聲小雜種，就要誰的命，絕不寬貸！」

神劍衛道拔劍在手，喝問道：「小子，你這一身功夫是從那裡學來的？」

「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莫非死神左玄當眞已收你爲徒？」

「是又怎樣？」

「那你就死定啦，本莊主要你的人頭，也要死神的人皮！」

「哼，只怕未必！」

「小子休說大話，還我兒命來！」

青鋼劍挽起一團劍花，分心就刺。

小燕姑娘嬌軀暴進，也並肩而上。

康少峯一掌劈死衛宏濤，信心已立，確知自己已是頂尖高手，見狀足不移位，臉不變色，一字一句的道：「薑是老的辣，說來說去還是不敢說出那三個字來，不過，兩聲『小子』也不能讓你白叫，賞你一個嘴巴子，略示薄懲！」

發掌橫掃，先破去來招，然後欺身疾進，啪！的一聲，脆生生的打了衛道一個嘴巴子。

這一掌不輕，臉腫、血流、頭歪，還掉了三顆牙。

小峯出世以來，便備受欺凌，性情大異常人，今日藝成出道，滿懷恨世之心，裝滿了一腦子的仇與恨，血與債，一掌攻畢，與猶未盡，以挑釁的語氣道：「老傢伙，怎麼樣？服不服氣？不服氣再罵幾句試試。」

至此，衛道已明白，這小子必有奇遇，自己的功力相去甚遠，縱有一千一萬個不甘心，也只好認了，畢竟生命比面子重要，拉着小燕就走。

康少峯可樂歪了，耀武揚威的吆喝道：「識時務者是俊傑，算你聰明，見到你的老朋友黑虎莊主趙峯的時候，別忘打個招呼，叫他說話要小心，別跟自己吃飯的傢伙開玩笑。」

衛道祖孫甫行三步，右側山坡上箭也似的射來兩人。

一個是海天狂客孫道明。

另一個是萬里飛熊石磊。

二人來勢極快，瞬間已至眼前，海天狂客孫道明抱拳爲禮道：「衛莊主，呂大俠命衛兄在這附近搜尋死神左玄的下落，可有發現？」

神劍衛道掃了康少峯一眼，道：「沒找到姓左的，倒是曾眼見血女到處瘋狂殺人，單是在這附近就殺了好幾個。據傳死神已死，人皮也被人剝走了，鬼谷谷主等人正在四處追殺。」

挨小峯嘴巴子，藏在草叢中躲血女的事則隻字不提。

萬里飛熊石磊左顧右盼道：「此事小弟也有個耳聞，絕命谷內上百條人命，多數都是死在血女手中，令人焦急的是，至今仍不知銀圖落在何人手中，呂大俠傳下令諭，說如不能在一個時辰之內找到剝去人皮之人，應即退出絕命谷，從長計議，以免造成更大傷亡。」

海天狂客孫道明一眼瞧見倒地身亡的衛宏濤，臉色大變，來不及出言追問，白龍莊主衛道搶先說道：「血女和鬼谷谷主兇殘成性，此乃人所共知，但不知另外那三個黑衣蒙面的神秘人物是何路數？」

石磊、孫道明也正爲此困擾，忽聞有一個沙啞的聲音接口道：「那三個黑衣大漢中，瘦的是『吸血鬼王』，矮的是『攝魂判官』。」

發話之初，還不曉得人在那裡，話一落地，人也到了，乃冷面人魔夏宏光的手下大將——九頭神鷹崔斌、鐵嘴神鵰易明。

海天狂客孫道明還禮道：「吸血鬼王、攝魂判官之名，江湖早有傳聞，最近武林中遭人暗殺者，其殺人的手法幾乎千篇一律，都是用一支白骨劍，穿心吸血而亡，死狀極慘，據說皆出自這兩個惡魔之手。」

九頭神鷹崔斌想了想，道：「不錯，事實確是如此，十幾年來大家都說鬼谷主殺人如蔴，却很少人知曉所有遇害之人十之八九是死在吸血鬼王、攝魂判官之手，而非鬼谷谷主所爲。」

這事大出諸俠意料之外，沒料到江湖上還有比血女、鬼谷主更狠毒的人。尤其肆虐多年，竟能密而不宣，越發叫人不寒而慄。

神劍衛道神色凝重，追問道：「崔兄可知吸血鬼王和攝魂判官的出身來歷，以及跟他倆在一起的另一名黑衣人是何方神聖？」

九頭神鷹崔斌吞吞吐吐道：「這個……」

這下可把他問住了，這個了半天還是說不出那人的名和姓來。

康少峯嗤之以鼻道：「哼，連這個都不知道，還走什麼江湖，賣什麼見多識廣，告訴你們長長見識，吸血鬼王和攝魂判官是幽冥教的人，第三個黑衣蒙面人就是教主楊威。」

此話一出，全場皆驚，所有的目光全部投注在小峯一人身上，怎麼也想不透這個可憐兮兮的流浪兒會說出如此驚人之語！

尤其白龍莊主衛道反應格外强烈，心想：「楊威是老夫的乘龍快婿，小燕的生身親爹，多少年來音訊全無，莫非仍在人間？」

心中犯疑，不顧老臉查問道：「你說什麼？幽冥教主是楊威？」

康少峯冷眼相向道：「錯不了，幽冥教主確是姓楊名威。」

「你見過這個人？」

「當然！」

「是何模樣？」

「虎背熊腰，魁梧昂藏，生性詭詐，陰森森的一身鬼氣。」

「胡說，楊威為人文質彬彬，恭謹有禮，是一位正人君子！」

小峯曉得他們關係不同，小燕正是楊威的女兒，冷笑道：「衞莊主，你白糟塌了數不清的大米飯，白跑了大半輩子的江湖路，沒有摸清楚楊賊的底細，斷送了你女兒的一生幸福……」

這話傷人太甚，當着大家的面衞道的老臉實在掛不住，怒吼聲中，挺劍就攻。

挾憤出手，不料却帶來更大的屈辱，劍被奪走，震成三截，康少峯擲劍於地道：「別不知好歹，我康少峯想殺你易如反掌，最好放老實點，不要自尋死路！」

這功力，這言詞，那像是一個毛頭小子所為，在場之人俱感驚異萬分，不相信會有這種怪事發生。

海天狂客孫道明疑雲滿臉道：「衞莊主，這個小娃兒是誰？」

白龍莊主衞道心念電轉，忽生一計，道：「剝去了魔頭人皮的就是他，左玄很可能已收他為徒，得到了魔頭的全部眞傳。」

這話並非信口開河，事實上眼見康少峯一掌劈死次子宏濤，自己又挨了一巴掌，那時便已想到此子必有奇遇。時間上又恰巧是死神人死圖失，左玄已有傳人的消息甚囂塵上之際，多方印証，正好不謀而合。

此乃大事，衞莊主本不願宣揚，打算留存心底，另作計較，如今一語道破，無非是想借重羣豪之力替他出一口氣。

一語掀起千層浪，羣俠寧可信其有，全場一陣騷動，海天狂客孫道明、萬里飛熊石磊、九頭神鷹崔斌、鐵嘴神鵰易明，一個個爭先恐後的衝向康少峯。

白龍莊主連番受挫，本已心寒意冷，見大家如此神勇，膽子又大了起來，也與小燕一起攏上去。

康少峯負手而立，一副蠻不在乎的樣子，道：「各位意欲何為？」

九頭神鷹崔斌鼠目一翻，嘿嘿陰笑道：「好說，想借問一聲，死神左玄的人皮在不在娃兒身上？」

康少峯以冷得令人發抖的聲音道：「在怎麼樣？不在又怎麼樣？」

海天狂客孫道明冷哼一聲，道：「在就拿出來，不在就讓大家搜一搜。」

康少峯臉色一沉，怒溢雙眉道：「有種你就搜搜看！」

孫道明天生的火爆脾氣，虎吼一聲，道：「你以為老夫不敢？」

欺身進步，一手蓄勢待發，一手疾向康少峯懷中摸去。

銀圖秘籙乃武林瑰寶，誰個不想，那個不愛，大夥既怕孫道明輕敵吃虧，更怕被他捷足先登，佔了便宜，紛紛接踵跟進，伺機而動。

此刻的康少峯已非吳下阿蒙，頗具大將之風，面對六名高手，依然不懼不驚，手握殘琴，朗聲道：「不怕死的儘管上，小俠決定照單全收。」

孫道明一見殘琴，臉都嚇白了，道：「昔日神州一奇呂大俠和天下英雄數十人，大戰死神於百丈峯，老夫親眼見左玄就是以這把殘琴大逞兇鋒，三四十條漢子只有雙奇四老保住性命，看來眼前的娃兒準是老魔的衣鉢弟子無疑。」

鐵嘴神鵰易明亦有此同感，在飛來峯上就曾見死神用過此琴，用手肘撞一下九頭神鷹崔斌道：「崔兄，先下手為强！」

九頭神鷹崔斌應了一句：「後下手遭殃！」

哥倆好，寶一對，這兩位黑道梟雄心意相通，雙雙虎撲而上。

萬里飛熊石磊睹狀驚叫道：「兩位想獨吞可不成……」

話說一半，被殘琴嗚嗚之聲掩蓋，康少峯見鐵嘴神鵰易明攻勢凌厲，出手又辣，不禁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揚琴猛砸易明的腦袋。

小峯已是頂尖人物，易明那能消受得了，殘琴砸實，骨碎腦溢，連慘叫一聲的機會都沒有，便匆匆忙忙的上了黃泉路。

康少峯出手一擊，要了易明的命，嚇破衆人的膽，一齊後退三步，心頭一片冰涼！

小峯威風凜凜的道：「小俠本無殺人之心，是他自己找死，還有那位想要搜我的身？」

沒有，大家面面相覷，連大氣也不敢哼一聲。

九頭神鷹崔斌見易明已死，自己勢孤力單，取勝不易，決定以退為進，把冷面人魔夏宏光請來，或可旋乾倒坤，大獲全勝。

去意一生，立即抽腿，一聲不響的掉頭離去。

海天狂客孫道明知事有蹊蹺，道：「姓崔的是黑道上的智多星，夏宏光的軍師，歪點子最多，他這一去……」

猛聽萬里飛熊石磊截口道：「糟了！吸血鬼王來啦！」

果見一旁山坡上一個骨瘦如柴，手握白骨劍的黑衣蒙面大漢狂奔而來。

吸血鬼王是個殺人魔王，誰也惹不起，大家有志一同，拔腿開溜。

很不幸，一切為時已晚，吸血鬼王的速度比他們想像中還要快，

孫道明、石磊、衞道僅僅才走了三步，吸血鬼王已如風而至，白骨劍橫置胸前，陰惻惻地冷笑道：「想逃？哼，飛也飛不了，怕死的就乖乖的站着別動，讓鬼王我來搜。」

不管別人反應如何，話一出口，便朝萬里飛熊石磊走去。

石磊倒抽一口寒氣，道：「吸血鬼王，你想幹什麼？」

吸血鬼王胡言亂語道：「放心，不會抱你上床，是搜身。」

左手一伸，眞的往石磊懷中摸去。

石磊乃武林四老之一，見他言詞冷傲，出手大膽，根本沒把他放在眼裡，頓覺羞憤難當，大呼小叫道：「站住！武林中人才輩出，還輪不到鬼王來張牙無爪，石某也不是好惹的人！」

盛怒之下，不遑多想，揚腕吐力，「夜半猿啼」、「魂斷巫山」，接連攻出二掌。

吸血鬼王連聲冷笑，好似厲鬼哀鳴，白骨劍一抖，寒氣四射，陰風大作，隱約中似有鬼哭之聲，衞道、孫道明本欲馳救，奈何尚未付諸行動，萬里飛熊石磊已命喪白骨劍下，變成一隻死態了。

孫道明和石磊同屬四老中人，唇亡齒寒，休戚與共，怒不可當道：「鬼王，你好狠的心，老夫和你拚啦！」

式行「春雷乍展」、「雨驟風狂」，分襲鬼王上、中二盤要害。

吸血鬼王眉尖一挑，白骨劍「橫掃千軍」，輕描淡寫的就把孫道明掃退一丈五六，道：「你想死也別太性急，等本王把姓石的收拾清楚後，自會輪到你。」

探手石磊懷中，什麼也沒有搜到，吸血鬼王自言自語道：「哼，武林四老，吃飯睡覺，諒也沒有剝下死神人皮的本事！不過，苦修一輩子，功力總還多少有一點，就此與你同朽，未免可惜，還是讓本王代你收起來吧。」

刷！的一聲，白骨劍畢直插入石磊的丹田之內。

才一轉眼的工夫，萬里飛熊石磊的屍體便白蒼蒼的一點血色也沒有了，頭髮也大片的脫落，皮膚開始萎縮，彷若一隻脫水蘋果。

康少峯看得心驚肉跳，這時候才明白，吸血鬼王的白骨劍所以會陰氣森森，隱約中似有鬼哭之聲，便是因為他用死屍來練功的結果。

孫道明被吸血鬼王逼退，本就涼了半截，今見他這般狠毒，連屍體都不放過，更加驚懼，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咬一咬牙，轉身就走。

不幸，尚未脫離虎口，又遭狠吻，迎面來了另一位殺人魔王攝魂判官，劈面就說：「想溜？門也沒有，石磊的鬼魂不遠，你走快點也許可追得上。」

海天狂客孫道明心知吉少兇多，頓生同歸於盡之心，置自身死生於不顧，拚命搶攻，想拉一個墊棺材的，那知，白忙一場，根本不是攝魂判官的對手，僅一個照面便魂歸離恨天。

攝魂判官殺人的手法，與吸血鬼王如出一轍，搜完身後也將白骨劍插入孫道明的丹田內。

不大工夫，萬里飛熊石磊、海天狂客孫道明的屍體，先後血枯、髮脫、皮落，變成人肉乾，而曾名噪一時的武林四老，亦就此從江湖上除名。

二鬼相繼拔出白骨劍，相視一笑，得意非凡。然後，一個走向白龍莊主神劍衞道，一個走向康少峯。

攝魂判官三角形的獐目瞧了衞道一眼，道：「衞莊主，現在就輪到你了，但也不是非死不可，還有一線生機，如肯將銀圖秘籙、龍虎玉符雙手獻出，或者指出落在何人之手，我家教主一高興，說不定另有你的好處哩。」

把衞道當作了囊中物，伸手就往他懷中摸。

衞道閃身避開，道：「你們教主可是叫楊威？」

這話問得突兀，攝魂判官愕然一楞，道：「看不透你這個糟老頭頗有點見識，竟能喊出本教主的名諱來。」

一頓，又補充道：「這一來你可慘啦，我家教主有個規矩，凡是喊出他姓名的人，必須割舌挖眼，永遠不見天日！」

衞道端起了架子，神氣而又倚老賣老道：「你們楊教主乃是衞家的乘龍快婿，休在我老人家的面前張牙舞爪，否則……」

話還沒有說完，二鬼已笑歪了嘴，狂笑好一陣工夫後，攝魂判官始道：「衞莊主，開什麼玩笑？我家教主只不過跟你女兒玩玩而已，何必當眞，更不該攀親拉戚，亂認女婿，事實上他玩過的女人多如牛毛，假如大家都像你這樣，武林中的老頭兒豈不要有一半以上成為我家教主的老丈人？本王的這把白骨劍也就別想再大展神威了！」

另一邊，康少峯因不齒石磊、孫道明一再結夥對付恩師，剛才又企圖搶奪，恨意猶存，是以袖手旁觀，未施援手，及見二鬼連殺兩人，猛然想起師父叫他速離絕命谷的遺言，正欲轉身離去，吸血鬼王已近在眼前。當下冷然一哂，首先開口道：「怎樣？是不是也想搜一搜區區在下小俠我？」

吸血鬼王沒料到這個娃兒如此大膽，定目多看了幾眼。

這一看不打緊，發覺此子神采飛揚，英氣逼人，明眼人一看即知是身懷絕技之人，心中詫異，口中陰笑道：「沒錯，你說對啦，鬼王我正有此意。」

康少峯很大方，吐字如刀：「有膽子就搜吧！」

吸血鬼王大怒道：「哼，天下還沒有本王不敢做的事，你他媽的站好啦。」

右劍橫胸待發，左掌閃電摸去。

康少峯恨楊威透頂，影響所及，對二鬼也深惡痛絕，正想找一個人來開刀，以收殺鷄儆猴之效，乍然，呼嘯聲起，掌影如山，「飛雲瀉電」、「風聲鶴唳」、「倒轉陰陽」，一口氣將降龍伏虎三絕全部施展出來。

吸血鬼王早有戒心，一見苗頭不對，立即反手還擊，左掌右劍，辛辣迅捷，果然不是省油的燈。

小峯存心殺鷄儆猴，用足了十成功力，想取勝談何容易，吸血鬼王但覺掌影舖天蓋地而來，被一股剛猛强勁的暗力撞得七葷八素，馬步不穩，後退數尺。

吸血鬼王南征北討，所向無敵，慢說是落敗挨揍，就是能夠在他手中走上三五招的人也少之又少，如今居然栽在一個無名小卒手裡，怎不叫他大驚失色，引為奇耻大辱！

此事非同小可，攝魂判官也看呆了眼，忘了行兇殺人。

等於幫了神劍衞道一個大忙，從死亡邊緣撿回來一條命。

小峯先是一喜，轉念間又泛上一縷淡淡的愁意，心想：「我的功力在一日夜之內就超過吸血鬼王，差可告慰恩師。可是，他老人家一再叮囑，不可跟姓楊的硬拚，避之則吉，我頂多只能接下狗賊的十招，果眞如此，這個惡棍的功力簡直已經到出神入化之境，要到什麼時候才能打敗他，殺了他？」

吸血鬼王心有不甘，仗劍挑戰道：「門縫裡看狗，是本王低估了你，想不到會在絕命谷遇上高手，今天倒要好好的領教領教。」

攝魂判官也跑過來湊熱鬧，幫腔道：「娃兒胎毛未褪，乳臭未乾，竟敢與『無影二鬼』為敵，再不乖乖的俯首伏誅，管保叫你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

二鬼同時出劍，左右夾擊。

無影二鬼技深若海，殺人無數，同時自視甚高，聯手合擊這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小峯不敢大意，緊握殘琴道：「小俠本想留活口，一則幫我帶個口信給姓楊的，再則好讓別人有索仇討債的機會，兩位既然自己找死，我康少峯就成全你們！」

三個人短兵相接，眼看就要大打出手，有一個森寒冰冷的聲音破空傳來：「誰的口氣這麼大？死神、血女也不敢如此大膽！」

話落人現，正是幽冥教主楊威。

無影二鬼忙不迭地躬身為禮，恭謹至極。

幽冥教主楊威昂首闊步，步履間虎虎生風，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往二鬼面前一站，道：「找到死神左玄的徒弟沒有？」

無影二鬼同聲回答：「還沒有。」

「混帳，本教主已傳下『閻王令』，若在子夜之前仍未揪出來，大家就以死謝罪，不論付出多大代價也不許左玄的門徒活着離開絕命谷！」

「是！是！」

無影二鬼只有應是的份兒，不敢多言。

楊威冷電也似的目光從小燕、衞道身上掃過，罩定康少峯，道：「剛才是不是你在說大話？」

康少峯目注遠方，趾高氣揚，話還沒有出口，吸血鬼王搶着說：「教主，這小子有點眞才實學，屬下剛才一時大意，差點吃虧，我……」

本想說「我懷疑此人正是死神門徒」，卻被幽冥秀士楊威的吼聲打斷：「住口！幽冥教獨霸天下，武林稱尊，別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的威風，那邊涼快那邊站，這小子交給本教主來打發。」

二鬼諾聲自退，楊威打量一下小峯，道：「娃兒叫什麼？快將你的師承門派報上來，準備受死。」

康少峯怒目相向道：「想打就上，何必嚕七八嗦。」

「老夫手下從無無名野鬼！」

「小爺殘琴專打叛徒敗類！」

「娃兒休狂！」

「叛賊休矣！」

父子倆唇槍舌劍，各不相讓，動口不足，馬上動起手來，楊威衣袖一抖，立有一股罕見的暗力洶湧而出。

康少峯不躲不避，右琴「空谷傳音」，左掌「倒轉陰陽」，全力迎戰。

二人都是頂尖高手，內力極其驚人，三丈方圓之內狂風大作，砂飛石走，寸草不留，分分合合，才一霎時便已拚了八個回合。

彭！在第九招，兩股暗力終於硬碰硬的撞在一起。

康少峯身形一仰，蹬！蹬！蹬！後退三步，果然接不下楊威的十招來，內心十分懊惱。

幽冥教主楊威却足不移位，衣不飄袂，凝視着小峯手中殘琴道：「你會殘琴三絕？這把破琴是怎

麼來的？與死神左玄有何關係？」

小峯正為是否應該將眞實身份抖出來猶豫不決，白龍莊主衞道忽然跑過來說道：「你眞的是楊威？」

幽冥秀士扯一下蒙面巾，愛理不理的道：「難得衞莊主還沒有忘記楊某人。」

衞道聞言大喜，老淚縱橫道：「賢婿啊賢婿，自從你失踪之後，江湖謠言四起，衆說紛紜，一直生死下落不明，今天總算被我找到了，可憐我苦命的女兒沒有福氣，早已一命歸陰。小燕乖巧伶俐，則一直留在我們二老身邊。」

白龍莊主喜極而泣，抹一把老淚，拉着小燕姑娘道：「燕兒，他就是妳朝思暮想的爹，還不快過去行禮問安。」

小燕的淚腺也很發達，早已珠淚滾滾，跪到在楊威的脚前，哭訴道：「爹，女兒日日夜夜，無時無刻不在盼望我們父女能早日團圓，今日終於實現了，爹爹，爹爹……」

說到這裡，已泣不成聲，抱住楊威的腿直搖，再也聽不清說些什麼。

楊威是小燕的生父，同樣也是康少峯的生父，見小燕如此，小峯的心情也變得複雜起來，七上八下的不知是何滋味。

小燕情眞意切，字字血淚，孤女思父之情溢於言表，幽冥教主楊威却無動於衷，漠然以對道：「衞兄，這是怎麼回事？」

老丈人一下子降級為兄弟，衞道情何以堪，氣忿忿地吼叫道：「二十年前，老父把女兒許配給你，小燕是你的親生骨肉，難道你已經忘啦？」

楊威哈哈一笑，道：「哦，原來是這樣，要不是衞莊主提醒，本教主眞的忘記了。」

這種婚姻大事會忘記，未免太不近情理了，足証是個到處留情的浪蕩子，康少峯忍不住惡狠狠瞪了他一眼。

幽冥教主昂首望天，目不視人，接着又道：「當年的事只是興之所至，遊戲人生，你情我願，隨便玩玩罷了，衞莊主又何必當眞？」

言畢，是一陣冷漠、譏誚而又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笑聲。

這笑聲，這話語，多麼冷酷，多麼無情，刺傷了白龍莊主的心，刺傷了小燕姑娘的心，也刺傷了康少峯的心！

小燕的心碎了，夢醒了，想像中慈祥可親的親爹，原來是個魔鬼，哇！的一聲，放聲大哭起來，千言萬語，化作點點淚珠，汨汨的滾下來，雙手仍然抱着楊威的腿不放。

女兒的哭訴還是打動不了楊威的鐵石心腸，冷笑道：「去妳的，老夫一生獨來獨往，從無生兒育女之心，何況多年不見，妳娘可能早已另結新歡，別往本教主身上栽，更別認錯了爹！」

提脚用力一踢，將小燕姑娘摔出去一丈多遠，撞在一塊巨石上爬不起來了。

小燕的情形和康少峯幾乎一樣，睹狀感同身受，一股熊熊怒火在心中燃燒，緊握殘琴，已作好出手一拚的準備。

他恨，白龍莊主衞道比他更恨三分，臉色一陣青，一陣白，氣得全身發抖，撫胸跺脚道：「楊威，你這個人面獸心的狗東西，算本莊主當年瞎了眼，把冰清玉潔的女兒給你糟塌……」

楊威報以一聲冷哼，道：「這倒是句實在話，是你心甘情願的把黃花大閨女送上楊某的床，怎可反而怪罪起本教主來了。」

神劍衞道更惱更火，鬚髮怒張，暴跳如雷道：「楊威，二十年前老夫與小女被你的花言巧語所騙，鑄成大錯，事後得知你是有家室的人，奈何木已成舟，追悔莫及，只好委屈求全，無非是希望你能善待我女。不料，過沒多久，你便不告而去，據傳是被康雪梅勾引走的，從此以後便再也沒有你的消息，老夫還以為是康家的女兒橫刀奪愛，現在回想起來，你徹頭徹尾是個無耻惡棍，一切的不幸都是你一手造成的，雪梅無辜受辱，我女含恨而終，本莊主活了六十多歲，還不曾見過像你這樣的衣冠禽獸！」

楊威嘿嘿冷笑道：「衞兄，恭喜你，今天總算見到啦。」

白龍莊主望一眼死去的次子宏濤，倒地不起的外孫女小燕，把滿腔的怒火全部發洩在楊威一人身上，嘶吼道：「畜牲，老夫今天也不想活啦，索性和你同歸於盡！」

青鋼劍抖出萬朵劍花，「丹鳳穿雲」、「分花拂柳」、「寶鴨穿蓮」、「流星趕月」、「倒撒天網」，敞開自己的門戶不顧，一下子連攻五劍，果然擺出了拚命的架式。

幽冥教主楊威並未還手，閃身躍開五尺，道：「老匹夫，殺你易如反掌，念在當年把親生女兒送給我的份上，姑且饒你一死，趕快抱着腦袋瓜滾吧！」

衞莊主羞水已潑，憤火難收，五擊無功，再攻十招。

楊威睹狀大怒，殺機陡生，破口大罵道：「媽的，不識抬舉的老東西，給臉不要，偏要尋死，接招！」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呂不邪為段老爹治癆病耍陰毒，逼段柱子拿出滿天星藍寶石。段柱子自從得到寶石之後心情起巨變，不再聽父親勸導，收藏起寶石也不讓父親見到，眼見父親吃藥後生不如死的慘狀都不理。他自己的傷口也因上了藥而生蟲，癢痛難當，但他死都不肯交出寶石，以至父子喪生在呂不邪手上，寶石也被拿去，但呂不邪也因此而遭殃……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奪魂血咒



夫妻反目為寶石　夜探醫家遭傷害

那李用與李石增二人為了藍寶石之事，早已向李存正報告過了。

李存正只在想着那段柱子會來李家寨借過銀子，又說這幾日就會來還的，那麼何不在寨中等他到來再計較。

李存正也不許李用二人再去糾纏段家父子二人，只不過李家寨的人左等右等終不見段柱子的人前來，李用急了，就在李存正面前獻計。李用說段柱子二十歲，正是想女人的年紀，不如由兩位姑娘去探探實情。

李存正也覺不對勁，都四五日了，還不見段柱子到他的李家寨來。

於是，李存正採用了李用的計謀，便把李紅與李蘭二女派去段柱子住的深山中了。

二女找了大半天才發現大茅屋，高興得拍手笑了。

那李紅是大姐，她拍手笑道：「妹子呀，快點跑，到那茅屋去看寶。」

李蘭道：「聽說是個無價寶，萬兩銀子也不賣，咱們瞧瞧去，看看到底是什麼寶。」

二女便在嘻哈聲中花蝴蝶似的奔向大茅屋來了。

* * *

秋風起兮寒意濃，席捲樹葉有霜意，山鴉枯變有分明，人間又添白頭翁。

這是什麼意思呀，無奈的淒涼味令人不愉快，只不過當二女來到了茅屋前，立刻有一股比秋風更寒的意味襲上身來，好像有鬼的樣子。

那李紅先是稍稍的低聲問：「喂，有人在嗎？」

當然有人在，如果她們早來一天半，這兒不但有人，而且是有活人，他們顯然是來晚了，而今屋子裡只有死人。

不錯，是兩個死人，而且死狀甚慘。

只見那段長根半張臉斜貼在地上，他在斷氣前又吐了幾口鮮血來，半張臉龐便泡浸在那灘血裡了。

段長根的一隻眼睛幾乎脫出眼眶來，那張大嘴也無奈的張大得幾乎可以塞入個拳頭。

他死得不甘心，到手的一千兩銀子，那是他窮苦一生也未見過、摸過的大數目，只那麼瞬眼間又被呂不邪奪走，眞的死不瞑目了。

再瞧段柱子，嘆，小伙子就是有那麼個狠勁：右掌中抓的兩個卵蛋，好像快被他揑扁了似的有白色漿水流出來，段柱子身上的傷口處有虫在蠕動，那是因為呂大夫為他敷的藥中有香甜之味，才引來一羣山虫在啃吃，他的臉也歪了，嘴也咧了，雙目好像也流出了血，只不過他咬牙，而且咬得十分緊，那當然是他到了最後一口氣拚力的結果了。

呂不邪就是重傷在段柱子這股狠勁上。

於是，人們應該想到那顆原本天下無雙美侖美奐的「滿天星藍寶石」上附的惡毒血咒，馬夫人在臨死之前的詛咒該有多靈驗了。

只可惜人們永遠也不明白，這世上還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太古怪了吧？

其實這世上眞有不少古怪，這種事情天天都在發生，甚至就在你的週遭發生，只要人們稍加留意就知道了。

* * *

此刻，打從李家寨來的兩個女嬌娃在一陣猶豫之下，李蘭對她堂姐道：「姐，推門進去瞧瞧！」

李紅皺眉道：「大妹子，妳聞一聞！」

「聞什麼？發霉味道。」

「不是霉味，是血腥味！」

「血腥呀，妳嚇我不是？」

「是血腥，妳再聞一聞。」

李蘭果然抽動鼻子仔細聞，忽然一聲叫，道：「喲，姐，眞叫妳言中了，酸又臭的血腥味呀。」

李紅道：「莫非他父子二人……死……了？」

李蘭突然出掌猛一推，「轟」的一聲門開了，外面陽光照進去，二女吃驚的道：「天爺，死了呀！」

李紅叫着當先進屋內，地上的血已變得暗紅了。

李蘭拔劍在手，她跟着李紅也進了門，她也鎖上了眉頭，道：「血味膿，這兒床上地上盡是血！」

李紅道：「大妹子呀，咱們來晚了。」

李蘭道：「妳是說那藍寶石？」

李紅道：「咱們就是為藍寶石而來的呀！」

李蘭走到床前，見段長根的屍體慘狀，道：「姐，此人死不瞑目！」

「許多人死不瞑目，因為沒有人願意死！」

「可是他的模樣同一般死人不一樣，他……」

李紅已站在段柱子屍體前，她低頭看了又看，嘆口氣，道：「是他，這年輕人，幾乎變成咱們的丈夫！」

李蘭忙走過來，她低頭看了個仔細，道：「可惜，可惜，咱們李家寨那麼多年輕人就沒人比他壯而美的了，姐，我就是喜歡這一型的男人，可惜……」

李紅道：「如果他們活着有多好？」

她再看了大茅屋，又道：「我們可以把這大茅屋拆了重新蓋成紅瓦屋，圍上院牆種果樹，白天我們陪他山上去打獵，回家咱二人侍候公公多愉快，妳生子我來養，一家樂陶陶多好呀！」她沉醉了。

李蘭突然道：「姐，妳瞧！」

李紅立刻自幻想中會過意來：「瞧？瞧什麼？」

李蘭已指着半明半暗處，道：「地上用血劃的什麼呀，妳來瞧。」

李紅低頭仔細瞧，口中唸道：「口口大……天……」

原來段柱子把「呂大夫」三個字寫得十分走樣。

段柱子本來識字不多，再經過一場拚命掙扎，寫的血字就走樣了。

李蘭與李紅併肩低頭再細看，李蘭還叫着：「口口大天是什麼意思？」

李紅道：「這必是暗記，說不定與藍寶石有關係。」

李蘭道：「對，對，這是他死前留下的暗記，他死了，寶沒被殺別人取走，所以他才會留下這四個字來。」

李紅道：「也是要來人為他們收屍了。」

李蘭道：「姐，咱們好好想想，這口口大天是什麼個意思呀？」

於是，這二女低頭苦思起來。

她二人把段長根的屍體先用被子蓋上，面對死人是不太自在的。

她二人沒把段柱子屍體蓋上，因為二人還得研究，而且她二人原是打算色誘段柱子的，如果段柱子不死，而且段柱子願意以藍寶石為聘，她二人就是段柱子的妻子了。

那李蘭的心中就可惜與段柱子無緣份。

* * *

李紅與李蘭二女苦思不得其解，李紅便拉着大妹子走到門外面。

李紅看看附近，道：「這口口大天難道是個地方？」

李蘭道：「我實在想不通。」

李紅道：「看附近山勢，甚麼地方像口口大天呀！」

李蘭道：「這兒山連山峯接峯，根本沒有口口大天的地方。」

李紅與李蘭急得敲腦袋，那李蘭甚至指着屋內的段柱子屍體叫：「你搞甚麼鬼名堂，劃個記號叫人猜。」

那李紅坐在階石板上，她弄了個石頭在地上劃！

李紅把「口口大天」四個字寫在地上，她還皺眉直搖頭。

李蘭愁眉苦臉的道：「甚麼意思嘛！」

她似乎生氣的也坐在地上，開

始把口口大天四個字一陣亂塗。

猛古丁，她怔了一下，道：「姐，妳看這口口二字合在一起是甚麼？」

「呂！」

「對，呂字！」

李紅搖頭道：「更難懂了，甚麼叫『呂大天』呀，不成話嘛！」

李蘭也覺得不對勁，失望的把石頭砸在地上，道：「煩死人了，臨死還給活人出了一道難題。」

李紅突然道：「大妹子，李用向寨主大伯提過，甜水鎮上是不是有個呂大夫？」

「有呀，姓呂的開藥舖！」

李紅道：「姓呂的也知道藍寶石的事情！」

「對，寶石就在他家後院弄出來的！」

李紅道：「難道這口口二字眞是呂字？」

李蘭道：「姓呂的並沒打那藍寶石的主意呀，這是李用說過的！」

李紅冷笑道：「不叫的狗才眞咬人！」

她突然把那個「天」字劃出頭，又道：「大妹子，妳瞧瞧，這四個字稍加移動之後，成爲甚麼字了！」

李蘭已唸道：「呂大夫！」

「哈……」李紅仰天笑了。

李蘭也笑道：「我說嘛，段柱子他會甚麼機關暗記呀，原來他這三個字也寫得走了樣！」

李紅道：「八成就是那呂大夫奪了寶又殺了人！」

李蘭道：「走，咱們在死者身上找找看，也許還會發現些甚麼！」

李紅道：「當大夫的善用藥，去瞧瞧！」

二女立刻又奔回屋中了。

＊　＊　＊

段長根的身上無奇處，他瘦得皮包骨，癆病纏身是會叫人活得很苦。

二女在段長根身上沒發覺甚麼，因爲段長根吃藥，段長根也沒受外傷。

二女又走到臥在血水中的段柱子，於是……

於是李蘭當先發現一件怪事情。

她見段柱子的右手壓在身子下，而且壓得好像在躲甚麼似的，她使勁的拉出段柱子的右臂來。

她驚呼地舉着段柱子的手腕，道：「好大的拳頭！」

原來她看的是一隻血手，尚未看到段柱子的手上正緊緊的握着兩個快捏扁了的男人卵蛋。

李紅蹲下仔細看，她喃喃的道：「他握有東西呀！」

李蘭驚喜道：「莫非是那顆藍寶石嗎？」

她二人把那玩意兒當成寶石了。

李紅驚喜過望，道：「太好了，眞的是得來全不費功夫，哈……」

那李蘭已抓緊了段柱子的拳頭用力的搬弄着。

那是段柱子臨死的最後一股力量運在拳頭上，其力道何其的大，可以說幾乎是鐵箍一般堅實。

李紅道：「我來搬弄他。」

只不過李紅搬了一陣，喘息的道：「眞緊，眞怕人把他的寶石奪走！」

提到寶石，李蘭道：「姐，用劍吧，這是沒有辦法地辦法了！」

「用劍會傷了寶石呀！」

「我小心的割開，妳放心啦！」

李紅放開手，那李蘭便以劍把段柱子的右手一根指頭一根指頭的切割着。

眞慘，人死了還被如此的折磨，馬夫人的詛咒啊！

而段柱子才擁有藍寶石不過數天，只因爲段柱子一心擁有這顆無價之寶的滿天星寶石，才會受到馬夫人那惡毒的詛咒，誰會想得到呢？

李蘭終於在切下段柱子兩根指頭後才把段柱子掌中的東西弄出來。

那東西上還有一塊碎布，當然那也是呂大夫褲襠下的布塊，只因爲段柱子發出人類的最大本能，便褲子也被他扯下來了！

「姐，他用布包着吶，妳瞧，是圓圓的！」

「快打開來咱們先瞧瞧看，到底是甚麼寶！」

李蘭匆忙的把那塊破布打開來了。

二女只低頭爭瞧間，立刻神色大變。

那李紅吃驚的道：「這是甚麼東西呀！」

李蘭道：「這不是藍寶石，是兩個肉球嘛！」

李紅與李蘭二女是大姑娘，她們還眞的不知道這是甚麼玩意兒！

二女看了又看，還用手指去觸摸，相互一瞪眼，也同時一聲低呼：「沒見過。」

當然沒見過，便是一般男人又怎麼見過脫離身子的兩隻卵蛋模樣兒！

李紅想了一下，道：「大妹子，咱們把這東西包好帶回去，給寨主大伯定奪。」

李蘭點點頭道：「咱們還得趕快走，趕着天黑以前回到李家寨。」

李紅道：「原是打算去甜水鎭

的，找那呂大夫談一談，如今有了這兩個肉球，還是先回去吧！」

李蘭道：「這裡怎麼辦？這屍體……」

李紅道：「弄個被子也把這小子的屍體蓋起來，也許寨主還會再來查看的！」

李蘭又取了一張破棉被把段柱子的屍體像他爹的屍體一樣蓋好了，這才喃喃的道：「段兄弟，你安息地，如果你命長，咱們就是好夫妻，只可惜呀！」

李紅已往門口走出去，她在門口回過頭道：「大妹子，快走呀，這兒陰風起兮鬼影兒就要出現了！」

李蘭果然躍出茅屋門，她對李紅道：「姐，妳就是喜歡嚇人！」

李紅呵呵笑，道：「且快回去，大家研究這是怎麼一回事吧！」

兩個姑娘拔腿便往山下走去。

＊　＊　＊

李家寨就在甜水鎭的西北方不過三十多里地的一條小河附近，甜水鎭有集日，逢單開市，而李家寨的人就會逢單日去甜水鎭趕集市。

這日是雙日，一條通往李家寨的大道上不見人，倒是枯葉成堆在大道上滾動得沙沙响。

從河對面走來兩個人，那可不是別人，乃李紅與李蘭兩姐妹也。

二人已快走上那條用五塊厚木板搭起的橋了，就在這時候，只聽一聲大叫：「喂，你們回來了呀！」

二女抬頭看去，只見是李用奔來了。

李用走到橋的另一端停下來：「喂，妳們找到段家公子的住處了？」

李紅在橋上邊走邊道：「你呀，你想也想不到出了什麼怪事了。」

李蘭接道：「完了呀！」

李用吃一驚，道：「完了，藍寶石完了？」

二女已下了橋，那李用又道：「喂，快說呀，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李蘭道：「人都死光了。」

李用大驚，道：「妳說什麼，誰死光了？」

李紅道：「段家父子死了，而且死得十分慘。」

李用道：「藍寶石呢？」

李紅把手一伸，道：「只找到這麼兩個肉球。」

李用道：「什麼肉球？」

李紅道：「回去寨內見了寨主大伯就明白了。」

李用不再多問，陪着二女匆匆的進入那座有一半搭建在一道斷崖邊的李家寨。

三人自寨前小門剛走進去，只見那李石增與七八名大漢正在一個不算小的廣場上舞劍吶！

李家寨寨主黃山劍客李存正年已六旬，以一口百煉精鋼三尺青鋒名揚黃山方圓三百里，年輕時仗劍走江湖，半百以後就很少出門了。

此刻，李石增也收劍過來了，陪着二女的李用沉聲對李石增道：「死了！」

「你說誰死了？」

「段家父子呀！」

李石增也怔住了：「這怎麼可能呀，是何人幹的？」

幾人一同進入一道大院，正面大廳前有兩個年輕人在鬥鳥吶！

這二人正是李存正的兒子，一個叫李正孝，另一個名叫李正忠。

李正忠見李家兩個大妹子走回來，笑問：「找到什麼寶石沒有？」

李正孝還開玩笑的道：「莫非那小子見二位大妹子不夠瞧，被人轟回來了？」

「哈！」李正忠笑了。

＊　＊　＊

就在這時候，只見正廳上走出個紅面長夾袍老者，這老者的手上還有兩個大鐵蛋有鴨蛋那麼大在旋動着。

這老者不是別人，乃黃山劍客李存正是也。

李老頭身材甚是雄偉，他宏聲問道：「妳們去見了姓段的嗎？」

李紅與李蘭已是上前，二人向老人福了一福，那李紅道：「寨主大伯，大事不太妙！」

廳上傳來李夫人的聲音，道：「進來說呀！」

一行人走入正廳內，李存正道：「坐坐，大家都坐下來說話。」

李紅不坐，她舉着兩個肉球走到李存正面前，道：「老爺子呀，咱們在那死了的段小子手中找到這兩個怪物，就是不見什麼藍寶石。」

李存正接在手中猛的一瞪眼：「這是……」

他看看左右，對李用與李石增二人，道：「你二人快跟我來。」

李用與李石增二人怔怔的跟上去，三人來到大院一隅，李存正才把兩個肉球攤在手上，道：「你們看這是什麼東西？」

李用手指在撥弄，李石增看得直搖頭。

李存正道：「如果是人身上的東西，這就是男人的下面那卵子呀！」

他此言一出，李用驚呼道：「對，對極了！」

李石增道：「會是誰的？」

李存正道：「必是那欲搶段柱子寶石的人。」

他臉色一寒，又道：「只怕藍寶石已被這人弄走了，否則此人不

會出手殺人。」

「寨主大伯，你這話對極了，寶不到手這人是不會輕易把段家父子殺死的，這人眞狠！」李用有些後悔。

李石增也頓足道：「咱們把機會錯過了。」

李存正道：「我剛才也猜到這是男人卵蛋，所以我不便在兩個丫頭面前指明，叫你們出來觀看的。」

他把兩個變了形的卵蛋再細看，嘆口氣道：「把這兩個卵蛋抓下來，這小伙子的手力夠大的了，只不過這個受了重傷的人又是誰？」

李用道：「咱們再問二位大妹子去，看她二人還有什麼發現。」

李存正道：「進去問話，休提這東西是什麼，免得她二人害臊。」

李用與李石增二人忙點頭。

就在這時候，李家寨的總管李兆升走來了，李紅就是李兆升的女兒，他也是李存正的堂兄弟。

李兆升人還沒到先已叫了：「李紅、李蘭二人回來了？」

李存正道：「在廳上。」

於是一行四人又回到大廳上，那李紅已叫了一聲：「爹！」她還走近李兆升。

李存正看看二女，道：「妳二人還發現些什麼？」

李蘭道：「除了兩顆肉球之外，就是那段小子身邊地上亂七八糟的寫了幾個字。」

她此言一出，李存正立時精神一振。

李石增急問：「那小子在地上寫的什麼字？」

李紅搶着道：「我來寫給大伯看。」

她取了紙筆寫的是「口口大天」，得意的道：「這幾個字呀，你們猜什麼意思？」

一邊的李蘭哈哈笑了。

於是大伙圍着看，看了半天不知什麼意思。

李用想了想，道：「口者吃也，大天乃天牌也，莫非這小子同人打賭輸了藍寶石，他上了老千的當了？」

他這麼一解釋，笑得二女前仰後合。

李存正道：「這可不能亂蓋，什麼賭牌九呀，這其中必有玄機。」

李石增道：「我以為段小子是把他的藍寶石藏在這『口口大天』裡了，咱們只要猜到地方，必能找到寶物。」

李存正仍然皺眉，但二女却又哈哈笑了。

二女笑得帶幾分玄，李存正已瞧出來了，但李兆升却對他的女兒李紅道：「笑什麼，難道妳們已知道這四個字的玄機？」

李紅道：「一開始我們與各位一樣的弄不懂這四個字是什麼意思，但當我們在地上亂畫一陣子……」

她果然以筆代石在紙上亂寫，然後笑道：「我們突然發覺這不是四個字，是三個字。」

李存正雙目一亮，道：「三個字呀，甚麼三個字？」

李用也急問：「快說呀！」

李紅道：「你們瞧，兩口是個呂字，這大字與天字並非大天，如果把天字出個頭，就成了大夫了！」

李存正唸道：「呂大夫！」

「叭」的一掌拍在腦袋上，李用頓足道：「不錯，不錯，甜水鎮上的呂大夫知道這回事，娘的老皮，他還同我競標要買藍寶石吶！」

李石增怒道：「一個大夫，他甚麼東西，走，把寶奪過來，他若不答應，咱們把他送官，就說他謀寶害命。」

李存正冷冷道：「等等，這麼一來，咱們甚麼也得不到了，休忘了咱們的目的就是寶！」

他叫大伙安靜下來，又道：「首先，咱們得派人去甜水鎮找那呂不邪，看一看他的人是不是完整的！」

他話落，李紅與李藍二女吃驚的相互一瞪眼。

李藍道：「寨主大伯，你是說這兩個肉球是那呂大夫身上的東西呀，那是……甚麼？」

李紅已會過意來，半帶羞的道：「知道啦，唉，怎麼一路上就沒想到那東西是男人種子呀！」

李用也不笑了，他起身對李存正道：「寨主，我立刻去甜水鎮找呂大夫！」

李存正道：「見了呂不邪，你就說我請他來一趟，出診費我加倍。」

李石增道：「我也去！」

李存正道：「立刻上路！」

於是，李家寨中有了安排，那黃山劍客李存正心中忿怒，呂不邪膽敢在他的勢力範圍內亂殺人！

* * *

甜水鎮的呂家藥舖門仍然開着，只不過舖內的三個伙計守在前面不離開，上門抓藥是可以的，上門看病等幾天，因為呂大夫出遠門為人看病去了！

* * *

有個女人盤腿坐在呂家藥舖內的桌邊上，這個女人不是別人，乃呂不邪的大老婆是也。

呂夫人守在藥舖裡不看病，如有病人上門來，她總是笑逐顏開的

一句話：「大夫下四鄉義診行善去了。」

只要她在舖內擋駕，誰會直往二門後院闖？

這光景到了第三天上，呂家藥舖仍然照常把門開，沒多久便有兩個大個子走進來了。

這二人正是李用與李石增。

李用開口大聲吼：「大夫，大夫呢？」

呂夫人迎上來笑呵呵：「喲，你的嗓門像打雷呀，找咱們大夫呀！」

李用道：「是李家寨來的，咱們寨主請你們大夫去一趟，診費加倍給。」

呂夫人笑笑，道：「喲，李爺來得不巧了，我們的丈夫不在家。」

李石增帶點忿怒的道：「不在家？」

呂夫人道：「是呀，下四鄉義診了，每年如此，為的是積德行善呀！」

李用道：「咱們從沒聽過呂大夫有這一套，他會下鄉去為窮人義診呀！」

呂夫人一瞪眼，道：「這是甚麼話，幹好事也要掛在嘴邊宣揚呀？那是你們李家寨人幹的，我的丈夫為善不予人知，你以後就知道！」

李用還要說甚麼，却被李石增攔住。

李石增衝着呂夫人露齒一笑，道：「算了，大夫不在也是沒辦法的事，咱們回去了。」

他推着李用往門外就走，李用還不甘心吶！

* * *

那李石增與李用二人走出甜水鎮，李用道：「兄弟，你相信那婆娘的鬼話？」

李石增道：「我要相信我是大王八！」

「那你為何把我拉出門？」

「咱們能去搜人嗎？咱們是請大夫的，又不是官家抓人，能進去搜人？」

李用道：「我就是想往他們後院走進去！」

李石增道：「別忙，咱們等天黑！」

李用道：「天黑以後再上門？」

李石增道：「天黑以後咱們上他們的後門，由後面上牆進入他們的後院中，在不在家一看便知，又何苦同個女人糾纏不清的。」

李用重重點頭，道：「你說得對，咱們夜裡摸進去，姓呂的如果在，咱們設法整了他。」

李石增道：「如果機會好，咱們就奪寶！」

於是，這二人找了個地方歇下來，準備夜間辦這件令人吃一驚的大事情了！

* * *

夜原是應該清靜的，令人心平氣和的，然而夜却也是江湖人的好時光，多少人靠夜裡過生活唷。

多少人也把夜當成了發財的時辰，那不只是夜可以把一個人偽裝掩護起來，而且也能把人性的另一面抖露出來，且又抖露得淋漓盡致。

梧桐樹下坐着的兩個人就是在等候着夜的到來，是的，李石增還在罵老天吶！

「操，日頭落山老半天，他娘的還不趕快天黑呀！」

李用閉目在養神，道：「急甚麼，老天總要黑的！」

李石增道：「深秋快初冬了，白晝還是這麼長，我操他娘的好像老天同咱們卯上了！」

李用道：「你就是這張飛脾氣，何不靜下來養養神，二更天才有精神。」

李石增道：「我問你，如果姓呂的果真不在家，你說說，咱們怎麼辦？」

李用道：「那也只有等這郎中回來了！」

李石增道：「如果呂不邪能下四鄉義診，我以為那兩個卵蛋就不是他的了！」

李用點頭一半，忽然又搖頭道：「不對，如果不是呂不邪的卵蛋，段柱子那小子為何在地上血書呂大夫三個字呀？」

李石增不開口了，兩個人又是一陣沉默。

於是，天黑了，八月節過了十二天，月牙兒像個螢火蟲也似的不見亮。

李用對李石增道：「走，咱們摸進呂家藥舖的後大院，娘的，呂不邪這老傢伙他最好不在！」

兩個人大步走進甜水鎮，鎮頭上幾戶人家門已關得緊，便簷下燈籠也收了。

李用暗中手一指，二人遂往巷中走去，甜水鎮後街更黑，陰森森的不見人，正是夜行的好時辰。

李用與李石增二人來到呂家藥舖後院牆下，二人才發現呂家這一帶的房子並不高，倒是圍牆可不矮，沒兩丈高下也有一丈八！

只不過這點高度難不住李用二人，兩個人彼此點個頭，雙臂張開猛一躍，「刷」的一聲人已落在院子裡了！

抬頭四下看，只有這屋兩邊有燈光，仔細聽，好像附近傳來哼哼聲，二人靜止着不稍動，為的是落地有些微的响聲，總得判斷一下是不是已驚醒屋內人。

這正是「停、看、聽」三要訣，

夜行人必須作，目的不外是「以策安全」。

二人一頓之後，那李用手指左面衝着李石增點點頭，李石增理會他的意，立刻撲向左邊大窗下。

那李用則閃身到了右窗前。

先是李石增，他貼耳先聆聽，聽了半天沒聲音，伸指頭戳個小孔往內瞧，只見屋內桌與床、箱與櫃，一切像俱泛紅色，幔與帳、被與枕，規規矩矩放一邊，只一瞧就知道這屋內還沒有人進來過，只那隻燈在閃亮。

李石增挺直了身子回頭看向右窗前，他看得一怔，爲什麼李用大哥不吭聲瞇着一眼仔細瞧、仔細觀，這光景他在看的什麼物景呀？

李石增捨棄左邊到右邊，他走地輕悄悄。

他已走到李用身邊了，那李用還沒發覺吶。

李石增見李用看得入了迷，他也急忙把個指頭去戳花紙窗，於是，李用發現了。

李用衝着李石增噓了一聲點個頭，似笑不笑的指了一下房內。

李石增立刻閉左目睜大了右目逼近小孔看進去，他全身猛一顫，只見……

房中大床上平躺着呂不邪，他的兩腿架在大枕頭上，兩個女人不是別人，大小老婆都在場。

大老婆手上端着一個亮瓷碗，碗中放的是黃澄澄的藥正在爲呂不邪抹拭着。

二姨太裸體坐一旁，她對呂不邪弄姿抖着大奶子，好像她還在冒汗。

這是什麼玩意呀，看得人實在有些莫名其妙。

床上當然在治傷，便二姨太的動作也是在治傷，只不過這種方法好像是偏方。

江湖上有時候偏方也會治大病。

現在，房中在一陣折騰後，終於有了話聲傳來。

「翹，翹……」

翹什麼？那是呂不邪的老婆爲呂不邪上了藥之後的低呼小叫，她還用手去撥動呂不邪那根不成形狀的小鳥，口中低呼着「翹」。

於是，二姨太的動作更放蕩了，她乾脆一雙大奶擱在呂不邪的身上磨起來。

二姨太這是用的心理療法，大太太用藥再加上二姨太的動作，合起來是要把呂不邪的小呂不邪救治，要不然兩個女人以後的日子怎麼辦？

呂不邪就對兩個老婆說過，他這秘方最實用，等到傷口癒合以後，少兩個卵蛋算什麼，翹起來比有卵蛋還快活，不受制於卵蛋，想幹多久幹多久。

兩個女人相信他的話，天天如此侍候他。

此刻，二姨太也呼叫：「翹翹翹……」

光是叫有屁用，呂不邪的東西仍然無力氣。

便在這時候忽的傳一聲「噗嗤」笑。

屋中立刻驚得三人齊呼叱：「什麼人？」

「轟」的一聲起處，李石增暴起一腿把房門踢開來了。

門開，李用與李石增二人已走進屋內了。

一件衣衫披身上，二姨太立刻走出明間來。

「喂，強盜呀！」

她撲向李石增，只見李石增罵道：「去妳娘的，個騷妖貨！」

呂不邪的二姨太不會武，被李石增這一推，立刻撞到大桌角，痛得她咬牙咧嘴哎呀叫：「唉，痛死我也！」

忽的一團黑呼呼的東西擊出房門來，只見是個大夜壺，李石增出拳打，「嘩啦」一聲，一片尿水濺了他滿頭與一身，騷得他兇罵一聲：「娘的！」

他只罵了一聲，屋內的呂不邪老婆已打過來。

「不長眼的狗賊，老娘侍候你們上路。」

原來呂不邪的老婆非簡單人物，想當年江湖道上的「一點紅」石玉花就是她。

自從這石玉花跟了呂不邪，二人原是打算落戶在甜水鎮上過幾天太平日子的，無奈出現了「滿天星藍寶石」這件事，人嘛，貪心一起還管他什麼仁義道德經的。

＊　＊　＊

李石增把石玉花當成普通女人了，他直直的又推出一掌迎上去，而且一心要叫石玉花吃苦頭，他的下面又出腿，準備來一個「上行下效」，好先叫這婆娘躺在地上別起來。

豈料他全錯了。

石玉花一聲冷笑，並指如刀削敵人腕門，下盤來一個甩魚鈎，緊緊的貼着來腿猛一勾，口中厲叱：「娘的，去你的吧！」

「轟！」

「噢！」

石玉花直把個高大的李石增摔在門柱下，幾乎把李石增的腰撞斷。

只不過李石增骨架粗來體又高，倒地後立刻又爬起來，見石玉花又奔來想用足踹他，立刻閃到院子裡。

石玉花不放過他，立刻撲出門外了。

李石增才吸了一口氣，叫道：「大哥，這個婆娘可厲害，拳腳功夫有一套。」

李用已奔入房內去了。

＊　＊　＊

李石增絕對想不到石玉花的本事有多大，如果石玉花有機會取來她的追魂刺，李石增今夜非躺下不可。

石玉花人稱「一點紅」，她就是一把追魂刺厲害，把人刺個透心涼，只有血絲一點而已！

李石增與石玉花在院中幹起來，房內的二姨太仍在地上直哎呀，她是個普通人，挨一掌眞夠嗆。

＊　＊　＊

李用不管二姨太，他直奔內室大床前。

李用只一現身，呂不邪便認出來了。

「怎麼，是你？」

「不錯，我賣過豹肉。」

呂不邪笑笑，道：「原是走道混口飯吃的，朋友，別這樣，你開口，呂某人不會叫你失望。」

李用哈哈一笑，道：「這話可是你說的？」

「我的話我不會忘……」

李用手一伸，道：「好，那麼，我也不客氣了。」

呂不邪道：「多少？」

李用又是一笑，道：「咱們不要金也不要銀，你只把在段家父子手中奪得的藍寶石交出來，咱們二話不說，立刻走人。」

呂不邪不但吃驚，也忿怒。

「你說什麼？我奪了段家父子的藍寶石？這是何人造的謠？」

一笑，李用道：「沒有人造謠，呂大夫，這件事我們清楚……」

呂大夫道：「清楚什麼？」

李用道：「呂大夫，你是百密一疏呀。」

「怎麼說？」

李用道：「呂大夫呀，你身上爲什麼少了兩個零件？那可是男人要緊的東西呀！」

呂不邪叱道：「什麼零件？」

「卵蛋呀，你的卵蛋呢？」

呂不邪咬牙道：「少了卵蛋並不表示呂某人奪了段家父子的藍寶石……」

李用道：「你倒推得一乾二淨的呀，娘的，段柱子的手中握了你兩個卵蛋子兒，當時你就該奪了你的卵蛋再逃回來，你却匆匆逃了。」

呂不邪一聽，心中大叫後悔不已。

李用又道：「重要的不是這些，重要的乃是段柱子臨死在地上用血寫了三個字來。」

「什麼三個字？」

「呂大夫三字！」

呂不邪一聽之下大罵：「個小王八蛋，他還會有這麼一招來害我呀！」

「哈……你終於招認了！」

呂不邪道：「招又怎樣？」

「你不是四鄉義診去了嗎？」

呂不邪大怒，叱道：「李家寨的呀，娘的，你們白天已來過了？」

李用道：「姓呂的，你害死段家父子，你來陰的呀，奪寶殺人，你逃不掉了。」

呂不邪冷笑道：「寶落誰家不重要，重要的乃是手段，李家寨在黃山是有名望的，黃山劍客自稱君子，難道他李存正要改名李存不正？」

李用哈哈道：「套用你剛才的話，重要的是手段，眼前你以爲你有勝算嗎？」

呂不邪道：「你想對老夫動粗？」

李用嗆的一聲拔出劍來，他抖了一下，擺出個神龍擺尾架式！

那也是李家寨劍法的起手式，「颯」的一聲劍尖快指到呂不邪的心窩了。

呂不邪下身不動，他也無法動，但他的雙手忽的拔出一把短刀架過去。

這時候院子裡呂不邪的老婆石玉花已殺得性起，在院子一邊拿了一根扁擔幹上了。

屋子裡，李用同呂不邪過上招，李用邊殺邊冷笑道：「王八蛋，你原來是個深藏不露的高人呀！」

呂不邪冷笑道：「江湖上能人如過江之鯽，會點功夫有他娘的什麼好瞻仰的。」

李用心中暗自吃驚，姓呂的坐在床上只以短刀與單掌對攻，如果他能騰躍，那還了得？

李用心想，今夜非得在姓呂的身上再開個花不可，否則藍寶石絕難得到。

他心念之間大吼一聲直欺而上，右手劍左手拳，他是拳劍併施玩狠的了。

呂不邪一聲冷叱：「找死……」

只見他短刀疾出，噹的一聲阻住來劍，他的左手却忽的抖出一把綠色粉末撒向李用。

李用不防呂不邪有此一着，立刻雙目一暗，而他的左拳原是打向呂不邪的肚皮，只這麼被撒了綠粉上臉，逼得他的左拳向下掃過，正掃到呂不邪的傷痛之處。

呂不邪發出一聲「哎呀……」

同一時間，李用大叫：「我的眼呀……」

他叫着胡亂出劍狂劈中躍出了

房門外，還眞叫巧合，石玉花聽得丈夫呂不邪的慘叫，以爲呂不邪遭到不測，她發狂的騰身反手一扁擔打過去。

「叭……」

「哎呀，痛死我也！」

李石增的小腿前面狠狠的着實挨了一扁擔，打得他立刻往地上坐。

石玉花原想再打一傢伙，但聽丈夫呼叫，便往房內狂奔，口中厲叫：「當家的……」

這時候李用已到了院中，他的雙目閉得緊，雙目流淚也刺痛。

「阿用哥快過來！」

「阿增，我的眼……」

「阿用哥背我，快逃！」

李用立刻走過去，閉着眼睛道：「快，你指方向我開步，咱們快逃！」

那李石增痛得咬牙又咧嘴，小腿前面皮包骨，那兒乃腿的最脆弱一面，便是小狗也知道，如用棍子去打狗，牠寧願背上挨棍子，也要拚命閃四腿。

如今李石增痛得掉眼淚，爬上李用的背上便叫道：「快，往右七大步！」

李用閉目右跨七大步。

李石增又叫：「抬腿蹬台階！」

李用照做，而且做得很紮實。

李石增伸出一手拉開院門，他又叫：「跨大步出門檻，往左直走呀……唔……好痛吔！」

李用背着李石增，正就是瞎子背着瘸子走，兩個人一路逃命往甜水鎮的郊外逃去了。

這時候二人也忘了討藍寶石，命還是要緊。

* * *

石玉花撲進房中大床前，見二妹子才緩過氣來走進內室大床前。

「當家的怎麼樣了？」

呂不邪吐氣如猪，道：「缺德啊，痛死我也！」

石玉花對二姨太道：「妳來侍候當家的，我去殺掉那兩個畜牲！」

就聽呂不邪道：「忍着！忍着！」

石玉花道：「當家的，你說這話……」

呂不邪道：「咱們克制……」

「克制什麼？他們逼咱們重上梁山吶，當家的！」

呂不邪道：「你忘了這是什麼地方？」

「重披戰袍，再作馮婦，不就是咱們當年打橫在江湖上的那一套嗎？誰怕誰呀？」

呂不邪道：「快三十年了，妳那個躁勁仍在呀！」

石玉花道：「也是被逼的！」

呂不邪道：「這可是在李存正的地頭上，黃山劍客不好惹，除非咱們不想在這甜水鎮上混了。」

石玉花道：「黃山劍客又怎樣？你怕他我不怕，惹火了老娘放火燒他的寨子！」

呂不邪道：「妳怎不想想，妳大妹子不會功夫，我又無法站起來，這是什麼時候呀，咱們如今手中可是捏了個癟十呀，妳一個人能怎樣？」

石玉花一聽不走了，她收起她的扁擔擱一邊，重重的道：「剛才氣極了，倒忘了當家的傷處……」

她關懷備至的走到呂不邪面前，用手撥弄了幾下，又道：「又流膿血了。」

呂不邪呀呀叫的道：「一拳打在上面了吔……」

石玉花道：「眞他娘的缺德帶冒煙，可惡啊！」

那二姨太正把另一種黃藥端來了，她想哭，道：「把我用力推，差一點出不了氣。」

呂不邪安慰的道：「別怕別怕，那小子的雙目不瞎掉，怕也要熬上十天半月不見日光的日子，給妳出氣了。」

二姨太爲呂不邪再清洗那地方，她的心事重重啊，是的，如果呂不邪這傢伙完了，她就得守活寡，四十歲的女人吶，如果少了男人怎麼辦？難道只好關上房門「自求多福」不成？

二姨太掉淚是想及此，她是越想越傷心。

* * *

突聽呂不邪大老婆石玉花道：「當家的，那個東西收好了沒有？」

提到的那個東西當然是滿天星藍寶石了。

呂不邪一聽之下便傷口也不去管它痛不痛了，臉上立刻有了笑意，忙點頭道：「放心，放寬心，普天之下除了我自己知道那地方以外，再也不會有人知道了。」

石玉花道：「你說的話我相信，可是……」

呂不邪猛一怔，以爲石玉花有奪寶之意了。

呂不邪以爲他也許會殘廢，如果他治不好自己，那麼，石玉花這女人就有可能離開他，石玉花當然也想藍寶石，到那時她棄我而去怎麼辦？

呂不邪有些疑神疑鬼了。

突聽石玉花又道：「當家的，你說那寶石上有股子怪難聞的味道，你用藥水洗掉沒有？」

原來呂不邪回來以後發覺寶石上的怪味道，便叫他的二個太太把他配的藥端出來。

呂不邪不能走動，但他能用雙手洗，他越洗寶石越發的光閃可

愛，只不過那股子腥臭味道更濃了。

* * *

呂不邪藏了寶石以後就再也沒取出來瞧過，此刻石玉花又道：「當家的，拿出來瞧一瞧，瞧瞧實石的臭味道還有沒有呀！」

二姨太也想再瞧瞧，只因爲那滿天星星閃亮光，光焰之中藍透白甚是耀眼好看。

他們怎知道這寶最有靈性，血咒附體奪人命，誰得到它誰就要倒楣。

石玉花道：「當家的，我以爲不是辦法。」

呂不邪一怔，道：「妳說什麼？」

石玉花道：「我以爲李家寨的人必會再來，到時候咱們如何應付？」

呂不邪道：「我想過了，咱們死不承認。」

石玉花道：「那兩個傢伙知道了。」

呂不邪道：「又怎樣？死不承認呀，就說他二人在造謠，或者反咬一口，就說他們李家寨傷了我，反誣我栽贓，寶物實乃在李存正的手上。」

石玉花一聽點點頭，道：「好，目前只好這麼辦了，只不過那藍寶石取來瞧瞧呀！」

呂不邪一瞪眼，道：「此時此刻哪有心情把那麼重要的寶物拿出來把玩？」

石玉花嘆口氣，道：「夫妻二十年，你還懷疑我呀？」

呂不邪道：「我怎麼會懷疑妳呀，我的好太太，小心無大錯嘛！」

石玉花心中實在不是滋味，她以爲拚命爲了誰呀，怎麼會有了寶物六親不認了。

她怎知凡是得到此寶之人必性情大變，段柱子就性情大變，段柱子本來是孝子，但當他把藍寶石藏起來之後，他變了，他變得六親不認。

呂不邪這才藏了寶石幾天，他也慢慢的在變，變得週圍的人都像是在打他主意了。

要知道呂不邪也是個道上人物，却也難免神經質了。

* * *

石玉花並不同意丈夫的話，她也是個執拗的女人，臉色一寒，冷冷的道：「阿邪，你傷成這樣還把寶石藏在身邊，你有能力保護藍寶石嗎？」

呂不邪雙目一厲，叱道：「怎麼不聽我的話了？」

石玉花火了，她反唇相譏：「是你迷失本性了，你連我也不信任了。」

呂不邪吼道：「妳要氣死我也！」

石玉花道：「夫妻有事互相商量，你這一次做得不漂亮，令人心寒。」

她走近呂不邪又道：「你把寶物藏在什麼地方，也該叫我也知道，萬一……」

呂不邪大怒，叱道：「什麼萬一？沒有萬一，任何人也休想從老夫手中把寶奪走。」

石玉花道：「我也奪你的寶嗎？天爺，你怎麼一下子變了，那兩個傢伙一鬧，你變得神經病了。」

呂不邪道：「我沒有變，我呂不邪什麼也沒變，我的女人呀，妳叫我靜一靜好不好？」

呂不邪也叫爲他敷藥的二姨太出去，他需要休息。

石玉花同二姨太走出房門外，石玉花還回過頭來瞧，她的臉上一片肅煞。

「砰」的關上門，石玉花對二姨太道：「折騰到三更天，咱們睡吧！」

她又高聲道：「當家的，有事叫一聲，我二人就在這間屋子裡睡了。」

呂不邪道：「妳們睡吧，有事我叫妳們。」

好像是相安無事了。

前院的三個伙計早醒了，後院動上刀子叱唬着叫，他們當然早已知道了，只不過三個伙計不敢往後院來，因爲呂大夫自從有了藍寶石以後就對他們有交代，叫他們誰也不許到後院來。

三個伙計雖然不能到後院，但三人可聽得清，原來那個剝豹皮的小子得的藍寶石已到了呂大夫的手中了。

* * *

石玉花是睡不着的，她的心中在忿怒，二十年的夫妻了，遇上藍寶石就變了心，愛寶不愛妻呀，這同那些把妻當成寶的人相反嘛！

這時候她才相信一句話：「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東西。」又說：夫妻在一起，你是你的我是我的。

石玉花在床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她便靜悄悄的起來，起來在房中來回踱小步。

忽聽呂不邪問道：「睡了嗎？」

石玉花立刻回道：「睡了，被你叫醒來，有事嗎？」

「沒事沒事，妳睡吧！」

這夫妻二人在鬥心智了，只見石玉花翻窗而出，她到了呂不邪的大床後大窗前，尖尖的刺在窗上點了個小孔，她立刻望過去。

她只看了一眼便冷笑了。

（未完・六）

上文提要：「南海一萍生」胡笙面對二十年前自己調教出來的蘇可香、令狐嬋，却無法勝出一招半式，突然又殺出個蒙面人，胡笙被制住穴道，感到羞愧，却聽到蒙面人說比他更羞愧，因爲蒙面人拾胡笙的牙慧，胡笙擁有了兩個女人並爲他各生一女，蒙面人却一無所出，此語一出，胡笙和兩個女人均大吃一驚，不知蒙面人是誰……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浪俠

溫柔體貼報深恩　唯命是從爲至愛

另一人道：「海大國手也下榻本客棧？」

「是的，住在西跨院……」

林小玲道：「這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

毛小珠道：「得來全不費工夫。」

林小玲道：「我們可以去找他，但是，如何啟口？」

毛小珠道：「不妨，可以說得文雅點！」

林小玲道：「到時候就請珠姐說好啦！」

「小玲！妳可眞會推卸責任。」

林小玲道：「這事眞的難以啟口呀！」

毛小珠道：「走！爲了我們終生的幸福，也爲了郭家的世代香烟，不好意思也要說出來的。」

二女來到西跨院，開門的正是海歌。

五十左右，打扮樸素，模樣就像個儒醫。

海歌道：「請問兩位姑娘是……」

林小玲道：「我們是聞名來求醫的。」

海歌道：「請進來吧！」

在院中海歌又問道：「二位怎知在下是海歌？」

毛小珠道：「剛才大國手在與人交談，我倆無意中聽到，正自慶幸運氣很不錯呢！」

到了廂房中，海歌讓座獻上茶，道：「不知二位是哪一位不適……」

二女妳看我，我看妳，都不願啟口。

海歌道：「姑娘不必難爲情，女人疾病種類繁多，其中尤以月事不調最常見也最惱人，但對醫生不必介意。」

林小玲道：「海大國手，不是我們二人有病……」

「不是二位，那病人是誰？」

「是一位年輕男士……」

海歌愕然道：「他怎麼哩？」

毛小珠吶吶道：「他的下面……下面……」

海歌見過世面道：「我懂了，是不是此君尋花問柳，傳染上花柳病，自己不好意思來找醫生？」

毛小珠搖搖頭，道：「不是。」

海歌道：「是不是二位懷疑自己是不是處子？要來檢查處女膜是否完整？這大概沒有錯了。」

那知二女仍然大搖其頭。

海歌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林小玲道：「國手，是……是這樣的，我們的未婚夫的下面……下面……斷了……」

海歌道：「斷了？妳是說房事忽然斷了？」

「不是！」毛小珠道：「他那玩藝被人踢斷了。」

海歌想笑，但他怎麼能笑，道：「妳們是說他那傳宗接代的傢伙被人家踢斷不能用了？」

林小玲道：「能不能用我們也不知道，却已經斷了。」

海歌道：「妳們二人是那青年人的甚麼人？」

「未婚妻。」

「噢！這就難怪二位關心此事，有沒有看到他那東西斷了之後變成甚麼形狀？有沒看到？」

「聽他與友人交談，似乎是螺絲型的了！」

「這……」海歌道：「這似乎並不絕望，如果不是大螺絲型的彎曲，並不妨礙房事進行，甚至更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女不由一楞，道：「怎麼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海歌道：「許多動物的生殖器，都是呈螺絲型，如猪及鴨等，長而呈螺絲形且可捲起來。」

毛小珠吶吶道：「爲甚麼螺絲形的更好？」

海歌道：「生育過的女人，陰腔寬大，難生快感，如果呈螺絲形進入，效果自然不同了。」

二女當然還不甚明瞭。

只不過此話出自一位名醫之口，自然可信。

海歌道：「問題是在房事中有疼痛感則不成，如果性慾已失，以及不能勃起等那就不好了。」

二女不出聲。

海歌道：「他有無不能勃起的現象？」

二人羞答答地道：「我們也不知道……」

海歌道：「如果妳們想知道他能否勃起，坐懷的方法可試，另外，在他睡眠的時候也可以試出來。」

二女辭出付五十兩銀子，海歌不受。

毛小珠道：「大國手不受是不是嫌我們窮？」

海歌道：「不是嫌妳們窮，而是以爲妳們傻。」

林小玲道：「我們眞的傻嗎？」

海歌道：「在某些方面來說，妳們是很聰明的，在另一方面來說，妳們却又是很傻的，但自己並不知道，只不過世上這種傻子多得很，這種傻又有人稱之爲痴。」

林小玲道：「海大國手不肯收費用，我們記下這份情，日後必報。」

海歌道：「不用報答我，妳們作我的乾女兒就成了。」

二女自然求之不得，雙雙拜下。

樂得海歌見牙不見眼睛，連道：「好極，好極了！」

* * *

小郭重視關山月的存在，也就是重視這個重要的証人。

儘管他和崔心蓮從未見過蒙面人的眞面目，仍是重要見證人。當然，金駝子和毛子水更重要。

今天入夜，他來到他的秘密處所。

他相信，只要關山月不離開此處，無人能找到他。

「關大俠，關大俠……」

無人回應，小郭知道要糟了，四處找遍未找到人，忽然發現門上用紅絲線編結成的同心結還在悠悠蕩揚地搖晃，知道經過打鬥，而且剛走不久。

關山月和崔心蓮算是一對情侶，生死不變，一個人只要重視這種情感，即使壞也壞不到那裡去。

這個同心結本有一對，另一個已陪崔心蓮葬了。

這一個就掛在門上，出入都可以看到，見物如見人。

小郭立刻追出，但是往哪一面去追呢？

拔起身形，一飛衝天，站在樹梢上四下望去。

雖是夜晚，因爲弦月清光，仍可看到西北方有兩個人，其中一個還挾了一個人疾奔而去。

小郭全力疾掠，不到盞茶工夫追上。

迎頭翻落攔住的輕功，這二人不由心頭一緊。

這二人蒙了面，被挾的人就是被制住穴道的關山月。

雖然二人蒙了面，小郭一看就知道是毛、金二人。

「毛老爹，我所以手下留情，是看在小珠面上，並不是弄不了你。至于金駝子，你更是不在話下。」

金駝子雙袖微抖，小郭已在上風頭了。

正因爲此人出手就施毒，小郭下了煞手。

他雙掌猛絞，却慢慢地張開，然後雙掌推出。

這是隔山打牛玄功。

他們却不知道，「隔山打牛」也有幾種。

常見的就是以內力控制，超越中間的隔離物。

也就是內力能以弧形越過中間物體擊中後面的人。

另一種「隔山打牛」遇到中間物會散開，越過隔離物可以重聚，更高一層的可以用意志力量透過中間物傷人。

這一種是最高的，非禪學有基礎不可。

而小郭用的是第二種先散後聚，以意控之。

毛、金二人一接觸這道暗勁，

立刻提身相拒，但雙足下泥塵揚起，下陷寸餘，仍然退了一大步。

二人心頭駭然，這不是「不老仙」教的會是誰呢？

「不老仙」師出「大頭翁」歐陽北門下，歐陽北如果還活着的話，大約在一百三十歲左右了吧？

有人說，「不老仙」已成仙，也有人說，非但「不老仙」未成仙，連「大頭翁」歐陽北仍然健在。

當然，也有人說，「大頭翁」仍健在，「不老仙」却已成仙了。

小郭知道，那個殺人者幕後主持人最怕的就是這兩位奇人，時時刻刻打聽這二位是不是還活着。

小郭到底是不是「不老仙」鍾離非的徒弟呢？

在目前是不大可能揭開的。

「把人留下，然後把面罩扯下跟我回去。」

毛子水道：「小郭，你有把握打敗我們二人？」

小郭道：「不敢說有把握，十之七八而已！」

「如果我們用力一挾把關山月挾死了呢？」

小郭聳肩笑笑道：「老實說，關山月的用處並不大，你們兩個任何一人的價值都比他大得多。」

「爲什麼？」

「這不是很簡單嗎？關、崔二人及其徒弟受命殺人，但到目前爲止，還不知道那主使者是誰，你們二位……」

「我們二人也是一樣。」

「我不信。」

毛、金二人互交眼色，金駝子放下關山月，却亮出了兵刃，金是鏺，毛是長窄型的怪刀，小郭自然也不便托大。

他的長劍一出鞘，就是一式凌厲的攻勢。

毛、金二人合擊之術也很精粹。

兩個人經常一起出沒，必然研究合擊之術。

二人的合擊也許比關、崔二人更厲害。

但是，關、崔二人生死與共，那種雖不同生必然同死的勇氣，助長了攻守招術的威力。

毛、金二人的底子比他們厚，合擊之術却沒有他們浸淫得那麼久，儘管如此，仍是銳不可當。

小郭有如在狂濤駭浪的小舟上與大自然搏鬥。

毛、金二人不信邪，因爲對方只是一個大孩子。

他們二人的年齡加起來將近百歲。

只不過年紀並不是成就的保障。三十招過後，這種銳利的攻勢已被遏止，小郭衣上有七處破孔，毛、金身上也各有十二三處之多。

毛、金二人眞的不信邪，即使到此地步，他們仍不信邪，尤其是毛子水，二年前還教過小郭。

那時的小郭是藏拙嗎？

那時的小郭已經懷疑他的身份了嗎？

他不信，他很難相信，這小子會如此深沉。

一個人要否定自己的優點很難，要否定別人的優點却是十分容易。

七十招後，小郭被毛子水掃了一刀。

這一刀由左臂直延伸到大腿根處。

幾乎在此同時，金駝子一鏺又挑在他的右腋下。

這兩下子都沒有點中穴道，只是皮肉之傷。

雖是皮肉之傷，也是血流如注。

毛子水道：「小郭，你只有一條路可走……」

小郭道：「我的唯一之路就是生擒你們……」

劍路一變，毛、金二人大駭。

他們二人無論用什麼招式，都碰不到他的兵刃。

試想一下，碰不到別人的兵刃有多麼危險。

比喻說，對方一劍刺來，你想怎樣架而碰不到對方的兵刃，這有多麼危險？當二人感到危險時危險已到。

劍花飄飄，如狂飈中的寒萼在風中旋舞。毛、金二人的刀、鏺忽然間感覺已經無法把握了。

要刀、鏺不要手，要手就不能再把握刀、鏺。

一個人能使兩人的兵刃同時脫手，至少是毛、金二人平生僅見。

「嗆噹噹」聲中，刀、鏺落地，二人狼狽退後三步。

足有半盞茶工夫，雙方都沒有出聲。

毛、金二人不出聲，是由于二人合擊小郭，居然仍在第九十幾招上被逼兵刃脫手，這比砍去他們臂或一手更難堪。

小郭道：「毛老爹，勝敗乃兵家常事，二位不必認眞，請二位認眞考慮今後之立揚。」

毛、金二人冷冷地互視一眼，金駝子道：「有本領就立刻殺了我們。」

小郭道：「二位還要一意孤行？」

「當然，人各有志。」

「二位應該知道『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古訓。」

「像明太祖那種作風，事成之後大戮功臣的畢竟是少數。」

「你們二位一定知道那個人是誰？」

「不知道。」

「如果眞不知道，那就更可笑可悲與可憐了！連那個人是誰都不知道，居然能任人驅使擺佈？」

毛子水道：「還是那句話，人各有志！」

小郭怒極，手一揮，厲聲道：「滾！快滾！記住！下次不要再被我遇上，再遇上我就不客氣了！」

毛、金二人默然離開了現場。

小郭目前已經十分機警了。

他首先上了樹梢，發現毛、金二人果然走了，這才下來挾起關山月離去，不久找到了三小。

毛小珠道：「這是怎麼回事？」

小郭喟然道：「世道人心眞是難以捉摸。」他把上次關山月被俘，今天又被毛、金二人掠走之事說了。

毛小珠和哈巴狗二人不出聲。

小郭道：「不知二位有甚麼感覺？」

毛小珠道：「你能不殺我爹，我終生不忘。」

哈巴狗泫然道：「少俠能網開一面，放了執迷不悟的家師，足見少俠大仁大義……」竟跪了下去。

小郭立刻把他扶了起來，道：「但我還有下文。」

林小玲道：「是不是只此一次，下不爲例？」

「對！」小郭道：「我的確對他們說過，由於二人仍不妥協，非蠻幹到底不可，下次遇上，絕不留情。」

哈巴狗和毛小珠二人不出聲。

小郭道：「我的作法你們有沒有異議？」

哈巴狗道：「家師一意孤行，我只好大義滅親。」

小郭道：「小珠妳呢？」

「我自幼與我爹相依爲命，我作不到！」

小郭道：「作不到是甚麼意思？」

「作不到就是不同意你下次遇上就殺了他。」

小郭大聲道：「別忘了！他在與整個武林爲敵。」

「我知道，但他是我爹。」

「妳知不知道誰都有爹，妳袒護妳爹，也等於殘殺別人的爹，拆散了別人的美好家庭！」

「我不管那麼多！」

小郭忿然走開，交代哈巴狗小心看守關山月。

此刻關山月已被解開了穴道，道：「郭少俠，我連累了各位，心實不安，我倒有個隱蔽之處藏身，一旦少俠找我，可以聯絡上……」

哈巴狗道：「你告訴我也是一樣。」

關山月執意要親口對小郭說，找來小郭，關山月說了。原來就在此鎮，是一家糧行，別人不知道。

小郭把他送了去，自然沒讓哈巴狗及小珠知道。

回來時走到西跨院門外，有個人探出頭來，道：「你是不是小郭，如果是，就請進來一下。」

小郭道：「是如何？不是又如何？」

這中年人道：「是小郭你就必須進來。」

「爲甚麼？」

「因爲你有病。」

小郭道：「我好得很，自信沒有甚麼病。」

這中年人道：「我看你進來一下沒有錯。」

小郭道：「尊駕何人？」

「我叫海歌！」

小郭震道：「原來是武林名醫，眞是失敬了。」

小郭立刻進入院中，海歌閉上院門，又下了栓。

小郭不由微怔，只不過他現在並不怕誰。

到了屋中，海歌敬了一杯茶。

小郭經驗豐富，不敢隨便喝生人的茶。

海歌道：「郭少俠，請把褲子脫下來。」

小郭一怔，道：「脫褲子？」

「不錯。」

「脫褲子幹甚麼？」

「看看症狀。」

「症狀？我說過，在下沒有甚麼病。」

「但你的女友說過你的下體有毛病……」

「我的下體有毛病？大國手，我看別人沒有病，你才有毛病哩！」

海歌去抓他的下衣，小郭一閃，忽然失力跟蹌了。

他知道凡是名醫都善使迷幻藥物。

他的力道一失，坐在床邊上，眼看着海歌扯下他的下衣，撫弄着他的不文之物，不由大笑。

小郭十分忿怒。稍後，昏眩的感受消失，提上褲子，向海歌攻出一招，海歌功力非凡，也威凌無匹。

海歌連接十一、二招，有點招架不住。

不久，小郭又感昏眩，失去知覺。

醒來時，毛、林二女站在床前，二人均感到羞澀無比，原來在小郭未醒之前，她們按照海歌的方法試過。

第一個方法是撫弄，會不會勃起。

第二個方法是用紙(不太脆的紙)糊個紙框，放在他的褲襠中，

如他勃起而戳破紙框，表示仍有那種能力。

二女兩種都試過，一點也不含乎，那紙框「卜」地一聲戳破，碩大硬挺，豐滿而又堅實。

她們二人對海歌義父佩服得五體投地。

她們以爲這是義父治療的成果，名醫果然名不虛傳。

「我……我怎麼會在這裡？」小郭睜開眼的第一句話。

毛小珠道：「當然應該在這兒。」

小郭道：「記得我是在海歌名大夫那兒。」

林小玲道：「是的，他治好了你的病，把你弄到這兒來的。」

「我有甚麼病？」

「你是不是下面被人踢斷了？」

「誰說的？」

「哈巴狗說的，你也默認了！」

「這……」小郭心想，哈巴狗一句閑話，她們居然當了眞，道：「這件事就算是眞的又與妳們何干？」

「與我們無干？你可眞會說風涼話。」

「說說看，與妳們何干？」

「死人！你出我們的洋相！」

小郭道：「這有甚麼關係？男女居室，就靠這東西維持，年輕時以它來維持恩愛，老了之後不管用了才是伴侶。你以爲我就不知道？」

毛小珠道：「對，就是你說的這樣，傳宗接代的工具，一定要保持它的健全無恙，才能派上用場。」

小郭道：「怎麼樣？妳們試過？」

林小玲道：「當然要試，只不過並不是男女居室那樣試，而是用手和用那紙……」

毛小珠示意不要說，小玲立刻打住。

小郭怒道：「如果我趁妳們昏迷不醒時弄妳們的，妳們又會如何？眞是渾帳透了。」

林小玲道：「小郭，這也是爲你好。」

「甚麼爲我好？」

毛小珠道：「還不是哈巴狗上次胡扯，說你那東西被人踢斷，不能傳宗接代，我們才焦急，正好海歌大國手也投宿到客棧，我們就求他爲你治療。」

小郭道：「証明之後如何，管用嗎？」

二女看得掩面而退。

就在這時，梁人傑來到，第一句話就是「千手人熊」龐仲連被殺。衆小不由氣結。這種兇殺不知何時可以戢止？

小郭道：「老梁你到現場去看過？」

「去過，也是左後腰一刀，右前腰一刀。」

毛小珠大聲道：「葛七刀和花帶雨已就逮，他們的師父也死的死，被擒的被擒，誰還會這種合擊之術了？」

小郭道：「這就未必是合擊之術了。」

林小玲道：「難道是一人所爲？」

「怎麼不可能？一人先掃死者左後腰一劍或一刀，待死者半轉身子時，再掃他的右前腰。」

梁人傑道：「也許是這樣的。」

小郭道：「他們故意傷這兩個部份，是故弄玄虛，掩人耳目，甚至是栽贓行爲……」

「栽贓行爲這話怎麼說？」

「因爲關山月在我們的手中呀！崔心蓮有沒有死，他們未必知道，就算知道已死，但別人却不知道，這不是很好的栽贓方式和時機嗎？」

梁人傑道：「聽說又成立了一個『女子十三聯』。」

小郭道：「沒聽說過，你見過？」

「沒有。」

「是那些人組成的？」

梁人傑道：「聽說有令狐嬋、蘇可香、翁玉琴、羅筠、蕭露、蘇喜、前任會主未亡人曹王氏、被殺者商鴻之妻商李氏、雲中豪之妻雲周氏、朱濤之妻朱黃氏、單于高之妻金鈴，另有南陲武林世家夏侯龍之妻谷中蘭等。」

小郭道：「這十三個女中丈夫以誰最高？」

梁人傑道：「可能仍以令狐嬋和蘇可香最高。」

小郭道：「她們成立『女子十三聯』是對付誰的？」

「她們對付『北海神龍』座下『守護十三聯』的。」

「這很妙呀！有沒有硬碰過？」

「據說沒有硬碰，只是遇上『北海神龍』座下的『守護十三聯』之五，不能算大幹，只是小幹。」

小郭道：「這是一件大好的事，武林中的有心人，早就該團結起來了。」

梁人傑道：「不過另有一件事你要小心。」

小郭道：「什麼事呀？」

「夏侯家族的人到中原來，說是要抓你的！」

他說着很注意小郭的表情。

小郭道：「他們要抓我，可沒有那麼容易。」

梁人傑道：「小郭，你怎麼會和夏侯家結下樑子？」

「一言難盡！」

「就不能透露一點嗎？」

「最好目前不要說，不然的話會火上加油。」

梁人傑道：「我就不信，一點也不能透露？」

兩女也在一邊鼓噪，小郭道：「還不是爲了一個醜女，要我招贅，我不答應，借了五千兩黃金，不告而別，其實那些黃金都救濟了死難者的家屬。」

梁人傑道：「就是爲了這件事？」

「當然，有機會要向夏侯龍解釋一下。」

梁人傑道：「如果是爲了此事，夏侯龍之妻，初來中原，明知令狐嬋、蘇可香、翁玉琴、羅筠等人都是你的朋友，或者將是你未來的岳母，她會與她們合作？」

小郭道：「這是兩回事，不可混爲一談。」

* * *

夜黑如墨，小郭和二女及哈巴狗等人去看關山月，既然此人歸順白道，小郭就要顧到他的安全。

他們在途中遇上了五個蒙面人。

小郭有一種預感，他以爲其中一人即爲一連串凶殺案的幕後之主使人。另外一個甚陌生，其餘三個是十三聯中的人。

這五個人齊來，小郭知道不好應付，道：「我知道，你就是一切凶案的幕後主使人，絕對錯不了！」

爲首之人道：「我很欣賞你的睿智。」

小郭道：「你不會成功的。」

爲首之人道：「什麼事不會成功？」

「就是殺盡一切足以阻碍你作會主的人還是不成。」

「哈……」這人笑了幾聲道：「你不懂！」

小郭道：「我對你懂的已經不少了！」

「你都知道些什麼？」

「最好斥退你的左右，咱們才可以暢談。」

「你也可以斥退你的左右。」

「那是自然！」

蒙面人揮揮手，道：「你們退出百丈以外。」

小郭也對二女及哈巴狗道：「你們也退出百丈之外。」

二女不願，毛小珠道：「小郭，你鬥不過這隻老狐狸。」

小郭揮手道：「不必多言，快退！」

雙方的人都迅速退下，蒙面人道：「我們坐下來談。」

蒙面人已坐下，小郭也坐下來，二人相距五步左右。

蒙面人顯然至少會六七省的方言，所以不怕小郭聽出口音來，道：「你是『不老仙』的什麼人，應該不必隱瞞？」

小郭道：「你是不是『北海神龍』這也不是什麼秘密，對不？」

蒙面人道：「不久的將來就會公開。」

小郭道：「我和『不老仙』的關係，也不能永久瞞人。」

蒙面人道：「你有很多的女人對不？」

小郭道：「似乎你的也不少！」

蒙面人笑笑道：「不錯，咱們這一點十分相似。」

小郭道：「只不過我和你不同。」

「有什麼不同？」

「我和一些女人在一起，只是欣賞她們的不同風格，不會有了興趣就上床，一旦有了利害關係就想滅口！」

「你看過我曾經作過這種事嗎？」

「更絕的是，你和一些女人都有了孩子，她們居然仍不知你是老幾。」

蒙面人這次沒有反駁。

小郭道：「這麼一些女人，你就沒有眞心愛過一個人？」

「當然有。」

「是誰？」

「你想我會告訴你嗎？」

「這個人還健在嗎？」

「當然。」

「她雖然還健在，爲什麼你還去找別的女人？」

「找誰？」

「如令狐嬋、蘇可香以及『金毛聖母』翁玉琴等等。」

「有個秘密你永遠也不知道。」

「不管知不知道，反正你不是一個愛情專一的人。」

蒙面人笑笑，也不反駁，道：「小郭，你在衆多女友中，一定也有一位是你最喜歡的對不？」

「當然。」

「是哪一個？」

「你以爲我會告訴你？這不是多此一問？」

蒙面人道：「我們二人似乎非分出一個勝敗不可，而火候上，你又嫩了些，我又不想沾你便宜。」

小郭道：「竹筍再嫩，它仍是一根尖銳的竹筍。」

「如果你跟着我，你就是副手，將來還能接我之位。」

「我對你那一套沒有興趣，而且我還要奉勸你，人要改過向善，永遠也不會晚，你看如何？」

蒙面人喟然道：「我太欣賞你了！」

小郭道：「但我並不欣賞你的作風。」

「爲什麼？」

「因爲你的作法太幼稚，而且

永不會成功！」

二人站了起來，雙方的手都握住了兵刃的柄。

幾乎同時，小郭的劍出鞘，蒙面人的烏金蝎尾鞭也出了手。

劍、鞭一接，在閃電似的騰挪中，二人已交換了三招。

蒙面人說小郭嫩了些，這話不錯。

只不過他的過人聰明可以補這「嫩」的缺點。

小郭一直以爲此人雖用鞭，却像是劍招。

因而小郭以劍招破之，頗爲奏效。

有時近似小巧，近身相搏；有時鞭長可以及遠，長劍加上臂長也有六七尺之遠，遠攻近搏都勢均力敵。

小郭之快，使蒙面人暗暗驚愕。

蒙面人之機變也使小郭頗具戒心。

機變面對快速迅捷，都是兩種極端，當然，小郭的機變也不後人，一會是劍法，一會是刀法，一會又是戟法，甚至是鈎法等等。

眞正是目不暇給，眼花撩亂。

只不過以這一套對付蒙面人，收不到太大的效果。

就在這時，另一蒙面人一掠而至，這是五個蒙面人中最陌生的一個，其餘三個，必是「十三聯」中人。

加上這一個，小郭自然不是敵手，但小郭至死不退。

十五六招之後，小郭挨了一鞭，衣屑紛飛。

另一蒙面人劍勢詭譎，又把小郭的背衣挑破。

這時忽然附近林中傳來醒世歌謠聲：

「急急忙忙苦追求。
寒寒暖暖度春秋。
朝朝暮暮營家計。
昧昧昏昏白了頭。
是是非非何日了？
煩煩惱惱幾時休？
明明白白一條路。
萬萬千千不肯修。」

這是醒世箴言，人間藥石，對熱中功利者有如一劑清涼散，且全爲疊字而成，十分工整。

蒙面人立刻停攻，道：「是哪一位高人？」

林中有人道：「是一個吃砒霜都藥不死的人。」

蒙面人抱拳道：「看來八成是『不老仙』前輩了？」

林中已經悄然無聲，大概是走了。

本來蒙面人就不信邪，「不老仙」又如何？遲早總會遇上的。目前他們二人就可以放手一搏，而且他們相信，儘管他們二人聯手對付小郭，「不老仙」絕對不會幫小郭等人出手相助。

所以林中的高人走了之後，兩個蒙面人又動起手來。

他們相信在十五招之內可以生擒小郭。

但是，在小郭勉强接下七八招又中了一鞭和一脚時，突然自林中馳出二人，二人都是四十多歲。

其中一人衣着孜究，正是夏侯龍。

另一個衣着很樸實大聲道：「請住手！快住手！」

兩個蒙面人停止攻擊。

其實這兩個蒙面人之中，小郭認爲陌生的那一個，正是「南海一萍生」胡笙。已歸降了蒙面人。

也就是歸降了「北海神龍」秦葆琪吧！

他們二人能合作，眞是異數。

一個是令狐嬋和蘇可香二人的前夫，一個是她們的後夫。

當然，他們之間都沒有明媒正娶。

他們之間沒有妬妒？能合作無間？

林中馳出二人很快來到三人附近，陌生蒙面人道：「二位何人？你們以爲能阻止得了這場打鬥嗎？」

華服中年人道：「二位聽了我們二人的身份一定會停手不管的。」

陌生蒙面人冷笑道：「我看未必！」

華服中年人道：「在下是南陲夏侯家夏侯龍！小郭本要與舍妹成親，也許是嫌舍妹生得醜，騙了五千兩黃金且殺了舍妹，逃逸無踪。所以小郭是我們夏侯家的目標。」

陌生蒙面人道：「你呢？又是何人？」

衣着樸素的中年人道：「在下江島，乃是雲南佛海縣的捕頭，負責緝捕郭羣歸案，所以務請別人不要插手。」

兩個蒙面人互視一眼，蒙面人道：「我們找小郭已久，我們可不管別人的事，請二人站開點！」

江捕頭道：「在下身上有緝捕公文，兩位要不要看看？」

「不必了！六扇門的事與我們無干！」

「凡是阻擋公差辦理公務者，可以格殺勿論。」

蒙面人道：「的確如此！」

江島道：「既然如此，恕在下不客氣了！」

蒙面人道：「你們本來就不該客氣的。」

夏侯龍撤下雙槍，巧的是江捕頭也用雙筆。

陌生蒙面人接下用雙筆的江島

江捕頭。

老蒙面人接下夏侯龍。

江島的文昌雙筆上功力精純，一個六扇門中的捕頭有此造詣，眞是難得。二十招之後和陌生蒙面人仍不分勝負。

但夏侯龍和老蒙面人的情況就不同了。他遠非蒙面人的敵手，因此，小郭出了手。

蒙面人及夏侯二人都以爲小郭會跑。

換了任何人都會如此，但小郭不是那種人。

加上小郭，蒙面人就沒有那麼輕鬆了。

五十招之後，捕頭江島也落了下風。

須知「南海一萍生」胡笙，數十年前就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隱居這多年，自然精進不少。

夏侯龍和小郭聯手對付蒙面人，百招之後，隱隱覺得此人體力用之不盡，招式變幻無窮。

尤其他以鞭施展劍招，有如森厲可怖的舞蹈，但在蒙面人遇上不太高的對手時則不用此學。

因此，小郭和夏侯龍合擊此人也不輕鬆。

小郭技盡於此了嗎？抑是藏拙？

那邊的江捕頭也被胡笙劍勢逼得東躲西避。

兩邊都十分危急，看來，這「北海神龍」果然名不虛傳。

就在這時，林中一下子湧出十來個蒙面女人。

立刻就要形成包圍圈，老蒙面人道：「妳們是甚麼人？」

爲首的蒙面女人道：「我們『巾幗十三聯』又稱『女子十三聯』，要你們二人馬上現出原形來！」

這一個發言者，正是夏侯龍之妻谷中蘭。

二蒙面人互視一眼，仰天大笑。

谷中蘭道：「你們笑甚麼？」

蒙面人道：「東施效顰，可笑之至！」

谷中蘭道：「今夜就要你現原形，把你們拿下。」

十三女人正要撤兵刃，江島道：「女士們，在下是雲南佛海縣（雲南最南端的一縣）的捕頭，因郭羣犯了凶殺案，在下奉命拿人，奉勸各位不要插手！」

單于高的未亡人金鈴道：「我們可不管甚麼兇案，小郭是中原武林的中流砥柱，誰動他就等於和我們作對！」

江島道：「各位這是藐視王法！」

金鈴道：「要辦此案也得等到武林一連串兇殺案了結之後再說，此刻插手，可別怪我不客氣。」

江島道：「藐視國法，這算甚麼英雄俠女？」

金鈴道：「我們的丈夫都死於非命，大致是死於這兩個蒙面人或其部下之手，你們二位可願協助將他們拿下？」

江島猶豫着，這工夫蒙面人之一忽然發動。

距他最近的一個「巾幗十三聯」的少女被他點了穴道，挾起就掠出包圍圈外，事出倉促，救援不及。

距這少女最近的是羅筠。老實說，羅筠在這三個女人之中，可能是武功最差的一位，她急起救人，已遲了一步。

因爲另一蒙面人（胡笙）斷後，一掌把她震退了三大步。

等到其餘高手去追，已經去遠了。

被擄去的一位正是蕭露。

這些女人之中只有令狐嬋知道，那蒙面人並非漫無目標地擄人，而是有計劃有選擇性的。

令狐嬋對江島冷冷地道：「你們眞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巾幗十三聯」立刻去追。

她們成立不久就發生此事，可謂出師不利了。

衆女走後，夏侯龍與江島發現小郭早就溜了。

* * *

蕭露被帶到一個十分隱秘，但也十分荒涼的處所，這兒必是在深山之中，但屋宇櫛比，住所極大。

她相信這就是蒙面人的巢穴。也必是他圖謀不軌，想成大事的基地。

蕭露自住一個院落，有專門的丫頭二人侍候她。

眞正是錦衣玉食，要甚麼就有甚麼。

只不過蕭露一點也不快樂。

大約是來此的第二天晚上，蒙面人來看她。

「露兒……」

「你不要這樣稱呼。」

「我是你爹……」

「你不是！」

「我不是……那妳以爲是誰？」

蕭露道：「自然另有其人。」

「原來妳早知生身之父是誰？」

「我知道的不多，但知道不是你。」

蒙面人喟然道：「不錯，我不是妳的生身之父，但是，妳的生身之父對妳又如何？妳要見他？」

蕭露搖搖頭道：「不要。」

蒙面人一喜，道：「看來妳還是重視我這個父親。」

「我沒有父親，哪一個也不要，因爲你們都不配！」

蒙面人臉上一陣發熱，道：「妳說妳的生身之父是誰？」

「『南海一萍生』胡笙！」



「妳果然知道。」

「因爲他與家母及蘇阿姨見面時交談的話我都聽到了！」

「他們都說些甚麼？」

「胡笙巧辯這些年來避不見面的理由是避仇人，被我娘及蘇阿姨一一駁斥。我和蘇喜都已聽到。自那時起，我對男人大起反感，我不再信任他們了！」

「也不能一杆子打翻一船人是不是？」

「你是不是想說服我，相信你是唯一的例外？」

「不是，但我有苦衷。」

「胡笙也巧辯說他有苦衷。」

「露兒，雖然妳不是我的親生骨肉，但我愛如己出。」

「我不會再信這一套花言巧語了！」

蒙面人喟然道：「妳如何才能相信我？」

「把面罩取下，亮出沒易過容的眞面貌！」

「那樣妳就會信我，承認我是妳爹？」

「你不是我爹，但我會敬重你，因爲至少你作了坦直的事。」

「露兒！妳能在看了我的眞面目之後，不論對誰包括妳娘在內都能保密而隻字不吐嗎？妳能作到嗎？」

「你是說一輩子都不說？」

「那當然不需要，當我成功或者我完全失敗時，妳都可以說出來的，露兒，你知道我是多麼需要有個男孩子？但女孩子我更喜歡！」

蕭露道：「我可以答應你！」

「妳不是暫時欺騙我吧？」

「不是的。」

蒙面人喟然道：「露兒，妳一定要信任我，除了一個人之外，任何人都沒有見過我的眞面目。」

「那個例外的人是誰？」

「我不能告訴妳，露兒，那個人已殘廢，我欠她的太多，所以，我從不瞞她一件事，我一直在設法讓她快樂。但是我相信她並不快樂。」

「她是個女人？」

「是的。」

「她是你的妻子？」

「我們從未舉行過儀式，但我們的夫妻關係比任何舉行過夫妻儀式的還要鄭重及神聖。」

蕭露道：「我不信有那麼一個人。」

「爲甚麼？」

「因爲你不是愛情專一的男人。」

「妳知道我爲甚麼要和很多女人接近嗎？」

「好色的男人正是如此。」

「不是的，露兒，妳永遠不懂。」

「你能讓我見見那個女人嗎？」

蒙面人猶豫了一會道：「好吧！我帶你去見她。」由此走向後宅，在最後一個院落門外，他叫蕭露千萬放輕脚步。

叫開了門，蒙面人向丫頭打個手勢。

意思是千萬別說穿是兩個人進了此門。

丫頭連連點頭，進了正屋，蒙面人道：「盈盈，妳睡了嗎？盈盈！我想，妳不會睡得這麼早吧！」

內間不出聲。

蕭露從未見過這蒙面人對任何人如此低聲下氣過。

進入內間，蕭露不由一震，榻上坐着一位約三十七八歲，面目嬌好，却十分冷漠的中年美婦。

「盈盈，吃過宵夜沒有？」

這美婦叫盈盈，她不回答蒙面人的話，他一點也不惱火。

盈盈道：「你身邊還有甚麼人？」

「盈盈，甚麼人也沒有……」

「你欺負我是個瞎子是不是？」

「盈盈，我怎麼敢欺負妳呢，只不過……只不過……」蒙面人如此低調說話，眞是前所未見。

「這是個少女，而且必然是冰清玉潔，你現在要啃嫩草哩！你以爲我嗅不出來，處子身上的肉香不同。」

「是的，盈盈，這個我也知道，只不過妳誤會了。」

「甚麼誤會？你身邊沒有個妞兒？」

「有有，只不過她是我的女兒……」

「你哪裡鑽出一個女兒來？」

「我以前對妳說過，令狐嬋爲我生了個女兒就是這個，名叫蕭露，蘇可香也爲我生了一個女兒，叫蘇喜。」

「好，過來我摸摸……」

蕭露不願過去，蒙面人示意要她過去。

蕭露緩緩走近，美婦一把揪住她的一手，另一手去摸她的面孔，摸得十分仔細，然後自雙耳、頸子往下。

摸到雙峯時，蕭露閃避，盲婦道：「怕甚麼？我也是女人。」雙峯摸過，再摸肚臍和屁股。

蕭露道：「下流！」

蒙面人一驚，道：「盈盈，她少不更事，童言無忌，才十七歲嘛！」

那知這盲婦道：「很好，這是個好女人！至少比她娘的貞操觀念深得多。」接着她的手一滑，到了蕭露的私處。

蕭露大力掙扎，但被她抓住牢如鐵石。

（未完・十九）


THE ROYAL GOLD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紫金丹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